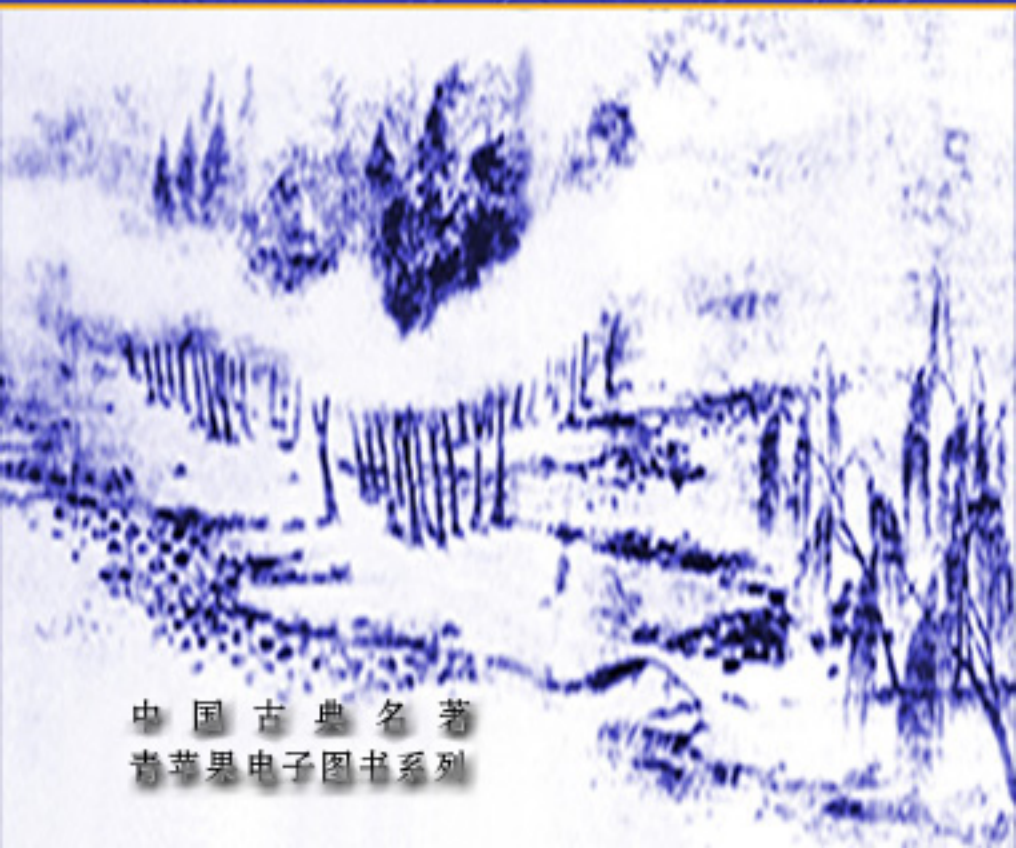


荡寇志

清 俞万春

3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荡寇志

(三)

〔清〕俞万春 著

目 录

第三十七回	东方横请玄黄吊挂	公孙胜破九阳神钟		(563)
第三十八回	真大义独赴甌山道	陈希真两打兗州城		(577)
第三十九回	吴加亮器攻新柳寨	刘慧娘计窘智多星		(591)
第四十回	祝永清单入卖李谷	陈希真三打兗州城		(605)
第四十一回	陈义士献馘归诚	宋天子诛奸斥佞		(618)
第四十二回	徐槐求士遇任森	李成报国除杨志		(635)
第四十三回	白军师巧造奔雷车	云统制兵败野云渡		(649)
第四十四回	宋江攻打二龙山	孔厚议取长生药		(663)
第四十五回	高平山唐猛擒神兽	秦王洞成龙捉参仙		(676)
第四十六回	陈念义重取参仙血	刘慧娘大破奔雷车		(691)
第四十七回	云天彪进攻蓼儿洼	宋公明袭取泰安府		(708)
第四十八回	陈总管兵败汶河渡	吴军师病困新泰城		(725)
第四十九回	徐虎林临训玉麒麟	颜务滋力斩霹雳火		(742)
第五十回	徐青娘随叔探亲	汪恭人献图定策		(757)
第五十一回	六六队大攻水泊	三三阵迅扫头关		(773)
第五十二回	吴用智御郾城兵	宋江奔命泰安府		(791)
第五十三回	东京城贺太平诛佞	青州府毕应元荐贤		(808)
第五十四回	汶河渡三战黑旋风	望蒙山连破及时雨		(822)

第三十七回 东方横请玄黄吊挂 公孙胜破九阳神钟

却说当日李应在镇阳关上，望见飞虎寨烟尘陡乱，震响之声不绝，大惊失色。魏辅梁登关一看，惊道：“此必地雷轰炸也。怎的二位邹将军不听我言语，中了奸计？”李应及众头领听了，无不骇然。不移时，有几个败兵逃来道：“不好了！飞虎寨敌兵坚守多时，忽然枪炮绝声，寨门大开。二位邹头领统众入寨，那厮重复转来夺寨，相持许久，那厮退去。全寨地雷轰发，邹渊首先轰死。邹润急忙夺门逃出，不防脚下地雷又发，亦随即殒命。小人幸不当地雷道路，得以脱命，看那城墙已尽行轰陷。”李应听罢，大怒道：“万不料陈希真这贼道放出如此毒计来！”辅梁道：“二邹真卤莽，枪炮忽绝，寨门大开，显是奸计。但此事却也奇怪，邹将军进城多时地雷方发，点地雷的果是何人？”

看官，原来这巧法亦是刘慧娘的，名唤“钢轮火柜”。其法用五寸正方铜匣一个，下铺火药，上有一轴，轴上一轮八齿，每齿含一片利锋玛瑙石，旁有一枝钢条逼近玛瑙尖锋。那轴一头有盘肠索连着一个法条大轮，又一头有小捩子捺住，旁设机轮，与自鸣钟表相似。走到分际，拨脱了捩子，那法条轮便牵动盘肠索拽得轴轮飞旋，玛瑙尖锋撞着钢条，火星四迸，火药燃放。

当日希真与慧娘等破了飞虎寨，欲依辅梁密计诈败一阵，以

使辅梁深见信于李应，又不甘心空弃这飞虎寨，清晨差五千掘子军，将各城墙上都栽埋了地雷，通了药线，只等贼兵到来，便将十数个钢轮火柜开好机括，四路按着药线处埋下，弃寨而逃。二邹不知就里，果中其计。当时地雷炸发，将飞虎寨城垣雉堞^①尽行化为灰烬。祝永清等重复入寨，廷玉到希真处报捷兼请再攻镇阳关。希真道：“目下未有心腹勇士，魏老一人恐其掣肘，不如缓图为妙。”当时希真假攻镇阳关，永清假由飞虎寨攻卖李谷，攻了五日，辅梁替李应设了一计夺回飞虎寨。希真、永清一齐收兵，回归山寨。

那李应因二邹阵亡，飞虎寨城郭尽坏，懊恼之极，便对众头领道：“自今日之往，有不听魏先生吩咐者，定以军法治之。”众头领无不凛然。辅梁道：“陈希真那厮真是名不虚传，他于既败之后，尚能覆我偏师，毁我城池。”李应便请辅梁住城中，辅梁道：“小弟山野疏散，烟霞成癖，不乐意居城市，吾兄必如此留我，是又拘囚我矣。吾兄勿忧，脱有风吹草动，小弟无不前来。”李应知不可留，因叹道：“先生真高人也。”辅梁辞别，仍坐着香藤轿回山。李应率众头领到飞虎寨招魂哭奠了二邹，安抚兵马，一面差人，将此事并辅梁谋划报知宋江。

且说宋江在莱芜与吴用督修城池燉煌，又闻知天彪等俱已奉旨升任，兵权愈大，清真山已奉旨改为清真营，设兵一万六千名，又调登、莱、青三府兵丁各一万二千名戍守，合计清真营兵共五万二千名。宋江、吴用震惧，商议新泰、莱芜亦用重兵把守，便差人到山寨调花荣、史进、穆洪、黄信、朱武、杨林、鲍旭、

① 雉堞——古时在城墙上修筑的矮而短的墙。

孟康、陶宗旺、陈达、李忠、周通十二位头领带十万人马前来，合计现在新、莱二县之鲁达、武松、李逵、张清、杨雄、石秀、李俊、张横、欧鹏、邓飞，共有二十二位头领。宋江便与吴用议定，派史进、朱武、陈达、鲍旭、孟康、陶宗旺、李忠、周通领五万人马镇守莱芜，花荣、李俊、穆洪、李逵、杨雄、石秀、黄信、欧鹏、杨林领五万人马镇守新泰，其余发回山寨仍守旧职。分派已定，吴用又教传取李云、汤隆、凌振三人前来，以便制造器械。

令方发，忽接到一件信息，乃是盐山紧急事务。原来宋江自那年盐山败绩，施威、杨烈被斩之后，即派朱仝、雷横帮同镇守。宋江与吴用商议，教盐山且自坚守，俟这里东南两处头绪清理之后再行到北方用兵。又每年拨运梁山钱粮去养给盐山，以免其无食借粮，扰动官军，所以盐山一向平安。这日合当有事，同时撞出两起祸来。

一起是梁山解运钱粮上的事。原来梁山运粮到盐山分两路进发，一路由运河直达盐山，一路由大清河出海口，海运送到。都系扮作客商，私通关津，一路无阻无碍，习以为常。这日，那河北广平府总管陶震霆到清河县阅兵，查出宋江运河解粮一事，大怒道：“我境下岂容盗贼私行运粮！”便饬将弁严拿将来。陶震霆手下岂有弱将，一声令下，将弁飞速前去，将贼兵打杀无数，拿得几个活的交县严刑审讯，方知宋江还有大清河一路解运钱粮，便飞速移咨山东大清河一带将官一体查拿。适值张应雷调任山东济南府总管，接得移文，大怒道：“官兵如此怕贼，还当了得！我拿了他，看他敢来犯这济南府！”便发兵由大清河追上，把宋江的粮船都追拿转来。将宋江两路钱粮一概没入官府，这是一

起。

还有一起乃是盐山自己撞的祸。那邓天保、王大寿、朱全、雷横谨遵宋江的命，紧紧自守。无端有两伙好汉慕公明哥哥大义要来入伙，因梁山路远，就在盐山结纳。一伙是山东海丰县蛇角岭的头领蟠海龙秦会、喷雾豹张大能、铁臂熊万俟大年；一伙是河北吴桥县虎翼山的头领拔山熊赵富、搅海大将赵贵、索命鬼王飞豹，各啸聚六七千人。两家各在本山附近村坊，搜括些油水作贐见之礼，到盐山来聚大义。不觉恼动那位天津府总管邓宗弼，即刻点起本部人马。不取他处，直攻盐山。那虎翼山赵贵、王飞豹率领喽啰来救。那邓宗弼早已在他来路上埋伏停当，笨贼不知就里，正中其计。伏弩齐发，赵贵及一千人马俱死于乱箭之下，王飞豹领后队没命鼠窜逃回。那武定府总管辛从忠闻报，也不同剿盐山，便点本部人马攻讨本治下蛇角岭。谅那伙贼人如何对付得这位辛天将，交锋一阵，万俟大年吃辛从忠蛇矛洞肋而死。众贼大惊，退入山寨死守不出。那盐山两路援兵俱断，邓宗弼兵势浩大，将盐山团团围住。邓、王、朱、雷四人力战几阵，兀自没半分便宜，只得到梁山求救。卢俊义闻报，忙遣燕青、呼延绰领兵赶援，中途被张应雷邀击，只得逃回。卢俊义差人到莱芜报知宋江。

宋江闻报大怒，与吴用商议道：“新泰、莱芜形势未成，军师未可轻离，待小可亲去一走。”便抽动新泰头领杨雄、石秀领兵八千名，由小清河出海口，沿海赴盐山与邓宗弼大战一阵。邓宗弼兀自挡不住，忽陶震霆领兵前来助战，杀得宋江大败，兵马损折二千。宋江退入盐山，官兵悉力攻围。正在危急之际，忽然盐山四面大雾，密密层层，迷得咫尺不辨人影，喜得宋江连称天

佑。忽报公孙军师来也。原来数月以前，公孙胜因想起陈希真九阳钟利害，便辞了山寨，径赴蓟州寻罗真人去。此日转来，路过盐山，闻得宋江被官兵攻围，十分紧急，忙使个逼雾法挡住官兵。既说到此，且将官兵如何措置，权搁一搁起。

且说公孙胜那日到了蓟州二仙山，未进路口，遇见一个邻人，知道老母半年前已经去世。公孙胜大惊，放声大哭。奔到墓前恸哭不已，坐了好歇，遂拔步到紫虚观来。守门童子远远望见，定睛一看，道：“清师兄回来了，昨日师父正说起师兄。”公孙胜道：“师父在松鹤轩么？”童子道：“在那里。”二人一路说，一路走。公孙胜是走惯熟路，便进了紫虚观，转弯抹角径到松鹤轩来。看见真人正在云床上定性，公孙胜便参拜了，问了安。真人开言道：“一清，你也倦而知返了。”公孙胜道：“正是。一向违了师范，未来请安。老母弃养，一切殡葬深蒙师父照应。”真人便与公孙胜叙话，却绝不问起山寨中事务。公孙胜未便开言，只得陪着诺诺答应而已。便在观中净室住下，早晚伺候真人。

忽一日，真人论及形气源流，公孙胜忆及九阳钟一事，便请问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正法邪法，同是一法。世有妄人，偷窃正法以诈害万姓，为害不浅。他不具论，只恐有一种炼就纯阳异宝，绝非阴魅之伦，不畏烈日，不畏雷霆，不畏污秽，却公然于光天化日之下肆其毒害，实无法以御之。因想吾师有玄黄吊挂，乃纯阴至静之宝，未识可以制之否？”真人道：“可。玄黄吊挂乃先天静一之炁所成，故能以静制动，以定胜器。但我辈炼此法宝原为深山修养时捍御外魔，若用此以与世人斗法，窃恐外魔未除，内魔先起了。”公孙胜听罢，遂不便再说下去。

又是数日，公孙胜却耐不得，便对真人道：“东京陈希真，吾

师知之否？”真人道：“陈道子乃得道之士，汝等远不及也。”公孙胜道：“吾师尚未知其详，现在他啸聚猿臂寨、青云山两处，害生灵、诈财帛，无所不为。”真人愕然道：“陈道子怎么也错了念头？”公孙胜道：“不但此也，他仗些道术，于要路祭炼九阳钟陷害百姓。倘能破除了他，使他改悔，亦是无量功德。”真人叹道：“同是道中人，何苦伤些和气。况且你急须回心，从此也不必再出山了。宋公明气焰将终，汝尚不知悟耶？”公孙胜汗流浹背，从此不敢复则声。退入私室，每静夜思想真人之言，颇觉毛骨悚然。真人又每日与他谈些玄妙，如此多日，渐把公孙胜心猿^①伏锁，意马收缰。自此公孙胜便随真人日日行些内观之法，倒也静而忘返。

忽一日，罗真人赴邻县一道友之请，吩咐公孙胜与童子看守洞府。真人去了三日不返，公孙胜在观中忽想，来此一月有余未曾观玩山景，遂信步出山门。一路松荫下，转弯抹角，各处闲观，清幽之趣果然不减当年。在一亭下略坐，望见前面一带楼阁，公孙胜认得是移情楼，便闲步过去。原来这楼已有人改造过，较当年分外壮丽。公孙胜又闲步一回，不觉出了一片苍莽长郊。公孙胜正欲回山，腹中觉饥，又去观已远，因想前面村市人烟繁密，不如就彼买些糕饼充饥，便走到前村。忽听得有人说：“我们去渔阳驿看热闹去。”公孙胜暗想：“是甚么热闹？”吃了糕饼，便顺路到渔阳驿，果然人头挨挤，异常热闹。公孙胜就在一茶棚坐下，茶博士^②过来泡了一碗茶。公孙胜坐着，听那些人哄哄讲动，

① 心猿——心猿意马，形容心思不专，变化无常，好像马跑猿跳一样。

② 茶博士——卖茶的人。

方知是种经略征辽得胜，红旗报过此也。公孙胜猛然想起梁山之事，心中暗惊道：“不好了，赵头儿原说，待老种征辽得胜便要教他来奈何我梁山，今番到其时了。叵耐云陈二处又专喜和俺山寨作对，我此来原为求本师道法先破那希真，本师不肯付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没摆布处，猛记起真人的话道：“即如此，且管了自己要紧，他们的事只好由他。”便坐下吃茶闲看。

也是合当有事，忽听得背后有人叫道：“你这人好无信！只说就来就来，等了你两个多月不来，你那哥哥急坏了！”公孙胜吃一惊，猛回头看时，乃是两个后生自在那里打话，并非山寨中人寻来。公孙胜念头被他提动，好生焦急，只得重复坐下。背后真有一人寻来，叫道：“清师兄，为何在这里？”公孙胜回头一看，只见一个道士从人丛中挨将过来。公孙胜定睛一看，认得那道士复姓东方，单名一个横字，是通州白云山师伯张真人的徒弟。当时相见了，叙了些阔别的话，便会了两处茶钞，两人携手出了茶棚，离了渔阳驿，到了一所僻静凉亭。东方横道：“久闻师兄聚义梁山，今日为何仍归此地？”两人本极知己，公孙胜便将陈希真九阳钟怎样利害，宋公明怎样受困，自己怎样来求玄黄吊挂，罗真人怎样不许的话说了一遍。便道：“如今，我只得再求本师借我吊挂，方可复到梁山。”东方横道：“这使不得。令师既如此说，不可不依，将来诚恐悔之不及。”公孙胜道：“我非不知，争奈宋公明哥哥处失了信，如何是好？”东方横道：“既如此，待我假称本师张真人之令，向令师借这吊挂与你，你去一破那钟随即回来。”公孙胜道：“这使不得，岂可欺骗师长？”东方横道：“且待我通州去了转来，再作计较。”公孙胜便邀东方横到前村沽饮三杯，又谈些闲话。东方横谢了，告别赴通州去，公孙胜仍回紫

虚观。真人已归，各无言语。

过了半月有余，东方横自通州来，与公孙胜观前松荫下遇着，便在石上坐地叙谈。东方横问起玄黄吊挂求到否，公孙胜道：“不曾。”东方横道：“怎好？我在本师张真人前亦替你求过，求本师来说个情，奈本师的话也和你令师的话一样。看来只得依我起先的法儿，赚了来再说。”公孙胜只是踌躇不决，东方横道：“由你，你既要你那哥哥处不失信，又要师父前不说谎，那有两全之道？”公孙胜道：“只好缓商。”东方横道：“有甚商！你既怕去，待我替你到梁山去一转。”公孙胜道：“吾兄肯替我去，却是妙极。只是须本师前禀明，方可行得。”便同去见罗真人。东方横参拜了，禀了安，先叙了些别话，公孙胜便提起玄黄吊挂，因拜禀道：“弟子并非好勇斗狠，不过与宋公明结义一场，也难为他伦常不谬，如此次破了九阳钟，也算报答他过了，此后入山可无遗憾。”真人道：“你为谁来？”公孙胜道：“此次不必弟子亲往。”东方横接口道：“弟子愿代请师兄一住。”真人叹道：“业缘所到，虽铜墙铁壁阻挡不得。一清，你既锐意欲往，我岂能留你？东方贤弟乃张师兄高足，岂是我可以遣发的？一清，你自去罢了。”便到室内取出玄黄吊挂付交公孙胜，肩上拍了两拍，道：“自爱自爱。”公孙胜大喜，顶礼拜谢，便到住房中草草收拾一回，叩别了真人，与东方横同出观门。东方横道：“师兄早去早回，勿忘令师慈训。”公孙胜应了，拱手辞别，取路下山。

到了一柏荫亭下，公孙胜便息一息肩，忽想玄黄吊挂在包袱里恐致秽褻，不如放在箱里，便打开包袱取将出来。忽见一鹿到亭边迎面来张，公孙胜猛抬头，不防那鹿将手中玄黄吊挂衔去。公孙胜急前去夺，那鹿已飞奔而去。公孙胜大惊，急就那行李上

掣出那把松文古定剑来，那鹿已跑到前面岭上，走远了一大段路。公孙胜忙使天罗法遁住了那鹿，只见那鹿在岭上乱窜。公孙胜急追上去，那鹿见有人来追一发乱逃，不觉坠落陡壁之下。公孙胜在壁上看时，那鹿与玄黄吊挂同在溪边磐石上。公孙胜纤途盘下，到了溪边，取回那玄黄吊挂，那鹿已不见了。公孙胜喘息略定，知是真人指醒他，心中十分凛凛。收了玄黄吊挂，觅路到了亭下，喜行李一物不失，便收束好了。

不说一路晓行夜宿。单表那日到了盐山，知公明连战十余日不利，被困山中，忙使逼雾法护住盐山，便进寨内见宋江。宋江喜出望外，忙教迎入。宋江便将前番几疑公孙失信，今番果不失信的话，叙了一番。公孙胜也将上项情事述了一番，与邓天保、王大寿相见了。宋江便吩咐治筵与公孙胜接风，公孙胜将取到玄黄、吊挂的事说了，宋江大喜。当时公孙胜在盐山聚义厅上连作了七日的法，起了七日大雾。那邓宗弼与陶震霆只得商议收兵而回，辛从忠亦早退兵去了。宋江等在盐山安息了十余日。宋江、公孙胜、杨雄、石秀提了原来人马由盐山起行，邓天保、王大寿、朱仝、雷横候送。宋江等仍由海道进小清河，不日到了莱芜。

吴用等见了公孙胜，又闻得了玄黄吊挂，皆大喜。吴用告知陈希真打兖州，扫平飞虎寨，急坏了邹渊、邹润。宋江大怒，便传令即日兴兵，就请公孙军师同行。公孙胜道：“且慢，那吊挂虽然到手，用法却费周折。”宋江、吴用齐问何故。公孙胜道：“本师说此宝若挂在钟上，其钟无故自碎。今此事如何做得到？其次，须在一百八步以内，但任用一人，只待其钟响时将呆挂向钟招展，口念‘灵宝玄宗粉碎虚空’八字，其钟亦应声而碎。若出一百八步以外，须步斗布置，持咒掐诀，许多禁法方可破得。至

出三百六十五步以外，无济于事矣。那钟系纯阳炼就，响彻九里之外，虽持吊挂之人无所妨害，但一吊挂不能广庇众人，进了九里界内持法之人早已孤身只影。如何布置，当思良法。”吴用皱眉道：“若如那年，张家道口任凭生人行走，并不稽查，我们只须黑夜进去，莫说一百八步，再近些也可去得。今闻其移在新柳营，不知他如何情形。”宋江道：“且待我统兵到彼，发人去探看形势。”吴用道：“是极，但不可打草惊蛇。哥哥此去须假作回兖州之势，俟探得形势骤然进兵。”宋江便教吴用仍守新泰、莱芜，这里再抽动新泰头领黄信、杨林随同宋江、公孙胜、杨雄、石秀，带领一万人马向新柳营进发。不日到了新柳西境外，距新柳尚有三站多路，前队杨雄、黄信早已假向兖州去。

当日宋江传令安营下寨，便教石秀去新柳营探路。石秀道：“非是小弟不肯去，委实那年陈希真夺这青云山时，小弟在此地厮杀过数次，恐有人认识小弟面貌。”宋江点头，便差杨林去。杨林去了五日，转来回报道：“小弟探得那钟在新柳城西门外禹功山上，离城七里。小弟便到禹功山去，在山脚边一小酒店坐下。闻说那钟楼周围一百四十四步，都是红墙拦住。里面外面，守钟军士五百名。那守钟头领姓苟名英，也甚了得。”宋江道：“你混进他三百多步内去看过否？”杨林道：“他山上都有稽查，不能混入。”宋江道：“山高几何？”杨林道：“山高二里，那钟正在山顶。”宋江看着公孙胜道：“这便怎处？”公孙胜亦踌躇无计。杨林道：“那山脚边却任凭生人行走。”宋江道：“终在三百六十五步以外，何济于事。”公孙胜忙道：“杨兄弟，你且说山脚边如何情形。”杨林道：“那里是个客商聚集之所，五方赶集之人却也不少，所以有三五酒店、饭店、茶店，还有一个肉铺，并有菜行、油行、

粮食行之类，一切炊饼果糕摊也有好几处。却都是店屋，并无住家。”公孙胜道：“你在酒店时望见钟楼否？”杨林道：“望得逼明，六角挑起，彩画壮丽。”公孙胜道：“山势陡峻否？”杨林道：“山势却陡峻。”公孙胜道：“山脚坡上还可上去否？”杨林道：“小弟到的酒店正在山坡上。”公孙胜道：“如此还好设法。”宋江忙问何故，公孙胜道：“望见钟楼逼明，其近可知。山高虽有二里，然因其陡峻直上并非平地，若计其平距当不过三四百步。又坡上尚可进去，定当在三百六十五步界内矣。”宋江道：“既如此，只好烦贤弟改扮了亲去一走。须早一日进去，小可统大兵随后就来。”公孙胜领诺。当时宋江传令召转杨雄、黄信，安排人马。

公孙胜扮作一个小行贩，着了草鞋，穿一件旧短布衫，内系麻布抹胸，中藏那玄黄吊挂，挑一副旧箩担。缓缓取路，走了三日，到了禹功山边，叫声苦，不知高低；那些店面尽行收拾，房屋尽行封锁。原来苟英因探得宋江逗留境外七八日不去，便知他不怀好意，一面飞报青云山上陈希真并新柳城内祝万年、王天霸，一面传谕山下商贾等尽行徙去。公孙胜见了如此情形，只得撇了箩担，拣条僻路上山。天色已晚，且喜不撞见一人，便留心寻个安身之所。

且喜走出小路，接着大路边有几个空篷庐，公孙胜便趑将进去，掩好篷门。新秋天气，一夜微凉，直到黎明。公孙胜挖开后窗一张，却喜那钟楼紧对看见。公孙胜晓得宋公明进兵就在此刻，便取出玄黄吊挂在手，就在篷庐内，将一切禹步禁咒色色准备停当。只听得山下人喊马嘶，那钟已嘤地飞声。公孙胜忙开篷窗将吊挂向钟招展，却也作怪，那钟安然不动，山下却震倒了二百名前冲的喽啰。山上公孙胜、山下宋江等一齐大惊。公孙胜晓

得脚下必在三百六十五步界限之外，趁那钟声未绝，不暇多计较，便飞步出庐抢上山来，将吊挂再向钟招展，方才听得那钟山崩崖倒的一声响亮，好一似铙钹下地、金鼓喧天，一片声纷纷坠落，把那口九阳神钟化作粉碎铁片。苟英大惊，众军士尽皆失色。

宋江望见钟破，便催动全军排山倒海价杀上。苟英对众军士道：“事已如此，新柳城危在顷刻，我只得和你们拚死挡他一阵，让新柳营好准备。”众军士应了。苟英仗着短剑，领众杀下山来与宋江大队迎着，呐喊混战。苟英力杀二十余人，宋江前队大乱。怎奈寡不敌众，苟英并一千军士都死于阵云之中，那班被钟震倒的贼兵也都踏成烂泥。公孙胜早由小路逃回本阵。宋江见苟英已死，便催军飞速攻新柳营，祝万年、王天霸早已准备停当，两下敌住。

却说陈希真自打兖州回寨，奉得朝廷褒宠收复蒙阴的恩旨，陈希真加都监衔，祝永清、陈丽卿、栾廷玉、栾廷芳均加防御衔，其部众亦照官兵例赏恤。希真等舞蹈谢恩，大开庆贺筵宴，众英雄无不欢喜。七日宴毕，休息军马，满拟再过半月，重整戈甲，再攻兖州。不料事出意外，这日忽接到苟英飞报，知宋江屯兵新柳境外，希真当时升厅聚集众将商议。希真道：“那厮知我新柳营有九阳钟，却胆敢打从这路来，我料他必有破我之法，此事我须亲去一走。”说罢，便教祝永清、陈丽卿、刘慧娘守寨，自己带领真祥麟、谢德、娄熊并五百名军汉到新柳营来。行至中途，离禹功山有八里之遥，忽听得一片声响亮，震天盈地，便道：“不好了，九阳钟坏了！”便催众人速赴新柳营。

只见宋江兵马已蚁附南门，希真领兵绕道进山脚土围，由新柳北门入城。祝万年等迎入，希真方知苟英力战阵亡，悲伤不已。

希真守城，宋江攻城，两边都是勍敌，相持五日，毫无破绽。宋江对公孙胜道：“陈希真手下真无半个弱将，我只道破了他的钟，这新柳城唾手可得，谁知竟有如此难攻。”公孙胜道：“请再攻几日，如若不破，待小弟与他斗斗法看。”宋江依了。一面四路设伏，防青云山、猿臂寨两处兵马来袭，这里加紧攻城。又是三日，宋江毫无半分便宜。公孙胜已将丁甲神将祭炼停当，宋江大喜。

是日天高气爽，风清日暖，宋江将兵马出营在新柳南门外列成阵势，高叫：“对面城主出来，今番和你分个输赢！”只见陈希真已在城上，大笑道：“宋贼，我岂惧你，你要来便来！”宋江大怒，把鞭向后一挥，左有杨雄、右有石秀，领兵呐喊一声直到濠边，一面将箭矢往上飞射，一面掘土填濠。那边希真，左有谢德，右有娄熊，策众一面用防牌抵御，一面矢石飞下。宋江见不能取胜，只得鸣金收军。那公孙胜早已披发仗剑，出马阵前，口中念念有词，那天地登时昏暗，喝声道：“疾！”只见大风怒起，彤云中众目共见无数金甲神兵杀奔城上。宋江大喜。忽见城内万道金光射出，那些神将个个都倒戈控背而退，霎时不见，只见希真前，耀得宋江人马眼光瞀乱，不能抬头，只听得城上擂鼓呐喊，希真兵马已开城杀出也。宋江大惊，忙传令拔阵飞奔。公孙胜忙使个太阴云道法，就地起了十里祥云蔽住金光，宋江兵马方得归营。希真亦收兵而回。

两边各收了符法。宋江对公孙胜道：“这贼道如此利害，怎好？”公孙胜道：“行军打仗原不可全仗法术，我兵锐气未堕，且设法攻击，休要退却。”宋江道：“军师之言甚是，我亦想此番劳师远来，不得半分便宜，就此退兵，实不甘心。况且兖州飞虎寨被他轰成白地，现在赶紧修筑，工程浩大。我若此处退兵，他必

随去滋扰，兗州飞虎寨永无完工之日矣。”当时宋江、公孙胜两人商议攻城之法，接连攻了七日，不能取胜。

这日黎明，忽然大雾，须臾雾势紧密，迷得目无所见，竟同黑夜。宋江前营忽然大声大乱，喊杀连天。宋江大惊，弄得不知甚么头路。若不亏这番雾气腾腾，怎生教：

新柳城边，杀退雁行鹳阵；

镇阳关下，重看虎斗龙争。

毕竟那雾中喊杀是甚缘故，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真大义独赴甌山道 陈希真两打兗州城

却说宋江攻打新柳城不下，正在踌躇无计，这日黎明大雾，忽闻前营喊杀连天，宋江大惊。公孙胜道：“此必陈希真那厮作法也。”原来陈希真见宋江兵马不肯退去，心中十分焦急，对众将道：“本师张真人常说，道法不可轻用，惟危急用之，庶可不犯天谴。今贼兵与我旷日持久，不肯退去，真待兗州飞虎寨修筑完备，我攻取难为力矣。”

是夜五更，传令取净水一大缸，希真掐诀持咒念念良久，书成四十九道朱符，焚化入净水中。教三千名锐卒各各前来蘸水先眼，又教真祥麟、祝万年也洗了眼。祝万年问何故。希真道：“此水能令大雾中视物如同青天白日，少顷我要逼起大雾也。”众将皆喜。天方黎明，希真登城，取净水一碗，念动真言，吸一口向宋江营里喷去。放下水钟，天已起雾，少顷雾大，那些不蘸法水的兵丁早已茫无所见。希真便派祝万年、真祥麟领三千锐卒杀入宋江前营，大雾中个个眼明手快，正如亮子杀瞎子，跨濠堑、登土闾、开营门，事事任竟胡做，无人禁得。逢兵便斫，逢将便捆。黄信知不是头，依稀认着一路没命逃来。前营人声乱沸，宋江大惊。公孙胜急忙作法退雾，宋江忙传令拔寨都退，霎时四边喊乱。等得雾势消尽，宋江前队已尽沉没，猿臂兵漫山遍野杀

来。宋江等飞速遁逃，兵马已不成队伍，鸟兽迸散。祝万年望见杨雄单骑失伍落荒乱窜，万年便骤马加鞭挺戟追去。杨雄无心厮杀，策马飞逃，万年仇人相见，如何肯舍，直追入林子去了，真祥麟统人马只顾掩杀前去，希真、王天霸亦领兵会上，一同追赶宋江，痛杀一阵。宋江兵马大败，逃回兖州。

且说祝万年追杨雄入林子，杨雄前逃，万年紧追。追了一段路，杨雄马蹄被树根一绊，杨雄掀下马来。万年追着，杨雄大怒，飞身上马，挺手中朴刀来斗万年。两个就在树林边，刀来戟往，斗到三十余合，杨雄被万年逼得风旋云紧。杨雄脱身不得，万年也寻不出杨雄破绽，两下搅做一团，正在性命相扑。忽听得林子边有人议论道：“那使刀的，晓得从后三路扫去，手脚便松了。”杨雄被他提醒，便从后三路扫去，托地跳出圈子，不敢再战，回马加鞭而走。万年大怒，回头看那林子边立着一个大汉，身長八尺，眉如剑锋，眼如铜铃，虎须倒竖，凛凛威风，头裹一顶万年巾，身系一件酱色战袍，手提一枝镔铁齐眉棍，与一客人模样的，在那里谈论。万年见了便不追赶杨雄，挺戟直奔那汉，喝道：“你是何路贼党，擅来放走巨贼！”那大汉睁起怪眼道：“你自不能擒捉他，却来怪我！”万年怒极，挺戟直刺那汉，那汉急用铁棍架住，斗到二十余合。万年暗想“这厮手法真个不低”，便抖擞精神与他奋力狠斗。

忽远远一个少年挺枪跃马而至，叫道：“狂贼不得无礼，我来也！”赶近前来，正是真祥麟。祥麟便挺手中枪，斗那大汉。斗不两合，祥麟忽将枪逼住那汉铁棍，定睛一看，道：“你莫非是我的大义哥哥？”那大汉亦定睛一看，道：“呀，原来是祥麟兄弟！”两人皆大笑，掷下兵器，下马相拜。万年急收了戟，忙问：“怎

的？”祥麟道：“这就是小可同曾祖的哥哥，双名大义，膂力过人，浑身十八件武艺无不精熟。”万年忙插了戟，翻身下马便拜。真大义慌忙答拜，问了万年姓名。英雄相会，有甚不喜。大义便顾那个客人道：“起先我道甚么强人，原来都是认识的，你去照顾行李，我与他们谈谈就来。”那客人颜色方定，应声去了。

大义便问祥麟道：“兄弟，我闻得你弃官而逃，甚为着急，疑你出游方外，记挂得紧，到底你在那里，现作何事？”祥麟道：“说起话长，现在住处去此不远，请哥哥一同前去，耽搁几天以便长谈。”万年道：“仁兄如谊不我弃，便请到敝寨一叙。”大义道：“我现有要事到郟^①山去，不能久留。祝兄贵寨是甚地名，小可一去就来。”万年道：“离此不过十余里，仁兄只须问猿臂寨青云山。”大义道：“猿臂寨是那一营该管？二位做得甚么官，还是当差效力？”祥麟道：“不是官，不是效力。”大义道：“称到营寨，总是用武的事，如何不是官？”祥麟道：“另有事业，改日细谈。大义道：“甚么事业，怕他做强盗不成？”祥麟道：“哥哥且慢猜疑。既有要事，速去速来，不可失信。”大义务要盘问底里，祥麟只得将逃官之后，同苟氏弟兄及范成龙投奔猿臂寨，并了强大力，来了陈希真的话一一说了。

大义哈哈冷笑道：“有什么噜噜苏苏，总而言之，竟做强盗。你还不晓得，那曹州府西门外的张老魁也做了强盗了。他的东家比你这里名望更大，唤做梁山泊。说也可笑，他还写封信与我，叫我去入伙，你想可笑不可笑？我把书却撕坏了，省得惹祸。你如今也做强盗，我实在不懂你们，好好的本事，都要这般不习上，

① 郟（tán，音坛）。

干这些勾当。但有一句，张魁不干我事，你是真家门里的子孙，快快收拾同我回去，不要发糊涂。”万年笑道：“敝寨之事，仁兄真个一无闻知。”大义道：“甚事？”万年道：“论起先却也似乎强盗，但我这强盗与众不同，从不抗杀官兵，从不打家劫舍。现在戮力王家，再救蒙阴，蒙朝廷赐忠义勇士名号，又蒙赐都监、防御等衔，刻下又拟恢复兗州，以为进身之地。如此举动却非强盗之所能为，方才小弟所追的贼将便是梁山泊上的病关索杨雄。仁兄请详察之。”祥麟道：“哥哥路上去打听去，如此言一有虚谬，哥哥便来取兄弟头去。”大义道：“既如此，却也还好。我住东京七年，但闻得山东盗贼横多，至于如此备细，我却如何晓得。现在有伙郟山大客商在东京获利而归，因路中歹人多，不好走，邀兄保护同行，所以到此。”万年、祥麟齐声道：“郟山去此不远。吾兄早去早来，弟等在寨恭候。”说罢，三人各取兵器，上马拱手告别。大义自去了，万年、祥麟同回山寨。

希真已将兵马发放，万年、祥麟同缴了令，说起途遇真大义之事。说到梁山张魁邀大义入伙，大义撕毁书信一节；希真便入耳关心，忙问道：“你们何不邀他同来？”祥麟道：“他有要事赴郟山，小将已叮嘱他务转从这里来。”希真听罢甚喜。当时在禹功山下，寻得苟英的尸身安葬了，哭奠了一番；又抚恤阵亡军士家属，修理新柳城垣，添设燉煌，备御梁山。

过了数日，忽报山下有大汉，自称姓真，名大义，要来求见。希真大喜，忙同祝万年、真祥麟亲身下山迎接。真大义见希真一表人物，不觉拜倒在地。希真慌忙答拜，便相邀一同上山，进厅分宾坐下，希真开言道：“今日得仁兄光降，敝寨增辉。”大义道：“一介武夫，何足挂齿。今日得近山斗，三生有幸。”众英雄便依

次通款。希真吩咐杀猪宰羊，款待大义。席间彼此相谈，十分投契。

席终，希真邀大义到后厅叙话。希真道：“吾兄如此奇才，未解何故高尚不仕。”大义道：说不得。宰相不明，反是盗贼生眼，当今江湖上、营务中、市井内，但本领略高些的都被盗贼招去。即如大义，自问无甚本领，却早吃那梁山贼徒有书信招致，正不解仕途中倒无此等人来汲引我。”希真叹息不已。渐说到取兖州之事，大义道：“陈将军此事若成，真是莫大功劳。”希真便立起拱手道：“此事之成败，其权操之吾兄。”大义愕然，立起道：“将军此话何来，小可一介武夫，如何有关于重务？”希真笑道：“仁兄请坐，老夫有细情奉告。若说力取兖州，不知何年何月。镇阳关异常坚固，李应又守御得法，端的是件难事，所以只有智取一法。现有一个秀才姓魏的，在兖州府城外甌山下居住。此人品行极高，足智多谋，大为李应之所契重。此人却深恶强盗，一心要扶助朝廷，现与老夫密计停当，与老夫里应外合攻取兖州。但魏先生系是文人，尚少一员武将。今仁兄既有梁山招致之信，梁山必深信仁兄，倘仁兄不弃朝廷，俯肯周旋大事，希真不揣冒昧，欲请吾兄乘此机会伪入梁山，与魏先生呼应联络，共襄大事，剿除狂贼，肃清王土。则盖世奇功尽出吾兄一人之施展也。”

大义听罢，呆了半晌，做声不得。希真又道：“仁兄不必细索，尔我所商之事总断只有八个大字，叫做‘扶助朝廷，扫除强梁。’”真大义道：“陈将军，不瞒你说，论别处小可却生疏，若论兖州，小可本是兖州人，兖州地方小可认识的人不少。小可若在兖州，要照那年杨腾蛟倡率义勇恢复南旺营故事，小可尽做得到。”希真听得喜极。只见大义又道：“只是我此去必然因张魁而

进，将来事毕之后宋江必然恨大义，恨大义亦必恨张魁，倘竟置之于死地，大义未免对付不得张魁。”希真正色道：“吾兄休如此小见，令友张魁失身从贼，死不足惜。总而言之，吾兄须看朝廷面上。若如此瞻徇朋情，殊非食毛践土、戴德报恩之义。”大义道：“是极，是极。”

希真出来与祝永清、刘慧娘等说了，无不大喜。当下写起一封致魏辅梁密信，信内开明两条计，请辅梁择用。希真与永清等商议停当，便将信交与大义，又厚厚送些金银。大义那里肯收，吃希真逊不过，只得收了小半。住了两日，作别起行，希真叮嘱道：“凡事须与魏先生商就再做。至吾兄倡率义勇一事，可行则行，如不可行还是把细为妙，恐人多易于泄漏也。”大义点头，径赴兖州甌山去了。众人皆喜。

这里希真商议起兵慢表。且说真大义单身匹马，取路向甌山而行。不日到了甌山，只见车骑满谷，原来是宋江、李应在那里拜会魏辅梁。真大义只得远远地一茶店坐下，等了好歇，宋江、李应去了，真大义方起步走到辅梁门首，向应门童子唱个喏，说道：“有张辟邪书信致候。”童子应了进去。辅梁一听见“张辟邪”三字，便知道那话儿到了，忙教请来人进内叙话。大义进了内轩，与辅梁相见了。大义呈上希真密信，魏辅梁拆开从头至尾细看一遍，笑逐颜开道：“吾兄来此，真是天赐成功也。”便又细问了大义来历，大义一一细说了。辅梁留大义酒饭毕，便引大义进了密室，吩咐魏生与童子应门。辅梁道：“道子先生初计，欲吾兄假擒令弟劝降，从此一引两、两引三，就中取事。计非不妙，但此事极险。宋江那厮外貌假仁假义，心地极多猜疑，万一被那厮猜破，大事休矣。我看还是依他第二计。我明白也须得回拜那

厮，你只须由别路进去，我与你两不相识最妙。”当下两人将暗相照会的话议个停当，真大义便投别处客店里去了。

次日，辅梁坐乘小轿，进兗州城去回拜宋江、李应。宋江、李应大喜迎入，辅梁道：“山野愚夫，有何奇才，频劳大骂枉顾，实形惶恐。”宋江、李应齐声道：“区区兗州全仗先生保护，先生何必过谦。”正在岂敢、不敢的鸟乱，忽报：“有一大汉，自称姓真，名大义，要来求见。”宋江惊喜道：“这真大义便是张魁兄弟所说的，今番来了。”忙教迎入。真大义一见宋江纳头便拜，道：“小可聚义太迟了。”宋江见大义一表伟岸，心中大喜，慌忙答拜。众头领都相见了。大义道：“蒙张魁兄有信相招，本欲即速便来，奈俗务羁身^①，是以迟迟。因闻头领在此，特来此地投纳。所有张魁原信，小可恐漏泄招祸，已经烧毁。适才关上疑小可来历不明，望头领叫张魁来识认便了。”宋江道：“好汉何出此言！小厮无知，冲撞休怪。据张魁兄弟说起贤弟本领，小可不胜企慕，今日光临，实深万幸。”当下请大义与辅梁坐了客位，宋江、李应等坐了主位奉陪。辅梁与大义假相问了姓名，彼此又各相谦逊，辅梁坐了首位。宋江吩咐杀猪宰羊，款待新头领。筵宴已毕，宋江吩咐拨间住房安置大义。

宋江与辅梁商议道：“陈希真那厮必然要来滋扰，愿求退敌之策。”辅梁道：“希真那厮不能禁其不来，惟有将一切守备之法计议停当，俟其来时，设法破他而已。”宋江称是。又问该再留几员大将帮同李应镇守。辅梁道：“留将镇守亦是要着，公明意下欲留几人？”宋江道：“现在杨雄、石秀、黄信、杨林四人，愚

① 羁（jī，音机）身——缠身。

意俱欲留守兗州。”辅梁道：“甚好”，又道：“我料希真那厮日内必来，小弟拟在尊府搅扰数日，以便倾吐谬见，报效知己。”宋江大喜道：“吾兄肯居城中，真万幸也。”

次日，辅梁私对宋江道：“适才新来头领真大义，小可有些疑他。”宋江道：“何故？”辅梁道：“用人之际，虽不可如此疑忌，然亦不可大意。此人小可略有些风闻他，他的堂兄弟名唤祥麟，现在猿臂寨为头领。虽日后各为其主，未可便以小人心胸测他，只是目下切须留意，且待希真来时，看他对阵交锋的情形，便知此人心意。”宋江极口称是。

傍晚，忽报猿臂寨已起兵来也。宋江道：“飞虎寨尚未修筑起，怎好？”辅梁道：“我原劝李兄暂作土闾把守。土闾工省易就，石城工大难成。今希真果然乘我工程未就兴兵前来也。为今之计，只得赶紧筑带木城。然数日亦不能完工，惟有公明统兵扼住泗河渡口断其来路，俟木城筑就再作计较。”宋江便催筑木城，一面点杨雄、石秀、黄信、杨林、孙立、孙新、顾大嫂带领八千人马，宋江、魏辅梁督领由泗河进发，李应、公孙胜及众头领保守城池。真大义起身道：“小弟新来聚义，曾无半点功劳，愿在前部充当小卒，杀贼立功。”辅梁道：“贤弟请留守镇阳关。”大义不悦。宋江道：“真贤弟同去最好。”辅梁私对宋江道：“今番好看他真伪也。”宋江点头。

众将连夜起行，次日到了泗河渡口射月村。前面不过五里，猿臂兵已安营立寨。宋江也传令安营，请魏辅梁商议交战之事。辅梁道：“我军后到一步，险要已被那厮占去。若与他斗兵必不得利，据愚见，不如先与他斗将，我在阵后埋伏几枝精兵。如斗将得胜便乘势掩杀过去，这伏兵可作后应；脱或不胜，我便乘势

诈败而逃，那厮追来，我伏兵杀了，那厮必中我计也。”宋江道：“魏先生真韬略非常。”便令杨雄、石秀领二千精兵靠后埋伏。这里差人到希真营里下战书。

且说陈希真自遣发真大义赴兗州后，即日便议兴兵，派陈丽卿为正先锋，真祥麟为副先锋，祝永清为左翼，祝万年为右翼，栾廷玉为左将军，栾廷芳为右将军，谢德为中军左副将，娄熊为中军右副将，王天霸为后将军，希真亲统大队，刘慧娘为军师。请刘广镇守青云山，苟桓镇守猿臂寨，范成龙镇守虎爪关，刘麒镇守新柳营。这里二万四千马步全军，浩浩荡荡杀奔兗州。到了射月村，接着宋江战书。原来这战书是辅梁写的，中有几个暗字号，希真一望明白，便批刻日交锋斗将。来人赍书回去。

希真与众将商议道：“魏先生之意是用我第二计。但此计须真祥麟斩他一将方才醒豁，此事如何必得定？”只见丽卿开口道：“这有何难，只消孩儿助他一箭罢了。”希真道：“这也却好。”当下议定。众将纷纷将自己军器备好：真祥麟提上干红西缨铁龙舌枪；祝永清、祝万年各选起烂银点钢方天画戟；栾廷玉带了五指出锋浑铁枪；栾廷芳悬了凝霜飞雪日月双刀；谢德提了泼风雁翎刀；娄熊挂了三隅铁脊矛；陈丽卿挺着古定梨花枪，腰悬青镡宝剑，右边排着雕翎狼牙箭，左边套着桦皮鹊华塔渊弓。个个摩拳擦掌，等待厮杀。只有王天霸倚着八十斤笔撵重挝在后押阵，不曾前来。

只听得营外人喊马嘶，营门牙将报称：“梁山贼兵来也。”希真传令出战，营门外扑通通号炮响亮，鼓角齐鸣。众英雄一齐上马，缓缓出营，在营外列成阵势，却好两阵对圆，各把强弓劲弩射住阵脚。三军响一声喊，丽卿一马当先纵出垓心，高叫：“会

厮杀的贼子，上来领枪！”对阵宋江见是丽卿，倒也惊心，顾众头领道：“这婆娘倒要当心抵敌，谁人出马？”只见孙新大叫道：“哥哥为何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将要出马，只见背后一员女头领叫道：“二哥不须费心，待奴去斩这贱人。”宋江看时，正是顾大嫂。顾大嫂舞动双刀直奔丽卿，丽卿展开一枝梨花枪，敌住顾大嫂。两个枪来刀往斗到三十余合，顾大嫂虽有些实力，怎敌得丽卿手法神明变化，不可测摸。正在难支，只见这边真祥麟跃马而出，高叫：“姑娘不须费手，待小将来斩这婆娘！”挺枪直取顾大嫂。那边孙新见顾大嫂敌不住丽卿，对阵又添一将，忙带鞭枪出阵。丽卿见了，便撇了顾大嫂直取孙新，祥麟敌住顾大嫂。战场上，四筹好汉各奋神威，大呼酣战。

那边孙立见了，忍不住提枪便出。栾廷玉一见孙立，心头那把无明业火高举三千丈，按捺不下，挺枪大叫道：“昧心狂贼，今番遇着我也！”带枪挂锤飞马直取孙立。正还未到，丽卿已撇了孙新直斗孙立，孙新便助顾大嫂斗祥麟。栾廷玉已到，挺枪便刺孙新，孙新忙敌住廷玉。战到分际，只见那边祥麟枪起，将顾大嫂头盔刺落尘埃。顾大嫂大惊，不敢恋战，拨马回阵。丽卿见祥麟斩顾大嫂不得，猛记起放箭之事，便虚幌一枪，撇了孙立骤马回阵。孙立骤马追来。吃廷玉挺枪拦住。战场上四枝枪如四条神龙飞腾出没，两边阵上都看得目眩心骇。丽卿已在旗门边看得分明，忙挂了枪，左取弓右搭箭，觑准孙新腮的一箭射去。孙新正在苦斗祥麟，不妨丽卿一箭射来，急闪不迭，左肩早着，手法一乱，吃祥麟一枪刺中心窝，翻身下马。孙立、顾大嫂见伤了自己眷属，一齐大惊。孙立被栾廷玉逼紧不能脱身，顾大嫂骤马出来抢孙新尸身。不防丽卿又是一箭，顾大嫂急闪过，真祥麟已将孙

新首级割了，勒马跑回本阵。希真大喜。

那边真大义挺刀出马，大叫：“祥麟不得猖獗！”骤马追来，祥麟已回入阵中。祝万年挺戟迎住，大骂：“贼匹夫，那日你放走杨雄，你还矫辩不是贼党，今日尚有何说！”大义更不答话，舞刀直取万年，两下便斗。宋江方知杀孙新的就是真祥麟，心中大怒，又知方才杨雄所说指点他出路的的就是真大义，心中暗喜。那一边黄信见孙立与栾廷玉狠命相扑，胜负不辨，便挺剑出马直取廷玉；这边谢德看够多时，更耐不得，便舞刀上前夹攻孙立。黄信已到，当时廷玉和黄信、谢德和孙立，四筹好汉斗作一团。这一边真祥麟缴了孙新首级，重复出阵。顾大嫂怒气填胸，舞双刀已扑到万年马前。真大义抽身提刀，直奔祥麟。那一壁厢，栾廷玉战到分际，卖个破绽勒马逃回。黄信骤马追赶，栾廷玉一飞锤从黄信头上飞过，直打中孙立坐马。孙立翻身便倒，谢德提刀便斫。黄信大惊，忙回马救孙立；顾大嫂亦大惊，忙撇了万年转身来救。真祥麟恐失了孙立，便拍马直追顾大嫂，黄信、孙立一齐逃回本阵。真大义正独斗祝万年，忽然猿臂阵内闪出一员大将舞动双刀，正是栾廷芳来替万年，万年便抽戟回阵。栾廷玉打倒孙立，见孙立已走，也舞枪来取大义。那边祥麟一枪，谢德一刀，敌着顾大嫂双刀飞舞；这边也是廷玉一枪，廷芳双刀，绕着大义单刀盘旋。那边厮杀的是真的，这边厮杀是假的；宋江一时如何辨得，希真早已看得分明。只见那谢德武艺究竟平常，单靠真祥麟绕住顾大嫂。顾大嫂因祥麟斩了他丈夫，心中恨极，狠命相扑，真祥麟苦不得抽身来对付大义。丽卿见了，便舞枪直取顾大嫂替回真祥麟。只见栾氏弟兄都敌不过真大义，逃回车阵。大义正待闯阵，祥麟已回转用枪逼住大义。那边谢德亦勒马回阵，单剩丽

卿与顾大嫂厮杀。

祥麟将枪逼住大义的道：“哥哥，那日林子边怎样对你说来？你今日却甘心从贼！”大义道：“兄弟，你不晓得公明哥哥忠义双全，一心替天行道。你那陈希真是个草贼，如何及得来，你却教我没长进！”祥麟大怒道：“你这厮真不生眼，你不看旗号上我们有‘钦赐’字样，他有没有？我今日看你是哥哥，权让你一次，你快快心中思量，弃邪归正罢。”大义气得暴躁如雷，道：“你这厮直如此颠倒说。你坏了我孙新头领，我今日看你是兄弟不来杀你，你识得的赶早下马受缚，我在公明哥哥前保你不死。”祥麟大怒道：“你这厮既做了强盗，辱没我真家祖宗，我认识你甚么哥哥。谁稀罕你不杀！”说罢挺枪直刺大义，大义亦怒极挥刀便斗。斗到三十余合，只见祥麟渐渐气力不加，枪法散乱，大义喝声“着”，一刀劈去，祥麟急闪，已将一顶束发紫金冠劈落尘埃。祥麟大惊，披发回阵。大义紧紧追来，祝永清急忙提戟出阵，万年亦出阵前，两枝戟挡个不及，大义已抢入二祝背后。阵上因自己将官在外，不敢发矢，大义已闯入阵中。

宋江大惊，忙挥军马掩上去救大义。永清、万年忙挥戟拨两翼精兵迎住。丽卿见了，便撇顾大嫂单枪闯入宋江队里，宋江军马大乱。只见希真阵内亦人声乱喊，真大义已从永清左翼中提着一颗人头，冲杀出来。宋江见大义出来，慌忙鸣金收军。丽卿亦从宋江阵中出来，迎着大义假意邀杀，大义忙将手中人头攒过在宋江面前，挺刀迎斗。永清、万年也一齐上前追杀大义。大义喘乏，无心恋战，拨马便走。永清、万年追个不及，收兵回阵。丽卿那里肯歇，直追上去。顾大嫂见了怒不可遏，便出马敌住丽卿，放回大义。丽卿、顾大嫂重复狠斗。两边都不住的鸣金，丽卿、

顾大嫂只得各归本阵。

方才宋江见大义攒过一颗头来，倒也唬了一跳，急令拾来细看，正是真祥麟面目，惊喜出于望外。见了大义回阵，便道：“真贤弟，你真个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了。”大义请将祥麟首级掩葬，休要号令，“务求俯准，略尽弟兄情分”。宋江叹服，众人都佩服大义真是英雄豪杰。辅梁埋怨大义道：“真将军错了。令弟既有心招致将军，将军大该将计就计诱他过来，小可自有妙法。不但劝令弟归诚，而且管教希真全军覆没。今将军不忍一时之忿，竟把令弟杀了，虽见将军事主之忠，却于希真无损，徒坏了令弟。”大义懊悔不迭，宋江也懊悔，从此深信大义。

看官，这个头怕他真是真祥麟的？须记那年希真擒高封的时节，高封有个兔子是阮其祥的儿子，名唤阮招儿，面目与祥麟相像，希真曾说有个用处，今番把来如此用过也。宋江如何识得，正在欢喜，忽闻外面喊声震天，报称：“猿臂兵马来也。”宋江道：“今日胜负相当，此番务要胜他一阵。”辅梁道：“如胜他不得，不如依愚见诈败诱他。”宋江点头，便将此话吩咐众将，众将领诺。

宋江传令出阵，只见丽卿早已立马垓心，高叫：“忍心杀弟的贼，快来纳命！”大义大怒，正要出马，只见顾大嫂叫道：“真大哥少歇，待奴家去结果了他。”一马飞出。丽卿道：“你这贱人，非吾敌手，着好厮杀的出来！”顾大嫂咬牙大怒，直取丽卿，两马相交，军器并举。孙立见了怒气填胸，正待出阵，杨林叫道：“前番我不曾厮杀，今番待我去。”一马纵到垓心。只见希真阵里，王天霸倒提铁挝，大吼出来。原来希真因天霸不曾厮杀，此番特叫祝万年、谢德去替天霸押后军，调天霸到前阵。当时天霸敌住了杨林，奋勇酣战。孙立见了飞马出阵，怎奈栾廷玉仇人相见，

分外眼睁，不待他到垓心，已一马驰出，迎住厮杀。两阵上喊声震天，鼓角齐鸣。真大义见顾大嫂斗丽卿不过，便挺刀直取丽卿。廷芳见了，便舞双刀去取顾大嫂。丽卿和大义不是真厮杀，心中不乐，只得勉强如演戏般斗了十余合。希真深恐露出破绽，忙教娄熊一马出阵，挺矛上前叫道：“前番小将因保护主帅不曾出阵，今番来替小姐厮杀也。”丽卿听了，便勒马回阵。娄熊与大义大呼厮杀。希真立马阵前，永清在左，丽卿在右，看那战场上八位英雄，分作四对儿厮杀，真是云崩电骇，日暗天昏。

丽卿见了，忽对永清道：“一不做，二不休，前番既用暗箭斩得贼将，今番我想再用，你看射那个好？”永清道：“擒贼先擒王，射群贼何如射宋江。”丽卿道：“路隔得远，恐射不到。”希真听了，便道：“趲到牙旗边去，便好射。”丽卿便去壶中拣一枝上等直干的雕翎狼牙箭，趲到牙旗边。只见场上喊声大震，两阵上鼓角喧天，丽卿左手抽那张宝雕弓，将箭搭在弦上，拽开那弓，正似一轮满月，端的虎口过肩，凤眼到铁，觑定了宋江的咽喉，飏的一箭射过去。霹雳声中，流星迸到。正是明枪好躲，暗箭难防。宋江正看那场上厮杀，那里留心到有人暗算，那枝箭已射到宋江喉咙前。喉咙不比别处，乃是致命之所，又无衣甲阻挡。看官，不要替古人担忧，当年那枝箭与宋江的喉咙相去尚隔三五寸远哩。宋江死不死、伤不伤尚未可定，且看到下回便见分晓。

第三十九回

吴加亮器攻新柳寨 刘慧娘计窘智多星

话说当日宋江不防丽卿暗算，吃丽卿一箭对咽喉射来。这也是宋江命不该绝，恰好黄信立马在右侧，瞥然被他看见，大叫：“休使暗计！”话未绝，那箭已到宋江面前。黄信忙抽腰刀挑起，那枝箭吃这一挑，余势不衰，直爆在宋江左边的大眼角上，宋江撞下马来，那枝箭已落在一边。黄信忙就地上抓起宋江，抱在马上回阵便走。丽卿要放第二枝箭，见黄信已抢了宋江去。孙立等正在苦战之际，听得本阵人声沸乱，知道失利，一齐忙奔回来。栾廷玉、栾廷芳、王天霸、娄熊四将都不解其故，立马观望。真大义早已瞧科，也勒马回阵。只见希真、永清、丽卿已押大阵兵马杀上来。希真对廷玉等四将说了，四将皆喜，当时擂鼓呐喊，杀奔过去。梁山军马无心恋战，果然大输一阵。

猿臂兵追到分际，希真传令教住，只将枪炮弓矢等远器雨点价打去，梁山兵飞速遁逃。原来，起先真大义闯入猿臂阵里时，有一蜡丸掷到希真面前。希真拆看，乃是魏辅梁通知，宋江阵后有精兵埋伏，所以希真追到分际便传令止住。当时魏辅梁见宋江受伤，忙传令军心休乱，火速退兵。宋江亏黄信挑起那箭，只爆

在眼睛上，幸不深入，却已将山根^①射伤，眼珠掀出。黄信急抱他回营，已昏晕了一回。辅梁劝他勉强支持，休乱军心，又替他传令教军士按队伍退回，失伍者斩。军士退到分际，只见希真军马止住不追。辅梁佯作大惊道：“埋伏计被他猜破也，希真那厮真有先见之明。”便对宋江道：“那厮既不直追，必有奇兵抄入林子，杀我伏兵，快教杨雄、石秀一齐退回。”宋江呻吟应道：“凭先生调度。”辅梁忙传令，教杨雄、石秀一齐出林子，严整队伍，将伏兵改作断后之兵。杨石二人得令，飞速出了林子，只听得林子里炮火连声，果然猿臂奇兵抄入。宋江深服魏先生高见。当时宋江军马合成一处，缓缓退出。希真见宋江军有纪律，不敢穷追，约军马缓缓跟上。宋江等退入镇阳关，希真兵亦到镇阳关下。

那飞虎寨方才木城筑好，李应正拟派重兵镇守，希真兵已到关下。李应急问辅梁道：“如此怎好，不是又空弃了这飞虎寨？”辅梁惊道：“我道仁兄安排已定，所以路上不计及。为今之计，快由卖李谷一路发精兵猛将到飞虎寨，如那厮已占了飞虎寨，切不可攻寨，再照那日的吃亏。只可守住卖李谷，再相机宜。”李应忙教解珍、解宝领五千人马赴飞虎寨去。宋江只是躺在床上厮唤。李应道：“哥哥贵体如此，岂可军务烦心。”忙教备乘暖轿，派了数百名兵，就请公孙胜、黄信、杨林督领护送，回归梁山。宋江临行向魏辅梁拱手道：“区区兖州，奉托先生。”辅梁唯唯，心中暗喜道：“不乘此时取他兖州，更待何时。”

希真闻得宋江射伤一目，还未曾死，已送回山寨，大喜，与

^① 山根——鼻梁。

众将商议一鼓便取兖州。忽接到本寨紧急文书，乃是：“吴用统领一万二千人马直趋新柳营，现在刘广与刘麒极力在禹功山堵御，贼兵尚未逼近城下，诚恐机宜有失，特请大兵速回”等语。希真与诸将皆惊。只见刘蕙娘道：“姨夫放心，甥女请领六千兵回去，遮莫在那里与他支持一月半月。这里姨夫与众将依旧攻夺兖州。看他失了兖州还有什么法儿对付我。”希真听罢沉吟半晌，道：“吴用那厮诡计绝人。此番攻我新柳，分明是解兖州之围，但他不到兖州而取我新柳，其计正是可畏。我守寨的兵力微薄，不但新柳难支，即猿臂、青云两处亦在在可图。倘被那厮随处夺了一处，我便吞灭了兖州亦兑他不过。”永清道：“如此只得退兵。只是此等内间密计利在迅速成功，岂可辗转逗留，万一军机泄漏，大事去矣。”希真道：“不妨。吴用那厮不救兖州，分明亦信魏老。只是真祥麟一事务要机密而又机密，现在知此事者实无几人，都是我心腹，必不泄漏。我此番回去退敌务求迅速。我想此刻我等已受朝廷褒封，官兵处亦可求救，不怕那厮久持也。”众将称是。

当时传令三军，拔寨都起，坦坦荡荡，公然退兵。那李应已接到吴用飞报，并教李应与辅梁商议，如希真退兵便须相机追逐。当时李应见希真退兵，便要追赶。辅梁止住道：“且慢。你看他退得如此彰明较著，难道他不防备追兵，就是无谋下土，不至于此。且发探子去探看虚实，再定计议。”李应听了，便发探子去。半日，探子来回报道：“希真已飞速退了八十余里，四边并无伏兵。”辅梁疑虑道：“奇了，那厮真个一无防备，吃他白走了倒不甘心。仁兄且点齐兵马，待小弟奉陪仁兄追上去。”李应点齐兵马，天色已晚。辅梁教李应缓缓追上，行不十余里，只听

得前面林子里探子说没有伏兵的所在，忽然连珠号炮响亮，李应大惊。辅梁晓得又是那钢轮火柜的法儿，却对李应道：“仁兄放心，此事定是那厮狡狴，必非伏兵。但前去虚虚实实，竟难猜测。我们黑夜进兵断非所宜，不如就此扎住营寨，明晨再议。”到了明晨，探子探得林子内果非伏兵，希真却连夜又退四十里。辅梁道：“不好了，我中他计也。这厮分明令我疑畏不敢追他。”便教李应快追。看官，凡是天下的人脚步大略相同，不见得李应的兵比希真的兵两腿分外生得长些。希真早已退了一百多里，李应如何追赶得上？况且一路上每峰山路崎岖、林木掩映，辅梁还有许多探路搜伏的事务敷衍他。当时李应追希真不及，只得快快提兵而退。

且说吴用在莱芜，自从送宋江、公孙胜等起身后，便与朱武修葺新泰、莱芜两处燉煌营汛，端的十分如法，众人皆喜。续闻得宋江、公孙胜仍为希真所败，心中十分懊恼。又闻得希真重复攻打兗州，惊道：“这厮如此冤冤相报、节节相缠，万一兗州真个失手，大事去矣。”便与朱武商议救兗州之策，朱武道：“那厮空群争兗州，他本寨必然空虚，我去袭他猿臂寨何如？”吴用道：“此计固妙，但那厮岂有不防备之理。我想他那新柳营在青云山南面，我兵由北而南，路颇迂曲，他那里或不甚防备亦未可知。况且那钟已被我们毁破，路上更无阻碍，我等不如潜师进发直攻那处。”朱武称是。只见凌振起身道：“军师既要攻城，何不仍用地雷之法？”吴用道：“那里没有内线，你如何混得入去？”李云道：“适才小弟想得一攻城栽埋地雷之法，取名‘铁穹庐’，自问胜于木驴。”吴用道：“你且将图式与我看。”李云呈上图式，吴用道：“甚好，只须略改数处。这里且发兵到彼，待我相机使用。”

说罢，便教朱武与花荣镇守二县，抽莱芜头领史进、陈达、李忠、周通，带领一万二千人马，并带李云、汤隆、凌振及各项工匠、各种材料。将人马分为二队，吴用、史进、汤隆、李云、凌振领前队，陈达、李忠、周通领后队，偃旗息鼓，包戈束甲，向新柳进发。一路悄悄前进。

这日到了下马桥，距新柳尚有两站路，忽然后队发喊，一彪人马杀来，风飘旗号，正是猿臂寨。当先一员大将，跃马横刀，大叫：“逆贼敢乱闯，吾乃刘广是也！”陈达、李忠、周通大惊，一齐迎杀。刘广轮刀大战，三人都敌不住，更兼梁山兵不及取甲，吃猿臂兵箭矢、枪炮骤雨飞蝗价攒上。这场厮杀，幸亏吴用出师素有警备，不致十分大败，但人马器械已损折许多。刘广晓得吴用不是好欺的，得了这胜仗，连忙收兵而回。

原来刘广自希真伐兖州去后，深恐梁山来走冷著，便一体知会苟桓等小心防御。苟桓与刘广密议，梁山如来，必是新泰、莱芜一路，便遣精细探子密到新泰、莱芜去探吴用行止。这日探得吴用潜师出境之信，苟桓便去通报刘广。刘广便挑选了八百名精细壮勇到下马桥埋伏，只候他前队过去，掩他后阵。吴用一时不防，正中其计。吴用大怒。众头领无不忿怒，便请直攻新柳城。吴用道：“且慢，休中其奸计，这场他不是正战，乃是挑敌之兵。那里他必定还有甚么诡谋。”当时点阅人马，便传令扎下了营寨，一面发探子到新柳城去。

过了一日，探子回报：“猿臂兵屯在禹功山上，四面林子水草边都有伏兵，也有几处假的，虚插旌旗，堆积烟火。”吴用听了，便传令拔寨进兵，离新柳营西面六十里下寨。史进道：“军师何不就从他没有伏兵处杀进去？”吴用道：“你不晓得，他没有

伏兵处定有伏兵。我们且就此屯扎，不出十日之外，我有条计，管杀得他退入城中。”便对李云道：“你那攻城铁穹庐比木驴果然较好。木驴是圆顶，逼到城下时最怕城上推千斤石压碎木驴，今你改作尖顶，心思却好。但用四斜柱架一梁总嫌顶平，千斤石终压得断。况你用铁柱、铁梁，又重又硬。重则难运，硬则易断。今我意改用粗大浑猫竹。猫竹粗而软，胜于铁杆；又三柱便结成一庐，顶尖且锐，自然不怕千斤石了。至于你用生牛皮绷篷内衬乱发丝绵，不受枪炮矢石，最妙。至里面支架也须用浑猫竹，可以万全无弊。”李云及众头领皆喜，道：“军师神智，真赛过诸葛也。”吴用便教李云聚集工匠赶紧制造，又教凌振赶紧置办地雷，在营后搭厂限日办齐，吴用号令机密，自不泄漏。这里且按兵不动。

那刘广见吴用按兵三日不进，便知吴用另有诡谋，飞速通知希真。原来希真兵马系分作两队退回。刘慧娘同陈丽卿、真祥麟、祝万年、栾廷玉先退，不日回到新柳。知刘广兵马已为吴用所败，弃了禹功山退入新柳，慧娘也进了新柳，协同保守。吴用领兵直逼城下。

城下吴用派陈达、周通领四千人马攻西门，李忠、史进领四千人马攻南门，吴用和李云等领四千人马在后策应。那新柳原无东门，单留北门不围，这是兵法围师必阙^①。那城上刘慧娘早已识得，便将北门塞了。刘慧娘同陈丽卿、刘麒守西门，刘广同祝万年、栾廷玉守南门。真祥麟因避众眼，已回青云山去了。这城内器械俱备，就是竹箭之材，新得永清采办，亦不忧不足，足可

① 阙——同“缺”

与吴用相持。当时吴用传令攻城，城上刘广等守御得铁桶也似，接连攻了三日，毫无破绽。

那运铁穹庐的军士脚步方才练齐，吴用升帐阅看，端的齐如蚁行，捷如鸟飞。那穹庐每一辆中藏掘子军二十名，地雷兵二十名、共四十名人手，其攻城时即用此四十人负之而趋。当时点齐人马并穹庐三十辆，吴用亲自督领，直抵西门。城上刘慧娘见贼兵又来，传令小心抵御。只见城下喊声震天，贼兵一字儿翻翻滚滚杀来，突放出三十辆铁穹庐来。原来那穹庐前有两枝不驾马的空辕，名为跨濠辕，那怕丈余阔的濠沟，但将两辕搭过，众兵便好循著这辕推穹庐直到城根。当时贼军品三通鼓，呐一声喊，三十辆穹庐一齐冲过来，城上军士不知是甚么器械，各各心惊。刘麒忙传令开炮，令犹未下，慧娘忙叫道：“开炮无益，快将石子一齐掷下去！”一声令下，城上大小石子雨点价下来。

吴用大惊，忙教鸣金收回穹庐。李云忙禀道：“这穹庐连枪炮都不怕，怕他石子做甚？”吴用道：“你不晓得，快收回来，不然枉送这班儿郎们性命也。”便疾忙收回穹庐，扎住阵脚。李云不解，再请其故，吴用道：“我一时不检点，这穹庐旁用两翅，使军士负翅飞行，是老大毛病。方才我见那厮专用石子打来，那两翅盛受石子最便，石子盛满，穹庐必重，儿郎们均被压死矣。”李云方才省悟。那城上见一阵石子果然打退贼兵，众皆大喜。慧娘道：“且慢欢喜，那厮识破那两翅的毛病，必将两翅去了，于庐中设几个车轮，教军士在庐内推运，仍可扑到城下。”刘麒、陈丽卿都道：“怎好？”慧娘笑道：“你们休要着急。我猜那厮庐内除了地雷更无别物，可传令速备水缸二百只，教军士运水上城，又备下牛喉水龙六十条听用。”一面告知南门上刘广照样准备，

一面照常守备。

那吴用见穹庐不得利，只得传令军士硬攻一番。但见城上城下枪炮、矢石鸟乱得一天星斗，终是无益，吴用只得传令收兵。那边南门李忠、史进悉力攻打，怎敌得刘广、万年、廷玉守御得法，如何攻得。李忠倒吃栾廷玉飞锤打坏左臂，也只得退兵。吴用闻知李忠受伤，大怒，便传令到兖州取杨雄、石秀、孙立，带领一万六千人马速来助战。那陈希真、祝永清、谢德、娄熊、王天霸、栾廷芳等早已到了山寨，深知吴用诡计绝人，且不救新柳，但分派兵将各处镇守以防吴用来袭。那吴用退回本营查点军马，送李忠回莱芜将息，这里聚集精锐专攻西门。那刘慧娘亦深畏吴用利害，端的衣不解带，昼夜巡阅。当时彼攻此守，又是一日，那吴用果然将穹庐式制改造了。

次日黎明，吴用将铁穹庐在营内排齐，传谕众将道：“今番必破新柳城了，众兄弟与我努力。”众将齐声答应。当时饱餐战饭讫，营外三声炮响，兵将出营列成阵势，蜂拥而进，直抵西门，放出那铁穹庐，跨濠过去，直攻城根。只见那城上军士毫无惧色，须臾间，城上数十道瀑布飞下。那穹庐内军士方将地雷栽得少些，不防青天忽降大雨，将火药尽行湿透，毫无用处，这唤做枉费心计。吴用大怒。只见城上涌起一座飞楼，端坐着一位美貌佳人，手秉如意，指着吴用，道：“吴用，人人说你是智多星，但到我女诸葛手里来领死，却早哩！快回去尽心学习两三年再来罢！”吴用怒极，便叫：“那个上去与他厮拼？”说未了，那座飞楼豁喇喇早卸了下去。周通正待出马，只见城上又立出一位佳人，黄金锁子甲，梨花古定枪，正是陈丽卿。周通见了便不敢上前，陈达不识高低，出马大叫道：“你这婆娘下城来与我厮

……”言未毕，一箭射来，急闪不迭，肩上正着，急忙勒马回阵。吴用见连日将官受伤，不敢催战，只得忍着一肚皮气收兵回营。

次日，吴用对众人道：“攻城之法，终要令城中不得休息，人困马疲，方可取胜。此次我虽两将受伤，锐气未挫，今日众兄弟，众儿郎仍与我努力攻城。”众人一齐答应，重复列成阵势，呐喊攻城，足足攻了一日。吴用道：“诸君休辞劳瘁，明日尽力再攻。况且兗州兵不日就到，可轮替攻打。”众人应诺，当夜回营将息。陈希真将各处守备之法俱已安派停当，一面点兵守新柳北面土闾，一面发通禀到景阳镇总管处求救。谁知那总管寇见喜正活是那年的魏虎臣，说起“点兵”二字，便似当头打下霹雳，吓得魂不附体，那敢来救新柳营，所以任凭吴用尽力攻围。那希真在土闾内设法想袭吴用，吴用防备得紧，那里袭得。

那吴用连日攻打新柳，一日接到杨雄、石秀、孙立一万六千人马并粮草等物，吴用大喜，誓必灭了新柳方肯退回。只见凌振献计道：“地炮不利，不如改用天炮。”吴用道：“何谓天炮？”凌振道：“小弟与汤隆已造了一个，请军师察看。”吴用便教取来。须臾凌振取来献上，只见是一个正方铁匣，长阔高各一尺，中藏火药铅子，内有一道药线盘入。吴用问怎样用法，凌振道：“仍用铁穹庐载过去。只须穹庐前竖起一竿，比他城墙略高些，上用一滑车儿，穿一根长索，一头系了这炮。只待穹庐将到城根，便将药线点着扯上竿头，搭上城去，下面将绳索割断，那炮自在城上炸开。打得他千人辟易，我兵便将云梯爬城也。”吴用道：“此器固妙，但用时尚有一层斟酌：此炮未搭上城时，先被那厮用长刀、长镰割断坠下城来，岂不误事？”凌振道：“军师计将安出？”吴用道：“这事容易，但将穹庐改大些，中藏四十名鸟枪手，将

近城时悉力向上打去。那厮无处立脚，怎能割我绳索！”众人称妙。吴用吩咐凌振，汤隆去照式制造，便点派兵将，留杨雄、石委在西门，派孙立到南门去。不数日天炮办齐，分派停留，只待明日再攻。

且说刘慧娘目不交睫已有十余日，刘广爱惜他，教他且去睡睡养神，慧娘那里肯，吃刘广再三催不过，只得下城到营房里就寝。正是困倦已极，一睡却睡得起不来了。时方黎明，慧娘睡梦中忽听得城上发喊，大惊而起，疾忙上城。只见那个尖顶的庐儿又来了，刘麒忙问道：“妹妹，这番怎破？”慧娘猛想到丽卿神箭，忙叫道：“卿姐，卿姐，快将他竿上绳索射断！”丽卿忙用连珠箭射去，慧娘又道：“卿姐一手不及遍射，怎好？”丽卿一面射，一面说道：“这里我一人尽够。只怕南门上不好，快传桂花等四个丫头去射，他们近来箭法很好。”慧娘忙传桂花、薄荷、佛手、玫瑰四丫头到南门去，又吩咐：“万一有一架不射到，被他扑上城来，可教本段避入左右段，但用弓弩远远射住，不容贼兵上城，其左右不准乱伍，乱伍者立斩！飞速赴南门去！”这边西门上天炮绳索都断，城上平安无事。那边南门上却有两架打上城墙。史进、孙立见城上炮炸，浓烟障天，急推云梯上城。不防浓烟中乱箭射来，登城之兵尽被射死。浓烟方散，城上早已列队守备，推下千斤石压断云梯，贼兵死者无数。史进、孙立懊恨而返。吴用叹道：“陈希真辅佐个个如此，真吾心腹大患也。”传令攻打一番，毫不得便宜，又只得收兵。

慧娘见贼兵又退，对刘麒道：“那厮必然再用此法，一而再，再而三，我其危矣。”刘麒道：“怎好？”慧娘道：“此刻我城垛尽被那厮打坏，我兵守御甚难。为今之计，速将整枝粗竹扎成竹笆

子，苫盖城上。”言讫，便传令营中竹匠立时扎起无数竹排。慧娘教将竹排平铺城上，只留竹根三尺余在城内，其余都吐出城外，竹梢参差，枝枝外指。

那吴用收回穹庐，正拟铸炮换绳再行攻打，忽见城上盖满竹笆，不觉失声叹道：“这番新柳城取不得了！”众人忙问何故，吴用道：“竹梢软而滑，这炮如何搁得上？更兼参差不齐，云梯如何上得？况且他平铺吐外，不受枪炮矢石，更有何法攻他？”众人面面相觑，各各无言。半晌，石秀道：“何不放火箭烧了他？”吴用道：“火箭怎能奇奇巧巧射在他竹笆上？”石秀道：“但放得多，总射他着了。”吴用意本无聊，且准了石秀所请，令备数万火箭，领兵直赴城下。一声号炮，数万火箭雨点价上去，却只有百十箭着在竹笆上，尽被城上水龙浇灭。

吴用又收兵而退，是夜独坐帐中闷闷不乐，心中暗忖道：“此番攻新柳，不料毫无便宜。意欲退兵，又恐此番一退，希真必随即来滋扰兗州。”好生委决不下。想了好歇，忽生一计，便传凌振、汤隆进帐吩咐道：“你们速将那天炮改造圆的应用。”二人问何故，吴用道：“你去造来，我有用法。”二人诺诺而退。吴用便传令选齐一百副炮架。

看官，你道炮架是怎样的？原来就是古法石炮的架子。春秋时郑子元旻^①动而鼓，范蠡发机运石，即是此物。自元以来始有火炮，虽仍袭炮名，其发放却用不着炮架。《前传》施耐庵先生写凌振支炮架放炮，实系失据。盖缘当时火炮之法最为秘密，设禁甚严，所以耐庵不得而知，以己意推测之，只道仍是石炮之法

① 旻 (kuài, 音侔) —— 古代武器，置石于木上，发之击敌。

而已。这原怪不得耐庵。今此处却实以石炮之架施放火炮。盖石炮从架上发去，不过落到敌阵内打坏数人而已，今火炮借用石炮架子发放出去，到敌时炮炸四迸，所伤实多。当时吴用算计已定，只待圆炮制齐，便要施放。

且说刘慧娘见竹笆已盖好，稍为放心。忽想道：“且寻思寻思，看他还有甚么法儿攻我？”寻思一番，道：“惟有石炮尚可打上城来。”因想挡御石炮之法，沉思半晌道：“有了。”便传令教军匠立时制起竹扇一千副。其法用粗竹编成，状如掌扇，柄短扇长，下用神臂弓张开绊脚，另有机括小柕。当时一日办齐，慧娘看了甚喜。忽想此器也好施放炮火，便又传军匠连夜打造炮子，以多为妙。其法正如吴用圆炮之法而中藏小炮，又有毒烟，比吴用的更妙。当时吩咐军匠照式去做了。慧娘对众人道：“有了此器，不但御敌，兼可退敌矣。”便请刘广派兵。当时派刘麒管城上神炮，丽卿领三千铁骑在城门边，只待神炮得胜便冲杀出去。那边祝万年、栾廷玉也摩拳擦掌，等待冲杀。又遣人缒城出去，潜到土闾通知希真。那希真在土闾内已与吴用游骑战过几次，只是不得便宜。今日一闻此信，大喜，便安派兵马等待追袭。那吴用虽然多智，如何料得。

次日黎明，吴用点齐人马又到城下，将炮架一字摆齐。一声炮响，三军呐喊，那圆炮如雹子般打上城去。只听得城上哈哈大笑，那圆炮个个都打回本阵来了，满天炮炸，吴用前队大乱。原来那竹扇脚下神臂弓弦，系活柕子张开。这圆炮打在竹扇上，将扇子一振，活柕^①脱落，那弓弦便尽力往后一兜，自然扑得这圆

① 柕（chéng，音呈）——一触即动的机关。

炮爆回本阵了。吴用忙传令止住，却不解何故无数圆炮络绎不绝而来。雷霆四震，烟雾迷天，吴用大惊，疾忙退兵，陈丽卿已领兵杀出，那边史进、孙立已被刘广、万年、廷玉三人杀败，又被希真、永清两路人马从土围杀出，直杀得大败亏输。永清便抄到西边来袭吴用后营。

且说吴用见飞炮失利，便教按队退兵，怎当得丽卿勇猛冲杀。毒烟散处，丽卿一马冲来。周通手酥脚软，那敢迎敌。吴用忙教扎住阵脚，只用佛狼机打去。丽卿正在冲杀不入，忽见吴用阵后发起喊来，全阵俱乱。丽卿见了便挥人马杀上。吴用兵马大败四散，露出背后一队人马，当先一员少年勇将，却是云龙。丽卿大喜，当时合兵掩杀。杨雄、石秀保着吴用飞速逃回本营，恰又与永清兵马遇着，混杀一阵。吴用等退入营内，营门急闭，枪炮齐下。永清正待设法攻击，只见枪炮忽然绝声，永清大疑，半晌差勇将登营观看，吴用兵已遁去矣，永清遂不敢追。那边万年、廷玉追击史进、孙立正在不遗余力，背后刘广望见前面林木掩映，恐有伏兵，忙教鸣金收住。果然林子里枪炮撒豆般打来，刘广、万年、廷玉亦不敢追。两枝人马一齐扎住，都等希真号令发落。

且说希真见刘广已得胜仗，便也抄过西边掩吴用前队。见丽卿去与云龙合兵一处，痛杀贼兵，希真喜出望外。但见云龙邀住周通轮刀大战，不上十余合，云龙刀起，斩周通于马下。丽卿已挥军扫灭了残贼。希真谢了云龙助阵退兵，不暇多叙便入城去了，教丽卿陪云龙随后进来。

那刘慧娘同刘麒正在城上督理军务，丽卿同云龙一路说说谈谈到了城边。云龙猛抬头见了慧娘，便问丽卿道：“城上那位

女将军是谁？”丽卿笑道：“你问做甚？除是你那浑家还有那个！你看那城上的竹笆、竹扇，都是他想出的。”云龙大喜，便目不转睛的向那城上看得仔仔细细。慧娘做梦也想不到云龙来了，所以眼睁睁只看那个小将，不知何人。及至进城，云龙先入中军去见希真，丽卿撇了云龙径上城来，慧娘便问丽卿道：“姐姐同了那里的一位少年将军同来？”丽卿笑个不住，道：“就是你的……你的……”接连说了两三个“你的”，慧娘早已会意，便“啐”的一声，便道：“贼兵怎样了？”丽卿带笑道：“回去的了。”刘麒亦暗笑。慧娘传令撤退兵将下城。

却说希真接见云龙，正欲动问诸事，忽报祝永清差人来请令。只因这一番，有分教：

强将更逢强将，残贼寒心；

高才偏遇高才，仇讎授首。

不知永清请令待欲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祝永清单入卖李谷 陈希真三打兗州城

话说陈希真在新柳营内接见云龙，正欲动问事务，忽闻祝永清差心腹人来请令。希真教唤入。那来人上前叩首，起禀道：“祝头领禀上主帅，说探得吴用向兗州退去，必是去守兗州。吴用那厮机警绝人，万一我们机务泄漏，大事去矣。现在我们兵马、衣甲、糗粮无不悉备，今日得胜便算吉日，就此起兵直捣兗州，使其迅雷不及掩耳，此议未知可否，请令定夺。”希真早已会意，便道：“有何不可。”便派陈丽卿、栾廷芳领四千人马，会会祝永清、祝万年、栾廷玉八千人马，共一万二千人马，即日起行。请刘广回守山寨。传令讫，祝永清等便拔寨飞速向兗州进发，追吴用去了。

且说希真接见云龙，彼此各相问候。刘麒亦与云龙相见了。云龙道：“小侄久要来叩安，近得召家村报称梁山贼兵滋扰贵寨，小侄禀明父亲，特领部卒六千来从剿贼。召忻因兵力微薄，强寇比邻，不敢轻离部落，托小侄致意问候。”希真称谢，又问道：“闻尊大人荣升统制，入京陛见，未知系何日回任？”云龙道：“家君于旬日前回署，正有一喜信要报知老伯。”希真忙问何信，

云龙道：“家君入觐^①时正值种经略凯旋，家君即将老伯归诚之谋商于经略，蒙经略极口允许。有此位巨公在朝，又何忧乎奸臣阻格哉！”希真大喜，称谢道：“承令尊如此周旋，愚伯何以为报！”

正说间，忽报刘广进城，希真传令迎入。云龙上前请刘广安，彼此通问。刘广大喜，相邀入坐。希真吩咐治筵，又命犒礼云龙来军，云龙谦谢。云龙坐客位，希真、刘广、刘麒坐主位。希真对刘广说起云天彪恳托种师道之事，刘广亦大喜称谢。云龙道：“老伯两次蒙阴之捷，所有奏牒实仗贺检讨一人调度。刘安抚虽唯唯从命，其实不无眈视。据家君之意，以为此等处只由他去，未识老伯以为何如？”希真道：“令尊固是至正之论。然委蛇^②从俗，君子亦有时不得已而为之，刘安抚处愚伯自有理会。”当时开筵畅饮毕，希真对刘广道：“我于明日当起兵去接应小婿，烦姨丈镇守此地，修葺新柳城池，并款留令坦^③盘桓数日。”刘广应诺。当夜备客馆安顿云龙及一干军马。次日，希真、刘慧娘率领真祥麟、刘麒、王天霸、范成龙，并一万二千人马，即日起行。刘广、云龙候送。云龙道：“恭听老伯捷音。”希真道：“此次若侥幸成功，所有归诚之事，还仗尊大人费心一切。”云龙道：“老伯放心，家君无不尽力。”希真告谢，上马起行。这里刘广留云龙住了数日，云龙告别起行，刘广修葺新柳城池，不必细表。

且说吴用约败军退了三十里，方知周通阵亡，痛惜不已。令史进、陈达领本部回莱芜，李云、汤隆、凌振回梁山，自己与杨

① 觐(jìn, 音禁)——朝见(君主)。

② 委蛇(yí, 音夷)——随顺，敷衍。

③ 令坦——对别人女婿的敬称。

雄、石秀、孙立领兗州人马由邹、峰^①一路回兗州。次日又退三十里，忽报祝永清领大队人马追来，吴用只顾缓缓退去。第三日又退三十里，谁知永清并不力追，大约吴用退三十里祝永清便进三十里，这个名色唤做“送王归殿”。如是者五日，吴用大怒，便教军士休退，当时下不营寨。谁知吴用不退，永清亦不进，当时彼此相距一日。

次日，吴用潜师退去，永清却早已探得确实，便拔寨追来，只是相距三十里左右便住。吴用大怒，又教扎住营寨，遣人直叩永清营前挑战。永清便提兵与混战一场，各无胜负。次日，吴用又挑战，永清便坚守不出。吴用恍然大悟道：“我中他计也！”说未了，接得兗州告急公文，乃是陈希真领万余人马，由泗河顺流而下直攻镇阳关。众将皆惊，吴用道：“不妨，那里有魏先生助守，倒怕这里失利。”便传令分军马为二队，奇正相生，火速退去。永清果不敢穷追，俟吴用已退入兗州，然后领兵直攻飞虎寨。

且说李应自追希真不及之后，与魏辅梁提兵而返。辅梁教李应安顿诸务毕，辅梁又欲回山，李应道：“魏先生，非李应好溷高躅^②，此时希真必深恨于先生，甌山孤悬城外，万一杀真偏师直犯尊府，先生危矣。依愚见，何不挈宝眷暂居城内，一者小弟可旦晚领教，二者避了希真之患。统俟东方平定，定送先生白云高卧也。”辅梁道：“甌山道远而路僻，希真未必能至。但仁兄所虑亦不可忽，谨遵台谕，容数日携眷来城。”李应大喜。

原来吴用有密信致李应，言辅梁好居山野，深恐被希真招

① 峰 (yì, 音艺)。

② 好溷高躅——说德行高的人的坏话。

去，为害不浅，所以李应此日固留辅梁。谁知辅梁竟脱口应承，群疑顿释。过了数日，辅梁遂移居城中，日日与李应会晤。那众头领亦时来问候，真大义也在其内。真大义已暗集心腹二百多人，个个与大义同心合意，辅梁暗喜。此时大义尚未与心腹诸人说明内间之事，只待希真到来便可举事。

这日辅梁正与李应闲谈，忽报猿臂兵马叩关而来，李应惊道：“吴军师未见退回，怎么那厮们来得这般快？”辅梁道：“休慌。那厮想袭我不备，主意却打错了。我这镇阳关陡峻异常，贼兵岂能飞越！”快点将守关，再相机宜。”李应道：“须得先生偕小弟亲去为妙。”辅梁道：“这个自然。但贼兵若由卖李谷袭我西门，老大不便。快教真大义领二千人马守住卖李谷，此为要着。”李应忙令真大义领二千兵赴卖李谷去了。这里李应同魏辅梁、杜兴、乐和领兵六千名守镇阳关，端的防守严密，希真如何攻得。

那希真不数日已探得真大义守卖李谷，大喜，正拟遣将袭卖李谷，适值吴用已领兵退到卖李谷了。吴用见有将守卖李谷，大喜。进得谷来，真大义率众出迎，吴用问了姓名，便叫：“真将军小心防守，俟小可入城后再定计议。”说罢，便同杨雄、石秀、孙立进兗州西门去了。进得城时，吴用命杨雄、孙立守城，自己同石秀赴镇阳关，一见魏辅梁，深深一揖，许多费心的好话。魏辅梁心中一惊，佯作大喜之状，道：“小弟在此蚊负^①徒劳，今先生亲来，辅梁幸甚。”吴用道：“先生休过谦。”辅梁道：“非也。刻下军务榜午，使小弟果胜于先生，定然当仁不让；今弟抚衷自问，实知小智不及大智。先生勿以辅梁痴长而有所逊让也。”

① 蚊负——形容力小而任重。

正说间，忽报祝永清兵马已将飞虎寨团团围住。原来飞虎寨在兗州城西南十五里，卖李谷在西门外五里，镇阳关在正东偏南五里。辅梁道：“不妙，那厮名虽围飞虎寨，其意实欲袭卖李谷。那厮诡计多端，窃恐真大义一人守不住。”吴用道：“我看再派石秀去助真大义。”辅梁道：“固好，但守关岂可乏人，城中现有杨雄、孙立二将，不如就近调遣为妙。至于那厮诡计端的不可胜防。今日弟与先生同肩巨任，而镇阳、卖李谷东西睽隔，不可兼顾。弟有愚见，请一人镇守城中以应西路，一人镇守关中以备东面，先生以为何如？”吴用道：“甚妙。未识先生愿居城中，愿居关上？”辅梁道：“关上任重，先生居之；城中守易，辅梁居之。”当时吴用自问才胜辅梁，便口里谦让几句，竟从辅梁所议。辅梁心中暗喜道：“这厮在我掌握也。”便回兗州城。

不说吴用与李应等守镇阳关。单说辅梁到了城中，便发令派杨雄领兵一千去助真大义，又派孙立领兵一千镇守西门，又遣人到飞虎寨围师阙处递口号与解珍、解宝，以便彼此呼应，又教将口号密告真大义、杨雄。只有顾大嫂、时迁陪辅梁在城中。辅梁又差心腹，将着两个锦囊去授真大义、杨雄。真大义收了，当夜拆看，早已了了，杨雄如何识得。当时魏辅梁、真大义密计已定，只待猿臂兵发作。

且说祝永清围飞虎寨，闻知真大义在卖李谷，甚喜。当时教栾廷玉押营，自己亲到希真营内商议袭卖李谷之策，问希真道：“泰山处有无魏老密信？”希真道：“没有。”永清道：“想是吴用那厮关防严密，以致于斯。”希真道：“非也。你只管攻卖李谷，我料魏老必有道理。我这里且按兵不动，待你夺得兗州城，我与你夹攻镇阳关罢了。”永清会意，便回本营去了。当晚永清传令，

只留祝万年领三千兵围飞虎寨，又教他二更时分将军马骤然约退，“那厮如追出，便用埋伏计擒他，他如乖觉不追，便按军勿动，待我号令施行。”万年应诺。当时永清将九千人马分为三队：永清与丽卿领中队，栾廷玉领左队，栾廷芳领右队。分派已定，吩咐三军饱餐，准备通宵捉贼，三军领命。不多时，忽报杨雄领兵来挑战，永清大喜，吩咐坚守，休要迎战。杨雄依魏辅梁锦囊中密计，教军士辱骂。永清会意，三军齐出，陈丽卿一马当先，大战杨雄。杨雄见是丽卿，心中畏惧，抖擞精神，尽力招架。永清便令三军一齐掩上，兵势浩大。杨雄佯作抵敌不住，领兵败走。永清领军飞追，栾廷玉谏道：“那厮防有诈谋。”永清道：“只管追去！”但见前面杨雄飞奔，猿臂兵擂鼓呐喊，直追到卖李谷口。二更时分，阴云四合，一天如墨。真大义在卖李谷上望见杨雄入谷，大喜，一声令下，两边礮木滚石齐下，塞断谷口。黑影里，众人不问好歹，乱箭射下。杨雄并众人一齐大叫道：“是自家人！是自家！”真大义佯作大惊道：“怎好？”众军皆惊。真大义道：“诸君听我说，事已如此，只得将错就错，休要歇手，我自有道理。”二百多名心腹齐声答应，众军不知所为，乱箭不住手，将杨雄一千人尽射死在卖李谷下。

真大义道：“诸君听者：我等进必为敌兵所杀，退必为本寨所诛，进退无路矣。我想我等究是大宋人民，不合从了宋公明，被天下万世唾骂。你看陈希真，他倒现成已受招安，将业定有出头之日。我们既害了杨雄，不如就趁势归附了他，倒好充个头功。诸君显亲扬名断在此会，真乃不幸中之大幸也！”二千人齐声答应道：“听真将军调度。”说罢，祝永清已领兵由谷口小路登山，大义忙教迎入。原来永清起兵时，伏路兵捉得梁山奸细，正是真

大义心腹，已将魏辅梁密计一一说了。

此时永清、大义相见，各已会意。大义将口号告与永清，永清急令栾廷芳将三千人马，授了密计，赴飞虎寨去。大义急令就本山放火。永清急令栾廷玉领三千人马在谷口北面埋伏，侍有贼兵来救即便擒捉。大义急令本部人马拔寨起身，永清、丽卿急令本部人马随大义直趋兗州南门。魏辅梁在城中望见卖李谷火起，大喜，急传令教孙立带本兵一千，又加精锐兵一千，飞速出西门去救卖李谷，孙立领令出城去了。随令顾大嫂领精锐三千飞速出北门，绕道去助孙立，顾大嫂领令去了。便令时迁飞速出东门，直赴镇阳关去告知吴用，时迁领令去了。时迁方去，真大义已领了祝永清、陈丽卿大队杀进南门。南门上只得些须老弱残兵，如何抵挡得住，当时被真大义赚开城门，猿臂兵一拥而进，登时杀个罄净。真大义领本部杀向东门去了，祝永清、陈丽卿领兵扑到府里。魏辅梁儒冠儒服恭候已久，见永清进来，急忙教流星飞马追顾大嫂转来还救城中。便问永清道：“那位往北门去截杀那厮？”丽卿道：“就是奴家去。”说罢，便飞速领兵赴北门去。恰值顾大嫂得令转来，方过吊桥，丽卿骤马飞出。顾大嫂一见丽卿，弄得不知头路，不防备吃丽卿一枪刺中心窝，撇下马来。三千贼兵一齐大惊，吃猿臂兵一赶而散，丽卿取了顾大嫂首级领兵进城。

不多时，只见栾廷玉捆缚了孙立，领兵进西门来了。原来廷玉得永清密计，领兵在卖李谷北口埋伏，又分兵一千到卖李谷南首呐喊。其时二更将毕，天昏地墨，星斗无光。孙立望见卖李谷火势蒸天，谷南喊声不绝，只道事在前面，一直往前厮杀。不提防走到谷北，四面喊声大振，绊马索齐起，栾廷玉领挠钩手一齐上前，捉得一个不剩。孙立见栾廷玉，待要战斗，早已无能为力，

吃栾廷玉手到擒拿，和众贼一齐捆缚，领兵解进城来。永清大喜。

不多时，只见栾廷芳带了解珍、解宝两颗首级，领兵也进西门来了。原来栾廷芳受永清密计，当即到祝万年营里告知万年，万年便离了飞虎寨速赴卖李谷南口埋伏。廷芳便飞速到飞虎寨假传魏军师号令，称敌兵全队攻卖李谷，十分紧急，速分兵一半前去救援。解珍、解宝一来见口号不错，二来望见卖李谷认真火起，三来见万年的兵果然尽去，如何不信，便开门请入，栾廷芳领四百名勇士直进飞虎寨，差解宝领兵出寨，约已去过，便袖中突出利刀砍杀解珍。三百勇士一齐动手乱砍，打开寨门，放起旗花，寨外两路伏兵一齐杀进寨内。那边祝万年已用乱箭，将解宝及一千人马尽行在卖李谷南口射死，得了胜仗回转飞虎寨来。见飞虎寨已破，大喜。廷芳将兵马都交与万年守寨，自己领兵五百带二解首级进兗城报捷，永清大喜。这番袭卖李谷、破兗州城、夺飞虎寨，擒捉众贼，尽出魏辅梁一人定计，永清深深拜谢，便与辅梁出榜安民，商议遣将攻镇阳关。慢表。

且说吴用在镇阳关与李应等协力保守，那希真兵马远屯关外，毫无动静。吴用正在疑虑，忽回头见卖李谷上红光浮天，大惊道：“不好了，魏先生失手了！”便教石秀快进城去通知魏军师，“须用计保城为妙。”石秀领令飞速前去，中途撞着时迁。石秀问了一声，不暇多说，便两来势跑过。石秀直到东门，猛抬头见真大义立在吊桥，大惊道：“你守卖李谷的，为何在这……”还未说完，真大义手起一刀砍去，石秀左臂已断，滚于桥下。石秀从人不满百余，如何敌得，真大义手下人一齐上前砍杀，只剩一两个爹娘生下快腿的，黑影里逃了性命。

那吴用既遣石秀入城，忽然叫苦不迭，教追石秀转来。令未

发，时迁已到，将辅梁的事说了。吴用大惊失色道：“吾命休矣！”李应亦大惊道：“怎地魏先生这般没兵法？”吴用道：“叫甚魏先生，我中他内间毒计也！”众人皆一半惊骇，一半狐疑。吴用对李应道：“我与你趁早逃命罢。”说未了，忽关上乱叫“鬼来”。只见真祥麟披发流血，骑着一匹狰恶青毛兽，领着无数鬼兵逼关而来，漫山遍野尽是绿映映的火光。黑夜里不辨真假，吓得贼兵胆碎心惊。原来希真屯兵镇阳关外，既与永清约会攻关，便教刘慧娘提心探望。三更将彻，望见西南上红光隐隐散漫，慧娘告希真道：“卖李谷火起已久了。”希真忙令真祥麟借骑了慧娘的青狮，扮作鬼兵，又带了慧娘素日制造的假磷火，直攻镇阳关。关上大惊大乱，吴用忙叫：“是陈希真的诡计！”贼兵又错会意是妖法，人心愈乱。背后陈丽卿、栾廷玉、栾廷芳已领大队人马，由兖州东门杀来。吴用忙叫弃关逃走。陈希真已领云梯兵由鬼兵队里登城，人兵、鬼兵一齐上城。

吴用、李应、杜兴、乐和乱军中逃出性命。吴用、李应领着六百余名亲兵望西北狭道山飞奔，又与杜兴、乐和相失。杜兴、乐和从僻处越出关外，黑影里领数十骑一溜烟逃脱。不料假鬼引出真鬼，前面无数青磷，青磷中看得个个鬼兵胸前都有一个大祝字，十分明白。乐和惊倒，回头已不见了杜兴，却见一队猿臂兵马杀来，乐和爬起待走，早吃那队中大将王天霸一挝挥来，拦腰打断，早已了账。那杜兴失了乐和，昏黑中不辨东西南北，一味乱闯，背后无数青磷赶来，不觉闯入一队猿臂阵中。那阵中将官正是范成龙，将杜兴掰胸揪住。杜兴急抽腰刀待砍，范成龙急将矛柄敲去，振落腰刀。众兵已取绳索上前将杜兴捆了。原来这些真磷、真鬼，猿臂兵都不看见。那天霸、成龙两将系希真留他在

关外巡捉逃贼的，却好打杀乐和、活擒杜兴，一齐进关。刘麒也保护了慧娘进关。

镇阳关已破，希真已与丽卿等兵马会合。栾廷玉道：“眼见李应保吴用从西北角上逃去，待小将去追斩了他。刘麒道：“诸位辛苦了，待我去。”真祥麟道：“我虽力斩百余人，却不疲乏，我愿同去。”丽卿道：“我不曾厮杀，我也要去。”丽卿、祥麟、刘麒一齐请令去了。那李应保着吴用方从东北狭道山逃出，不防刘麒一马追到。吴用急从山坡滚落，李应挺枪敌住刘麒。刘麒轮着三尖两刃刀大战李应，战到四十余合，正在性命相扑，忽见丽卿跃马横枪而来。李应大惊，急忙两边招架。不防刺斜里杀出一个活鬼来，正是真祥麟，李应道：“吾命休矣！”忽听得有人大叫：“家君致意三位将军：看家君薄面，休伤吾友！”其时天已黎明，李应抬头一看，只见魏生骑下一匹白马，背后还有一位少年将军，正是祝永清，大叫道：“李应听者，看魏先生面上，饶你一次！”说罢，丽卿等三人一齐住手，李应只剩单骑去了。丽卿道：“可惜走了吴用。”永清道：“几时走的？”刘麒道：“我们厮杀时已不见了。”永清顿足道：“你们太不精细，开手厮杀时便该着一人往西北追搜。”三人皆大悔，祥麟道：“我去追去。”永清道：“不及了。”祥麟追上一段，果然不见吴用而返。当时永清、丽卿、祥麟、刘麒、魏生领兵一同进兖州北门。李应得命，单骑逃下狭道山，仰天长叹，择径便走，一路饥渴风霜，会着吴用回梁山泊去了。

希真在镇阳关收齐人马，大排队伍，掌得胜鼓进兖州城。魏辅梁、真大义及祝永清等一齐迎接。希真一见辅梁，拜倒在地道：“仗仁兄妙计，剪除狂贼，肃清王土，其受赐正不仅希真一人也。”

辅梁谦谢。当时升厅计功，引前军进卖李谷、袭兗州城、射死杨雄、生擒石秀，是真大义的功劳。派兵将分袭兗州城、飞虎寨等处，是祝永清的功劳。生擒孙立，是栾廷玉的功劳。赚开飞虎寨、斩得解珍，是栾廷芳的功劳。诈退诱敌、埋伏陈通桥、射死解宝，是祝万年的功劳。奋勇斩开兗州南门，又直趋北门斩顾大嫂，又追逐李应，是陈丽卿的功劳。诈作鬼兵，当先破镇阳关，又追逐李应，是真祥麟的功劳。斩乐和，是王天霸的功劳。擒杜兴，是范成龙的功劳。砍天富星扑天鹏李应大旗一面，是刘麒的功劳。制造异兽青磷惊乱贼军，是刘慧娘的功劳。统计前后兗州三战、新柳两战，祝万年、祝永清、陈丽卿、刘麒兼有袭飞虎寨的功劳。刘麒亦有袭飞虎寨的功劳。刘慧娘兼有制造地雷，轰坏飞虎寨，震死邹渊、邹润的功劳，又有制造诸器，守新柳的功劳。苟英有御敌身死，捍卫新柳的功劳。祝万年、真祥麟、王天霸又兼有追逐宋江，斩获群贼的功劳。真祥麟又有斩孙新的功劳。谢德、娄熊亦有斩获贼首的功劳。苟桓有探吴用踪迹，先机胜贼的功劳。陈丽卿兼有助祥麟射倒孙新，又射伤宋江的功劳。其众将追亡逐北，擒斩小贼之功，及部下头目卒伍，各有奋勇斩获之功，皆照军政司行法一体从实叙，惟有魏辅梁功劳最大，只因自不愿叙功，所以纪功不及。

永清请魏辅梁上坐，纳头便拜。辅梁慌忙避开。希真拦住，道：“仁兄如此苦心，襄成大功，希真因仁兄高尚，不敢挽留芳躅^①，于心实抱不安。今仁兄并一拜而不受，希真将何以为情！”永清道：“老叔听禀：小侄今日之拜，其故有三：一为祝氏祖宗

① 芳躅——对对方的敬称。

衔感九原，二为猿臂诸君子庆邀荐拔，三为山东数百万生灵咸蒙庇佑也。老叔坐当其位，休要推辞。”辅梁听了，只得侧立在上，上面受了永清九拜。

希真令刘麒、王天霸守飞虎寨，替回祝万年，又派真祥麟、真大义去守镇阳关。将一切事务安顿毕，日方亭午，希真吩咐在府堂上排起桌案，供起祝家庄祝朝奉并祝龙、祝虎、祝彪一应眷属的神位。万年当先主祭、永清、丽卿以次行礼，希真、辅梁、廷玉等以次助祭。礼毕，左右献上活三牲，乃是孙立、杜兴、石秀。原来石秀被真大义砍断左臂滚入桥下，并不曾死，吃众兵捆来，栾廷玉一见孙立，便叫道：“且慢动手，快传一应刽手屠户都上来。”须臾传到。栾廷玉便问道：“你们想得出极惨毒慢慢死的刑法么？”内有一个刽子手答道：“请老爷暂放他宽活一日，小的便想个法儿献上。”廷玉道：“很好，你们退去。”便卷起衣袖，手提尖刀指着孙立，骂道：“你这害国殃民、叛君负友的内间奸贼，今日见我，尚有何说！”孙立扬眉叫道：“今日高高上坐的魏辅梁是何人？内间二字须知忌讳。”辅梁捻髭看看孙立，笑道：“人若不自知耳。子所助者何如人，辅梁所助者何如人乎？天下万世自有公论，何烦今日晓晓。”廷玉持刀拣孙立身上不致命处，搠了三个窟窿，取出三杯酒血献在祝朝奉位前，拜道：“祝兄，今日皇天垂佑，凶仇授首，吾兄英灵不灭，尚其来飨。”祝罢，声随泪下。万年、永清一齐泪落，众英雄无不悲感。永清双眉剔起，飏的提起尖刀指着杜兴，道：“待我亲割这个巧言败义、甘心从贼的奸贼！”便扑到杜兴面前，将杜兴乱割。廷芳拦住道：“一阵乱割，登时死了，不是便宜了这厮。”永清听罢，便慢慢细割。石秀大怒，道：“无知小厮，何得无礼！”万年大怒，也提起刀来道：

“你这贼胎贼骨、甘心下流的贼，敢说甚么！”石秀不住口小厮、小贼的骂，万年怒极，便把刀撬开石秀牙齿，割去舌头，道：“你这贼再骂！”便接连在石秀身上捌了十七八个洞。看那石秀兀自出气多进气少了，万年便一刀通进石秀心窝，直割下小肚子，取出心肺，捧向神位前来。永清也将杜兴心肺取来，一齐献上。希真叫刀斧手来臬去杜兴、石秀首级。廷玉指着孙立，道：“饶你宽活一日，明日好好来领死！”喝左右牵孙立下去。永清将孙立、杜兴等眷属尽行杀戮，不留一个。当时送了神位，扫尽血迹，大开庆功筵宴。希真传令飞虎寨、镇阳关一齐开宴，大众开怀畅饮，至夜方毕。

次日，希真命绑孙立赴十字路口听刑。刽子手来禀道：“小的想了一法，用细钩钩皮肉，用刀小割，备下盐卤浇洗创口。倘有昏晕，可将人参汤灌下，令其不死。如此缓缓动手，自然够他受用了。”廷玉大喜，重赏那个刽手，便教他照这法儿施行。那孙立自辰牌割起，直至申末方才绝命，刀斧手臬下首级。

统计阵上斩获并昨日所臬的首级共八颗，乃是杨雄、石秀、孙立、解珍、解宝、顾大嫂、杜兴、乐和。并计前次之斩获，除邹渊、邹润尸骨无存外，尚有孙新首级盐封未坏，总共首级九颗。希真大喜，众人皆贺。

希真一面报捷本寨，一面便将恢复兗州献馘投诚的事修了一封书，教刘麒由飞虎寨来，将书信、首级带往青州去，求云天彪办理。只因这一去，有分教：

龙颜大悦，崛起了群力群雄；

虎旅宣威，削尽那假忠假义。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陈义士献馘^① 归诚 宋天子诛奸斥佞

话说刘麒奉希真之命，持书到青州将梁山泊强盗首级封匣标签一同解去，点二千名壮兵沿途护送，不数日到了青州。

且说云天彪自收降清真山之后，朝廷大加褒宠：云天彪长授登莱青都统制，加忠武将军衔，赐鞶^②尾紫罗伞盖一顶、玉带一围、黄金百两。傅玉升授马陞镇总管。闻达升青州兵马都监。胡琼实授青州防御使。欧阳寿通升马陞镇防御使。风会升清真营都监。胡琼实授青州防御使。欧阳寿通升马陞镇防御使。风会升清真营都监。李成实授清真营防御使。云龙加游骑将军衔。哈兰生加定远将军衔。哈芸生、沙志仁、冕以信均加游击将军衔。马元、皇甫雄准其赎罪，嗣后如能立功，仍予一体升赏。其余将弁兵丁，从重分别赏赉抚恤。天彪进京引见毕，回署闻知陈希真力图恢复兖州，甚喜，又闻新柳营被梁山攻围紧急，便准云龙之请，带兵前去解围。云龙转来说陈希真奉托办理归诚之事，天彪点头。

这日，天彪正在署内与云龙论说事务，忽报猿臂寨刘麒到来。天彪父子皆大喜，出厅接见刘麒。刘麒参见了天彪，并与云

① 馘（guó，音国）——古时战争中割掉敌人左耳计数献功。

② 鞶（huī，音灰）——有五彩羽毛的野鸡。

龙相见了，呈上希真书信。天彪大喜，一面逊坐，一面拆看书信。看毕，又备问刘麒细底情形。刘麒备进一番，天彪、云龙一齐称贺。刘麒又说些拜托仰仗的话，天彪诺诺连声。便吩咐云龙去查点了首级，又命云龙引刘麒去青州拜见文武各官，众人无不欣美称贺。

当晚，天彪治筵款待刘麒，邀集各官相陪，又吩咐犒赏猿臂兵丁。席间，天彪对刘麒道：“道子来信我都知道了。但此事须得安抚使，检讨使、镇抚将军一同会衔开单具奏，必得我亲自带印上省走一遭，贤侄且留敝署盘桓几天，待我转来再回兖州罢。”众官员都称是，刘麒称谢。众官员又与刘麒谈说一回，尽欢而散。刘麒就在天彪署中歇宿。次日，天彪整顿起行，叫云龙在署接待刘麒，另点营弁护送首级。刘麒、云龙并众官员等齐送天彪起身。

路无耽搁，到了济南，便到文武各衙都拜会了。那检讨使贺太平，闻知义士陈希真果然恢复兖州，斩获群贼，大喜之至，便与安抚使刘彬查点了首级。那刘彬已得了希真的打点，更兼贺、云二人义气深重，出言正大，只得依从。那镇抚将军张继，随了大众唯唯诺诺，自不消说。众大员轮流请酒，一面商议把强盗首级用铁笼装盛每笼上签标贼名，就在都省各门号令，一面拟稿具奏。议毕各归本署，天彪亦归公馆。

贺太平当晚在署，便请幕宾缮起奏稿。次日，贺太平请天彪进署，并请刘彬、张继同来会衔。众人看那折子上写着：

山东安抚臣刘彬、山东检讨使臣贺太平、山东镇抚将军臣张继。山东登莱青都统制臣云天彪谨奏，为义勇斩盗献馘，收复城池，恭折奏祈圣鉴事：窃臣等仰邀简

界^①，自到任以来，首严盗贼。因曹州府郓城县所属梁山泊地方，强徒占据，肆行剽掠，不就招安，甚至戕^②官拒捕，割据城池；而兖州一区尤为冲要所在，亦被贼众占据，三载于兹。臣等前次奏闻，已邀睿鉴。缘有沂州府兰山县义勇陈希真，原籍东京开封府人；刘广，沂州府兰山县人，团练乡勇，倡募经费，前于政和六年十月十一日率众救援蒙阴，擒获贼目郭盛一名，臣等专折奏闻。奉旨：陈希真、刘广奋勇斩贼，准抵前愆，着加忠义勇士名号。如再能斩盗立功，定予奖励。钦此。臣等领遵，当即饬知去后。嗣于政和七年三月十八日，梁山贼徒攻陷蒙阴，又经陈希真率众收复，斩贼目龚旺、丁得孙二名，臣等又专折奏闻。奉旨：陈希真等忠勇报效，可嘉之至，着赏给都监职衔；祝永清等均加防御职衔。如再能奋勇斩贼，定予不次重赏。钦此。臣等领遵，又复饬知。该义勇奋勉报效，兹于本年正月初八日，据义勇陈希真、刘广报称：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率领乡勇将前占兖州府城力攻收复，所有贼目首级九名封送前来。臣等据此，除委令文武干员前往兖州妥办收复事宜、贼目首级在省号令外，谨将陈希真、刘广奋勇报效各情合词专析具奏。所有陈希真及所率各勇士等应宠加优叙之处，臣等开列名单，伏乞圣裁。众人看毕，天彪称是，当即会衔封固，差官赍奏上京。

① 简界(bì, 音毕)——拣择而予之，谓受天子恩宠任职。

② 戕(qiāng, 音腔)——杀害。

众人都辞了贺太平回署。次日，天彪往各衙门辞行回任。不日到了青州，与刘麒说知具奏之事。刘麒拜谢。次日，刘麒辞别了天彪、云龙并各官员，便领本部二千壮兵回到兖州报知希真，按下慢表。

且说宋江自被陈丽卿箭伤左目，即回梁山山寨，幸有安道全内用托里消瘀之剂，外敷安筋定痛之药，不数日居然无恙。惟自问损了一目，五官有缺，不大舒服，终日长吁短叹，怅恨不已。众头领与他闲谈消闷，宋江又日夜提挂兖州之事。一日时已傍晚，忽报军师同李头领单身回山来了，宋江大惊。吴用、李应已到，具言失兖州之事。宋江蓦地一惊，狂叫一声，往后便倒。左右急扶入榻上，早已昏厥了去，左目流血不止，箭疮迸裂。卢俊义急请安道全到来诊视。安道全道：“不妨不妨，列位不可慌乱。”忠义堂上灯烛辉煌，照耀如同白日，一面灌汤药，一面敷灵丹，足足一时辰，宋江方才醒转。众人团箕^①般侍立，声息全无。吴用、卢俊义忙令扶宋江入卧室。太公早已出来问过数次。宋江进去了，外面各头领吃了酒饭，谈些失兖州之事，无非把魏辅梁、真大义两个名字千贼万贼的痛骂而已。众人道：“且等主帅好了再说。”众人各散。

次日，忽报时迁回山来了。原来时迁当镇阳关破之时，乱军中潜身躲入僻处，当时猿臂诸人亦不查及。比至次日，时迁偷越关外，一路偷鸡摸狗，吃饥伤饱，溜回本寨。吴用见了大喜。

过了数日，宋江起来，觉得身体好了，坐出忠义堂，召集各头领相叙。少刻群英毕集，李应上前跪倒，纳首于地，口称：

① 团箕——围成一圈，头向着中心（围成圆圈的簸箕）。

“李应溺职失城，不敢私逃，求主帅正法。”宋江一言不发。吴用起坐道：“此事主帅亦休怪李应。那魏辅梁、真大义二人，不但李应失眠，即吴用亦粗忽；不但吴用粗忽，即主帅亦过于忠厚待人矣。”说到此间，只见张魁亦俯伏于地，大叫：“张魁该死！误荐真大义。”宋江亦起坐，叹口气道：“事已如此，说他做甚，总是我们梁山气运平常之故。”说罢亲扶李、张二人起来，道：“二位兄弟休得如此。”便把李应、张魁二人只记个公罪。李、张二人俱叩谢，仍各就坐。众人相视无言。

只见宋江对着吴用道：“怎好，怎好？”吴用沉吟良久，开言道：“兖州已失了，且提开，只是陈希真不除，我忧患无已时矣。”宋江便邀吴用入内议事。宋江道：“那年军师曾议一托蔡京令希真引见，中途刺杀之计，嗣后希真那厮夺我蒙阴，我曾托蔡京照计举事，叵耐赵头儿不教希真引见，以致此事中阻。今梁氏夫妻又相继亡故，无可通信于蔡老，奈何？”吴用道：“那倒不妨，只须将此事瞒过，教萧让摹仿笔迹，前去致信尽好了。今日时迁不死，实为哥哥万幸。”宋江忙问何幸，吴用附耳低言道：“有了时迁，便好中途如此如此引线。”宋江接连点头。吴用又道：“只是下手行刺之人尚须斟酌。算来陈希真即使上京也还有时日，慢慢再议。刻下且教萧让写起信来。”遂复出厅，教萧让摹了梁世杰笔迹，写起一封书信，宋江亦自修一封书起来，无非教蔡京在天子前耸陈希真引见，以便中途行刺而已，便差戴宗送书上京，择次日起行。当晚众人各散。

到了次日，戴宗持了书信，作起神行法，不数日到了东京，径投范天喜家来。天喜接待一切，自不必说。当日同去见蔡京。蔡京见萧让假信，只道女儿、女婿无恙，甚慰，便对戴宗道：

“宋头领来意我都知道了，你且去安息，消停数日来领回书。”戴宗随了天喜退去。蔡京暗忖道：“上年天子曾说，陈希真须再能立建殊功，方予引见施恩。今日希真这场功劳可谓极大矣，要他引见正如顺水推舟，何难之有！且待折子到了再看机会。”忽一日山东省保举陈希真、刘广折子到京。天子览奏龙颜大悦，朱批：“陈希真、刘广均着加总管衔，先来京引见。”蔡京心中暗喜。童贯不知就里，忙跪奏道：“陈希真恢复兖州，固应升赏。但所率部众皆亡命凶徒，名单中臣知二人焉，苟桓、苟英非逆臣苟邦达之子亡命落草者乎？此辈滥邀恩赏，岂不为患？伏望圣明裁夺。”天子拍案大怒道：“童贯何得颠倒至此！梁山贼众割据城池，肆逆无忌，尔等尚劝朕赦令自新。今陈希真、刘广奋勇报效，献馘收城，其忠诚已可共睹，而汝等反力阻不容，出自何意？至所说苟桓、苟英，一谋贼制胜，一御贼忘身，忠智如此，即有前愆亦当蠲免^①。朕子惠万民，断不为此已甚。”言及此处，遂旁顾群臣道：“可是？”童贯尚想奏称加总管衔宠赉太优，未及开口，种师道早奏道：“圣论至是。陈希真实系志念忠忱，才能超隼，使为一方大将，必能建立殊功，报效朝廷。”天子颌首，高俅在旁无言。

原来高俅自蒙阴败绩之后，亏陈希真救出逃到济南，便囑门生刘彬奏称高俅招致陈希真，协同击贼得胜，又将败仗报得极轻，因此得以免罪。彼时高俅因救罪要紧，不得不保举希真；而因希真杀他兄弟高封，又辱他儿子，心中终不舒服，但既已保举，不便又从中阻隔，是以默然无言。惟蔡京奏称：“陈希真合行引

^① 蠲（juān，音捐）免——免除。

见。”天子点首降旨，诸臣退朝。

蔡京回衙，即令范天喜通知戴宗，速往梁山报知陈希真引见已定。戴宗得信，飞速回归山泊。宋江闻知此信，便与吴用商议。吴用道：“我计已定，此事只有武松去得，力气最大，心思最细。”宋江道：“希真那厮战蒙阴时久已认得武松，怎好？”吴用道：“不妨，只须如此如此而行。”宋江称妙，遂密传萧让、时迁、武松授计而去。按下慢表。

且说陈希真在兖州，接到刘麒带转云天彪回信，知归诚之事业已肯奏，众将无不大喜。不数日，都省员弁下来，一番交割，不必细表。又不数日，奉到圣旨加总管衔，来京引见。希真舞蹈谢恩，当即差人到青云山通知刘广一同束装起行。派祝永清、陈丽卿。真祥麟领兵一万名助委员戍守兖州，其余都回山寨各处镇守，独点范成龙一人随护，又带亲随数人，轻车简从，与刘广一同上京。丽卿上前道：“爹爹此去，孩儿不放心，要陪爹爹去。”希真笑道：“一路平坦道路，有甚不放心。你又不是吃奶的孩子，跟我去做甚！”丽卿被老子说得没趣，只得歇了。

只见魏辅梁向希真拱手道：“恭喜仁兄，此去功成名就。辅梁有言在先，今日告辞去也。”希真道：“吾兄何须如此汲汲^①，且请与小婿盘桓数日，俟希真上京转来，再与吾兄畅饮快谈而后别，何如？”永清道：“老叔此去，甌山未必可居。刻下贼人深恨于吾叔，甌山孤悬城外，倘贼人潜来谋害，老叔将奈何？据小侄之意，老叔何不竟居城中，小侄亦可早晚求教。”辅梁道：“我此去不住甌山，另有去处。前小儿自诸城回来，言及九仙山奇秀绝

① 汲汲——形容心情急切。

胜，愚意本欲扶疾徙去，会逢令岳委以间贼重图，是以中止，此番决意前去也。”希真道：“既如此，诸城路远，何不少留，俟希真转来，陪吾兄到了沂州，再从沂州送吾兄入九仙山也。”辅梁见他翁婿二人留得十分关切，只得暂住了。后至希真引见回来，与永清同送辅梁到了沂州，又差人护送到诸城九仙山。辅梁自此隐居九仙山，终身不仕，枕流漱石以自终。后魏生出仕，官至徽猷阁学士，颇著才名。这是后话。

且说当时陈希真、刘广被了命服，带了范成龙并仆从由兖州起程，祝永清等并文武各员恭送启行。一路上州县营汛无不迎送，已是大员行程身份。这日正是二月十五日，行至仪封县地界仙厄镇上，正是未末申初时候，头站范成龙回转马来，禀希真道：“小将前行，探得此去须有一百余里方有站头，来往客商到此尽皆住宿，故而小将已看定歇寓，就请此处宿夜。”希真道：“既如此，且住了罢。”遂同到前面日升客寓安歇。原来这仙厄山是东京大路，两边有突兀小山，绵亘^①七八十里，山名仙厄，来往行人惧有贼盗，所以在镇上住止。

希真、刘广、范成龙统了仆从进寓，寓主早已在门前接候。希真等下了马，那捣家早来笼马到后槽去喂养。当请陈大人、刘大人到上房，早已打扫干净，众仆从去安置了行李。希真看那上房一排三间都是西向，院子空阔。店中管家又引众仆从到右间厢房安歇，那左间厢房已有别人行李放着。那管家上前来禀希真、刘广道：“禀上二位大人：适有太师府里旗牌官范老爷公干过此，要住上房。小人们因大人前站范老爷早已吩咐过，

① 绵亘（gèn，音艮）——延续不断。

不敢应许。那范旗牌也只将行李放在左厢，特将上房恭让大人。特此禀知。”刘广道：“知道了。”希真道：“那范旗牌是不是范天喜？”管家道：“不晓得，只知他姓范。”希真便吩咐造饭。

当时刘广独住右间，希真、范成龙在左间，分上下铺同住，中间客厅坐谈吃饭。不多时，外面进来一个客官。希真在厅上一望，却不是范天喜，只见那人相貌文雅，带了一仆，是个鲜眼黑瘦子，共进了左厢房。只听那客官向仆人道：“你到门口招呼招呼，恐怕文老爷认错了店家。”那仆人答应一声出去，店小二送了茶水，问了酒菜，也出去了。不一时，只见那客官步出院子来闲走，一面看见希真、刘广、范成龙在正屋闲谈，便步进堂内，向上长揖，通问姓名。希真等共忙还揖逊坐，那人谦逊一回，也就坐了。希真问其姓名，那人便称姓范，是乙酉举人，“上年上京会试，投托舍亲萧旗牌家，即在伊家设馆。近因试期尚遥，故尔返舍。还有一个敝同年同行，因其车子走得缓，所以落后。”等语，及知希真等系引见之人，便格外谦让，大人、先生不绝于口。希真见他彬彬儒雅，举止从容，又因他说是个举人，便十分敬重。彼此谈些闲话，不觉上火。那仆人进来道：“文老爷来了。”那范举人告辞道：“敝同年来了，明早再见罢。”希真等送出檐外，在黑影中望见外面踱进一个汉子，带了风兜，身躯壮伟，那范举人邀进厢房去了。

忽听得外面喧嚷，店小二被打。希真命范成龙出去打听。成龙出外，见有一个东京差官，生得奇形怪状，到店投宿，要住上房。店主覆他已有贵官住了，那差官便嚷道：“我难道不是官！”

出手就打。成龙见来人不凡，上前劝住道：“请问客官尊姓大名，上房是小可等住着，即要相让，亦甚容易。”那差官道：“咱们种经略相公差到云统制那边去的，你们是谁？”成龙道：“我主人是收复兖州奉旨加总管衔进京引见的陈、刘二位相公，你可晓得么？”那差官道：“是不是陈希真、刘广？”成龙道：“一点不错。”那差官忙道：“我进去见见。”说罢，也不烦成龙导引，一直走到上房，大叫道：“那位是陈总管？”范成龙已随了进来，对希真道：“这位是种经略的差官。”希真、刘广一齐起身道：“贵官尊姓？”那人走到面前，随说随拜道：“我姓康名捷，在种经略相公门下充当中候之职，因奉枢密院札付往山东打探军务。久闻壮士大名，愿得一拜。”希真即忙逊坐，愿以上房相让。康捷道：“外面尽有好房子，小可告辞，明日相送。”不由分说，往外去了。希真等含笑相送。

吃了夜饭，各自安息，希真对范成龙道：“方才我到后面一看，是个旷野，窃匪最易外入，夜间须警醒为妙。”成龙应了。希真又命成龙持烛在房屋内外都照了一转，方才掩门就寝。不移时，听店中均已寂静，刘广已在右房睡着，范成龙已在床上起鼾，希真在床闭目坐息一回，也就睡了，上房鼾声齐起。希真睡梦中忽听得窗下鼠斗，忽提耳静听，那鼠也渐渐不响了，希真又蒙蒙睡去。四更将尽，忽听得后槽有隐隐班马之声，希真道：“怕他有盗马的不成？”正要唤范成龙起来，只见灯已来了，月光射进窗来，蓦见窗下人影一闪，开了房门，引进一个大汉，手提明刀直到床前。希真忽地坐起，那汉已一刀砍入床来。希真见他砍了

个空，急从床上立起，飞出一脚，吃那汉左手用力抱住，右手明刀疾刺，希真急挽^①根床柱子来挡。范成龙不及取剑，急起来，房内月光下夺那汉的手中刀。不防那汉顺起一脚，成龙跌倒在地。希真一足难支，正在危急万分，只听得一人飞也似进来，到那汉身边。那汉便把希真左脚一松。希真跳出床外，见那来的却是刘广。范成龙已立起来。三人在月影里攒击那汉，那汉挡不住，大吼一声。只听得门边一人叫道：“武二哥快走，我先去也。”店中人一齐惊起，右厢仆从已点齐火把扑到上房。那汉早已一面格斗，一面走出厅上，希真、刘广、成龙已一齐赶出。火光下，希真大叫：“这是梁山贼武松，休放走他！”语未毕，武松已纵上瓦檐。

只见中庭门外打进一人来，大叫：“贼在那里？”两眼往上一瞧，飞身跳过瓦檐去了。众人仰面看时，正是康捷。须臾间，康捷手提一人，掷到希真面前。那左厢客人已不知去向了。店内客人都起来看那捉着的贼，希真的仆从已将那贼捆了。希真、刘广、范成龙整理衣服，一面看那贼，就是方才左厢房的仆人，康捷对希真道：“我上瓦四望，见这贼和一大汉落屋后平阳同走。急追上去，那大汉手段溜撒，吃他走了，只捉得这个贼回来。”希真逊康捷坐了，刘广、范成龙皆坐。希真问那贼道：“你这梁山贼叫甚么名字？”那贼跪着道：“小的不是梁山人。”希真笑道：“你同武松来的，还说不是梁山贼么！”范成龙在旁道：“我看此人贼头贼脑，小将久知梁山有个有名窃贼叫做时迁，莫非就是此人？”那贼忙说道：“你们诸位大老爷不要认错，那时迁是梁山大盗，小

① 挽(juē, 音撅)——折。

的不过是个剪绺贼，若还送到当官，罪名大有轻重，断断弄错不得。”范成龙道：“你分明是时迁，还要混说甚么。”那贼道：“时迁已死过的了。”刘广笑道：“时迁几时死的？”那贼道：“今年元旦，他去拜贺宋江，宋江留他吃了几杯新年酒，回转家里，一路上受了暑气，当晚发痧死了。”希真笑道：“元旦有暑气的么？”那贼道：“不是暑气，是寒气，是我时迁说错了。”大众皆笑道：“原来你是时迁。”

希真便吩咐传本地里正，将时迁锁链拘禁。那康捷便拱手走出道：“天已大明，小可要赶程去了。”希真等不便强留，称谢送别。康捷出了外房，打起包袱，店家已烧好热汤热水。康捷讨口热汤，吃些干粮，踏起风火轮向山东去了。希真、刘广、成龙各说些梁山利害的话，一面盥洗^①早膳，一面将时迁送官，众人也哄哄讲说而散。

马夫来报后槽失了一马。原来那范举人即是萧让，方才班马之声即是萧让盗马先走；仆人是时迁，方才鼠斗即是时迁进房；那文同年即是武松，特地黑夜进来，以免希真打眼。吴用计非不妙，争奈蔡京报信疏忽，并不提及刘广亦同引见，以致吴用单遣武松，独力难支，不能成事，于是弄巧成拙，反断送了一个时大哥。那宋江、吴用的懊恨，且在后慢提。

单说时迁被希真拿了，当即差人送到仪封县里去。却好仪封县知县正是那做过曹州府东里司巡检的张鸣珂升任来的。原来张鸣珂才能出众，大为贺太平所契重，一力保举，直提拔到知县地位。这日清早，接到希真、刘广名刺，送一名梁山贼来。料得案

^① 盥（guàn，音贯）洗——洗手洗脸。

情重大，且不审问时迁，叫请希真差人进来，备细问了踪迹，叫差人先回寓去，便将时迁严行拘禁。一面吩咐备马，亲到日升寓来拜谒陈希真、刘广。

希真、刘广接见，谦让逊坐，希真开言道：“久违了，几时荣任到此？今日降临，有何见教？”鸣珂道：“卑职上年到任。今蒙大人获交梁山巨贼时迁一名，卑职因思梁山党羽星夜皇遽遁逃，必有粗重行李遗落寓所，未识大人查检过否？有无内外私通书札？”希真听了这话，暗暗佩服道：“鸣珂此人原有胆识。”答道：“适才弟已检查此贼房内，毫无形迹。此贼党羽谅已逃归，无由弋获，仁兄但请就事发落罢了。”鸣珂道：“大人屏退左右，卑职请禀明其故。”希真、刘广便教左右退去。鸣珂道：“蔡京因为其女质于梁山而班师媚贼，又为贼谋刺杨腾蛟，想大人知之深矣。今时迁来寓而称太师府旗牌官，则今日之事安知非此大奸贼之所为乎？”希真道：“仁兄高见。但彼乃当朝大臣，仁兄将奈之何？”鸣珂道：“大人容禀：昔盖天锡审杨腾蛟一案，得蔡京通贼手书不敢发详，实因此贼势大，难以动摇。今此贼日失天宠，大有可乘之机，不趁此除灭，将来残焰复炽，为害非浅。”刘广道：“仁兄之言固是，但不得那厮真凭实据，如何措手？”希真叹道：“朝中人人皆蔡京也，杀一蔡京何益。”鸣珂接口道：“一蔡京不能除，百蔡京不知何日除矣。昔家叔克公有志剪除此贼，奈时未可为，反为所倾。今此贼有可乘之机，断断不可再缓。卑职位小才疏，思欲除奸锄佞以报国家养士之恩，奈力有不逮，故愿与大人商之。”希真便对刘广道：“我想，要除此贼必用两头烧通之计。”刘广道：“何谓两头烧通？”希真道：“这里烦张兄且去审讯时迁，张兄才高，必能究得踪迹。惟张兄仅系百里之尊，不能直

达天听。我想此事，朝中除种经略相公外无可商者。我此番进京本合去拜谒，就将此事和他商量。那时张兄上详，天子下访，自然做倒这老贼了。”鸣珂大喜。

当下计议已定，鸣珂辞了希真、刘广，回署去了。这里希真、刘广便依旧命范成龙打头站，众仆从收拾行李一同启行。不日到了东京，范成龙寻觅寓所。希真、刘广往谒吏部，又持门生名帖去拜谒种师道。种师道久闻云天彪赞扬他二人，今日会面，又见二人品貌非凡，十分欢喜，当下叙谈，大为投契。希真、刘广说些仰仗的话，种师道一口应承。希真便密将蔡京这桩事一一禀明，种师道点首会意。希真、刘广辞退，便去谒蔡京。蔡京还有些需索，希真心内暗笑，打点了他。又去见童贯，亦如蔡京之例。又去见高俅，高俅却十分恹^①颜。又见了各大臣，到晚回寓无话。

不一日，正是重和元年三月初五日，黎明，天子御紫宸殿，吏部引陈希真、刘广陛见。天子嘉宠二人功绩，又问梁山怎样情形，希真、刘广剴切奏对。天子颌首，又有整饬戎行、训练士卒、肃襄王事等谕，希真、刘广领谕谢恩而出。天子忽回顾蔡京，道：“梁世杰是你女婿么？”这句话分明青天打下霹雳，蔡京心有暗病，直吓得汗流浹背，魂不附体，只得忙跪答道：“是臣的女婿。”天子道：“他自那年失陷梁山，至今生死存亡何如？”蔡京不知天子捞着甚么根底，一时又无处测摸，只咬着牙齿奏道：“梁世杰自失陷以后，杳无存亡信息。”天子微笑道：“你不知他存亡，亦难怪你。至仪封县知县张鸣珂通详拿获梁山贼一案，何故壅不上闻耶？”蔡京伏地无言。

① 恹 (nū, 音女 (去声)) —— 惭愧。

原来希真与鸣珂商议，料定此案详上必被捺住，希真便就他捺住上生计。那日张鸣珂回署，传上时迁，一通刑吓诱骗，时迁竟一老一实将蔡京私通梁山的细底，并范天喜入伙的原委，供个明明白白。鸣珂竟照案发了通详。那些上司大半是蔡京的党羽，但见了这一解详文，如何识得暗藏玄妙，竟照老例隐瞒，反怪这知县不通时务。却不防希真将这根线递与种师道，直达到天子面前。当时天子大怒，一面将蔡京拿交刑部，一面便敕种师道督领锦衣卫抄扎蔡京家私，一面敕提议封县盗案交三法司会审。

那种师道奉了圣旨，即统锦衣卫兵役飞也似到蔡京府里。事出凑巧，蔡京的儿子蔡攸已由州府升直阁学士，这日正在蔡京府里，忽接得蔡京啮指血书衣襟一角，教快把内房复壁中拜匣内书信烧毁，蔡攸大喜。忽听外面人喊马嘶，锦衣卫来抄扎也，蔡攸大惊，两脚早已僵了。种师道已进中庭，问蔡攸道：“你父亲的笔迹书信藏在那里？”蔡攸跪求道：“恩相若容蔡攸减罪，蔡攸即当奉出。”师道道：“准你自首免罪。”蔡攸挖开复壁，寻出一个金线八宝的匣子。原来这复壁是蔡京最秘密之所，蔡攸也素来不知，幸这日血书通知，因得探囊取出。种师道便吩咐将蔡京房屋箱笼一齐封地，只将这匣子先行呈上御前。

天子启匣一看，里面除陷害忠贤、鬻卖官爵、私通关节等信不计外，却有梁山书信七封，天子阅了一遍，大怒道：“这奸贼竟如此昧心！”便将书信发下三法司，教蔡京质对。蔡京一见此信，便无别话，但叩头在地道：“蔡京该死，请皇上正法。”三法司拟罪已定，即日奏闻。至第三日，天子降旨，将蔡京与时迁一体绑赴市曹。东京城内外民人无不称快。不一时，蔡京上前，时迁随后，两道灵魂血沥沥的不知去向。蔡京家私尽行没入官府。

蔡攸因自首，加恩免罪。范天喜逃亡不知去向了。朝中坐蔡党发军州编管者二十三人，削职者四十六人，贬级者八十五人。童贯、高俅等当严治蔡党之时，吓得屁滚尿流，幸而没事。

次日，天子复召见希真、刘广，下午降旨：陈希真授景阳镇总管，刘广授兖州镇总管，各赐玉带、金爵。祝永清授景阳镇都监，特加壮武将军衔。真大义授沂州府都监。祝万年授猿臂寨正知寨。栾廷玉授青云营防御使。栾廷芳授新柳营防御使。王天霸授猿臂寨副知寨。苟桓授兖州都监。真祥麟授飞虎寨正知寨。范成龙授飞虎寨副知寨。刘麒、刘麟均加致果校尉衔。谢德授沂州东城防御使。娄熊授沂州西城防御使。苟英追赠宣威将军。陈丽卿诰封恭人，加电击校尉。刘慧娘亦诰封恭人，敕赐智勇学士。陈希真、刘广奉旨谢恩。次日，辞别了种师道并各大臣，遂带了范成龙并仆从同日出京。

不一日，过仪封县地界，张鸣珂早已沿途迎接。原来鸣珂因办蔡京一案，天子嘉其胆识，特升归德府知府。当时与希真、刘广相见，彼此贺喜，又畅叙一回而别。那张鸣珂赴归德府上任，大有政声。后来伊胞叔张叔夜征讨梁山时，鸣珂正做龙图阁直学士。至靖康改元，金人南下，叔夜奉钦宗手札率众三万人勤王，鸣珂为参谋。与金人连战四日，斩其金环贵将二人，大获全胜，其计谋半出鸣珂，帝大加褒宠。奈诸道援兵不至，以致城陷，二帝北狩。鸣珂从叔夜赴金军，叔夜一路不食粟，惟饮汤以待死。及到白沟河，正是金人地界，鸣珂矍然起道：“过界门矣！”叔夜便仰天大呼，绝吭而死，鸣珂亦拔刀自刎。当授命之日，天昏地暗，山岳震动，精忠大节，彪炳千秋。这是书外之事，日后之语。

且说陈希真、刘广辞了鸣珂，一路晓行夜宿，取路山东。一

日到了宁陵县地界遇贤驿，夕阳在山，寻寓安歇，自然又自上房。希真等吩咐仆人安放行李，店小二送了汤水，问了酒饭出去，希真正与刘广、成龙坐谈，不多时外面进来一个客官，带了二仆到左厢来安歇。只因这一个人来，有分教：

相逢萍水，聚谈此日经纶；

同事干戈，建立他年事业。

毕竟这个客官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徐槐求士遇任森 李成报国除杨志

却说陈希真、刘广等在遇贤驿客寓上房正相坐谈，又见一位客官带了二仆进左厢房来。希真看那客官剑眉秀目、方额微须，中等身材，满面和光，深藏英气，却未知是谁，只见他已进厢房了，希真闲步下阶一回，只见那客官也负手出房。希真便上前唱喏，那客官慌忙回礼。希真请问名姓，客官拱手答道：“小弟杭州徐槐。”刘广在堂上慌忙下阶，与徐槐深揖，问道：“仁兄府居是西湖午桥庄否？”徐槐答揖道：“正是。”刘广大笑道：“远在千里，近在目前。原来就是徐虎林兄，久慕之至，幸会之至。”希真便问刘广道：“姨丈何处闻知此位徐兄大名？”刘广道：“此徐兄表字虎林，居杭州西湖午桥庄，乃高平山徐溶夫之令从弟也。”徐槐转向二人姓名，二人一一答了。当时三人一见如故，希真、刘广便邀徐槐上堂叙坐，范成龙亦相见了。

逊坐毕，刘广对希真道：“徐溶夫才名，姨丈所知也。小弟那年往高平山会晤溶夫时，溶夫说起虎林兄经济满怀，深通韬略，能为人所不能为。彼时弟已心醉，不期今日幸遇。”徐槐道：“经济二字，弟何敢当，特遇事畏葸以误君国，所不忍为耳。”希真称道不绝。范成龙也说起溶夫称述徐槐之事，并道久仰之意。希真请以上房相让，徐槐谦谢。希真再三逊让，徐槐便移至上房

与希真共住。当晚共用晚膳毕，徐槐与希真等畅谈竟夜。希真方知徐槐曾在东京考取议叙，归部以知县铨选，因选期尚早，故游幕于山东；近得京信，知名次已近，所以上京投供^①。希真暗想道：“山东正当干戈扰攘，此公倘得选山东，必大有一番作为也。”次日早起，两家仆从各收拾行装，徐槐与希真等各盥洗毕，用了早膳，又谈了一回。为时已不早了，徐槐与希真、刘广、成龙拱手告别，希真等赴山东，徐槐赴东京。

话分两头。先说徐槐辞别希真起行，不日到了东京，觅所房子，安顿了行囊，又就京中雇了两名车夫。次日即赶办投递亲供之事，又拜了几日客，应酬了一番。初夏将近，风和日暖，是日闲暇无事，徐槐独坐斋内，看那庭院青藤架上绿荫齐放。徐槐忽叫车夫进来，问道：“神武门外元阳谷我幼年曾到过，一路藤荫，景致甚好，此刻你可晓得藤花放否？”车夫道：“不敢晓得。”徐槐喝道：“甚么说话！不晓得便不晓得，有甚不敢晓得？”车夫忙答道：“是小人说错了，小人说不敢打听。”徐槐道：“怪哉，怎么不敢打听？”车夫道：“老爷不知道，近来这谷内进出不得了。”徐槐道：“却是何故？”车夫道：“近来这谷内有一伙强人，为头的一个叫做千丈坑许平升，一个叫做冰山韩同音。这两个魔君，聚集一千七八百人，占据了元阳谷，打家劫舍，无所不至，所以这山进出不得。”徐槐愕然道：“元阳谷乃京都北门锁钥，岂容盗贼盘踞，收捕的官兵怎样了？”车夫在旁笑道：“官兵还敢近他！”徐槐叹道：“天下盗贼如此横多，安望太平。”车夫道：“只有一

① 投供——旧时候选官员按吏部所定日期，赴部投验自己亲书的履历，以候选。

人，想该斗得他过。”徐槐听了忙问是何人，车夫道：“这人姓颜，名叫树德，号叫务滋。那年小人送一起大客商，路过蓟州府寒积山，突遇一伙强人，望去何止二三百人。这边客人无一个不吓得手脚冰冷。幸喜路旁酒店走出一个大汉，正是颜树德，手提大砍刀，直奔过去，登时杀得那强人四散逃走。当时客人问了他姓名，又重重谢了他，他也老实收了，又留客人酒饭，歇了一日。小人因此识得他本领。”徐槐道：“这人现在那里？”车夫道：“倒也巧极，这人向来东飘西泊，不知住处，恰好前日小人在不远亭边来复弄口撞见他，可惜不问他住处。”徐槐道：“你下次遇着他，速来通报。”车夫应了出去。

一日，有一贵官来拜见徐槐，正在厅上分宾叙坐。那车夫急走进来，见主人正在会客，不敢上来，只得站在阶上。徐槐一见，便问道：“你有甚事来禀？”车夫上来道：“禀告老爷，那颜树德正在巷口酒店里。老爷说要见他，此刻要不要叫他来？”徐槐大喜，不觉立起道：“你怎说叫他，须我去见他才是。”那贵官笑道：“原来是那个乞丐颜树德，徐兄见他何为？”徐槐道：“小弟闻知此人武艺超群，故爱敬他。”贵官道：“此人武艺却好，但仁兄叫他来也罢了，何必轻身礼接下贱。况此人武艺虽好，性情卤莽，本是故家子弟，自不习上，甘心流落，一味使酒逞性，行凶打降，所以他的旧交无一人不厌恶他。小弟久不闻他消息，只道他死了，谁知今日还在。仁兄若见了他，便晓得此人不好了。”徐槐道：“仁兄所说谅必不错，但此人或有一长可取亦未可知，总待小弟见过了他再看。”车夫道：“老爷不必自去，待小人去请他。”徐槐道：“也可，但须说得恭敬。”车夫应了声出去。那贵官起身

告辞，徐槐送至门首，贵官拱手升舆^①而去。

只见车夫领着一个黑大汉过来。徐槐看那汉，面目黝黑，虎须倒卷，威光凛凛，身長九尺，腰大十围，身上十分蓝缕，车夫指着对徐槐道：“这就是颜树德。”树德向徐槐一揖，顾车夫道：“这便是徐老爷么？”徐槐暗暗称奇，便答揖道：“小可正是徐槐。”路上人见一华服官人与乞丐施礼，都看得呆了。树德对徐槐道：“小可落魄半生，知己极少。今日老先生见召，有何教言？”徐槐道：“请壮士进内叙谈。”便携了树德的手一同进内。那些仆从尽皆骇然，连车夫也呆了。树德到了厅上，向徐槐扑翻虎躯纳头便拜。徐槐慌忙答拜，便吩咐：“浴堂内备好汤水，请颜相公沐浴。”又吩咐：“取套新衣服与颜相公穿了，然后请颜相公出厅叙话。”颜树德道：“小可承先生过爱，不知先生因何事看取？”徐槐道：“小可在山东时久闻足下大名，但不知足下运途蹇晦^②，一至于此。”树德浩然叹道：“小可是四川人，自幼游行各处。那年小可在河北蓟州，因生意亏本，往青州奔投表兄秦明，正还未到，不料那厮失心疯了，早已降贼。小可失望，意欲仍回蓟州，更不料还有个失心疯的贼，就是传言秦明降贼的人，劝小可也去降梁山，吃小可一掌打死。小可犯了人命，只得一口气向南奔逃。路至济南，盘缠乏绝，只得沿路行乞，迺迺到了河南归德府。小可初意原想到这京里来投奔一个好友，后想世间都是没志气的人，我这副铜筋铁骨埋没了也就罢了，便一口气回四川去了。恰得奇兆：小可到了四川之后，为人佣工度日，一日往景岳山去，走进

① 升舆——乘车。

② 蹇晦——不顺利。

一所庙宇，十分宏敞，只见里面一个老者相貌魁梧，向小可说道：“你是洞天中大将军，岂可置之无用之地！”又说我遇午当显。说罢，那老者并庙宇都不见了。小可感此奇兆，因重复一路行乞到东京来。到此方才七日，不意便遇先生。先生果知我，异日为先生冲锋陷敌，万死不辞。”说罢又拜。

徐槐急忙扶起，感慨一回，便问道：“足下那位好友姓甚名谁？”树德道：“小可未曾和他会面，据另一个好友姓韦名扬隐的，在蓟州说起他，性情仁厚，韬略渊深，慷慨好施，谦光下士，现在櫟^①树村神明里居住。他姓任名森，表字人衔，小可久记在心。那年因思归故乡，不去见他。今番去见，叵耐他管门的这班鸟男女不容我进去。我想，就不去罢了！”徐槐道：“想是下人之过，足下休怪他。且请用了便饭，改日小可与足下同去见他。”

当日徐槐请颜树德酒饭，又打扫一间房屋安置树德，又畅谈半夜。次日早起，徐槐在外面应酬了些事务，大约无非贵官贵客一番常套，不必细表。到了傍午，与颜树德用了中饭，便叫备个名帖，带同颜树德直到櫟树村神明里去访任森。原来任森世居皇城，先代显宦相继，世沐恩光，家居神明里，资财巨万。任森生得相貌清正，长须五绺，丰裁儒雅，勇力过人，性情仁厚，却又严正，所以一切富家衮衮子弟无不刻忌他。更兼他深居简出，不喜趋走，所以朋友极少。

这日任森正静坐书斋，外面忽投进徐槐名刺。任森接了细细看，恍然悟道：“那年先师陈念义夫子仙驾来临，谓我道：‘能用汝者与，余有二人。’言讫而去，语在可解不可解之间。今想

① 櫟 (jiǎ, 音甲)。

‘余有二人’，非“徐”而何？且待我出去接见他。”便命邀徐槐进厅，颜树德一同进来，任森接见逊坐叙茶。徐槐与任森略谈几句，任森便大悦服，便请徐槐上坐，纳头下拜。徐槐忙谦让道：“岂可如此！”任森道：“我观先生才德超群，必建非常功业，日后但有用小弟处，无不效劳。”徐槐谦让答拜，重复入坐。任森便指树德问徐槐道：“这位大英雄是谁？”徐槐代树德通了姓名，树德便向任森下拜。任森大喜，答拜道：“那年韦扬隐回东京向小弟说知颜兄，小弟甚为钦佩。又说在归德府寻访吾兄不着，小弟亦代为纳闷。不期今日得瞻虎威，实为深幸。”树德听了大笑。当时任森留徐槐、树德酒饭，畅谈一切，十分知己。

席间，徐槐开言道：“仁兄贵庄设立碉楼，整顿戈甲，想是为元阳谷贼人之事么？”任森道：“正是。那厮见俺庄上丰富，常来滋扰，是以小弟不惜重资，募练乡勇，保护村庄。那许平升吃小弟诱败一阵，从此不敢正觑我村。只是那厮还有个党羽韩同音把守得紧，所以不能直捣他巢穴。”徐槐未及开言，树德忙说道：“那韩同音本领甚低甚低！小弟一到东京，闻知此事，就去与他厮会。那韩同音身披铁叶甲，手执刀牌。小弟赤膊空拳，打得那厮斤斗频翻。只可惜许平升来帮他了，不然小弟活打杀他。”徐槐捻须微笑道：“二公既同生公愤，敌忾杀贼，小可不才，取条妙计，管扫得那厮影迹无踪。”二人一齐请教，徐槐道：“火攻而已矣。”二人大喜。颜树德便要前去，任森道：“且将器械备好再去。”一面席上劝酒，一面吩咐庄客准备干柴芦荻并一切衣甲之属。徐槐又指划些攻取之法，又畅论一切，尽欢终席。徐槐、颜树德就歇在任森家。次日，徐槐替他禀明当官，请了号令，便坐在庄内听信。任森披起黄金锁子甲，手提烂银点钢枪，又取副狮

蛮铁叶甲与颜树德披了。树德自去架上选一把七十二斤镔铁大砍刀。任森跨上火炭枣骝马，树德跨上追风乌骊马，点起八百名庄客，一齐杀奔元阳谷去。

那许平升、韩同音正在商议打劫之事，忽报神明里乡勇杀来，许平升、韩同音一齐大怒，便各持兵器上马，点起喽啰们杀出谷口。恰好两阵对圆，韩同音当先出马高叫：“神明里牛子，敢再到这里来领死么！”这边颜树德一马飞出，大骂：“贼子，今番你休想侥幸了！”同音见是树德，心中大惊。许平升慌忙出马，二人攒战树德。树德毫不惧怯，共斗十五六合。任森早已立马阵前，两边战鼓齐鸣。那贼兵后队忽然叫起苦来，只见元阳谷烟焰齐发，火光已蒸天价通红了。贼军大乱，韩同音被树德一刀砍于马下。许平升大惊，拖枪而走。任森早已指挥两翼壮士掩上，将贼兵团团围住，杀得一个不剩。许平升已死于乱军之中。那些放火的壮勇都有斩获，纷纷上来献功，任森大喜。内中一个壮勇的头目禀道：“可惜徐老爷不防及谷后，眼见还有两员贼将从谷后逃走了。”任森愕然片刻，道：“只好由他。”当时与树德会合乡勇同掌得胜鼓回庄，徐槐接见甚喜。

任森说起不守后谷可惜走了两员贼将，徐槐笑道：“任兄还怕不识此计玄妙，我计正妙在不守后谷。若前后合围不留出路，那厮必然拚命，困兽犹斗，非兵法所忌乎？”任森大服，从此拜徐槐为师。徐槐将任、颜二人恢复元阳谷功劳报官，任森、颜树德都得了防御职衔。自此任森、颜树德都归依了徐槐。

不数日，韦扬隐自睦州回来，来见任森。任森方知韦扬隐奉童贯差征方腊，不料诸庸将掣肘，以致败绩。罪归韦扬隐，削职。任森大为叹息，韦扬隐毫不介意。因贺任森得胜之喜，见了颜树

德，悲喜交集，各问原委。又闻知了徐槐英雄，便求任森介绍来见，一见大服，便拜徐槐为师。又引李宗汤见徐槐，亦拜徐槐为师。徐槐与任森、颜树德、韦扬隐、李宗汤日日盘桓，徐槐遂深知四人性情才能，日后各有用处。不题。

且说那元阳谷后逃走的两员贼将，一个是扫地龙火万城，一个是擎天铜柱王良。这二人见满山火起，料知事败，不敢去接应前军，只得率领四百名喽啰，保着一位军师，向山东而走。路上改换了捕盗官军旗号，所以一路无阻无碍，直达梁山。谁知那宋江吃了魏辅梁、真大义的作弄，见有新来弟兄十分胆怯；更兼刺陈希真不成，枉送了时迁性命，杜绝了蔡京、范天喜门路，懊恨非常。迨日希真又奉旨荣任，跨有兗、沂，众将尊旨就职，日日简练军马，宋江大小头领无不震惧。这日早上忽报有火万城、王良二位好汉前来求见，却未提起入伙的话。宋江正在烦恨，不得已接见了二人，却于礼貌言辞间失于关切，觉得疏淡了些。二人不悦，托辞告去。宋江又不苦留，二人便同那军师并四百喽啰去了。

吴用在后山阅视燉煌，中午转来方才知此事，急来见宋江道：“兄长为何拒覆新来兄弟？兄长真是奈何不得东瓜，只把葫子来磨。那魏辅梁、真大义二人，小可自失眠了，怕他真个人如此！那新来兄弟诚伪真假，我自有照察之法，何必遽行拒绝。兄长如此疑人，现在辅佐业又残缺，未来豪杰裹足不前，我梁山其孤危矣！”宋江大悔，急命扬志、徐宁二人去追火、王二人转来，与他赔礼。杨志、徐宁领令火速追去，早已不及了。

宋江看着吴用一言不发，吴用道：“此事休提，且着人去探听他下落再作计较。只是陈希真那厮跨有兗、沂，兵势浩大，逼

近为患，极非小耍；更兼新奉、莱芜隔绝兖州之东，我戎马出入大为不便，所当速定大计。”宋江矍然道：“这事怎处？”吴用道：“处此之势，用兵或有生路，不用兵直坐以待亡耳。”宋江道：“我去恢复兖州何如？”吴用沉吟一回道：“陈希真何等利害，此番去我夺兖州，定然枉费力气。我想此番我们新失兖州，云天彪必不料有事青州，不如乘势去恢复清真山为妙。”宋江道：“此一路被刘广在兖州当我咽喉，进出不利，怎好？”吴用道：“我自有道理。且我此去夺清真山，亦不专为清真；如果清真山夺不得，我亦另有算计。若从事兖州，则是舍远守近，地势愈促，不惟兖州不可必得，而失却新泰、莱芜，大非计也。”宋江点头，便从此日日加紧操演，鼓励士卒。

统计梁山兵马尚有十五万，并嘉祥、濮州两处十七万人马及新泰、莱芜十万人马，合计共四十二万人马，钱粮尚可支三年。吴用对宋江道：“似此尽可为，兄长放心。”宋江亦喜，对吴用道：“只是我良将消亡了许多，以此耽忧。”吴用道：“再看机会，倘再能收罗几位豪杰便可补数了。”宋江称是。过了半月，兵马操演已极精熟，宋江箭疮亦早已痊愈。是日初伏天气，宋江升忠义堂聚集众英雄，请吴用点兵派将。吴用请卢俊义率李应、徐宁、燕青、段景住带三万马步全军，先行攻围兖州北门及飞虎寨，不必定求攻破，只待大军过时便将兵马约退，拣择险要扎住，一面为大军作援，一面接应粮草。卢俊义应诺，领徐宁等三万人马去了。吴用便请公孙胜守寨，点起秦明、杨志、鲁智深、武松、燕顺、郑天寿、王英、孔明、吕方带三万人马，宋江、吴用亲自督领，即日起行由汶河进发。

那卢俊义率领徐宁等三万军马正在攻打兖州，刘广悉力防

守，不暇他顾。宋江、吴用已领大军抹兖州北境过去，一路无阻无碍，直到莱芜，朱武等迎接入城。歇了一日，宋江便同吴用率领秦明、杨志、鲁智深、武松、燕顺、郑天寿、王英并三万人马直趋清真山。早有探子报入清真营里，都临风会闻报，便与防御使李成商议道：“俺这里五万人马训练精熟，尽皆有用之才。李将军速派令战守兵数，严行防备。”李成道：“相公且请镇守，待小将带三千精锐兵，由后山抄过赤松林至野云渡埋伏。待其兵过便袭击他后队，先杀他个下马威。”风会道：“此计亦好，但不可十分恋战。”李成领诺，便提兵赴赤松林去了。

且说宋江、吴用将兵马为三队：秦明、鲁智深领前队，宋江、吴、杨志、武松领中队，燕顺、郑天寿、王英领后队，一路由野云渡进发。宋江中队已过了赤松林，后队方到林边，吴用猛叫：“林内恐有埋伏！”说未了，只听背后林子里炮响，伏兵果然杀出，梁山后队郑天寿慌忙应敌。李成早已一马当先，挺枪直刺，郑天寿举刀急迎，两下便斗。不上二十余合，郑天寿刀法已乱，那里是李成的对手。燕顺拍马来助，只见官军呐喊齐出，杀气影中郑天寿中枪落马。燕顺大惊，只道郑天寿一命休了，幸王英马到，救了天寿。官兵奋勇冲杀，贼兵大乱。吴用急命杨志还救，那李成早已领兵退回去了。郑天寿左肩中伤，折兵八百余名宋江大怒，便催军马飞速攻清真营。吴用谏道：“不可，恐前去尚有奸计。总之行军万不可因怒任性，一旦有失，悔之晚矣。”宋江依言，整顿了后队，依旧按队徐行。到了前面，果然风会已设伏等候，幸吴用料着，不曾中计。

且说风会接得李成捷报，大喜，便教李成守营，自己领精兵二万人扎住西灏山口。宋江兵马屯在平地，相拒一日。风会见贼

兵不中计，便起早领兵，直叩宋江营前搦战。宋江大怒，便命前队迎战。秦明领命，便提狼牙棒一马先出，风会早已倒提九环泼风大砍刀立马垓心。两人相见，各无言语，交锋便战，七十余合不分胜负，风会拖刀便走，秦明狠命相追。吴用大惊道：“这厮分明有计。”忙教鸣金收住。风会见了亦不追转，便收兵而回。次日风会一面告知云天彪，一面又来讨战，鲁智深当先迎战。饶你鲁智深本事高强，和风会只战得个平手。宋江、吴用都看得呆了。二人狠斗一百余合，只得收兵。第三日又战，宋江命武松出战，也只是平手。

话休絮烦，那风会与秦明、鲁智深、武松连战五日，不分胜负。当晚收兵，吴用与宋江商议道：“风会这厮真正了得，不如用计擒他为妙。”宋江问何计，吴用道：“他明日再来，便用如此如此擒他。”宋江称是。当夜安派已定，只等风会再来。

且说风会回西灏山寨内，正拟明早再出，只见李成前来道：“相公连日辛苦，明日待小将出战。”风会应允。次日，李成领兵直叩宋江营前大叫：“狂贼快献上头颅来！”宋江大怒，命燕顺出马迎战，李成举枪急刺燕顺，燕顺举刀敌住，一来一往，酣战四五十合。宋江暗暗称奇，道：“李成真个不弱于风会。”只见燕顺气力渐渐不加，虚幌一刀败走，李成狠命相追。风会大惊，急叫鸣金，李成已追上一段。深草坑里绊马索齐起，燕顺挥众军掩上，将李成捆捉去了。风会急命起鼓进兵来救李成，吃贼军两翼挡住，风会冲杀不入，只得懊恨收兵而返。

且说宋江收兵回营，燕顺解着李成进来。宋江随即喝退燕顺道：“我教你去相请李将军，谁教绑缚将来。”燕顺诺诺而退。宋江连忙跳离交椅，走下帐来，亲自解了绳索，扶上帐来纳头便拜，

道：“兄弟们不识尊卑，误有冒犯，切乞恕罪。”李成答拜毕，大笑道：“宋头领，你此等诈术可以网罗俗子，不能结纳英雄，竟敢如此唐突李成，无怪你眼睛戳瞎了！”宋江心中大怒，众头领同声共愤道：“俺哥哥山东、河北驰名，叫做及时雨宋公明，你这厮不知忠义之人，如何省得！”宋江猛然得计，便喝住众人道：“休得伤犯李将军！”便问李成道：“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不想起动将军，致劳神力，实慕将军虎威，今日误有冒犯，切乞恕罪。”李成笑道：“宋公明，你须受招安，李成现是军官，未免多此一番招安。你想李成受你的招安，你还想受那个的招安？”宋江未及开言，只见郑天寿大叫道：“哥哥休与这不明理的打话，小弟吃他伤了，哥哥反要与他赔礼！”说罢提刀上帐。宋江忙拦住，道：“兄弟若要如此报仇，皇天不佑，死于刀剑之下。”李成拱手道：“忠义宋公明！俺乃不知忠义之人，杀亦何妨。”宋江见李成口软，便怒视众头领道：“都是你们得罪了李将军，快与李将军赔罪。”与众头领丢了眼色，宋江先跪，后面众头领排排地都跪下。宋江道：“小可久闻将军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幸得拜识，大慰生平，却才众兄弟甚是冒渎，万乞恕罪。”李成亦拜倒在地道：“公明尊意究欲何为？”宋江笑道：“且请将军坐地。”众人皆起，只见后帐转出杨志向李成叙礼，诉说别后相念，两人执手洒泪。

宋江便命置酒相待，用好言抚慰道：“李将军，你看我众兄弟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若是将军不弃，愿求协助宋江一同替天行道。”李成看到此际，暗暗想道：“我若任性拗他，白白的送了性命，与国家毫无益处，不如趁他笼络之时，我便将计就计投降

了他，就中取事。或除得来宋江更妙，万一不能，就剪灭他几个羽翼，也胜于白死。”便对杨志道：“杨兄，公明哥哥好意我非不知，但我李成梗直一身，断不肯无功受禄，现在既蒙招留，我却不敢附居众英雄之列，倘一旦立得一二功劳，显得我李成本领，然后再叙大义。”宋江又起坐长揖道：“将军在此，山寨有光，又肯为我立功，莫说众兄弟钦服，就是我宋江这把椅儿也当奉让。”大众欢谈了一回，李成对宋江道：“公明哥哥大义小弟十分钦佩，现在小弟还有一个知己，倘能邀得他来，亦可一同聚义。”宋江问是何人，李成看着杨志道：“就是大刀闻达，现在云统制帐下。”杨志接口道：“此人真有万夫不当之勇，惜乎不能招致。”宋江道：“想云天彪日内必来，闻将军必然同来。”便对吴用道：“何不用计擒之？”吴用捻髭微笑道：“且看。”

当时众人又谈一回，酒阑而散。吴用私对宋江道：“李成此意真伪难测。今小可已定主见，来日调杨志为先锋，即以李成为副先锋。我看杨志和李成交情却好，必能联络得李成。阵上我教杨志与李成寸步不离，他亦无所施技。李成倘肯奋勇斩获，便是诚心归我；如或有退缩，便见其伪。至招致闻达一层，被小弟另看机会。”宋江称是。当下计议已定，吴用便教将李成手下擒的官兵放走几个，回去通知李成投降，以绝李成归路。

风会在西灏山闻知李成降贼，大惊。正在踌躇无计，次早忽报云制领傅玉、云龙、闻达、欧阳寿通并三万人马前来，风会忙令开营迎入。原来天彪自接到康捷传枢密院札子，令其收复莱芜、新奉，正在调集各路人马，忽接到宋江攻清真营之信，便飞速统兵赴清真营来。风会禀称：“李成追贼被擒，闻得已降于贼，殊为诧异。”傅玉、闻达等亦个个呆了，齐声道：“万不料李成有

此一事。”天彪吟了一回，道：“非也，吾料李成决不出此。他从我年余，《春秋》大义闻之熟矣，何至今日昧心？且统兵前进以观行止。”说罢，便命闻达为前部，密谕道：“此去如见李成，不可卤莽，须细心察看行止。”闻达领令起行。天彪便命傅玉守营，众将齐出。天彪三万人马，并风会二万人马，共五万人马，浩浩荡荡杀奔宋江营前。

宋江见天彪兵马果到，又是闻达为先锋，大喜，便命杨志领李成当先出马，宋江领全军齐出。两阵对圆，这边官军队里，五百名砍刀手拥天彪出阵，大骂：“宋江瞎贼！因你目无朝廷，故尔天加大罚，尚不悔悟，还敢猖狂！”宋江大怒，出阵大骂：“你这厮早晚必为吾擒，尚敢口出狂言！”便叫杨志出马。这边闻达提大刀迎住，两下便斗。两阵呐喊，战鼓齐鸣。

李成在杨志背后看着杨志，立马挺枪待刺，心中忽然不忍，猛咬牙道：“今日如此徇情，臣多一友，君少一臣矣！”骤马上前，一枪直透杨志背心，穿出前胸，大叫：“杨志，我顾你不得了！”贼军一齐大惊。天彪大喜，急挥前军杀上。李成抽出枪头，与闻达并马杀奔贼军，贼军前队大乱。官军一齐奋勇大杀，直杀得贼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宋江、吴用忙约后队飞逃，怎当得官兵势大，遮天盖地的杀来。正是：

泰山压卵，不须辗转之劳；

螳臂当车，岂有完全之理。

不知宋江、吴用等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白军师巧造奔雷车 云统制兵败野云渡

却说宋江领后队兵马飞逃，云天彪领大军追上，宋江前队早已沉没。但见官军各奋神威，大呼冲杀，四边尽是青州、登州、莱州旗号，翻翻滚滚，铜墙铁壁价裹来。宋江等逃过赤松林，天彪驱军直追那林子内。吴用原有孔明、吕方两枝伏兵，此时见了官军便袭杀出来。官军抽出两翼迎敌：左翼是云龙敌住吕方，不上十余合，云龙格开吕方画戟，右手抢入吕方肋下擒过马来。右翼是欧阳寿通敌住孔明，不三合，吃寿通一鞭打去，死于马下，两枝伏兵都败。官兵一齐痛追，宋江、吴用等纷纷逃入野云渡原寨。天彪亦传令住扎。众将兵丁齐来献功，计斩首五千余级、擒获三千余名。李成献上杨志首级，伏地请罪，天彪亲自扶起道：“今日这番大胜，皆防御一人之功也，岂可言罪。”众将见李成果然杀贼回来，皆深服天彪巨识。天彪吩咐军政司将众兵将功劳从实纪录，一面将杨志、孔明首级并吕方正身解去都省，这里传令三军安营造饭。慢表。

且说宋江收聚败残人马，在野云渡寨内对吴用道：“万不料中了李成毒计，害了杨兄弟性命，又失陷了吕方、孔明两位兄弟，人马损折一半，此仇如何不报？军师可有良策么？”吴用沉吟道：“我军锐气已挫，兄弟们受伤者不少，敌势方张，若舍了此地而

走，新泰、莱芜拱手而去矣。为今之计，速调新泰、莱芜兵马各一万二千名同来把这野云渡守住，再作计较。好歹要报这败阵之仇，兄长且宽心勿虑。”宋江依言，查点受伤头领，燕顺、王英并前次受伤之郑天寿俱送回山寨养息。这里调新泰头领穆洪、李俊、莱芜头领史进、陈达、李忠，各领一万二千人马前来助守营寨。次日纷纷都到。

宋江与众好汉饮酒解闷，吴用正于座间商议进攻之策，忽报：“金枪手徐将军带领紫盖山新降火、王二位头领，并四百人马到来。”原来火万城、王良因宋江不礼貌他，忿然而去，直到东平府占据了紫盖山。宋江探听的实，便教萧让写下一封赔罪的书信差徐宁亲自赍去。这是一月前的话。那火、王二人自得了宋江书信，自相商议，因本寨兵微力薄，断难久守，不如仍旧归顺梁山。二人便奉了那位军师，并带四百人马，投到梁山。适宋江不在山寨，便径投兖州卢俊义军中。那卢俊义三万人马已由兖州北门退出八十里安营下寨，当时接到火、王二人，一番慰劳犒赏，自不必说。那火、王二人并那位军师、四百人马在卢俊义营内歇了一宿，卢俊义便差徐宁护送他到宋江营里来。

宋江闻报大喜，忙叫请入。只见徐宁领着火万城、王良进来。火、王二人俱全副披挂，进来见了宋江便拜倒在地。宋江亦拜倒在地，自责道：“宋江不识英雄，前次实属简慢，千乞恕罪。”火万城、王良齐声答道：“不才下将，得蒙收录，实为深幸。”二人又与众头领相见了。宋江逊了坐位，看那二人都是少年英雄，火万城状貌魁梧，王良骨格劲秀，使的军器都是金钱豹尾熟铁点钢方天画戟，端的威风凛凛。宋江一见了二人的戟，蓦然想起郭盛久已被害，吕方现又遭擒，止不住一阵心酸。因想得这两位英雄，

又晓得他实是诚心归顺，也是欢喜，提过慰劳谦逊的话头，说到官兵利害，“我等新挫锐气，怎生报仇？”火、王二人道：“公明哥哥放心，我等有一位军师同来，系是一位异人。乃大西洋欧罗巴国人氏，名唤白瓦尔罕，系彼国巧师喇哑呢喇之子，专能打造战攻器械。他现在制造一等战车，可称无敌。据他说来，此车可以横行天下。现在带了二十辆在此，他在后面押着就到。”

正说间，只见报来道：“新军师白瓦尔罕到了。”宋江忙吩咐请来。白瓦尔罕到内帐相见，众人看那人中等身材，粉红色面皮，深目高鼻，碧睛黄发，戴一顶桶子样浅边帽，身披一领大红小呢一口钟，像杀西洋画上的鬼子。宋江与他见了礼，问候毕，说到战车一事。白瓦尔罕道：“我这车法有一丈四尺阔，二丈四尺深，三丈高矮，三轮，八马，一辕，中分三层，上一层大铤，中一层强弩，下一层长矛利钩，车后还有四个翻山轮。”话未说完，只见吴学究接口说道：“据军师说来，仍是吕公车的格式。不是小生多说，若是在边庭之外，沙漠地上千里平坦的所在交兵对阵，用那吕公车最为胜算。如今却在内地，山林映掩，七高八低的路途，即有平原亦不过十数里开阔，此等处亦用吕公车，岂非大器小用？”白瓦尔罕听了笑道：“怪得老先生不晓得，只知你那中华吕公车利害。吕公车虽好，却如何及得我这车法！这车我国唤做色厄尔吐溪，你们汉字翻译来却是‘奔雷’二字。那吕公车四轮六马，四根车辕，马在前，车在后，转折最笨，四平八稳的所在方好驰骋。况且马即在前，最易受伤，一马伤损，全车无用。又遇着小小坑堑便跌倒了，再也扶不起。怎比这奔雷车，却是车在前，马在后。平坦处马驾车，险难处车带马。三轮八马，只用一

根车辕，妙处只在那小轮上，转折最灵，车下有辘^①板，轮边有尖脚，那怕八尺阔的壕沟、五尺高的拒马，都阻他不得。轂后又拖两扇铁篦，防敌兵撒铁蒺藜绊马脚，遇着铁篦便扫了开去。若是收兵回时，将马头带转，仍可马前车后，倒退而回。弓弩铳矢仍向着外面，敌人不能追逼。随地扎营，便将车来作围垣，人马都歇在里面，车内便是帐房，胜如铜墙铁壁。只有高山不能上，杂树林内不能进去，余外都去得。那吕公车如何及得？”说罢，便教手下人把色厄尔吐溪驾一辆进来，“与大王爷过目。”火万城、王良齐道：“贤弟也须要请了宋大哥将令再行。”宋江听了大喜，道：“这有何不可，便教驾来。”不多时，轮鸣轂响，白瓦尔罕手下人驾了一辆奔雷车进来。

宋江同众头领起身观看，只见那车正面刻作一巨兽头面，油漆画成五彩颜色，两只巴斗大小眼睛直通车内的上一层，便当作两个炮眼。巨口开张，中一层军士俱在口内，那弩箭便从口内喷射出。下一层便是巨兽颌下，六枝长矛、四把挠钩当作须髯，里面钩矛壮士俱披铁甲。车的周围俱用生牛皮，蘑菇大钉钉牢，里面垫着人发，头发里层又铺绵纸，所以枪箭铳炮万不能伤。车后一辕四衡，驾着八匹马。车上又有小小一座西洋楼在兽额上，里面立得一个人，执着一面令旗，为全军耳目。白瓦尔罕又教将那车打开了，请宋江看里面的机括。下一层钩矛，中一层劲弩，是不必说，惟有那上一层的两座火铳甚是利害。那铳名唤“落匣连珠铳”，上面一只铜庠^②子，容得本铳四十出火药、四十出铅子。

① 辘 (huáng, 音皇)。

② 庠 (hù 音户)。

但将铜罍内火药、铅子加足，又将下面铙门火药点着，那铜罍中的火药、铅子自能落匣溜入铙管向外轰打，不烦人装灌便铙声络绎不绝，直待四十铙发完了方止。若四十铙不足用，只顾将火药、铅子加入铜罍，那怕千百声，陆续发出不断。更防铙管热炸，铙下各备大小壶一把，频频浇灌。那铙能发一千余步远近，都从巨兽眼眶中发出。车后又有四个翻山轮，激那石子飞出去。石子大小不等，小者飞得远，大者飞得近，也有数百步可发。那车每辆共用三十人：六个人在上层用铙，八个人在中层使弩，十个人在下层用钩矛，五个人在车后步行驾马，一个人在西洋楼内掌令旗。军士不须习练，一指拨便会。只要进退有序，那车发动了，分明是陆地狴犴^①，果有轰雷掣电之威，倒海排山之势。宋江同众人看了，十分欢喜，便吩咐并十九辆都藏入中军，一面杀牛宰马，重整杯盘，庆贺新到头领。那紫盖山新降四百人马，俱着犒赏。

宋江因火、王等人新来，俱让在右边客席，自己同众弟兄在左边主位上奉陪。火、王二人又让白瓦尔罕坐了首席，轮杯换盏，开怀畅饮。宋江问白瓦尔罕道：“小可万幸，得遇军师隆临，不知军师离贵国几年了”白瓦尔罕道：“我虽西洋人，实是中华出世。我祖上原系渊渠国人，因到欧罗巴国贸易，流寓大西洋。近因国王与中国交好，生意往来，我爹娘也到中国，居于广州的澳门，方生下了我。我爹名喇哑呢喇，是西洋国有名的巧师，五年前已去世了。我学得爹的本事，广南制置司访知了我，将我贡于道君皇帝。我是中国生长，所以中华礼仪、言语、风俗都省得。

① 狴犴（bì àn，音毕暗）——传说中的一种走兽。

天子却爱我，怎奈蔡太师、童郡王需索利害，我供应不迭，他便在天子前进了谗言，几乎被杀了。幸官家圣明，赦我死罪，发回广南编管，一路又受尽差官的腌臢气。恰好从大庾岭经过，吃火、王二兄来劫了，杀死差官取我上山。原因我与火大哥在广南时便厮熟，我回去不得，就在那里落草。不料官军追捕得紧，不能容留，火、王二兄因此弃了山寨，与我同投东京元阳谷。到彼未久，又被乡勇所破，今日幸遇公明哥哥。只我是个粗汉，兵法韬略却都不晓，只会造些攻战器械罢了。我还有沉螺舟之法，水战最利，将来我做了与哥哥应用。”众人大喜。宋江对众人道：“攻新柳城时，白家兄弟若在，何惧刘慧娘哉！”

只见吴学究只是不语，低头拈髭，出神价寻思。众人不解其意，宋江只道他筹划破敌之策，便笑道：“有此战车，何愁不胜，军师还想甚么？”吴用笑道：“非也。”又想了半晌，笑道：“白先生此车果是妙绝。非吴某夸口，也省得些战守器具、机括巧法。今我在这车上反复要寻他破绽，设法破坏他，委实算计不出。此法再以兵家奇计驾驭，真可以横行天下也。”白瓦尔罕笑道：“我的法儿你如何能破坏得！我算得千稳万当，便是我自己寻破绽也难。”吴用道：“我想，只得二十辆破敌如何够用，我要照样多造数百辆，不知随军工匠可做得否？”白瓦尔罕道：“我带来巧匠有三十余人，若本地有巧匠，可以照样帮做。”吴用对宋江道：“既如此，可速传令广备材料。这里随营粗细匠人有一千余人，便连夜并工制造，勒限二十日内要打造二百辆奔雷车。一面挑选壮健头口骡马一千六百匹、惯战头目军兵六千人听用。”白瓦尔罕道：“军师且慢。这车虽照样打得，便是车内钩矛、弓弩也都容易，只有那两座连珠铳非比等闲，却极工致。略带粗糙，便不合用。又

没得这许多上好镔铁，那怕匠手多，二十日工夫要造二百座，如何赶得及？”吴用听了，寻思道：“有了，且打起来，看有多少且用。如不够时，我想佛郎机可以代得，每一辆车上用两架佛郎机如何？”白瓦尔罕道：“佛郎机虽好，只是六个人如何使得转两架？若多添人，车上窄狭挤不开。而且人多了，那车便上重下轻，用不得。我想你们用的一种神臂弓，倒也利害。旧法那弓是横用，两人合用一张，箭长六尺，发五百步。今我改作竖弓，三人合用一张，箭长八尺，发八百步。这等做来，仍是六人够了。”宋江便催连夜预备。宋江亲与白瓦尔罕把盏，众头领欢饮至五更方散。

次日，随营军匠去赶办材料，吴用请宋江传令，在后营空地上搭起庐厂当了作场，尽选随营工匠共一千余人在内打造，就请白瓦尔罕在内作提调，又派两员头目做监督，都关了二十日的口粮。将现成的奔雷车拆了两辆作式样，其余十八辆都在中军听用。又调金枪手徐宁领三千步兵周围昼夜巡查，作场内不许半个人进去半个人出来。又传令坚守，不许出战。

却说云天彪自大胜了宋江，遣人报与都省。不数日，贺太平文书转来，言吕方已就都省正法梟示，所有统制战功已恭折奏闻。天彪便赍发了来使。这里日日遣将挑战，宋江坚守不出，一连十余日。天彪与众将商议劫宋江的营，又被吴用料着了，不能取胜。天彪对众将道：“这厮不肯出战，又不退去，必然有谋。”傅玉道：“末将之意，乘此时移檄景阳镇，教陈希真发兵屯在白沙坞牵制这贼，却是胜算。”天彪道：“总管之言甚是。陈希真此刻一切部署都妥了，可以调动。但我深防这贼抄过赤松林去取二龙山，他占了二龙山攻青州最便。可分一彪人马去赤松林后扎

营，那贼若来便可截杀。我在这里不妨。”便令风会、欧阳寿通分八千人马投赤松林去讫。一面发公文调陈希真发兵进白沙坞，一面又去宋江营挑战。宋江只不出，不觉又有十四五日。

却说宋江营里赶紧打造奔雷车，至十八日晚间已皆造完，共造成二百零二辆，连中军那原有的十八辆共是二百二十辆。内中新造者，六十辆有连珠铳，其余都用神臂弓。连原有的算来，七十八辆用连珠铳，一百四十二辆用神臂弓。那新造的与白瓦尔罕所造原车毫忽无二，宋江大喜。吴用便传令，将二百二十辆奔雷车分作四队：中间二队是扫地龙火万城、铜柱王良，每人各领马军五百、步军一千，奔雷车五十辆，内用连珠铳者十五辆、用神臂弓者三十五辆；又令没遮拦穆洪领六十辆在左军，霹雳火秦明领六十辆在右军，各带马军五百、步军一千，那六十辆皆是二十四辆铳、三十六辆弓。宋江同李俊、史进领三千兵为前军。吴用道：“天彪若败，必投赤松林，可令鲁智深、武松分两路步兵往彼埋伏，徐宁领马军抄出林后断他归路。”分派都定。

云天彪那料到这件战器？当日正亲领大队兵直叩贼营搦战，留傅玉守寨，阵上带的大将是云龙、胡琼、闻达、李成。当时在贼营前列成阵势，宋江早领兵出迎。天彪远望见宋江阵后的尘土高而且锐，早猜疑道：“这厮半个多月不出，莫非习了车战之法与我厮杀？”忙吩咐李成、闻达道：“我看贼兵阵后的尘土好似战车，你快将后军约退，多多准备下鹿角、拒马、铁蒺藜，防他冲突。”李成、闻达领命。宋江已将人马摆开，大叫：“对面阵主答话！”天彪骂道：“杀不尽的贼子，快来纳命！”宋江大笑，道：“前误中你的奸计，今日与你分个胜负。”天彪大怒，命胡琼出马。宋江阵上并不发人交锋，便把军马退后，放出那四队奔雷车来。

天彪看时，果是战车，都做成恶兽模样，中间一辆顶上立着一人，皂衣披发，手执一杆七星旗，指挥全军。天彪急将前军调转，那奔雷车已到，弓弩、铙石好一似轰雷骤雨打来。李成、闻达忙叫撒放拒马、蒺藜，那知那车山崩岳倒价拥来，拒马、蒺藜全不济事。但见火铙到时，尸骸粉碎；矢石落处，血雨纷飞。那神臂弓的羽箭八尺长短，横射来，遇着人马，五六七八个的平穿过。官兵如何抵敌得，都弃甲抛戈，叫苦连天，各逃性命。那胡琼已中火铙，连人带马死在战里。宋江同花荣、李俊、史进分两路抄杀，官兵死者无数。天彪料得那车不能入树林，忙同云龙、李闻二将奔入赤松林内。那林子里面树木丛杂，马匹难行，马军大半都弃了马奔入去。宋江见官兵避入林内，便大驱奔雷车杀奔天彪大营去了。

这里天彪败兵方入林中，只听喊声大起，一队步兵杀来，正是武松。天彪无心恋战，只顾奔走。前面喊声又起，鲁智深领一枝步兵拦住去路。天彪见贼人俱是步兵，也与众将下马步战，争奈官兵受伤者多，难以力斗，正被困住。幸而一枝官兵杀到，正是风会、欧阳寿通，也是步战，杀开贼兵，救天彪一千兵将，出了松林来，一齐上马投北便走。风会道：“西灏山大营已被贼兵夺了，原来那厮战车不怕壕沟，拒马都挡他不得。傅玉敌不住，败回清真营去了。且请主帅回清真营再作计较。”那鲁智深、武松见天彪走了，那里肯放，并力追来。

天彪且战且走，不到一二里，一彪马上贼兵呐喊摇旗截杀出来，兵马甚多，正是徐宁。一个个兵强马壮，大喝：“云天彪想逃那里去，官兵都被老爷们杀尽了！”天彪叹道：“天亡我也！”云龙道：“爹爹断后，让孩儿同风二伯伯当先，与他决一死战。不

带伤的儿郎们都随我来！”云龙正待向前，忽见徐宁阵内都叫苦价乱起来。云龙定睛看时，只见一队猩红飞火旗从贼兵阵后杀出来，当先一员女将，黄金锁子连环甲，枣骝火炭飞电马，烂银梨花点钢枪，领着那一班女儿郎，火杂杂的闯进来，好一似虎入羊群。云龙认得是丽卿，大喜，忙叫天彪道：“爹爹，陈道子兵马到也！”天彪大喜。众败兵听了都精神百倍，一齐舍命杀奔上来。那丽卿一枝梨花枪，飞花滚雪价卷来。天彪、云龙已杀到，合兵一处。丽卿道：“云叔叔，我爹爹得了檄文即便起兵，未到白沙坞，闻知官兵失利，爹爹却教奴家夫妻分兵两路来此策应，我那玉郎也就来了。”说不了，西北上尘土障天，金鼓震地，祝永清领一彪兵马杀到。天彪传令，叫受伤者靠后，其余一齐向前，协同永清、丽卿的兵马奋勇厮杀。那徐宁见官兵有救，又复凶猛，料知胜不得，便会同武松、鲁智深收兵去了。

天彪问丽卿道：“你父亲何在？”永清道：“泰山恐新营再失，忙去保护。他说我兵已挫锐气，赤松林切不可弃了，且守住此林再商量。”云龙道：“孩儿也这般想，须得守定林子，方好议破敌之策。”天彪便分下闻达、欧阳寿通把守赤松林，众人一齐收兵回新营来。陈希真已到，与天彪毗连下营。陈希真与天彪相见，查点兵马，三停折了两停，带伤者无数，失去器械马匹的更不必说。天彪道：“若非风都监、欧阳防御来救，吾已失陷了。此刻坏了大将胡琼，伤兵二万多人，大营沉没，这贼必然乘势来攻，宜早定良策。这车不知何名，便是吕公车亦无此利害。”李成、闻达道：“若非主将先机，将后军约退，势必全军覆没了。”云龙献计道：“赤松林虽可守，那厮若顺风烧林，或由上坂坡攻来，仍没阻挡。我想他虽能跨沟，毕竟沟窄之故，若是沟宽未必就跨得。

何不于这几处掘下阔沟，筑起土闾，竖起软壁，可保无虞。”天彪道：“你这痴子，亏你想，也须要设法破灭他，那个同他来死守过日子！”希真道：“令郎之言不为无理，我等此刻锐气正堕，只好暂守几日。”

天彪依言，便传令去上坂坡、松林后等处开掘阔沟，连夜凿打土闾、软壁。希真道：“要破灭这车，只除请这一个人来，再无第二能者。”天彪问是谁，希真道：“除了你的令媳刘慧娘，更有何人。”天彪道：“小儿尚未完娶，怎得他来相助？除非速去知会刘亲家，教小儿去赘婚，只好草草成礼，聘了他来。破敌之后，我自与刘亲家赔话。”希真道：“完姻倒好讲，只是他此刻病势甚是危笃，如何来得。”天彪道：“是何贵病，如此利害？”希真道：“便是他自从兖州破贼之后得了吐血症，不曾好得，日甚一日。我来时渐渐不能起床了。”天彪道：“既如此沉重，何不延请孔厚医治？”希真道：“刘广夫妻日日念诵孔厚，知他在那里，何处去请！”天彪道：“惜不早说，他现在马陔镇姬公山内。”便叫：“龙儿，休要再慢，快请孔先生到兖州镇去，全军之危在此解也。”云龙领命，忙请了令箭，带领伴当奔姬公山请孔厚去了。天彪道：“刘小姐虽病，若还可商议计策，何不先去问他一声，或有妙策可用，岂不强于困守到他病好。”希真道：“贤弟之言甚是，待希真即写信去问。”希真当将此车情形，备细写了一封书信，差人飞递兖州刘广处问慧娘去了。这里派闻达、欧阳寿通紧守赤松林，又教风会去上坂坡把守，又传令教傅玉坚守清真营。

却说宋江大获全胜，掌得胜鼓回营。奔雷车陆续收齐，毫无破损，都把来摆在营外，就如连城一般。军士、马匹都卸去将息，教军匠赶紧添补铍石箭矢。众头领都来请功，杀死官兵无数，夺

得器械战马极多。徐宁道：“天彪将要擒住了，却吃两路官兵救去。”宋江道：“今虽逃脱，不久便为吾擒。”遂大开庆贺筵席，犒赏三军。白瓦尔罕见大胜了一阵，欢喜得手舞足蹈。宋江与众头领都与他把盏称谢，白瓦尔罕吃得酩酊大醉，支撑不得，先扶去睡了。众头领尽欢而散。

次日，报事人禀道：“探得官兵在上坂坡开掘壕沟，都有二丈余宽。分里外两层，相去一里远近，内藏八卦线路。隔沟竖立软壁，凿打土闳。赤松林内树木都用铁索横贯拦截，里面也掘壕堑屯兵，林内排满枪炮把守。”宋江便请吴用、白瓦尔罕商议。吴用道：“他道我奔雷车不能入树林，所以用此法坚守。殊不知近日天气乍热，必有南风，准备下干柴芦苇顺风烧林，看他如何！”白瓦尔罕道：“这车二丈多宽的沟果然跨不过，若是直逼近沟边，他也不能奈何我们。我们且把奔雷车都逼近壕沟，堵住了他的线路，再一面用枪炮攻打，一面填壕。他那软壁、土闳虽不怕枪炮，却能守远不能守近，逼近了打，有何不能破。”宋江道：“两计都妙。”便令秦明、穆洪、火万城、王良仍统领全队奔雷车攻打上坂坡，每车二乘，中夹火器兵一队，各带金轮炮、风火炮、过山鸟、九节铳。又令李忠领掘子军，各带搬土器具，一面填壕，待壕平闳倒便大驱奔雷车掩杀。这里便令李俊、史进带军马二万攻打赤松林，多聚干柴芦苇，灌了硫黄焰硝，只待风起纵火。

众贼领命，依计攻打，甚是凶勇。风会抵敌不住，雪片价报与天彪道：“贼兵逼近壕沟放炮，软壁、土闳都被打通。我军枪炮打在他车上，分毫不能伤动。军士死伤甚多，小将等力守不住，请令定夺。”接连又接到闻达、欧阳寿通报：“贼兵数万来攻赤松林。探得贼人广聚干柴芦苇，恐南风骤起，贼兵乘风纵火，势

难抵敌，请令定夺。”天彪与希真商议道：“贼兵既能逼近壕沟攻打，土闳、软壁又挡他不住，早晚必有南风，如贼用火攻势难把守，不如暂时退兵。我想贼兵要图青州，必经二龙山。别处都是陂荡港汊，他用车战不能得利。二龙山八面险阻，亘长数百里，贼兵必不能全围。哈兰生营内钱粮军需可支数月，我兵屯守在彼扼其咽喉。贼兵进战不能，久屯兵疲。乘其疲时再设计破他，自能取胜。”希真道：“统制之言甚是。我等退兵须分两路：统制在左，我在右。我的队伍俱用青龙牙旗，统制俱用八卦斗方旗。倘贼兵追来，互相策应，各认自己旗号。”便传令叫风会、闻达、欧阳寿通都收兵，一齐退回。

正说间，只见正南上火光冲天而起，闻达等都败了回来。说道：“贼兵已用火攻烧入林子来了。”风会等也收兵回来，说道：“贼兵已将土闳攻倒，那厮的车子已过沟了。”官兵尽皆失色。天彪吩咐拔营都起，三军得令，都纷纷动身。

忽一骑流星马飞来，看时乃是差去兖州镇的人回来了。那人禀道：“有刘小姐紧急回书在此。”希真、天彪忙取书信拆看，上写着：“据所述战车情形，大约亦吕公车之类。车上执旗之人乃全军耳目，若令善射者先射杀此人，则全军可破矣。甥女之病不过如此，既去请孔先生，望以速来为妙。”天彪对希真道：“兵之胜败，不可轻试。教韬重病弱只顾先走，我与总管各统精兵分为两翼，看贼势头。如刘小姐之计果验，我等分抄袭杀；若是不验，我兵已是远走，万全无害。去射贼兵头目，只有烦丽卿侄女前去，善射之人更无出他之右。”希真道：“此言甚当。”遂将韬重病弱先退回青州去。

希真一面选八名精壮防牌军，护着丽卿前往射贼。只见火光

冲天，呐喊动地，梁山兵马已是杀来。天彪、希真分兵两路便退。丽卿领命，贯弓插箭，带着八名防牌军，纵马往那奔雷车迎上去。希真教永清、万年各引一枝兵接应丽卿，又令真祥麟将慧娘的新法连弩手五千人拨在赤松林后埋伏，军中尽挂起青龙牙旗。天彪亦将火器弓弩都调在面前，全军都换了八卦斗方旗，只等丽卿手到成功。望见贼兵已攻透上坂坡，大驱奔雷车掩来，只见丽卿匹马迎去，防牌军紧紧护定。丽卿不待他奔雷车跑发，早将一枝箭搭在弦上，拽满雕弓，对那正中执七星皂旗人的咽喉射去。那人中箭，往后便倒。二百余辆奔雷车没了这皂旗人，就像人无眼目，行动不得，都乱起来。天彪、希真望见大喜，忙麾两路兵马杀出。正是：

将军虽有弯弓技，利器须防变法多。

毕竟奔雷车破得与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宋江攻打二龙山 孔厚议取长生药

却说天彪、希真望见丽卿射倒奔雷车上皂衣执旗之人，奔雷车不战自乱，当时发两路兵杀出。却不防左边车上又钻出一个人来，一样身穿皂衣，手执七星旗指挥三军。丽卿待要再射，见右边车上也钻出一个人来。霎时间，十数乘车上共钻出十数个人来，都一样装束，手执七星旗，随你去射那一个，那奔雷车依就轰雷掣电价掩杀过来。丽卿见不是头，勒回马便走，幸亏那匹穿云电快，又亏不顶着连珠落匣铳的车道，背后神臂箭一叠连射来，都吃他用枪拨落。饶你这般溜撒，右手腕下还着了一石子。那枣骝马已飞出十余里之外，窜过里沟，奔雷车追赶不上。八名防牌军只有一个逃得性命，万年、永清两枝兵忙来接应了丽卿。天彪、希真连忙退兵而走。赤松林内烈焰障天，李俊、史进领兵杀来，却不防深草内伏下五千张连弩，一弩发九矢，都是药箭，贼兵射杀无数。李俊、史进从乱军中逃脱性命。火万城等渡过里沟大驱奔雷车追杀时，官兵已去远了。火万城等便在天彪扎营之处屯下，等候宋江、吴用到来定夺。

不多时，梁山兵马都纷纷到齐，宋江、吴用升帐商议。吴用道：“天彪此去必守二龙山，众位兄弟且休歇马，可乘此胜势速去攻打。若破了二龙山，取青、莱易如反掌也。”当时都起，将

奔雷车为前部，直奔二龙山来。

却说天彪、希真等收兵回二龙山，哈兰生接上去。希真却在山口平地上据河下寨，为犄角之势。又教风会、李成速赴清真营把守，以便联络呼应。等得梁山兵马到来，天彪、希真营已安妥。这番幸亏天彪备下退步，虽败了一阵，却未伤失人马，亦不遗失器械。宋江、吴用追到，见天彪、希真已据了形势，便也下寨。吴用道：“官兵一半据山，一半临水，为犄角之势。吾当先攻陈希真的营，破了他犄角，然后并力攻天彪。”定了主意。次日，便整顿奔雷车来攻希真。希真守住河口，急切攻打不入。天彪请希真上山商议破敌之策。天彪道：“夜来细作探得此车名唤奔雷车，是什么西洋人白瓦尔罕替他制造。刘小姐之计竟不济事，却更用何法破他？”希真道：“此车既已利害，更加吴用这厮善于调度，如虎生翼，实难破他。今我愚见定下一计，不知如何。”天彪道：“计将安在？”希真道：“这厮欲先攻我营，破我犄角之势，却吃我守定河沿，奈何我不得。我看这条河下流头水浅而窄，河这面平阳空阔，这厮必由此而渡。若用一万人马在彼守住，营内暗埋地雷，用竹竿通出药线。这厮用奔雷车来，诱他到地雷之所，用刘慧娘钢轮火匮之法点着总药线，从地下直打车底，必然可破。此横攻不利，用直攻之法也。”天彪道：“此计大妙。但你紧守河口，兵势分不得，待我分兵去诱敌。”遂问：“那位将军去？”闻达道：“末将愿往。”当日领了将令，分军马一万，带了地雷火炮下山扎营，依计行事。

却说宋江、吴用攻打希真营寨，因河深水溜，一连数日不能取胜。吴用果然亲来踏看地利，见下流头河道狭窄，水势平漫，车马可渡，又探得河那边一派平阳，可攻希真寨栅，便请宋江引

大军渡河。闻达见宋江等都渡过河来，大喜，便领兵出营，在地雷之所布成阵势，等待贼兵。梁山兵马出营，见有官兵，报与宋江。白瓦尔罕便教休管他，只将奔雷车上冲过去。吴用忙止住道：“且休卤莽。这厮明知奔雷车利害，却在此安营布阵，前后并无依傍，我兵骤到，彼军并不惊惶，且有欢幸之意，必然有谋。这厮见我奔雷车不能横攻，却用直取之法，若非陷坑，必用地雷。但陷坑之法，他先不敢在彼行走，必是地雷无疑。且将兵马屯住，一面埋锅造饭，一面叫李忠领掘子军并力去打地道。若地下遇着竹竿，便是药线，先与他点着了，再驱兵掩杀。”宋江大喜。当时李忠领掘子军刨掘地道。那片地却是土厚而松，不消半日工夫，掘到闻达阵脚下。闻达见宋江按兵不动，领兵挑战。宋江将奔雷车横截军前，只不出战。闻达领兵辱骂，贼兵亦骂，只是不出。

却说希真与天彪都金装盔甲，立马山上观望，约定三军，只待贼兵中计并力杀下。希真望见贼兵将奔雷车横截面前，欲进不进，车后游骑往来不定，隐隐望见有泥络担走动。希真大惊，对天彪道：“此计被吴用料破也！他若掘地道，先放地雷反受其害，快传令叫闻达火速收兵。”一员军官忙领了令箭飞马下山，直到闻达阵里。闻达得令急忙退兵，只退一半，早已乒乒乓乓天崩地塌价响亮，地雷一齐发作。一霎时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但见那半空中血肉纷飞、肢骸乱舞，闻达前队官兵已化飞灰。宋江大驱奔雷车掩杀，喊声震地，闻达落荒逃走。奔雷车拥来，祝永清、祝万年、陈丽卿、真祥麟屯扎不住，弃寨而走。天彪、希真忙接应众将上山，折兵无数。希真的营寨尽被贼兵夺了去。

宋江领兵直逼山口，将奔雷车围在山下，仰上攻打。幸这座

二龙山山坡陡峻，而且山上礮石、滚木、灰瓶、炮子甚多，奔雷车不敢逼近山脚。宋江道：“可惜这山亘长，不能全围。”吴用道：“不必全围，只须加紧攻打，打得这厮守不住往山后逃走，我跨过二龙山，大事成矣。”今且教徐宁分兵退后，屯扎野云渡，多多采办材料，添造奔雷车应用。这里再设计攻打。”宋江依言。白瓦尔罕又劝宋江，将这车后翻山轮上多加石子，往山上飞打。那石子好一似骤雨雹子般的飞上来，防守军士叫苦不迭，只好各人将防牌遮护身体，那里展得手脚。希真见了，记起慧娘守新柳时用竹笆子之法，忙传令将宝珠寺后竹林内的青竹尽数砍来，连夜编成笆子苫在上面，那石子打来都溜了开去。比及黎明，宋江已用云梯来爬山崖。却不防希真已将笆子盖好，军士们松了手脚，便将礮石、滚木一齐打下，把云梯打折了数十架，云梯兵一千余名尽皆研成齑粉。自此，贼兵方不敢来厮逼。

天彪与希真商议，希真道：“不料被这贼猜破地雷之计，反送了儿郎们性命。”正说间，忽报：“大公子已请得孔先生到了。”天彪忙叫请来。二人俱从山后小路上来，天彪、希真接入相见，云龙缴令毕，孔厚与希真、天彪相见了。孔厚道：“刘小姐之病，据云公子粗述大概，情形凶多吉少，恐小生前去亦属无益。今且尽心谋干，事不宜迟，须火速前往。”天彪、希真齐声道：“全仗先生妙手回春。”孔厚道：“那一位将军同小生一行？”天彪对希真道：“此非仁兄不可，一者可与刘亲家商议破敌之计，二者探刘小姐之病。今贼势虽然猖獗，吾观此山险峻，军械全备，钱粮充足，又有风会等在清真营策应，遮莫也与他守得数个月。倘刘小姐一时不得痊愈，还望再来相助。”希真领诺。孔厚将药囊已收拾起，作辞便行。天彪请他用了酒筵去都不肯。希真将原带来

的兵马都交与天彪，自己只带五百名军健随行，又吩咐丽卿道：“你与玉郎在此听候云叔叔调遣，休要怠慢。”丽卿料道不久要大厮杀，欣然领命。希真、孔厚辞了天彪，带了从人由山后小路下山。

不说天彪与宋江相持。且说希真、孔厚下得山来，出了大路向兖州进发。不日到了兖州，报入刘总管署内。刘广夫妻闻得孔厚到来，真是神仙下降。却又喜里带忧：喜的是孔厚医道高明，当能起死回生；忧的是只恐孔厚也说没法医治，真是心断念绝。闲文少说。当时刘广和两个儿子刘麒、刘麟到马头上迎接孔厚、希真，众官员都来相见了，刘广便直延至署中花厅叙坐。刘广先问近日贼势，希真将贼人猖獗的话略说一番。刘广道：“卢俊义那厮犯我北门，一攻而走，现在屯住境外北固山。我饬各处严紧把守，十余日前我用火攻之法烧那厮后营，还是秀儿病中替我划策的，却不能十分得利。如今病势日重，孔兄降临，深慰渴念。”孔厚道：“小弟自被高封斥逐之后，在敝乡居了年余，又因访友到姬公山，兜缠许久，久疏音问。吾兄荣升尚未道贺，并不知令爱小姐贵恙如此沉重，云公子来追寻，小弟恨不插翅飞来。”刘广称谢，便延希真、孔厚进后堂，刘夫人也出来相见。

孔厚问近日病势，刘广摇头叹气道：“这两日我也不望他活了，百计千方，真是有增无减，日甚一日。虽承贤弟远来相救，看来只是尽人事耳。”遂将慧娘自初至今的病情细说了番。刘夫人道：“只望孔叔叔仙手救他的性命。”说着满眼流泪。刘广对希真道：“我已探知破奔雷车之计不成，秀儿前恐他耽忧，并不提起，只说已得胜了。少刻你也休提起。”希真点头。孔厚便请诊视，刘夫人道：“房中都预备妥了，只等孔叔叔进去。”

于是希真、刘广同夫人引了孔厚齐到慧娘卧室。里面自有侍女们伏侍，将罗帏挂起。只见慧娘斜靠在枕上，云鬓蓬松，花容憔悴，两颧被虚火烧得桃花霞彩也似通红，气促痰喘，十分危重。希真、孔厚至榻前问候，慧娘口称万福。刘夫人请孔厚诊脉。孔厚调息静气，细诊那慧娘的六部脉息，俱散乱如丝，也分不出至数，但觉撒撒霍霍如火燃鼎沸，心中大惊，却不敢直说，因问：“胸中闷滞否？”慧娘道：“甚是饱闷，亦有时忽然松爽。”又问：“泻利否？”慧娘道：“便是泄泻利害，饮食不进，痰如膘胶，昼夜咳嗽不绝，通夜不能安睡。每夜发热，天明盗汗不止。心中不敢想事，一想便觉头晕欲倒。血却有四十余日不曾吐。”孔厚道：“此小姐因军机重事用心太过，以致水火不交，须宽心静养，服小生之药可以痊愈。”慧娘知是孔厚假言安慰，因叹道：“孔叔叔，生死有定，有何足惜。况奴家素来参究内典，了达生死色身，去留毫不介意。只是我家俱受朝廷厚恩，奴正要竭此一隙之明佐我父兄报效国家，今狂寇未灭，此志不遂，含恨入地，真可悲也。”众人听了，无不慷慨下泪。

慧娘果然问起奔雷车之事何如，希真道：“正要教甥女放心，用你的妙计，叫卿儿射杀那头目，果然大破了那车。宋江大败而走，逃入莱芜，早晚可就擒也。”慧娘听罢笑道：“却是姨夫哄我，甥女早已知道此计不济，贼势正在猖獗。”刘广、刘夫人惊道：“是那个走漏消息，吃你知道了！”慧娘道：“何用走漏消息，若使官兵大胜，大姨夫必在彼办贼，岂能与孔叔叔同来？前日爹娘之言孩儿倒信了，方才一听说大姨夫亦来，便知此车尚未曾破，爹娘恐孩儿忧苦，特地瞒我。爹爹昨夜说，探得此车系西洋人白瓦尔罕所造。孩儿却晓得此人，是西洋有名巧师喇哑呢喇之子，

最善制造攻守器具，端的心思利害。此人不除，真官军之大害也。我又守着床上，用心不得，如何是好？”希真安慰道：“贤甥女病势如此，切勿再忧念军国，宜息心静养，服孔先生之药，及早痊愈，破贼未晚。”慧娘点头，觉得多说了句话，气冲上来，喘嗽不已。孔厚道：“我等且出外面议方。”刘夫人叫侍女仍把罗帏放下，都一齐出来。

孔厚已先到了厅堂上，顿足捶胸，叫起撞天苦来。众人惊问道：“敢是真不可救了？”孔厚道：“还问甚的！再是十八日便归天了，更有何法可救。今日二十七日，这个月大尽，下月十四日，那想再留得。”众人都哭起来。刘夫人只是向孔厚下拜哀求。孔厚道：“嫂嫂揣理，小生并非不肯出力，只我不是神仙，那有灵芝仙药，所用不过树皮草根，油干灯尽，大命已终，如何救得？”刘广道：“我疑莫不是从前之药吃坏事。”孔厚道：“从前是何人医治？”刘广道：“此间医生不少，最有名的两个都来看过，用药全不济事。还有一个老医陈履安看过一次，却不曾服他的药。因众医士都说他的药太霸道，所以不敢用。”便叫：“取从前服过的药方，并那老医未服之方一齐取来，与孔先生看。”孔厚逐一看了，拍案叫苦道：“这样药岂是医这样病的！令爱小姐贵恙，实由前番力守孤城，捍御强寇，昼夜焦劳，心脾耗伤，以致二阳之气郁结不伸，咳嗽发热，吐血不寐。当时若用甘平之剂，调和培补，无不痊愈。却怎的把来当做了风寒症候，一味发散，提得虚火不降；却又妄冀退热止血，恣意苦寒抑遏，反逼得龙雷之火发越上腾，脾肾之阳已被苦寒药戕贼殆尽，所以水火不交，喘泻不

已。且因天癸^①虚干，认为阻闭，谬用行血破瘀，血海愈加枯竭。近日想必没处摸头路，故将一派不凉不热、不消不补的果子药儿搪塞了事。此等虚实不明，寒热不辨，胡猜瞎闹，误尽苍生。这陈履安的方儿虽非十分神化，却也洞明本源，不失规矩，早用他的药何至于此！却怎地胡说他是霸道，请问霸在何处？真是燕雀笑鸿鹄^②，糊涂颠倒至于如此，这病怎的不是这一派药医坏！”

孔厚正骂得高兴，刘广不听则已，一听孔厚这番言语，便叫军官：“去锁那两个名医来，发中军官重责一百棍再说。”夫人、孔厚再三劝阻。刘广耐了半晌，方着人持了名刺，到地方官衙门去传那两个名医来，每人处责顺腿四十板以泄忿恨。一面速都人去请陈履安来。谁知那陈履安有人聘请，到济南去了。当时孔厚只得独自定方，以心问心，足议了一个时辰，才酌定了君臣佐使。天色已晚，孔厚亲自制药，直至三鼓方才煎好，送与慧娘吃下。孔厚又陪了半歇，刘广相劝，方去就寝。

当夜孔厚那里睡得着，翻来覆去的筹画这病势。看看窗纸发白，只见刘广慌张出来，直至榻前，放声痛哭道：“今番休也，吃了你的药，索性气都绝也。”孔厚大惊，忙问其故。刘广道：“药下去不多时，满腹搅痛，连呛带呕，把颗心都呕出来，人已是死了。”孔厚好似跌在冰窖里。只听里面一片哭声，叫道：“孔厚，还我女儿命来！”却是刘夫人奔出来，披头散发，撞入孔厚怀里。孔厚蓦地甯醒来，却是一梦，扼不住心头乱跳，冷汗如雨，心内愈加忧煎。披衣出房，只见晓风习习，残星在天，听上房却静悄

① 天癸——女子月经。

② 鸿鹄(hú音胡)——天鹅。

悄地。入房又坐了许多时，侍从人方都起来。只见刘广与夫人一齐出来，笑容可掬，称谢不已，道：“先生真是仙手也，昨夜小女服了妙药，竟得安睡，不过泻了一次，咳嗽亦减了大半。今早醒来，竟思饮食。”孔厚闻言大喜。刘夫人道：“小女这番重生，皆孔叔叔再造之恩也。”须臾，希真亦出来，说道：“且请先生再去一看。”孔厚欣然，一同入慧娘卧室，重诊了脉，又细问了几句，仍到前厅上。刘广问道：“如何？”孔厚只是摇头叹气道：“不是真好，脉气丝毫不转，不过因这药性鼓舞脏气。待药性惯了仍然不济事。”刘广同夫人一段欢喜，听了这话，依然一块石头压在心上。希真垂头不语，无计可施。

少刻，合署闻知慧娘病有转机，都来问候称贺。刘广、孔厚将脉气不转的话说了一遍。众人道：“或者孔先生加意小心，脉气渐渐会好也未可定。”刘夫人道：“我昨夜对天许下愿心，今日须得邀请道众设醮^① 禳解，请主帅号令，传齐人手，禁止屠宰，大小军士各持斋三日，务求神天垂佑。”刘广道：“似此病入膏肓^②，恐禳解亦是无益。”希真道：“夫人所见亦是。”大众均称是极；遂差人邀下道众。希真道：“既如此，吾当亲来朝真进表，秉诚求祷。”便传令持斋断屠。”又吩咐备下香汤，沐浴更衣，将都篆道宝请出正厅供养。

不说众人去安排醮事。这里孔厚仍旧尽心竭虑，按方进药。下昼慧娘服了药还能安睡，到半夜后，果然“外甥打灯笼”，其名曰“照旧”，依然诸病复转来。三日醮事圆满；看那慧娘日沉

① 醮 (jiào, 音教) —— 祭祀；道士设坛祈祷。

② 病入膏肓 (huāng, 音荒) —— 病到了无法治的地步。

一日，希真无计可施，孔厚束手无策，刘广只把脚来跌，垂头叹气，刘夫人只是哭，他两个哥子刘麒、刘麟也只是愁眉相向。吃药下去。好一似石头上淋水。看官须知，这番慧娘端的上天路远，入地路近，并非孔厚前番做梦。只见刘麟道：“那年卿妹妹被高封妖法逼坏，大姨夫曾用乾元镜照看有影无影，以定吉凶，今何不试试以决疑惑。”刘夫人道：“此说甚当。”便同到外面与希真商议。希真道：“又没有救他的方法，照看也是无益。我往常定中观看，甥女根基不薄，今不幸如此，真不可解。方才我得个计较在此：我那乾元镜，圆起光来能测未来吉凶，有趋避之术，而且人人可看。不比世上圆光定要用童子。我今夜便作用，你们都来看，或有生路也未可知。”众人听了甚喜。

当晚打扫净室一间，用香花灯烛供起那面宝镜，希真引了众人，到净室里面行礼参拜了。希真念动真言，镜面上布了罡气，教众人凝神静观，休要指点喧哗。众人依言，都静心息气看那铜镜，只三寸大小，空空无物。注目良久，正看得眼花撩乱，但见那镜面渐渐的有车轮大小；再看时，只见镜内黑云涌起，满镜黑暗，黑云影里电光飞舞，闪闪不定；许多时，电光渐歇，黑云亦漫漫地散开了。镜子里面现出一座高山。众人都不敢则声。只见那高山上，一个三四岁大小的小孩子，赤条条不着一丝，在山上跳上跳下，来去如飞。山凹里蹲着一只金钱豹子，十分狰狞凶猛。山脚下又一个男子，坐在牛背上吹笛，两个童子随在后边。众人甚是惊异。只见那山渐渐改变了模样，那些人物通不见了，山上却涌出一座宝塔来。那座塔金壁庄严，共有七层。却一种作怪，没有塔顶。塔下又有三间茅庵，蒲团上坐一老僧。山脚下无数兵马营寨帐房，旌旗满野。再看时，塔顶忽全，那老僧面前又添一

个青年女子顶礼膜拜，行状举止仿佛慧娘。众人正惊讶间，只见里面天上跌下一团火来直落在塔前，霎时间满镜都是火光，像一轮太阳一般夺目耀眼，众人都不能正视。不多时，火光敛歇，依旧三寸大小一面铜镜，空空无物。

看毕，希真将宝镜收好，问众人时所见皆同。大家都揣拟不出，只见刘夫人道：“莫不是那里有寺院建修宝塔，不曾完工，丈夫何不差人各处访问，可有宝塔不曾安顶。想是佛天要女儿身上去圆满功德也。”刘广道：“你休乱说，据我看，那初次所现的山确是高平山乡境界，那骑牛吹笛的人必是徐溶夫。我常时听孔兄弟说，徐溶夫医道不在他之下……”话未说完，只见孔厚把脚连顿道：“我正忘了，他在钜野县高平山，离此不到三站路，当初仁兄何不请他来诊视？”刘广听了大悔，因恨道：“都被那两个狗头医生说得绝不要紧，所以我也不想到他。”刘夫人、刘麒、刘麟也兀自懊悔不迭。

正说间，只见慧娘差侍女来问圆光之事。希真道：“我们且去告知了化，或者他心中之事自己了悟，我等如何猜得。”众人听了便都起身到慧娘卧室，将圆光之事细对他说了。慧娘听罢，便道：“既是如此，请爹娘与孩儿安排后事，此病决不起也。”众人惊问：“何出此言？”慧娘道：“但问姨夫，他知道我，往常说我的功行似七层宝塔只少一顶。今圆光中无顶之塔忽然有顶，又是我向僧伽皈依顶礼，此种景象岂不是我的结局了。”希真道：“非也，贤甥女休如此解。圣人云：‘言不苟造，论不虚生。’若依甥女所说，只解得末后一段，上头那些景象岂非虚言空文？神明之兆，必不如此。我想圆光中既现出高平山境界，甥女之命必应在徐溶夫来救。若七层宝塔之说，或应在甥女日后功程圆满

也。”孔厚道：“我时常听得徐溶夫说，高平山锤灵毓秀，内多仙药，可以续命延年。那小孩子同金钱豹想必是草木的精灵。神明既示应兆，想小姐必然有救星也。”慧娘点头。

众人一齐退出。孔厚道：“此去钜野县三站路程，回往须得五六日。我看小姐病势断挨不到十日工夫。为事紧急，小弟愿星夜趲程前去与徐溶夫商量，或请得同来更妙。”刘广道：“小女全仗贤弟诊视，你如何可去。我想不如央范成龙去，他也与溶夫厮熟，不必迟疑。”便请范成龙来说了。范成龙道：“如此说，事不宜迟，小弟带些盘费干粮，挨到天明便动身。”希真道：“此去钜野县，若走正路，恐误日期；若抄近走，那山僻旷野，无人之地最多，恐遇狼虫虎豹，贤弟休一人去。”范成龙道：“只消带五七个精壮军健，并选好头目，带了弓弩、鸟枪，同了我去不妨。”当时议定了。刘广、希真、孔厚三人联名写下一封书，付范成龙收好。看看天将明亮，范成龙等饱餐已毕，辞了众人，带着伴当取路便行。

不说孔厚等仍按方进药，医治慧娘。却说范成龙离了兖州，一行人马取路直奔钜野县来。此等紧要事，范成龙怎敢怠慢，端的马不停蹄，一气奔赶。当不得天气炎热，太阳当空，汗如淋水，人马喘乏。到了西牌，已过了栖霞关。从人道：“今日可投孤云汛安歇。”范成龙道：“若住孤云汛，明日又须得走一日。今日初五，已有月光，我们趁些光亮，过孤云汛宽走几程，遮莫那里去权宿一宵，明日傍晚可到高平山乡，第二日就打个来回才好。”当日范成龙赶过了孤云汛，往前又走，却已都是山路。那轮炎日已渐渐下去，听的是万树蝉声，见的是千层浓绿。范成龙主仆走够多时，人马枯竭，却又遇不着个溪涧。一个从人指着那边说道：

“深树里微微有些烟，想必是村人家，我们且去讨口水吃。”

范成龙依言，便岔将过去，不上半里之遥已到那人家面前。却是一座半大不小的庄院，有数十椽瓦屋，里面也有些园林楼阁，门前却有一带清溪。八字门首立着一个五十余岁的妇人，衣裳清楚，大家风范，扶着一个小小丫鬟在门首闲看。范成龙一千人见了那道清溪，都去取水吃。妇人见了他们这伙人，便扶着小小丫头近前几步，看了看范成龙，问道：“你这官人上姓？”成龙答道：“姓范。”妇人笑道：“大名敢是成龙？”范成龙吃了一惊，看那妇人却不认识，便拱手道：“老奶奶何处晓得贱名？”那妇人笑道：“果然是的么，你认不得我。”那老妇人说出来历，有分教：

高平山中，杀翻崑山跳涧猛恶兽；

猿臂寨内，更添冲锋陷阵勇将军。

毕竟这妇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高平山唐猛擒神兽 秦王洞成龙捉参仙

却说那范成龙因口渴溪边取水，不觉遇着这妇人认识他，当时请问那妇人姓名。那妇人道：“衙内^①不认得我，龙马营知寨唐天柱，便是老身的先夫。”范成龙听了又惊又喜，忙唱喏道：“再不知恭人在这里。”原来这唐天柱也是一员勇将，在边庭多立功绩，后授龙马营知寨，在任上病故。在日曾与范成龙的父亲相识，更喜爱范成龙，常对人说：“此人是个英雄。”范成龙开骡马行时，多得唐天柱的看觑。当时范成龙道：“恭人却为何居在深山里？”妇人道：“这里原是我家的祖基，先夫亦对你说过。”范成龙道：“一位衙内何在？”恭人笑道：“在我身边，此刻入山打猎去了。他如今改名唐猛，今年二十三岁，也学了一身好武艺，只是不肯读书，最喜满山采猎。他旧年完娶，今年也生下个儿子了。”范成龙道：“却是可喜。小人记得那年在知寨相公衙署里，衙内只得十来岁，花园里一颗杏树碗来粗细，他连根拔起来。如今正在英年，怕不有数千斤的神力。可惜小人今日有紧急公事在身，不能同他会相。”

正说间，那恭人遥指山凹边道：“兀那小厮回来也。”范成龙

^① 衙内——对贵家子弟的称谓。

看时，果见凛凛一位壮士，披一件秋罗小衫，着一条水绢短裤，踏一双多耳麻鞋，袒着胸脯，手提一杆五股托天叉，上面叉着一只青草狼；后面跟着十数个庄客，拿着些猎具，挑着些虫蚁，一齐走近前来。那唐猛将叉递与庄客，唱了个喏，回头看见范成龙等，问道：“列位何来？”恭人笑道：“这位你可认识？”唐猛细细看了范成龙，沉吟道：“足下敢是兰山县范大哥？”范成龙笑道：“衙内真好记性。似衙内这般魁伟，我却不能认识了。”唐猛大喜道：“那阵风儿吹你到此，何不请入草舍！”范成龙道：“小弟此来实是不诚，并不知尊府在此。现在有紧急公干，不敢刻延，待转来再登堂奉谒。”唐猛那里肯，一把拖定道：“甚么大不了的公事，天已晚了，前面并无宿头，仁兄直如此见外！”恭人亦留道：“阔别十余年，难得衙内到此，休嫌怠慢。”范成龙本不肯住，一来看天色已晚，料想赶不过孤云汛；二来人困马乏，天气炎热；三来当不得唐猛母子苦留，只得称谢了，同唐猛母子齐进庄来。

到厅堂上，范成龙请恭人上坐，以晚辈之礼参拜。恭人连忙答拜，道：“衙内是甚么道理！”范成龙道：“小将深蒙知寨相公爱怜，怎敢忘心。”恭人道：“衙内休这般说。尊翁任开封府时，寒舍也深蒙照拂。”范成龙与唐猛相见了礼。唐猛请范成龙主仆净了浴，头口牵去喂养。庄客掌上灯来，先切了两大盘西瓜来止渴。恭人吩咐厨下整顿酒饭款待，唐猛教将来摆在院子中心凉棚下，分宾主坐下。恭人道：“我是吃过饭了，坐在此听你们讲讲。”便坐在廊下陪话。唐猛道：“我记得与仁兄分手，彼时我才十一岁，我那套金枪短跌还是仁兄指教的。”范成龙大笑。恭人道：“彼时衙内到先夫处来，老身时常在后堂望见。”范成龙道：“正

是，小人失于亲近。”恭人道：“衙内现居何职？”范成龙就把怎样救苟桓兄弟落草，后来随陈道子投诚，钦授飞虎寨副知寨的话，一一说了。恭人称贺道：“老身也听得有人说起，果然如此，真乃可羡。我亦时常教小儿探望衙内，就衙内处图个出身，他是这般脚懒，总不肯去。”唐猛道：“不是孩儿懒，不成把娘抛撇在家里。”恭人道：“敢怕猫儿拖了我去，要你瞎记挂！大丈夫功名要紧，我想不如趁范衙内在此，你就拜他为兄，衙内倘肯提拔小儿，老身也完了一条心愿了。”范成龙大喜道：“此事深中下怀，可惜今夜匆匆，不及了。待小侄转来，完了这起公事再证盟也。”

唐猛道：“阿哥，是何公差，如此火急？”范成龙遂把梁山奔雷车如何利害，云天彪吃他困住在二龙山，只有刘慧娘破得，那慧娘又在危急，神医孔厚无法可施，他说只有高平山内多有灵草仙药，特差我飞速到徐溶夫家采取等语，细说一遍，“如今不知仙草有无，正是捕风捉影。那慧娘又命在呼吸，所以不敢刻延。”唐猛道：“原来如此。那徐溶夫我也认识，他曾医过我母亲，端的好手段。只是你去高平山里面采药须要仔细，近来那座山里出了一件古怪的东西。”范成龙道：“出了何物？”唐猛道：“是一个锦纹独角金钱豹。”范成龙笑道：“我道是甚么了得的东西，原来是虎豹之类。不是愚兄夸口，自己也仗着千百斤实力，便是这几个孩儿也都是挑选来的。那畜生若还撞着我，一鸟枪先结果了他。”唐猛摇头吐舌道：“哥哥，你休轻觑了，这畜生端的凶猛利害，莫说人畜猪羊伤得不少，高平山内原有几只大虫都吃那厮吞食了。那厮不但凶猛，且通灵性，一切窝弓、弩箭、地铤、坑阱，他全不上当。更兼额上生出一角，坚利无比。有人来说，有尺余长短，光明如水晶一般。数月之前，他们想尽巧法，做了个双闸

笼诱他，难得竟落了阱。那知反被那厮的角利害，只消五七挑，臂膊粗的毛竹都齐齐折断，仍吃他逃走了。如今一发弄得滑了，竟捉不得。这恶物正不知他是那里来的。钜野县知县只顾限比猎户捕捉，量那些猎户如何近得，不知吃过多少限棒，枉是去送性命。”

范成龙听了，暗自心惊，想道：“陈道子的圆光直如此灵异！豹子之兆既应，灵药必有著落了。问唐猛道：“贤弟何不与他去耍耍？”唐猛大笑道：“哥哥不知，说起倒有场好笑。若使小弟去时，或者捉得亦未可定，叵耐钜野县几个鸟公人不识高低，他竟不知我爷做知寨，我是个衙内，把来做猎户看承，将知县信牌行落我家，要取我出去充役。我当时大怒，喝令庄客们将那厮捆了，若非母亲喝住，我活活打杀这几个狗男女。那知县得知了，差体己人拿名贴来赔话，我方才罢休。如今由那厮们捉得捉不得，我何犯去出力。”范成龙听罢，也大笑道：“且待我到彼再商。”连饮数觥，又问道：“贤弟近来弓马何如？”唐猛道：“鸟耐烦去骑马，我最喜步战，我学的都是步下生活。不瞒哥说，我上阪下坡追赶野兽，来去如飞。我用的兵器请哥哥看。”遂教庄客取来。范成龙看时，乃是一扇偃月铜刘^①，重六十五斤。范成龙道：“这兵器最利步战，长枪、朴刀都攻不入。”唐猛当时出了坐位，双手轮动，就在天井中舞了一回，盘肩盖顶，路路精熟。

舞罢，范成龙喝采不已。只见恭人开言道：“我儿休要只顾缠障不了，你哥哥行路辛苦，又有要紧公事在身，夜深了，吃了饭请哥哥安歇罢，明日可赶路程。”范成龙道：“伯母之言甚是。”

^① 刘——古兵器名，钺类。

唐猛道：“母亲说教孩儿随哥哥去，可收拾起，待哥哥转来孩儿便同去。”范成龙大喜。恭人道：“那事容易。”庄客送饭上来，大家吃饱了。床席已安排好，恭人、唐猛告了安置进内去了。”范成龙上床去睡，略眨眨眼，天色大明，忙起来唤起从人。唐猛亦起来，陪用了些饮食。范成龙向恭人、唐猛都称谢了，提了铁脊矛上马便行。唐猛亦骑了头口送出山口。唐猛道：“此去徐溶夫家不过五十多里，哥哥早去早回，兄弟在家相等。”范成龙道：“不须贤弟吩咐。贤弟既要同我去，可回府先收拾起。”唐猛应了，分手回家整顿行装，不提。

且说范成龙别了唐猛飞速前行，不过未牌时分已到徐溶夫家。恰好徐和在家避暑，不曾他出。徐和见范成龙来，吃了一惊，问道：“仁兄远道冒暑而来，必有事故，敢是有甚军务，又来寻我。”范成龙便将那封书信递与徐和，道：“仁兄但观此信便知。”徐和将信拆开看罢，呵呵笑道：“原来如此。”回顾两个儿子说道：“想是那参仙这番要出世了。”范成龙道：“甚么唤做参仙？”徐溶夫道：“陈道子圆光真乃灵异。你道那镜子里的孩儿是那个？便是这高平山里一件稀世奇珍，乃一千多年一枝成气候的人参，形如婴孩。风清月朗之夜，时常出来参拜星斗，各处峰峦溪涧游戏，名曰参仙。若能取得他到手，如法服食，可成地仙。病人垂死，得他的血饮一杯，立能起死回生。只是他的身子轻如飞鸟，窜山跳涧，来去如风。他又不吃饮食，最难捕捉。我也守了他多年，兀自算计不到手。据今日看来，这宝贝想是刘小姐的救星，因缘莫非前定也。”范成龙听了大喜，道：“妙哉！真乃未闻之事。既有此等至宝，今夜好歹想个法儿去捉，刘小姐有命了。”徐溶夫道：“说得这般容易！如今这山里进出不得了。”范成龙道：“敢

是为着一个豹子？”徐溶夫道：“正是。你敢是为镜中现出豹子猜疑着？”范成龙道：“我并非猜着，我来时遇着唐猛，他向我说的。”徐溶夫道：“我为了这孽畜，多时不能入山采药，必须先驱除了他，才好再去取参仙。”范成龙沉吟道：“此地可有出名好手猎户？”徐溶夫摇手道：“休提，休提。这豹子不是胎生的，乃虎鲨鱼所化。虎鲨在深潭底下潜修三百年，能化独角豹，勇猛胜于凡豹。这些猎户纵有高手，如何近得，多少吃比不过，都挈家逃走了。”范成龙道：“有不搬去的且邀几个来，我与他们商量。”

徐溶夫便教大儿子去邀本山猎户，一面吩咐妻子安排酒饭，款待范成龙。不多时，溶夫的儿子已邀了七八个人来，都是本山人有名猎户。徐溶夫对众人道：“这位范将军是兖州总管相公差来的，有公事与众位商议。”众猎户见成龙是位官人，都上前施礼。范成龙让他们坐地，说起捕豹子的话，众猎户都咬着指头说：“难，难，难！”范成龙道：“我因公干紧急，只得央求众位格外出力，能驱除了这东西，除本地知县相公赏赐外，我另有重谢。”众人道：“非是小人们不贪赏赐，委实做不到，官人便送俺万两金子，小人们也没法。为这畜生，没有的苦不吃过了。官人不知，我这里多少吃不过比^①的都溜了，只小人这几家走不脱的，不知花了许多使费才得告病在家。若使好做，何待官人上紧。”范成龙皱眉良久道：“既如此说，我自己去捉，央众位相帮何如？”猎户道：“这有何不可，只恐官人也未必捉得来，枉费力气。”范成龙道：“捉得捉不得众位休管，只是本山路径我不认识，早晚央众位同去，切勿推却。”众猎户都答应了告辞回去，却都在背后

① 比——追征，这里指官家征人除豹子一事。

说道：“倒要看这官人怎去摆布他！”

徐溶夫问范成龙道：“仁兄怎生去捉他？”范成龙道：“我想此事只有去请了唐猛来。”徐溶夫道：“他未必肯来。前者我也去请过他，怎奈他与钜野县憋了口气，立誓赌咒不肯来。”范成龙道：“虽如此说，今日为军国公事面上，他正在求功名之际，未必推却，明日我去走遭。”当晚范成龙在溶夫家歇了一夜。次日一早，单枪匹马竟到唐猛家里。唐猛正在收拾行装，交代家务，见范成龙转来，欢喜道：“哥哥转回得好快，我们下午便可动身。”范成龙道：“早哩，早哩，《百家姓》不曾开簿面哩！”唐猛问其原故。范成龙把那上番话说了，“如今不除这豹子，怎去取参仙？所以转来拜请贤弟。”唐猛沉吟道：“我去不难，只是吃那钜野县官人笑我没志气。”范成龙道：“他怎笑得你？你这番是救刘小姐，去助军国大事，并不去他那里讨赏钱，干他甚事！”唐猛道：“兄长也说得是，如此我们就去。”当时进内向娘说了，换了十多个精壮庄客，各带了器械。唐猛指着那杆三眼枪对范成龙道：“哥哥你看，我这家伙是镔铁炼就，一排三管，重三十六斤，每管吃火药一两，铁标八钱。一道火门，发时三枝铁标齐出，声如雷霆，那怕人熊、狻猊，穿胸直过。”范成龙称赞不已。便一同动身，都到徐溶夫家。唐猛与溶夫相见了。范成龙央徐溶夫的儿子，仍去邀了众猎户来。须臾到齐，约有四五十人，都是精壮后生，连唐猛、范成龙的庄客、伴当约六七十人。范成龙早已将出银子，央徐溶夫去近村买下十数瓶酒，杀翻一头肥牛，请众人都吃饱了。

天色已晚，众人都拽扎起动身。唐猛问山里路径。众猎户道：“那厮巢穴在山后的里凹，进出有三条路：一条是大王庙背后，一条是大树湾，一条是碎石坡。那碎石坡在秦王洞后面，一直上，

最不好把守，路又狭，两边都是深草，当中一片空地，滑塌塌的碎石子，又没半株树木可以藏身。那厮单单喜走这条路上来，多少松手的都送在那里。”原来猎户们忌说失陷虎口，凡伤于野兽的只说是松手。数内又一个猎户道：“便是昨夜山南李家村李太公家的两条黄牛，又吃那厮拖了去，正是由碎石坡上落，今夜那厮又必走那条路。”唐猛道：“既这样说，待我独自去守这碎石坡。”范成龙道：“贤弟休卤莽。”唐猛不听。

说话之间已入山里，唐猛教人直引到碎石坡。举眼看时，只见两边茸茸绿草，一带细路直通山脚下。猎户指点道：“这草内我们时常埋窝弓，再也射他不着。”唐猛看那坡，旁边一块巨石，高有二丈余，围绕数十围，危危的立着，月光下好似个巨灵神扑来一般。唐猛道：“有此巨石，还怕没处躲闪！你们都去守那两条路，这条路上让我一人在此。只愁这孽畜不来，来时不能活捉也结果了他。”众猎户道：“唐衙内不可造次，还让我们惯家在此把守。”唐猛听了，睁着怪眼看了众猎户道：“咦！”半晌道：“亏你们恁地颠倒说！”范成龙道：“贤弟既要在此，也须留庄客们帮你。”唐猛道：“不要，不要，半个都不要！你们都去！”众猎户又苦劝，唐猛焦躁道：“休要管我，都是你们这些脓包不济，宠得这畜生这般横行，今日还要试试缩缩。我若吃他拖去嚼碎了，不要你们偿命。”众人见他发作，只好由他，便留下一枝画角道：“得了手可吹起来，我们好来策应。”唐猛收了画角，将那三眼枪灌了火药，下了三条铁标，点旺火绳，奋身一纵，早跳在大石上，拖着枪四面观望。众人都纷纷去了。

范成龙领了伴当、庄客并几个猎户投大王庙背后去，其余都投大树湾去。那两处树木却多，众人都去深草里密麻价的埋了地

弓药箭，整顿了弓弩、鸟枪一应猎器，也有上树的，也有乘凉的，四面照应着。范成龙倚了铁脊矛坐在树根下，暗想道：“此刻参仙若出来，一把捉住了，岂不省了与豹子缠障。”

却说唐猛催他们去了，独自坐在巨石上四目观望。只见星月交辉，山上山下流萤万点，风吹草树，洒洒的似落雨一般，果然山有猛兽，狐、兔、獐、鹿之类踪迹全无。唐猛不转眼看着那条路上，只等那豹出来。只见星移斗转，已有三更天气，满身上都是露水。唐猛想道：“这厮莫非不从这条路上来，那两条路也不见响动，敢是今夜不出来？”又是半晌，只见天上都上了云，霎时间把那半轮明月遮盖，满山昏黑。唐猛放下了鸟枪，取出腰间那把扇子来扑凉，忽听得山下人声啼哭。唐猛道：“这里又没人家，必定是伧鬼哭，想是那行货来了。”定眼细看，并没些影响。猛回头，忽见背后山脚边两盏碧绿灯，慢慢地向细路上移过来，唐猛认识是虎睛，说道：“豹子不来，山下倒来了个大虫，且就结果了他。”便撇了扇子，取起鸟枪扑地跳落大石背后，闪开身躯，张着那绿灯渐渐上来。近看时，只见额上一枝水晶角，那里是大虫，正是那话儿到了。唐猛叫声惭愧：“我只道他不曾出窝，只顾前面，险些被他后面掩来！”那豹子一步步慢慢地上山来，口里呼呼的喷着气，身体甚是壮大。唐猛从没见过这般大豹，也是心惊，索性藏过身子，待他走过了头再下手。不多时，那豹子已上了山坡，就在那大石边挨了挨痒，慢慢地踱上山去。唐猛屏住了气，待他走过了，将门药加足，吹旺火绳，钳紧在火机上，伧倮①着身躯从大石背后躡出来。

① 伧倮——脊背向前弯曲。

黑影里，只见那豹子拖着斗来粗细的尾巴在前面慢走。唐猛轻轻蹿上几步，擎起那杆三眼枪，正待……，那豹子好似屁股上有眼睛，早知背后有人暗算，唔的一声身子倒调转来。唐猛急待仍闪入大石后，怎奈离得大石已远。那豹子看见有人，大吼一声，半空中起个霹雳，四爪一纵，离地二三尺直扑过来。唐猛留不住那枪，早已机落火发，三管火标齐放，声似雷吼，三枝铁标不知射向何处，那豹就那声枪里扑到唐猛身上，两只前爪搭着肩胛，张口待咬。唐猛撇了鸟枪，就势子向那豹的胸腹下抢进去。恰好那豹的两只前爪挂落唐猛背后，唐猛两条铁臂膊从豹子两肋下穿出脊梁上，双手交叉抱住。那豹子张开血盆也似的巨口，待咬唐猛的头颈，恰吃唐猛的头拄定下颏，颔^①不倒头来。那豹又吼了一声，提起后爪来抓唐猛，那唐猛早将两腿缩起，夹住那豹的腰跨。唐猛和豹子都跌倒在坡上，那豹子项下的毛片滑溜，唐猛的头滑在一边，与豹颈脖子交叉着。唐猛用尽生平的神力贴胸搂住，不敢松手。两个只就坡上颠倒打滚，不觉滚落深草坑里去。两个都挣扎不得，只得呼呼的喘气。唐猛心生一计，待咬断豹子的喉管，一时汇不转头来，只在颈脖边着力啃咬。

却说范成龙在大王庙后，同众人都听得那碎石坡劈雷价鸟枪响亮。半歇不听见吹画角，众人惊疑，范成龙道：“敢是豹子中了枪，不死逃走，他追了去，我们快去看来！”霎时大树湾众猎户也都到齐，吹起火把，大声呐喊扑到碎石坡来。范成龙挺着铁脊矛当先，大叫：“唐兄弟，我来也！”不见答应，只见三五个庄客先叫起苦来，说道：“苦也，那地下不是衙内的鸟枪，火绳

① 颔（jiǎn，音茧）——颊后，颔不倒头即转不过头去。

兀自明亮，人到那里去了？”范成龙轰去了三魂七魄，那颗心摇铃价幌起来，忙叫：“快寻是那条路！”又只见几个猎户叫道：“你们休乱，这深草内有人做声。”众人听时，只听哼道：“我在这里，你们快来！”成龙同众人大惊，忙上前将火把照时，只见唐猛同一只大豹贴胸抱定卧在草坑里。众人都吓了一跳，惊得倒退。范成龙忙挺手中矛，觑定了那豹的肋缝里用力戳进去，矛锋从下面透过签入地内。那豹子已吃唐猛钢牙啃伤颈脖，奈何得没了气力，又吃这一矛，吼了一声，登时丧命。范成龙放了矛，又去腰间取出那柄铁锤去豹子的耳根边连打十余锤。那豹子鲜血迸溅，乌珠突出，脑骨损碎，动也不动了。

范成龙道：“兄弟放手，好了！”那唐猛那里肯放。成龙又叫道：“豹已死了，兄弟只管放来！”唐猛才放开了手，坐在草地上喘做一团，满口里都是豹子的毛血。众庄客上前搀扶了，走出深草。范成龙拨起铁矛，众多猎户上前将死豹扛出坑上。范成龙问唐猛道：“兄弟受伤否？”唐猛道：“没事，两肘好似擦伤了些。”范成龙道：“兄弟不听吾言，早是叫几个人帮你，何用如此费力。”唐猛道：“不瞒哥说，我去年也曾两次空手活捉两只大虫，却不恁地费力。这畜生果然利害，怪道众人近他不得，我也险送了性命。”众猎户都拜服道：“唐衙内真是天神降凡也。”当时众人见除了这豹子，欢天喜地把来扛抬了，并派人收了窝弓，庄客收了唐猛的鸟枪，一阵下山回徐溶夫村上来。

原来徐溶夫家里也不曾睡，都秉烛^①相待。五更时分，只见三五个庄客猎户先跑回来报道：“那豹子已吃唐衙内结果了。”

① 秉烛——点着烛；秉，握着。

徐和大喜，忙叫妻子预备下酒饭。不多时，远远一簇火把，只听众人吆吆喝喝扛了那只独角锦纹豹，范成龙、唐猛都随在后面，一齐奔回庄上来，将那死豹安放在厅中间。东方已发白，徐溶夫与众人都向唐猛道乏。唐猛笑道：“快把酒来与我接一接力。”溶夫忙叫搬出来摆在厅上，大盘小碗价酒肉，众人都一齐乱吃。

天已大明，惊动村前村后无数老少男女，都到徐溶夫家看豹，见了唐猛都夸奖不已道：“只道戏场评话里这般说，那知真有如此壮士。”那里正也到来，遂与众人商议，要将这豹子送到唐衙内府上去。唐猛道：“我要他做甚！只顾扛去献与你们那知县，也教他放了心，省得比较。倒是这畜生的一只水晶角可爱，对知县说，可要取下来还我。”众人大喜。唐猛道：“我觉得有些筋骨酸，头脑发胀，打熬不得，与我个好床铺，要去睡一睡。”徐和道：“衙内辛苦了，正好草塌上将息。”唐猛滚入床内，放下纱帐，鼾鼾的睡着了。里正已差人去飞报知县。范成龙与徐溶夫商量道：“今此豹已除，却怎样去取参仙？”溶夫道：“仁兄放心，我已准备下了，须如此使用，今夜管取他到手。”成龙大喜。当时成龙与众人也都困乏了，都去睡睡将息。

下午时分，那钜野县知县差一名都头，带了几个士兵前来取豹；又差一个体己亲随，将着一封书信来，启请唐衙内到县里置酒申谢。此时唐猛、范成龙已都睡起，那亲随向唐猛唱声喏，呈上知县书信。拆开看时，上写道：“深蒙世兄神威，扫除一方巨害，下官感激之至。本欲亲自登堂拜谢，因公事在身，望屈世兄到冰衙一叙，勿却是祷。”唐猛对来人道：“你去上覆相公，我有紧急公干要往兗州镇去，不及相见了，多多拜谢。”遂叫庄客取几两银子赏那亲随。又叫庄客用利斧将那死豹的脑盖骨凿开，取

下那支水晶角来看时，果然坚利无比，非铜非铁，赛过金钢石。唐猛甚喜道：“你去对你相公说，这豹的一只角我取了。你去罢！”那亲随也不敢多说，取了赏银自回县去。范成龙又取出些银两谢了众猎户。那都头同里正押督众猎户，士兵扛了那只死豹，辞了徐溶夫并唐范二位，解豹到县里去了。

唐猛问取参仙之事。徐和道：“我已说过了，今夜去取。那参仙最喜扑灯光，最爱的是木香，最怕的是五灵脂。我早已准备下五七斗五灵脂，数十斤木香屑，只须用红纸糊一个绣球灯儿，用长绳拴了。此处山这面有一洞，名秦王避暑洞，最是幽深。那一头洞口先用五灵脂截住去路。他生长之处我却认识，在中峰左侧，只将木香屑迤迳洒至秦王洞。将灯放在前面洞口，一人躲在里面牵住绳索，待他来扑灯火时将灯牵入洞里，引他进洞。须得一快走的人速将五灵脂截断归路，然后进洞去捉，他自不能逃走也。”唐猛道：“妙哉！撒五灵脂须得我去。”范成龙大喜。

当日无话。看看天色将晚，众人都吃过了饭，徐溶夫的娘子已糊好一个绣球灯儿。溶夫道：“去的人多不得，只消两三个伴当，负了药布袋去足矣。”众人依言。当时徐和留两个儿子并不去的人在家里，自己同了范成龙、唐猛，带了药布袋、红灯、绳索，缓步进山。到得山里，星斗满天，月明如昼。看看已到秦王洞口，徐和立住脚，指着一处峰峦道，那里便是参仙根本之地，此去不远。二位不必上前，只须在此安排，我上去散木香屑。“范成龙听了，便去洞后撒下五灵脂，余多的都交与唐猛。徐溶夫同哪几个伴当背了木香口袋，到中峰左侧，将木香屑倾出，迤迳洒下来，直洒到秦王洞口。那范成龙已将红灯点起，放在洞口，将绳拴好了，拿着绳头走入洞里去。徐溶夫同唐猛等众人都走下

山坡，在树林里躲了，只留范成龙一人在洞里。徐溶夫在深树内，眼不转睛的盼望那参仙。

星移斗转，直到三更时分，果然隐隐的望见一个孩子，从峰后跳舞出来，光赤着身子，望去约有四五岁大小。唐猛喜道：“来也！”徐溶夫忙叫：“休高做声，快躲了。”那参仙出离了地面，朝礼了星斗，参拜了四方，跳舞一回。蓦地闻见一阵木香香，各处寻觅，寻着了木香屑，跳跳舞舞，一路寻来。不觉到了秦王洞口，看见了那绣球红灯，甚是欢喜，便远远立定了看，慢慢的上前，用手来取，只见那红灯滚入洞里。可怜草木精灵，初成气候，那里料得人心机诈，便追了红灯也进洞里去。

徐溶夫望得明明清清，叫声惭愧，忙叫唐猛快下手。唐猛提了五灵脂袋，三脚两步趲到洞口边，把五灵脂撒满地面，更无隙缝。那参仙觉得有人，忙逃出来，见了五灵脂不能跨过，急反身入洞里。范成龙从里面扑出来，参仙大惊，前后无路，只是四面乱撞。唐猛撇了布袋抢入洞来，那里面黑洞洞地，只听得参仙哭叫，没处捉摸。少刻，徐溶夫人同几个伴当点了火把一拥进来，参仙乱哭乱叫，走头无路。众人七手作脚，乱扑乱赶，逼到一个狭窄所在，吃范成龙一把抓住。徐溶夫上前看时，更喜是个男子身，忙叫：“哥哥手放轻些，看捏杀了。”当时范成龙大喜，抱入怀里，忙出洞来齐回旧路。

那参仙一路啼哭，只叫饶命。徐溶夫老大不忍，叹道：“也是你的劫数，为国家大事，也顾你不得了。”范成龙既得了参仙，众人无不欢喜，飞奔回来。下得山时，平地上行不得百十步，离徐溶夫家已是不远，听那参仙声息全无，动也不动。范成龙道：“不好了，想是抱得紧，捏死了。”教把火把来照看。却不防那参

仙尽力一挣，范成龙捉不住，好似有人夺去的一般，吃他挣脱落地，一溜烟往山下飞跑的去。唐猛忙飞步追去。饶你唐猛脚步如飞，那里奔得他过，只见他在前面好一似断线的风筝，轻如禽鸟，往山上一直飞去。范成龙、徐溶夫同众伴当只叫得苦。唐猛赶了一程，已是无影无踪，追赶不上，气急败坏回来，范成龙目瞪口呆，罔知所措。正是：

水银入地难收取，鹞子钻天没处寻。

不知那参仙究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陈念义重取参仙血 刘慧娘大破奔雷车

却说范成龙央求徐溶夫，用尽方法取得参仙到手，仍吃他逃脱。范成龙懊恨欲死，徐溶夫道：“事已如此，恨亦无益，且回舍下再商。”范成龙道：“仁兄你想，教我怎生回兖州去？”唐猛道：“我被蚊子叮得一身老大疙瘩，仍扑了一场空。早知如此，捉住时先弄杀了，倒没这桩事。”范成龙只是呆想，徐溶夫再三相劝，只好回家，真是一步懒一步。到了家里，徐溶夫的娘子并两个儿子得知也是纳闷。范成龙问溶夫道：“何不就去一掘，且试如何？”溶夫道：“仁兄不信，夜来说过，此物端的在地下游行无碍，只是出入的路必从生根发苗之处。若在那里创掘，他先走了，掘亦何益！如果好创掘，何用费如许力气？如今他着了这番惊恐，三五个月不敢出头，却怎好？”范成龙道：“舍了这参仙，仁兄可另有何法治得刘慧娘好？”徐和道：“这个实难，我的学问怎能加乎孔厚之上，他兀自没摆布处。除此参仙之外都自草木凡品，却如何换得命过！”范成龙沉吟叹气，唐猛道：“哥哥，今夜心焦也是无益，不如且睡了，明日再商。”溶夫道：“也说得是。”便劝范成龙安置。

众人都去睡了。范成龙那里睡得，巴到天明爬起来。见众人都还未起，却开门出去小解，一面看那高平山上，山光岚气，晓

色苍苍，好鸟乱鸣，泉声清冷。成龙感叹不已，想到：“慧娘命在旦夕，奔雷车怎生解围，我却如何回猿臂寨？”看看那山上，只是吁气。

正在出神呆想，只见山脚边幽林深处一个老人走来。成龙看那老者道家装束，拄一枝过头藜杖，穿一领旧葛道袍，首顶竹冠，脚踏麻鞋，腰悬两个葫芦，生得仙风道骨，鹤发童颜，缓步而来。到了成龙面前，把成龙一看，笑道：“足下是何处英雄，不去与国家出力，来此深山何干？”范成龙见他形容古怪，言语非常，便答道：“小可委是兗州府军官，有公干到此。”那道长笑道：“我省得了，想是山东干戈未静，又来寻徐溶夫商议甚么。”成龙道：“正是如此。”道长道：“他已是额外之人，各有正事，只顾缠他做甚！不瞒将军说，徐溶夫乃是老拙的小徒，我适从此闲过，正要来探他。”范成龙听了，吃了一惊，连忙施礼。只见徐溶夫的小儿子跑出来见了，忙报进去道：“老师父来了。”徐和忙出来迎拜，道：“师父长久不来了，快请进来。”那道长便同范成龙一齐进来，只见他更不谦让，就去上面坐了。徐娘子同两个儿子都来参见。此时唐猛已起来，亦来相见。那师父问了范、唐二人姓名，称赞道：“皆济世英豪也。”徐和便对范、唐二人道：“我这师父姓陈，名念义，道号通一子。本是吴越名医，深明阴阳消长之理。七十岁上厌弃尘世，入山修道，得地仙证果，今年一百四十岁了。现在隐居天台中，是小弟受法恩师。”范成龙称羨不已。

徐和问道：“师父何来？”陈念义道：“我到蓟北赴龙沙会，比较赤书玉字，意欲通成张真人，保持劫运。又因金云门仙子借我丹母，久不见还，前往索取，今已取得，仍归天台。道从青州经过，见官兵与冠贼鏖战，杀气冲满，遂绕道而行。因久不与你相

见，特留残步相看。昨夜到孤云汛，见月光可爱，遂住于松林之下，所以今早才到。”范成龙眉峰一皱，私对徐和道：“令师既是现在神仙，刘慧娘病何不求告于他，必有妙术相救。”徐和道：“我也正如此想。”便拜问陈念义道：“有一俗事拜求老师，伏望慈悲救济。”陈念义道：“又是甚么，我一切俗缘俱已生疏，你这般热肠何时得了。”徐和道：“此实不得已之事。”遂说起慧娘病症如此沉重，孔厚不能医治。陈念义叹道：“造物枢机，岂凡庸所可窥弄，卤莽粗工举眼皆是，实轩岐^①之大魔、生民之劫运也。孔厚无法可施，求我亦是无益。”只见范成龙再拜道：“小将奉令而来，不但为刘慧娘一人，现在逆贼宋江，仗奔雷车之势横行无忌。若慧娘一死，再无胜他之人，眼见山东百万生灵尽遭涂炭，望老师大舍慈悲，拯救则个。”陈念义道：“将军不知，非是我怠惰。我的本领并无私藏秘妙，开着大门由人搬取，不但小徒尽得我法，便是孔厚亦莫不尽知。今慧娘已为庸医所误，势难挽回，正所谓一个人轻轻推得倒，十个人用力扶不起、孔厚束手，老拙更有何法。”范成龙道：“陈道子圆光，照出此地有参仙可以救命，小将昨夜与徐、唐二兄如此用计，已捉到手，自不小心，仍吃他逃脱了。”陈念义愕然道：“你们老大卤莽，此事岂可乱做！幸众位都是大根器人，不然自家性命休矣。”众人大惊，忙问其故。

陈念义道：“凡生于天地之间皆曰命。上天好生，一切飞潜动植无不覆育，而于其中能修养灵根、不扰世界者尤为钟爱。上苍之爱护道种，如慈母之保赤子，岂容人魔加害！那人参在地下，

① 轩岐——指高明的医术。轩，黄帝轩辕氏；岐，医家始祖岐伯。古医书《素问》假托黄帝与岐伯问答。

三百年，秉上天瑶光之精，感山川灵秀之气，全具人形；六百年，便外开九窍、内生脏腑；九百年，能出地面，参拜星斗，游戏山川。此时便有山灵地祇守护，不许凡人欺害。倘故违禁忌，便是捉得到手，犯了神怒必死。一千二百年，能吐人言，天神诵章，脱离根株，游行十洲三岛，成全大道，与人之修成阳神无异，你们却如何胡乱惹他！那只独角豹子未尝不是他的护卫，却吃你们硬结果了。我看众位都是天神下界，本处神祇一时亦拗你们不过，所以安然无事，不然如何做得到。虽然做被你们做了，毕竟不能取他到手。”众人听了这话都呆了，做声不得。

陈念义道：“范将军既不为一己之私，救那一方生灵，也是一件大事。既是陈道子圆光见此参仙，不为无因。老拙此来不为无缘。将军一定要这参仙救刘小姐，须依老拙言语。”范成龙欣然请教。“切切不可害这参仙性命。范将军须熏沐斋戒，办一片真诚之心，须用白鸡玄酒做篇祝文，昭告本处山川神祇，求这参仙一杯白血，亦可以起死回生。倘得天心眷顾，老拙使个方法管取他来。”范成龙大喜。徐和道：“他经这番惊吓，如何再肯出头？”陈念义道：“不妨。参仙每当瑶光朝天门之时，他必然出来朝元。你休用五灵脂蚩做，只须去备一张兔网，再备几根竹竿，糊七盏红灯，扎成北斗七星形象，把来竖在他出路的南首。须将斗柄瑶光星指着西北乾地，却将兔网张在面前，人都躲过了。他出来礼星之时见了此灯，必认是本命星君下界接引。待他扑去，踏着机关兜在网里，便好捉了。你要准备下盛血的家伙一件，务要洁净，休得临时匆忙。”溶夫听了，便忙准备下白鸡玄酒，做了祝文，向猎户家借了张兔网来。

范成龙去沐浴更衣，带了香烛祭礼，去山神庙内祭山。范成

龙换了公服行礼，做个主祭官。徐和读祝道：

维年月日，信官范成龙，奉命致祷高平山主尊神：
宋江造孽，仗奔雷车之势，不可向迩，非刘慧娘不能克。
慧娘沉痾^①，非参仙不能救。成龙奉大帅之命而来，神
不听许，以致得而复失。仰见天道好生，恩及草木，敢
不祇念。但不得参仙，则慧娘必死；慧娘一死，则青、
莱数郡苍生俱不得命。今遵地仙陈师所教，只取其血，
勿陨其命，实乃两全。惟尔山川鬼神，咸受朝廷封锡，
望显威灵默助，毋俾神羞。神其鉴之。

祭罢焚祝，祝文升上树杪^②，香风飘动，隐然似有鬼神受飨。众人出庙，仍到徐和家中。徐和寻了竹竿，将斗星灯扎好了。陈念义道：“此时节气，斗柄指乾方须得四更以后。我们前半夜且去睡，交五更动身不迟。”众人依言，早吃夜饭，都睡。将近五更，大家起来，带了有用的行头一同入山。徐溶夫在前面带路，直到中峰下，看那天上，斗柄横斜，已向西方下垂，正近天门。陈念义道：“是这时候了，你们快去安排。”

徐和等忙去将星灯竖好，唐猛去张了兔网，大家都去左近深林内躲了。没多时，只听得兔网上铜铃儿乱响，众人忙出林看时，只见那参仙已兜入网内。众人大喜，忙扑上去取。陈念义忙止住道：“你等休要卤莽，都随我来。”陈念义拄了藜杖，引众人缓缓走近网前。那参仙挣扎不脱，只叫饶命。陈念义道：“参仙休惊，有我在此，决不伤你性命，只求你一点纯阳白血，救个要紧人的

① 沉痾（kē，音苛）——重病。

② 杪（miǎo，音秒）——树梢。

性命。”说罢，便把参仙隔网抱定，衣襟边取出一把玛瑙石砭刀来。徐溶夫忙捧过那个羊脂白玉瓶儿。陈念义将参仙左臂砭破，流出白浆来滴入瓶内。那参仙啼哭不止。又将右臂亦砭破，流了许多。看时已有小半瓶，陈念义道：“足有一酒杯，够了，够了。再取恐伤了他。”便去葫芦内取出丹药，与他敷了疮口，又吩咐道：“参仙，你干了这场功德，虽迟了些路程，日后证果了却缴销一起大公案，亦不失便宜也。”便解开了网，抱到他那生根发苗之处放落地下。那参仙委委悴悴的钻入土去了。陈念义对范成龙道：“这点无价之宝，人死了脏腑不坏，灌下去尚可回生，何况有气未死。”范成龙称谢不尽。陈念义道：“若非神灵默佑，焉能到手如此容易！天已明了，可速回去。”众人收拾了行头，一阵回家。到了后轩，范成龙道：“小可不敢久留，就此告辞，星夜驰归，不知刘总管怎生盼望也。”陈念义道：“此物最娇嫩，你飞马回去也须两三日，天气又热，深恐变坏。你另用个瓦钵儿将这玉瓶坐入，四围用冰护住，路上没冰卖之处可用冷井水坐定，小心提在手内，方保无事。”范成龙道：“老师说得是。”

范成龙正待起身，只听前面厅上发起喊来，只见徐溶夫的娘子同两个儿子跌跌爬爬的进来。众人忙问其故，娘子面如土色道：“一个山神赶来我家也。”徐和喝道：“青天白日，休要胡说！”娘子道：“那个胡说，一个青脸山神，发如朱砂，在前面厅上朝我唱喏，叫你出去哩。”众人不信，都哄出去看，果见一个青脸獠牙的立在厅上。唐猛拔刀上前大喝：“你是何方鬼魅，敢白昼出现！”那人大叫道：“我好端端的是人，你等不要鸟乱！”范成龙在后面认得是康捷，忙叫道：“这是康中候，你们休要造次。”众人方才省悟，都大笑起来，唱个无礼喏，让坐。娘子道：“怎

的康老爷恁般相貌，险些吓碎我娘儿的苦胆。只道他们掘参仙，得罪了山神发作。”康捷笑道：“我恐嫂嫂吃惊，连忙唱喏，嫂嫂兀自害怕。我一路问到此处，路上还许多人诧异哩。”众人又笑了一回，徐和忙叫娘子去看茶。

成龙问道：“康兄何来？”康捷道：“我奉枢密院札付，去青州打探军情。云天彪在二龙山十分危急，东昌、德州两路官兵来救，皆被宋江用奔雷车杀败。天彪教我到兖州探信，那刘小姐的病已是不中用了，性命只在旦夕，现在后事已都备齐。刘广心肠不死，央我到这里来探问吉凶，你等办的事怎的了？”范成龙将上文之事约略说了一遍，“如今亏这位陈念义老师取得参仙血在此，可以起死回生，正待动身要去。”康捷道：“何不交与我带去，今日便可到。”范成龙大喜道：“我也这般说。”徐溶夫取了瓦钵，用冰块将那玉瓶坐好，交与康捷小心提了。康捷道：“引事火急，我不敢多坐，就此告辞。”众人送出门外。康捷别了众人，作起法来，踏开风火轮飞也似去了。众人无不称羨。

徐和对范成龙道：“康中候此去，仁兄可以放心，且将息一日再去。”范成龙果然疲倦，便依言住下。陈念义辞别道：“天台道侣盼望，更要去会张紫阳真人，老拙去也。”徐和与众人再三苦留不住。徐和道：“师父此去，何时再来？”陈念义道：“且看。只你也须了便了。与其力能打虎，何如避虎更妙。一旦失足，悔不及矣。”徐和听了。陈念义又道：“取参仙一节事哄动了村坊，恐有那不晓事的希图长生，去刨掘胡弄，触犯鬼神，性命不保，可告诫他们。”徐和应了。来对唐猛道：“你那只豹角，用芝麻油浸三日便绵软如泥，随意捏成刀剑。再用水浸去油，坚利无比。此乃水晶天兵，非凡铁可比。只怕的盐卤，犯了全体都霉烂。”唐

猛听了甚喜，称谢。众人相送出门，范成龙再拜流涕道：“恩师去了，大恩何以为报？”陈念义笑道：“老拙此来真是因缘生法，莫之为而为，岂望报哉！将军能劝世人，非大英雄、大豪杰夙具慧根者，切勿胡乱学医，此将军之功，亦老拙之深望也。”说罢，曳杖飘然而去。范成龙叹道：“真当世神仙也。”范成龙遂同唐猛在徐溶夫家又住了一夜。

次日饭罢，二人谢别溶夫，带了原来伴当回到唐猛家里。唐猛行装已收拾好了。唐母闻知唐猛打了豹子，范成龙公事了毕，也甚欢喜。唐猛辞了母亲，嘱咐了妻子，带了三五个庄客相随，范成龙亦辞了唐母，一同起身回兖州，不提。

且说康捷将着那瓶仙药驾起风火轮，真个是飞云掣电，已牌时分已到了兖州，不待通报，直入署内。那刘慧娘自从范成龙去后步步沉重，气冲上焦，睡眠不得，已是三昼夜不贴枕席，只靠在侍女们的身上，饭食全不能进，一切后事俱已备齐。孔厚诊脉道：“不过明日寅时之局。”刘夫人听了心如刀割，只是几天儿地的痛哭。刘广、希真只搓手捻脚，没抓痒处。众人面面相觑。刘广道：“女儿的病已是无望了，且丢过一边。我想卢俊义的兵屯我境北，我们何不大发兵马去攻击那厮。”希真道：“我同你前两日不是亲去探看过的，他把守得铁桶也似，如何攻得。”正在议论，忽报康将军回来。刘广、希真、孔厚都怀着鬼胎，不知吉凶祸福，齐出厅来。只见康捷提着个瓦钵儿进来道：“好了，仙丹到手也。”众人吃了一惊，忙问原委。康捷将瓦钵放在桌上，把那唐猛怎地打豹，范成龙、徐溶夫怎地捉参仙，得而又失，怎地亏得遇着了陈念义老师父指点，只取得参仙的血，我到了高平山他们正才得手，细细说了一遍，“如今小姐贵体如何了？”众人听

了，都大喜，看那玉瓶内好似乳酥一般，清香扑鼻。

孔厚大喜道：“有此异宝，何愁不起死回生，趁早安顿来与他吃。”当时送到慧娘房里，取一只细磁杯儿把那宝贝倾入杯内，刘广战战兢兢地捧了递与女儿。那慧娘恐怕打翻，不敢用手去接，就着老子手里一口口的呷完了。孔厚又将现成预备的人参汤，倾入玉瓶内洗荡得干净，倒在磁杯内，慧娘又呷完了。刘广放下杯儿，坐在外间看他如何。房内寂然无声。得不到半顿饭顷，只见慧娘道：“妙啊，这仙药下去真是甘露沁心，虚火痰涎都挫下去也。精神觉得疲倦，我许久不睡，且卧倒试试。”刘夫人便教那侍女慢慢的抽出身子，将慧娘放倒头来搁在枕上。果然仙药不比凡草，不多时，下归元府，上达三关，追魂魄于已失散之后，复真元于无何有之乡^①，水火坎离^②，登时聚会，慧娘瞑目疑神，鼾鼾的睡去。就中快活杀了孔厚，说道：“房内不可多着人，留一两个伏侍足矣。其余都出去，由他静睡。众人依言，都到外面。

刘夫人问道：“孔叔叔看这景象如何？”孔厚道：“嫂嫂放心，他服药后能安睡，生机已转也，切勿惊动他。”那慧娘这一觉直睡至次日黎明还不曾醒。刘夫人轻轻的去摸了他一把，浑身冰冷，又惊惶起来，忙来问孔厚道：“不要竟是这般沉了去也？”孔厚去轻轻偷诊了脉息，说道：“不妨，恭喜嫂嫂，此乃真阳内敛，已是得手了。”众人听了这话都欢天喜地。慧娘直睡到午末方醒，口里叫饿。刘夫人忙将人参粥与他吃了。慧娘坐起来道：“孩儿今日觉得神气清爽，与前几日大不相同，母亲可以放心也。”刘

① 无何有之乡——无的世界，道家最高境界。

② 坎离——坎、离卦，分别代表水、火。

夫人道：“我儿，亏了众位叔伯出力救你转来，须要小心将息。”慧娘道：“孩儿前日正在二龙山办贼，母亲何故只管哭我？”刘夫人道：“你说梦话哩！你病到如今何曾离床，几时到过二龙山？”慧娘想了想道：“怪哉！我前日灵灵清清地在二龙山，见那奔雷车都做成巨兽模样，又见白瓦尔罕造作火老鸦飞上山来烧竹笆子，幸而天降大雨，烧不成功。怎说都是假的？想是我的真魂离舍也。”刘夫人道：“只为你往日用心太过，以致如此，还不静养！”慧娘应了。刘夫人出来与众人说起，孔厚道：“此乃神不守舍，亦可见小姐的尽忠尽瘁，真乃可敬。”

正说间，忽二龙山军报飞到，果说是某日贼兵用纸造成火鸦数千，内藏火药，齐飞集竹笆上焚烧，人不能救，幸天降大雨扑灭。所说的日子时辰与慧娘所说无异，众皆骇然。那文书上又说，恐天晴后贼兵复用故智，要希真商议良策。这话传入慧娘耳里，慧娘便请希真、刘广到榻前，道：“既是这厮真用火鸦，此法不难，孩儿也会得。此法是用勾股法算定尺寸，恰好地位落在竹笆上。但火鸦的两翅最无力，只能飞不能冲突，碰着东西便坠，落地再飞不起。我兵只须在竹笆前张挂罗网，火鸦自不能过。”刘广道：“须得铁网方好，军中一时间那里备得许多。”慧娘道：“不必铁网，只用丝绳足矣，现成的鱼罾、兔网都可用。”刘广道：“丝绳遇火岂不烧了？”慧娘道：“用盐卤浸透，再也不能烧。况且那火鸦不落实地不能发火。”希真喜道：“此计妙极。事不宜迟，可速办回文，就教康中候去。”刘广道：“我看女儿的病渐渐好来，可知会云亲家酌宜良辰，请云公子来做了亲，送他过门好去破贼也。”希真道：“姨丈说得是。”当即发了回文书信，交与康捷去飞报天彪。

这里孔厚用心医治，这番不比从前，那药帖帖灵验。不日，范成龙、唐猛俱到，闻知慧娘服了仙药渐愈，也甚欢喜。成龙领唐猛见了希真，说了来历，希真亦喜。到了七日上，那慧娘身体已是复原，较前更觉精灵。当日康捷又从二龙山来，说天彪得知刘小姐病愈，不胜之喜，先备来礼物数件相送。将出天彪回信，说“不敢再迟，择日命小儿云龙迎取鱼轩^①”，又说“用网截住火鸦之计大妙，贼兵竟不能害”等语。刘广亦喜，收了实物。

希真见慧娘已是痊愈，又得了唐猛一员大将，甚是欢悦，办个庆贺筵席犒赏三军。慧娘命侍女设香案，先望空拜谢了参仙，并拜谢陈通一、徐溶夫，然后拜谢孔厚、范成龙、唐猛、康捷诸人，众人无不欢喜。席上说起唐猛打豹一节，众人无不钦佩。又说到参仙得而复失，亏通一子陈念义指点一节，众人无不感叹。希真叹道：“凡事莫非前定：不是孔先生，不能医治得法；不是我圆光，亦不知高平山有参仙；不遇唐兄弟，谁能除那豹子？不是徐溶夫并念义老师，谁来指点？康将军不来，虽有仙药，到不得恁地快亦无及于事。诸缘辐辏^②，非偶然也。”

过了两日，真祥麟同云龙到了。刘广迎接上山，备外馆安息，带来三百人马都镇上驻扎。云龙拜见了刘广，呈上天彪书信，道：“家父说干戈匆忙之际，一切聘礼都是草草，只好平定之后补备，望泰山恕罪。”刘广道：“我处一切妆奁亦不能备齐，都苟且了事，等大事已毕再补送上。”云龙去见了希真及众位英雄，刘广先办个接风筵席。希真问起军情，真祥麟道：“自从主帅到兖州，未

① 鱼轩——用鱼、兽皮为饰的车子。后亦指夫人、妻子。

② 辐辏（còu，音凑）——形容人或物聚集像车辐集中于车毂一样。

及一个月，宋江那厮又添造奔雷车三百余辆来轮番攻打。幸亏二龙山上粮草充足，器械不缺，云统制设计坚守，方得保全。”希真道：“待我慧娘甥女到彼，奔雷车尽成齑粉矣。”

刘广选择吉日良辰，乃是六月二十七日，云龙、慧娘合卺成礼。到了那日，鼓乐喧天，挂灯结彩，说不尽那锦绣荣华，一段富贵。众官员齐来庆贺。婚礼已毕，大宴三日。过了三朝，云龙不敢久留，告禀岳父、岳母，要请慧娘于归讨贼。刘广与希真商议，备了香车宝刀，精兵一千，教刘麒、刘麟统领了送亲，克日动身。慧娘拜别父母，刘夫人凄惶道：“方才望得你的病好，又离了我面前，你诸事须要保重。那孝顺公姑、敬重丈夫的话，我屡次教过，今亦不必再说了。”慧娘领诺。又拜别嫂子，少不得都流些眼泪。刘夫人又对刘广道：“女儿病体才好，我要孔叔叔同去早晚看视，我才放心。”刘广道：“有何不可。”便对孔厚说了，孔厚欣然应诺，收拾药囊一齐动身。慧娘又别了希真及众位英雄，希真叹道：“贤甥女去了，我折一臂矣。”大家都送出署。

那一千兵马，并二龙山原来的三百人，同慧娘的妆奁行头车辆，俱已在外伺候。当时发炮起马，鼓角震天，金戈曜日，一齐护送刘慧娘去了。希真、刘广等送别回镇，希真对刘广道：“甥女此去，奔雷车必为齑粉矣。姨丈前说要击卢俊义，今番正好相机进攻。我亦要回景相镇去，调猿臂、青云两处兵马，出秦封山去邀击贼人归路也。”刘广大喜。希真辞刘广回景阳，慢表。

且说云龙、刘麒、刘麟、真祥麟、孔厚五位英雄一千兵马，保着刘慧娘往二龙山去。不日到了二龙山，祝永清、陈丽卿先来迎接。众皆大喜，各相见了。丽卿见慧娘已愈，又与云龙成了亲，十分欢喜，笑对云龙道：“我不骗你么？前日城上还是远看，今

日近看，我这妹子端的如何？”云龙大笑道：“卿姐又来疯了！”众英雄都上了二龙山，进宝珠寺参见天彪。天彪先迎接刘麒、刘麟二位舅爷，慰劳毕，然后受儿媳参拜。云龙、慧娘以新婚之礼拜见。礼毕，天彪赐坐。夫妻二人谢了坐下。慧娘抬头见那天彪，神威荡荡，天表亭亭，心内暗自喝采：“怪道他们都说公公仪表非常，真乃天神下界，当世英雄也。”天彪开言道：“闻说小姐贵恙沉重，为舅的甚是忧虑，今喜痊愈也。”慧娘答道：“仗公公洪福，现在已是复元，仍服孔叔叔的药。”天彪道：“本不敢催娶小姐，怎奈宋江这厮奔雷车难破，为舅不能胜他。小姐已到寒舍，是一家之人，家无常礼，不必繁文多仪，愿闻破敌良策。”慧娘道：“官兵失利之由，丈夫都对媳妇细细说过，已定得个主见在心。只因未曾亲身临场，不敢便决。今日便请公公带了丈夫、媳妇去登高一望以观其局势，再行定计。”天彪道：“既如此，今日且不必了。今日龙儿与小姐喜庆之日，我们且只顾庆贺，明日再商。”于是天彪命排酒筵，大会诸将，奏军中得胜之乐，大犒三军，尽欢而散。

次日，天彪带领云龙、慧娘，三骑马到二龙山高巅之处望下面观看。但见那红尘滚滚，惨雾漫漫，那梁山兵马寨栅连云，奔雷车摆在山前好似一字长蛇，端的是孤云随杀气，飞鸟避辕门。慧娘恍然记得，出神时所见正是如此景象，不觉叹息，因问道：“这带水是何处？”天彪道：“是二龙河。”遂用鞭梢指道：“那一片地，便是误用地雷失陷三千人马之所。”慧娘道：“那面望去一片白茫茫的是何所在？”天彪道：“在何处？”慧娘用马鞭指点，天彪、云龙都看不见。慧娘笑道：“是媳妇忘了，此去有三十多里。媳妇是慧眼，所以望到，怪得公公、丈夫都不看见。”天彪教左

右取千里镜来照看，说道：“那里是白沙坞。”慧娘道：“水土何如？”天彪道：“都是沙土，松而且浅。”慧娘笑道：“如此正好就那里用计破他。”天彪惊讶道：“你休作戏言，那白沙坞已是失陷了，你不看见贼兵直逼山下，如何得能到彼破敌？”慧娘道：“媳妇怎敢戏言，这奔雷车若在平时，破他极其容易。如今平地尽被他占去，从山上破他较难些。然亦不妨，待媳妇先同他小耍耍，赶这厮到白沙坞去受擒便了。”天彪、云龙听了都吃一惊。天彪道：“我的儿，你真有神鬼不测之机！”慧娘道：“不瞒公公说，非是媳妇夸口，媳妇有件兵器，十日之内，管教把这厮的奔雷车尽数夺了来与公公使用。”天彪道：“既如此，且回军中去说。”说中欢喜杀了云龙。

三人回到宝珠寺坐了，慧娘教侍女取出一个罗钹匣儿呈与天彪见看，道：“破奔雷车，只在这匣儿里。”天彪打开匣儿看时，只是一副象牙算筹。天彪道：“此是算筹，怎去破敌？你方才说是兵器，怎么又说是算筹？”慧娘道：“便是那件兵器须要这算筹做主。那件兵器名唤飞天神雷。媳妇在新柳城时已曾用过，来时曾带了十架在此。公公可速教军中工匠照样制造，却又价廉工省。这奔雷车若在平时，破他另有巧法。今在山上，必须飞天神雷。”说罢便请纸笔，将那飞天神雷画出图样呈与天彪。慧娘指着说道：“这飞天神雷最为利害，用坚木作架，上用粗绳四十道、踏板二十块。每架用精壮兵二十五人，五个人替换雷子、二十个人踏杠。雷子用生铁铸就，大如西瓜，五分厚薄，里面空心，藏毒烟神火，又包三十六个小雷子。小雷子内又藏火药铅弹，用螺旋将药线盘到里面。雷子落处，四面迸打，雷轰霆击，不问人马皆成齑粉。媳妇看那奔雷车上的西洋楼，上开一穴，有桌面大

小，乃是老大破绽。他虽是用盖门封住，我兵放神雷时，只消擂鼓呐喊，那厮必然开盖门观望。我这雷子已是从天而降，从盖门打入车肚里，管教他土崩瓦解。”天彪道：“你说得虽是，怎能雷子奇奇巧巧都落入他盖门里。”慧娘道：“此所以必用算筹也。媳妇会勾股算术，算那雷子落处，远近尺寸不爽分毫。前日白瓦尔罕用火鸦亦是此术。不然，那火鸦如何都落到竹笆上，不飞到别处去？”天彪道：“恐你万一算错，岂非白费神思。”慧娘道：“公公不信，媳妇来时，后面军装车上现有十架，可取一架来，媳妇算与公公看。”

天彪便令军士拆了一架飞天神雷来。慧娘请天彪随意指一处，掘个坑潭如桌面大小。慧娘用标竿线索布在地上窥望定了，布上算筹。不多时已是算就，按定远近步位定下线道，支起炮架，教军士放上雷子，不必点火，只拽足了踏转杠子发炮。只见那雷子飞去，不偏不斜正落在那坑潭里。若是点好火线，发出去方炸响轰打，此刻不过试个样子。天彪见了大喜，道：“吾儿工巧如此，虽周髀、鲁班^①不及也！”这飞天神雷最要紧，便传令教军中匠人连夜打造。

次日慧娘早起，见了云天彪，请了令去各山坡测望，便教侍从人扛出那面象限仪来。众人问了原委，慧娘说了。众皆惊异道：“贼军未放火鸦之前，曾见那鬼子也用这件家伙向上窥望，我们都不测何故。不一日，那火鸦来了。由今思之，原来就是此法。”云龙问道：“娘子，你昨日为何不用这件仪器？”慧娘道：“此仪

① 周髀(bì, 音币)、鲁班——周髀指《周髀算经》，我国最早的天文算学著作；鲁班是春秋鲁国巧匠。

大而重，我昨日因贪省力，故用标竿绳索代之。但是系从平测远，此番乃从高测深，用法两途，前番可代，此番不可代也。”当时慧娘和云龙领一班侍女仆从去各处山坡测望，算定地步，较准线道。军匠昼夜并工，到了三日上已造成三百余架飞天神雷。慧娘禀天彪道：“破敌足矣。奔雷车破其大半，贼兵自乱，可出奇兵攻营劫寨。此一举不妨全师俱出，媳妇同孔叔叔、康将军守寨，在后面策应。”天彪道：“我儿之言极是。”当时把兵马分为两翼：天彪带领闻达、云龙、欧阳寿通、哈兰生为左翼，祝永清、陈丽卿、刘麒、刘麟、祝万年、真祥麟为右翼。命慧娘同孔厚、康捷领一千人守寨。慧娘又令军士堆积柴草，待官兵得胜之际举火助战。

却说宋江自杀败官军之后，连日宴会。东昌府、德州两路官兵来救，宋江都用奔雷车掩过去，那两路官兵那里敌得，都大败而去。宋江一发放心，对众头领道：“我若得成大事，白军师当居头功。”忽探子来报兖州刘慧娘抱病将死，宋江一发欢喜。数日后又探得慧娘已愈，与云龙成亲，已迎取到二龙山。宋江请吴用、白瓦尔罕商量道：“前日火鸦被官兵用网截住，不能取胜，今闻女诸葛来了，须防备他。”吴用道：“不妨事，我想此车，莫说女诸葛，便是女轩辕来也未必破得。我想再是几日，如真攻不破，便且去攻打别处。现又添造的三百多辆不日可成，八百多辆足以横行天下矣！”遂不以官军为意。

那日二鼓时分，宋江正与吴用、白瓦尔罕在中军帐内，忽听得二龙山上连珠炮响，鼓角喧天。忙出帐看时，只见山上并无半点火光，只是鼓角闹热。吴用恐官兵突围，忙传令奔雷车应故。不移时，只见奔雷车尽皆崩炸。霎时间，乒乒乓乓好一似地裂山

崩，火光冲天。官兵呐喊震地，分两翼杀下山来，贼兵大惊。原来慧娘日里定下线道，到夜间，黑影里将飞天神雷架好，却先放炮擂鼓惊起贼兵，然后暗传号令齐放神雷。那雷子从西洋楼盖门里直滚入车肚，火到炮炸，母炮内又有小雷子，乱迸乱打。车内原有火药，一齐都着，四面轰裂。一霎时，但见碎板断木同人马的尸骸横飞乱舞，众英雄大奋神威，两路杀入贼营，贼兵大乱。正是：

虎豹常愁逢獬豸^①，蛟龙又怕遇蜈蚣。

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① 獬豸（xièzhì，音谢治）——古代传说中的异兽。

第四十七回 云天彪进攻蓼儿洼 宋公明袭取泰安府

话说云天彪分兵两路杀入贼营，慧娘又教军士各山头堆积柴草举火，照得那座二龙山通天彻地如同白昼，众英雄奋勇杀贼。宋江等见那奔雷车已破，魂飞魄散，人不及甲，马不及鞍，弃寨而走。天彪驱兵掩杀，追赶二十余里。宋江亏得徐宁来救，都逃入野云渡营里去。天彪依慧娘之言，就白沙坞扎住营寨，杀死贼兵无数，大获全胜。

比及天明，慧娘同孔厚、康捷领那一千兵，拍着兵符印信，带了一百多辆损坏的奔雷车都到。天彪对慧娘道：“今贼兵虽败，其众尚有数万，尽在野云渡，探得还有奔雷车数百辆，须及早剿灭。”慧娘道：“二龙山下的奔雷车，除神雷打坏之处，还有未损坏的一百三十余辆，媳妇同孔叔叔、康将军都夺取了来，车上的贼兵尽行杀光，已教军士驱驾来也。公公可挑选精兵，先看熟了方法，待他那新的做好，一发取来破贼。”天彪道：“前日奔雷车在山下系埋轮系马，安插不动，所以用飞天神雷可以取胜。如今这厮陆地上掩杀过来，系是行动的，我想飞天神雷未必济事，你说另有巧法，当用何计？”慧娘道：“公公放心，越是陆地上越好破。只愁他乖觉，不掩杀过来。若来时，有一辆取他一辆，有两取他一双。不但那飞天神雷此番用不着，这厮经这一跌，那西洋

楼必然改造了。媳妇却另有一法，教那厮没处捉摸，名曰‘陷地鬼户’。此法比飞天神雷更为省力，奔雷车四五百辆，只消做一千扇鬼户足以擒他。如今营中工匠二千余人，若材料足备，不过一日便可完备。”当将图样呈上。

原来陷地鬼户但用粗木制造，如门户一般，阔二尺，长八尺，枋厚四寸，下面还有擎天柱、推山轮、千斤索等机括，上面可以安营跑马，下面可藏伏精兵，最利沙土地面。号炮响亮，拽动千斤索，轮转柱倒，数十里之地一齐都陷成深坑。总而言之，飞天神雷者，飞炮之变法也；陷地鬼户者，陷坑之变法也，就是那钢轮火柜亦是地雷变法。慧娘技巧过人，能化常法为神奇，往往如此。慧娘又对天彪道：“用了此法，贼兵见我千军万马在上面任意行走无碍，必不想到是陷坑；见此地沙松水多，再不疑是地雷。公公可请众位将军如此如此，再教丈夫带一彪军，去那土山后面虚设旌旗，多置烟火。那厮必猜是那壁厢算计他，待他掩到此地，媳妇却去土山上放起号炮，一齐动手，破敌必矣。”天彪听了大喜，一面差人到清真营，传谕傅玉、风会、李成领兵截住天长岭，休教莱芜贼兵出来接应，一面采办木料，制造陷地鬼户，如法藏埋，一面教云龙去土山背后埋伏，并吩咐众人都依慧娘如此如此。天彪号令机密，那有半点透风。

云龙私问慧娘道：“娘子遣兵调将，为何置我于无用之地？”慧娘道：“怎地是无用之地？”云龙道：“你教我去山后摆样，不是置我于无用之地？”慧娘笑道：“我爱惜你，特留此安耽差使与你，你颠倒不识好人。”云龙不悦道：“我随爹爹出师多次，不曾落后，你却小觑我，那个要你爱惜！”慧娘大笑道：“官人兀是认了真哩！这是最紧要差使，你只听我的炮响，奔雷车陷住了，全

仗你引兵杀出来奋勇擒捉，是第一有功劳的勾当，怎说是摆样？”云龙方省悟，欣然道：“不道娘子如此深心，须要精细着，号炮休误了。”慧娘笑道：“待得你吩咐哩！”当时都去分投干事。慧娘身骑青狮，手秉如意，领二十多名军士并侍女们，去那土山顶上支几间帐房住了。天彪安排已毕，只等贼兵来攻，不提。

却说宋江被官兵杀败，退入野云渡，计点军马伤了七千余人，五百余辆奔雷车尽皆失陷。宋江道：“叵耐刘慧娘这贱人，奔雷车竟被他所破，此仇岂可不报！却如何胜他？”白瓦尔罕道：“不料这厮从盖门内打入炮子来，以致失利。这刘慧娘果然利害，竟亦有如此勾股精算。如今将西洋楼都改造尖顶，自然不怕他。”宋江依言。忽报官军都在白沙坞下寨，宋江问吴用道：“这厮敢是又要用地雷。”吴用道：“非也。那白沙坞沙土地面，掘下去都是水，地雷如何埋得！待小生同仁兄亲去一看。”

宋江遂与吴用带了数十骑出营登高观看，只见官兵一字安营，并不设立壕堑闾壁。吴用沉吟道：“这厮莫不是用陷坑诱我？但既是陷坑，他却为何自己有军马来往行走？”再远望那土山边，只见树林内隐隐有旌旗烟火，吴用笑道：“是了。”遂归营对宋江道：“这厮不从营内使计，必是诱我奔雷车追过土山，那面不知又用甚么生活，我等休追他到彼。仁兄只顾选将去挑战，却将奔雷车悄悄从下坂坡抄出他背后掩杀，面前再设伏兵接应，天彪可擒也。”宋江道：“军师真神算也。”遂令鲁智深、武松去官兵营前挑战。天彪坚守，不发一将迎敌。一连三日，宋江三百辆奔雷车西洋楼已改造好，就令秦明、徐宁、王良、火万城统领了。当夜饱吃战饭，二更时分，人皆衔枚、马皆解铃，从下坂坡鱼贯而

进。宋江同穆洪、李俊、史进、陈达一万二千人马，在官兵前面埋伏。

却说刘慧娘在土山顶上，昼夜提心探望。那夜愁云惨淡，星斗无光，怎当得他那双慧眼，看得清清白白。当时远望见那奔雷车从下坂坡一条线悄悄度过来，慧娘笑道：“笨贼，自道刁哩！你恐中计，却从背后掩我，岂知我这陷地鬼户，由你进那一门俱可擒你。”慧娘恐天彪不知，忙遣小校飞报大营。那知天彪见贼将连日挑战，早料到有诈，多差伏路兵查探。当夜伏路来报下坂坡有贼兵行动，天彪早已准备。

秦明等领了奔雷车掩到官兵寨后，见官兵寂然无声，遂擂鼓呐喊，大驱奔雷车杀入营来。天彪领众将弃甲抛戈而走。贼兵以为得计，随后掩杀，直入官军营内，已进了鬼户界限。只听得土山上一个号炮飞入九天云里，埋伏壮士发声喊，拽动推山轮。那贼兵只叫得苦，不知高低，三百辆奔雷车都平地陷了下去，车轮马脚都穿入地内，休想拔得出。后队看见连忙收缰，便使立得定脚，争奈车下的地无故自陷，急放艚板不及。还有那不曾踏着鬼户的，只道无事，那知都吃地穴内的壮士钻出来用利矛乱搠马腹，一马倒地，全车动不得。云龙已领那彪军摇旗奋勇杀来，鼓声震天，贼兵乱窜。秦明、徐宁等一齐大惊，正不知官兵多少。云龙混杀一阵，秦明等落荒而走。奔雷车上贼兵走投无路，齐声愿降。云龙都教绑了，将奔雷车提出鬼户都驾到平地上。

却说宋江望见官兵营内军声大乱，不知头路，只道是秦明等得胜，正驱兵前进。忽见连珠炮响，左边登、来二州兵马杀来，右边沂州、景阳镇兵马杀来，天彪领青州兵从中路杀来。三面夹

攻，宋江首尾不能相顾，大败而走，踉跄逃入野云渡。正拟悉力^①守寨，只见官军豁地分开，阵后喊声动地，四面八方火光照天，云龙放出那三百辆奔雷车，遮天盖地杀来。宋江不知头路，还要探望，官兵已驾奔雷车直逼营前。宋江大惊，忙令众将丢了营寨便走。官军势如潮涌，杀死贼兵不计其数，直追到天长山，道路崎岖，奔雷车难进，官兵方才收住。

天色将明，宋江收聚残兵，略定喘息，对吴用道：“不料奔雷车尽被那厮夺去，秦明等无一人回来，不知存亡何如？”吴用道：“且进了莱芜城再相机宜。”说未了，只听得天长山里号炮响亮，鼓角大震，一彪官军杀出，大叫：“逆贼休走，马陞、清真众位老爷都在此！”宋江几乎落马。众头领舍死忘生，冲围突阵，且战且走。傅玉在阵云影里望见宋江，撇了史进骤马追去，一飞锤对宋江后脑打去。可惜高了些儿，将宋江头上金盔打落尘埃。李俊、史进双马敌住傅玉。那风会也随后掩到，陈达不识高低，前来迎敌，斗不三合，风会刀起，斩陈达于马下。官兵痛杀一阵，大获全胜。李成接应傅玉、风会一齐上山，依旧堵住了莱芜。

宋江等进不得莱芜，只得领败兵向梁山逃去。一路马不停蹄，走到秦封山下，追兵已远，宋江方才心安。只见秦明、徐宁、王良、火万城领数十残骑奔来，见了宋江诉说奔雷车平地自陷，宋江、吴用、白瓦尔罕一齐大骇。宋江且教安锅造饭。饭熟未食，只听秦封山后又是一个号炮，山内旌旗飞出，乃是猿臂寨、青云山旗号。陈希真一马当先，左有栾廷玉，右有栾廷芳，大叫：

① 悉力——全力。

“休放走宋江！”宋江胆落魄飞，弃食逃走。秦明、徐宁、王良、火万城舍命敌住希真，苦斗了数合，只得逃走。李俊、史进紧紧保护了宋江。那希真领兵追上，宋江、吴用、白瓦尔罕由小路逃脱了性命，兵马已被希真杀完。宋江等会着了众头领，败兵不满三百骑，狼狈遁逃。希真已收兵回景阳镇去了。宋江道：“不知兖州卢员外兵马又是如何了。”说未了，只见前面一彪人马飞来。宋江等大惊，正想再逃，只见来将乃是段景住，领着八千人马前来，宋江喜出望外。段景住道：“卢头领寨内已被刘广冲突几次，十分难守。又知大军败衄，特遣小弟前来接应，一同回归山寨。”宋江长叹一声，就在段景住军中吃了饭，一同会上卢俊义等收兵回梁山去了。

且说天彪在野云渡扎住大营，众将纷纷献功，风会差人呈上陈达首级，傅玉差人献上宋江金盔，其余众将官、众兵丁斩获立功者无数。天彪请祝永清一同慰劳将士，记功录簿。云龙将奔雷车上投降的贼兵五千八百人，请天彪发落。天彪道：“此等慙①不畏死之徒，留之何益，都斩决报来。”云龙道：“爹爹常说为将不可诛降戮服，今贼兵已降，何故斩他？”天彪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此辈势穷无路，方才投降，与诚心归服者不同。况这班贼害我官军无数，应得偿命，休要赦他。”祝永清谏道：“舅父虽是正论，但此辈中难保无胁从者。此次若不赦了他，恐日后贼兵遇困，求生无路，必然死斗矣。”天彪道：“吾奉天讨逆，岂怕鼠贼拚命！只是贤甥的言语亦是仰体上天好生之德。也罢，侥幸

① 慙（mǐn，音悯）——同悯，可怜。

这厮们，吩咐每人割去耳朵一只，发与有功的官兵为奴，再有罪犯立即处死。”

正说间，报来道：“小娘子刘恭人回营，在辕门外候命。”天彪吩咐云龙将自己那柄御赐的翬尾紫罗伞盖迎慧娘由正门进营。云龙领命。辕门外众军官见是主帅伞盖，都肃伍伏道迎接。慧娘大惊，忙下坐骑，侍女上前接了如意，走上中军帐参拜天彪，道：“公公如此恩赐，折杀媳妇也。”天彪教云龙扶起赐坐，道：“全仗吾儿妙计，大伸国威，为舅焉得不喜。那时天子赐我这翬尾紫罗盖时，曾面奉圣谕道：‘军中有建奇功大振军威者，即以此盖赐之。’我赏不私亲，如今正合赐你，休得推辞。我奏闻天子拜你为军师，总督全军事务。”慧娘拜谢领命。

天彪传令大开庆功筵席，三军休养三日，班师。慧娘禀道：“今日乘胜，正要去擒贼，公公何故班师？”天彪道：“你怎不明白兵势。此刻宋贼虽大败而回，梁山根本未动，我不过数万之众，如何平定得。况官兵久暴于外，费用浩大，今清真之围已解，得胜不回是画蛇添足矣。”慧娘道：“公公虽是高见，但白瓦尔罕不除，终是后患。媳妇亦深爱此人的技巧，欲生擒了来应用，望公公依媳妇进兵。”天彪道：“他已归巢穴深藏不出，你怎去擒他？”慧娘道：“只须如此如此用计，管擒此人到手。前日媳妇问水军，正是为此。”天彪听罢大喜道：“吾儿真有鬼神不测之机，得你为军师，我何忧哉！”便传令傅玉、风会、李成仍旧扼住莱芜，这里请景阳镇兵马一同进剿。祝氏弟兄欣然领诺。次日一齐拔寨，大刀阔斧杀奔梁山泊来。

却说宋江败回梁山，众头领都来问安。宋江道：“胜败军家

常事，不足计较，只可惜伤我杨志、陈达、吕方、孔明四位兄弟。吾当整顿军马，誓报此仇。”不日伏路军报上山道：“官兵大队杀来，隔水泊下寨，将夺去奔雷车分作两翼，遣人来挑战。”吴用大怒道：“这厮直如此欺人！我已误输于他罢了，他还不知足。不是夸口，我这座梁山金城汤池，待要吞灭我，休要妄想！”众头领人人忿怒，都愿死战。

宋江道：“他用我的奔雷车，怎生敌得？”白瓦尔罕道：“这个不难，可多差细作去彼军打听怎样陷地之法，即用他法儿挡他。我劝哥哥将水军船只尽拘在南岸，待小弟造几只沉螺舟从水底下延过彼岸，出其不意劫他营寨，此军可破也。”宋江、吴用问道：“沉螺舟怎样？”白瓦尔罕道：“此舟形如蚌壳，能伏行水底。大者里面容得千百人，重洋大海都可渡得，日行万里，不畏风浪。人在舟内，里面藏下灯火，备足干粮可居数月。进出之处用沥青封口，水不能入。今在内河，只须照样做小的，藏得百十人足矣。”宋江道：“恐牵延时日，彼军得利奈何？”白瓦尔罕道：“不过月余便可完备。”吴用道：“且一面与他厮杀，相机决胜，一面请白军师造舟。若用此舟时，一半渡过北岸劫寨，一半由夹河抄出官军背后，绝其归路，使他不知我兵从何而来，必然大乱。可报败兵之仇也。”宋江大喜，便教白瓦尔罕画出图本制造。白瓦尔罕道：“此舟不能画图，须小弟自去监督指点。”宋江便教水军头领张横、张顺、李俊、童威、童猛、阮氏三雄齐去金沙滩下寨，就岸边搭起作场，选备作料请白军师制造；一面发细作去打听慧娘陷地之法，与吴用商议破敌。

却说天彪立营北岸三日，因天降大雨彼此不能交兵。当夜晴

霁，慧娘上飞楼观望对岸水寨，但见一簇灯火明亮，远远闻斧斤锯凿之声。慧娘下了飞楼，禀天彪道：“白瓦尔罕必在对岸，不知又做甚么器械哩。请公公发令，媳妇明日此刻光景必擒此人到手也。”天彪甚喜，准了。

次日，慧娘便教刘麟、欧阳寿通授了密计，带领一千名水军，都付了捍水橐籥^①，腰带铁弩，临期如此行事。刘麟道：“我不认得白瓦尔罕怎好？”慧娘道：“此人西洋装束，容易辨识。”欧阳寿通道：“我昨日追杀贼兵时曾见过，是个三十来岁的鬼子，我识得这厮的鸟脸。”二人领计去了。慧娘又吩咐随身侍女将两只红板箱开了，取出那狮兽架子，“须如此如此作用。”又将标竿算筹去测量了水泊的宽狭、水寨的远近，备下粗麻绳一根，长短与水泊相等，一头系了铜铃，选壮士二十名领去安排停当。

当日黄昏时分，各营掌火，那白瓦尔罕正与李俊等头领讲论，忽听得水泊中央浪声如雷，涌出两个怪物来，似龙非龙，似虬非虬，在波心里斗成一处，身耀金翠，口喷火光，推得那白浪如山。岸边把守的喽啰见了大惊，正不知是何物，忙去报与李俊等众头领。众头领不信，齐出寨来看时，互相诧异。那时候晚色朦胧，也辨不出真假。白瓦尔罕道：“不是甚么怪物，必是刘慧娘做耍虎，待我看了明白。”便跳上木排，腰内取出那管千里镜正待照看，不防水里钻出两个人来，一个捉住了左脚，一个捉住了右脚，喝声：“下来！”扑通一声，把白瓦尔罕拖下水去。那两个人便是刘麟、欧阳寿通。张顺并三阮大惊，忙抽短刀跳下水来。

① 籥 (li, 音力)。

刘、欧二人早已将白瓦尔罕按入水底，腰里解下那根带过水的绳头把白瓦尔罕拦腰拴定，尽力扯动北岸铜铃，岸上二十名壮士拽着巨索便走，不由分说把白瓦尔罕着河底拖过北岸来，好似钓着个大团鱼。刘、欧二人随着都回。

那边李俊、二童等忙招呼水军，二三百人一齐下水齐来抢夺。此时暑日天气，入水最便。众人未曾赶到中流，北岸上一个号炮，水里钻出千余官军，呐喊一声，铁弩齐发。李俊、张顺等见有防备，回身便走。水军喽啰已射死百余人，中箭者无数，阮小二、阮小七、张顺都带了箭逃回。白瓦尔罕已被捉上北岸，解回大营去。这边众头领看了对岸，只叫得苦，忙去报与宋江。宋江听说失了白瓦尔罕，大惊，与吴用商议，要连夜大发兵渡过水泊与官军决一死战。吴用再三谏道：“天彪即已得计，必有准备，攻杀必不见利。我想天彪知兵，无故入我重地，乃是专为白瓦尔罕，今已被他得利，不久必然退兵。乘他退时以倾寨之兵追袭，必获全胜。”宋江只得依言，懊恨不已。

却说刘麟、欧阳寿通捉了白瓦尔罕，收齐水军一齐回营，慧娘大喜，教侍女收了巨兽，禀知天彪。天彪亦大喜，当时升帐，刀斧手将白瓦尔罕绑上帐来。天彪大喝道：“你这厮既是夷种，何故敢助盗贼，速速推出凌迟处死！”白瓦尔罕魂不附体。刀斧手将他推出帐外，将要行刑，忽见火光里一位佳人从外进来，连叫：“刀下留人！”刀斧手立定。那女子上帐禀道：“白瓦尔罕虽然该杀，念他是为权奸所逼，不得已为盗，望公公宽宥。”天彪道：“这厮用奔雷车伤害官军无数，如何赦得？”慧娘道：“此人尚有一技可用，留下他将功赎罪。”天彪道：“既如此，喝教放回。”白

瓦尔罕忖道：“此人必定就是刘慧娘，难得他救我性命。”天彪喝道：“你罪本当处死，少夫人再三求情饶你一命，你可降么？”白瓦尔罕道：“小人蒙不杀之恩，怎敢不降。”天彪道：“既如此，着少夫人领了去。”天彪退帐，慧娘把白瓦尔罕带到自己帐里，先令他拜见了云龙，命手下人替他换下了湿衣服，赐酒食压惊。

白瓦尔罕磕头拜谢道：“小人是该死的人，蒙夫人救了性命，但有用小人处，敢不效命。”慧娘道：“久慕先生乃喇哑呢喇之贤嗣，必知《轮机经》的来历，务望指教，幸勿隐瞒。”白瓦尔罕道：“小人也佩服夫人巧夺天工，又感救命大恩，既遇知音，怎敢欺瞒。小人祖传这部《轮机经》，乃西洋欧逻巴国阳玛诺真传，不立书册，小人都是记熟在肚里，情愿录出来献与夫人。但都是西洋番字，必须翻译汉文方可与夫人应用。”慧娘大喜道：“我久慕此经，不意今日得遇，望先生速与翻出，决不相负。我又闻得他国巧师亚尔几默特能制造火镜，引太阳真火烧数十里之物，先生可晓得此法否？”白瓦尔罕道：“此法亦在《轮机经》内，总不外勾股而已。镜光的凸凹远近另有玄妙，小人录出，夫人一览便知也。”慧娘听了喜不自胜，重赏白瓦尔罕，另立一帐拨人去伏侍他，手下人都称白教授，不呼其名。

慧娘得了白瓦尔罕，甚是得意，取酒与云龙欢饮大旦。次日，禀天彪道：“白瓦尔罕已擒得，可以班师也。”天彪道：“这个自然，我定于今日退兵。”祝水清道：“吴用见我退兵必来追袭，舅父须先发輜重，选猛将率领奔雷车断后。”丽卿便道：“云叔叔同众位将军只顾先行，贼兵敢来追时，侄女与玉郎断后。”天彪道：“不须断后，此刻宋贼恨我已甚，见我退兵，须防空群来追，贤

侄女虽然骁勇，也恐抵挡不易。我有一策在此：玉山弟兄可领贵镇人马押了全军辎重兵先退，不可去远，只退二三十里，选那依山傍水险要所在立下营寨等我，我却于明日提本部兵都退六七十里，险要处下寨等玉山；玉山却于后日，拔营再退六七十里立营等我。如此轮番更替，以守为退。贼兵如来追，动者应敌，静者策应，动静相因，奇正相倚，追兵虽强，吾何惧哉！”众将听了，都拜服道：“相公韬略，真不可及也。”当日祝永清便提本部人马，押了全军辎重先退二十余里，在那卫家山扎下寨栅。那刘慧娘是斯文人，不能厮杀，也从了永清营内去。

次日黎明，天彪严肃部伍，造饭饱餐，去水泊边呐喊摇旗，巡哨一转，用红衣荡寇大炮隔水泊打去，连发九炮，炮子都打入水寨里去。方拔寨退兵，用奔雷车为后殿。到了卫家山，将奔雷车都交与祝永清，永清将辎重都交与天彪，慧娘带了白瓦尔罕又随在天彪营里。天彪离了卫家山，又行三十余里到了良济集，相了地利，扎下营寨，祝永清仍在卫家山安营不动。次日永清方拔寨退兵，仍将奔雷车为后殿，离卫家山到了良济集，又把奔雷车交与天彪，永清仍同慧娘押着辎重再退数十里安营。次日天彪拔营又退，去替永清。

话休絮繁，天彪、永清轮番更替，或二三十里、或三四十里不等，总拣险要有依傍之处安营，以防贼兵来追。早有探子报入梁山寨里。宋江便问吴用道：“他如此退兵，我们须怎样法儿追他？”吴用沉吟道：“这却是难事了。且点起人马追去，再看机会。但人马须在八万以上方可济事。这里仍派上将领兵三万，攻围兗州，以便我们大军飞渡。”宋江惊道：“军师休要戏言。此次清真

一役，除新泰、莱芜二万四千人马外，本寨三万人马尽没于外矣。现存人马仅得十二万，依军师所言，寨内镇守之兵不是尽行扫空了？”吴用道：“兄长休要慌急，我此次进兵，名虽追云天彪，其实别有所图。兄长可暗调嘉祥、濮州两路人马各四万来守山寨，此事便好部署了。”宋江道：“嘉祥、濮州力薄了怎好？”吴用道：“我们南路自曹州失陷以来，目下尚属平安，嘉祥、濮州暂调不妨。即使有事，嘉祥尚有五万、濮州尚有四万，尽可抵御。至小弟所谓别图之事，中途再说。”宋江依言，便先差人传令至嘉祥、濮州调兵。这里逐日有探子来回报，未一报知天彪兵马已退回青州，傅玉等亦由天长山退归，祝永清等也领兵回沂州去了。吴用道：“且待嘉祥、濮州两处人马调来，再议进兵。”

次早忽报嘉祥单廷珪、魏定国领兵四万名到了。下午濮州刘唐、杜迁也领四万兵马到来。吴用便与宋江商议，教单廷珪、魏定国仍回嘉祥，又派宣赞、郝思文同去，留刘唐、杜迁在山寨。这里派秦明、戴宗、张横、张顺、马麟、邓飞去濮州助林冲镇守，并替回宋万、曹正。那燕顺、郑天寿、王英伤痕未愈，留寨将息。宋江、吴用、公孙胜领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迁、宋万、朱贵，点起八万人马。吴用道：“且慢，须添上等勇将几员同往。”宋江便点鲁智深、武松、呼廷绰，并原来新泰头领穆洪、李俊，莱芜头领史进、李忠，又新到头领火万城、王良，共十六位头领，八万人马。

不日部署停妥，宋江、吴用，公孙胜率领了起行，派李应、徐宁、张魁领三万人马攻围兗州。宋江便统大军抹过兗州北境，向青州进发。不日到秦封山下，天色已晚，八万军马连营立寨。

帐中吴用对宋江道：“云天彪那厮已退，清真山守御得法，断难攻取。小弟前番来此，早探得此处泰安府城新任总管叫做甚么寇见喜，本领凡庸，性情畏葸。小弟之意，将大兵就屯在此处，只须遣勇将数员，领兵一万，前去袭取，必然到手。若得了泰安，兄长可就将这几位兄弟、八万人马住扎于彼，联络新泰、莱芜，东南西北可以乘间图取，又可与本寨遥相呼应，从此成功立业，可计日而待矣。”宋江大喜，便请公孙胜领穆洪、史进、鲁智深、武松、呼延绰、王良、火万城，并一万人马，直趋泰安。

且说泰安府知府鲁绍和，便是上年在青州与云天彪同事的。自天彪收降清真山之后，奉旨加文渊阁直学士衔，调任泰安。端的清正持身，严明治下，合境竞颂神明。不料到任不上半载，忽总管寇见喜从景阳镇调来。鲁绍和一见寇见喜如此举止行状，便生忧虑，暗想道：“此地乃梁山强寇出没之所，这等总管如何靠得住？”因此常常愁虑。那日梁山大队攻清真时，鲁绍和深恐贼兵来走冷着，便请寇见喜赶紧备御。寇见喜一听，便慌慌忙忙运了些灰瓶石子上城。及贼兵败回，鲁绍和力劝寇见喜邀击，寇见喜只是不敢发兵，鲁绍和叹气而已。

这日忽报梁山大队贼兵都屯秦封山东面，鲁绍和大惊，急命驾至总管署见寇见喜。此时大小将弁已都集总管衙门请令。鲁绍和开言道：“请总管将军速统大兵扼住秦封山，使其不得转来。秦封西面谷口狭隘，一人守谷，千人不得飞渡。请总管速速定计。”寇见喜早已魂飞天外，目瞪口呆。半晌，答道：“这、这、这自然。我、我明日出、出城押阵，请、请、请都监将军去建、建头功。”鲁绍和道：“明日恐无及矣，总管今晚速去为妙。扼谷口乃

是要紧之着，总管请勿迟疑。”寇见喜道：“我、我就去。”鲁绍和道：“请总管速发号令。”寇见喜对都监道：“快、快、快请都监点齐人马，本、本帅就去。都监领命，立时传齐兵马，都在总管衙门外伺候起行。

鲁绍和辞别回署，仰天长叹道：“微臣鲁绍和，明日见危授命矣。”一面传点齐民壮并本标兵丁守城，一面叫衙内出来谕话道：“我明日碎身报国了。我世受皇恩，分所应尔。你却不可随我同死，你祖宗血脉攸关，快去寻个逃走的路罢。”衙内惊道：“父亲何出此言？”鲁绍和道：“你只依我，休多问。”又自叹道：“云统制，我与你官船一别，不料从此永诀了。”说罢上马便行。

且说寇见喜见兵马已齐，怎好不去？且入内会决别夫人道：“夫人，我今夜就要升天了。”夫人道：“相公何出此言？”寇见喜道：“夫人，我的三十六路斧头当初原是有名望的，近来有了些年纪，恐济不得事。更兼梁山贼兵好生利害，如何敌得！我此去，包管你有头而去，没头而归。我也细细想过，活在这里做这官儿，倒也担惊受吓，不如咬了牙齿，飏的一来，忍了一时之痛，免了一世之愁，而且落个好名望，总算为国忘身。儿子好谗个荫官儿做做，又是一代衣食饭碗到手，岂非上算！”言毕，拍拍自己的头颈道：“脑袋，脑袋，我同你打伙一场，明日分手了！”

正在合家言别，哭的哭，愁的愁，只见都监飞报道：“本府相公业已上城，请将军出师。”寇见喜伸伸舌头道：“险了！险了！”歪戴头盔，斜披铁甲，背了一把斧头，别了夫人上马，跟着大队兵将一齐杀到秦封山，公孙胜已领兵杀出西谷。天已微明，寇见喜望见贼兵火把齐明，鼓角震天，兀自心惊，只得硬着头皮出阵，

大叫：“泰安府总管寇大将军在此，草寇快来纳命！”贼军队里早飞出一个莽和尚，一禅杖打来，都监慌忙迎住。寇见喜便躲在都监背后，捧着斧头待劈，早吃王良、火万城看见，一齐骤马追来。只听得寇见喜阿呀呀一声，两戟齐施，早已了帐。都监大惊，勒马回阵。公孙胜已领大队掩上，官兵失了主帅，无心恋战，大败而走，都监死于乱军之中。

公孙胜领兵直逼城下，督众悉力攻打。鲁绍和督兵抵御，枪炮矢石齐下，打坏贼兵无数。怎奈城内一无勇将，贼兵攻打不息，鲁绍和足足与贼兵相持了一日一夜。次日辰刻，武松、李俊已领兵由云梯上城，城上贼兵已满。鲁绍和料知事去，便向东京叩头道：“微臣今日致命了。”抽佩刀自刎而亡。城门大开，贼兵一拥而入。公孙胜一面差人到大营报捷，一面盘查仓库，吩咐众将：“这番休行杀戮。”便教李俊、史进速领四千铁骑管住各城门，安抚百姓，便将阖城壮丁尽编名册，收为兵卒。那鲁绍和的儿子逃出城外奔上都省，朝廷哀荣恤荫，后来也做得显宦。寇见喜的儿子也逃脱性命，受朝廷荫锡。不必细表。

且说宋江、吴用闻公孙胜得了泰安城，大喜，便教刘唐、三阮领兵二万守住秦封山以备天彪，自己领大队进城。公孙胜等迎接，宋江一一慰劳，便入城大开庆功筵宴。席间，宋江对吴用、公孙胜道：“深仗二位军师得此雄城，以是左制天彪、右击希真，无往而不利矣。”吴用、公孙胜皆称“兄长洪福”，众人无不大喜，尽欢而散。吴用便请宋江传令，教李应、徐宁、张魁将攻兖州的兵马撤回梁山，所有梁山事务并嘉祥、濮州两处的策应尽请卢俊义一人调度。命史进、李忠仍回莱芜，就命二人拨莱芜兵一万镇

守天长山，以作莱芜保障。命穆洪、李俊仍回新泰。命刘唐、三阮就将二万人马驻扎秦封山，保护奉安。宋江领吴用、公孙胜二位军师并鲁智深、武松、呼延绰、杜迁、宋万、朱贵、火万城、王良八员头领，统六万人马坐镇泰安府。又到山寨调施恩、曹正同来协助，策应新莱，雄视山东。并知会梁山副都头领卢俊义，一体招兵买马，屯积粮草，以图振兴事业。计议已定，宋江喜不自胜，便问吴用道：“军师请看此时攻击何方为利？”吴用道：“且将基业立定了再议。”正说间，忽报：“云天彪领大队人马来也。”正是：

才称高枕卧，又遇叩门惊。

有分教：

秦封谷口，权充铁壁铜墙；

汶水流头，翻作尸山血海。

不知云天彪如何部署而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陈总管兵败汶河渡 吴军师病困新泰城

话说云天彪自大胜宋江、进攻梁山擒得白瓦尔罕之后，与祝永清收集人马，掌得胜鼓回青州，各文武及守将都来迎接贺喜。天彪发放人马，把兵器旗帜并奔雷车都收藏库内。众人看那奔雷车，正如一群巨兽，怪状狰狞，无不称妙，便议照式多打造百十辆以备日后应用。刘慧娘道：“行军全仗机谋韬略，区区器械不足恃也。他若识得我陷地之法，奔雷车无用处矣。”天彪称是。当时将破宋江之事申报都省，表奏朝廷，这里大开庆贺筵宴。次日，祝永清等辞别了天彪领本部兵回沂州去。天彪传谕众将各归职守，休养训练，以图恢复莱芜，众将各领命而去。

不数日，忽报宋江领大队贼兵杀来。天彪大怒，便传令点兵。众将都请坚守以避其锐，俟其气衰而后击之。天彪道：“非也。贼兵此来未必专为青州，必有他图。不然，为何待我兵已退尽然后徐徐而来？我此去大军掩击，使其不得他顾。若深守不出，他必恣意蹂躏我邻邑矣。”众将皆服。当时天彪与傅玉、云龙、闻达领兵四万名，浩浩荡荡一直西向杀出。

方到二龙山，忽报贼兵已陷了泰安府，总管、知府等皆殉难。众将齐惊道：“果不出元帅所料。”傅玉道：“寇总管真是庸才，怎

么守着堂堂一府，竟待不到救兵就失陷了。此时泰安已陷，我兵后到，已成倒拔蛇之势，如何是好？”天彪沉吟道：“趁这厮部署未定，且去力攻收复。”众将领令，一齐大刀阔斧杀奔泰安府去。到得秦封山下，已有贼兵堵御，天彪传令攻打。那刘唐、三阮遵吴用吩咐，坚守不出，一面报知宋江。

宋江大惊，当与吴用商议，请公孙胜镇守泰安府，部署一切，自己与吴用亲到秦封山设计坚守。相持一有月余，天彪道：“贼人必将泰安早部署了，我们久暴师于外，军需浩大，无济于事。不如收兵而回，加紧训练，再看机会。”众将称是，遂传令严整部伍，拔寨退兵。

不日退回青州，发放人马，并传谕风会、李成严守清真营，简练军马，以为恢复莱芜之举。众将各归职守。不日朝廷恩旨下降，云天彪并众将均加一级，各有赏赐。孔厚授青州益都县县丞。胡琼追赠明威将军。其余将弁兵丁均分别赏恤。惟刘慧娘特赐显谟阁学士衔，赏宫锦一袭，玉如意一柄，紫诰一轴。众人皆舞蹈谢恩。那边沂州陈希真、兖州刘广并部下效力将士，亦有褒庞赏赐^①，不必细表。

且说宋江见天彪兵退，深恐有诈，不敢追袭。续探得天彪认真退回青州，亦不敢发兵攻击，只吩咐刘唐、三阮小心防守秦封山，自己同吴用回转泰安府，赶紧修理诸务。忽探子来报：景阳镇陈希真传谕蒙阴县防御使训练军马，又委祝永清亲来阅视，并檄知召家村一体练兵。宋江听了，便对吴用道：“那厮此意分明

^① 赏锡——赏赐。

是覬觐我新泰，军师将何法以御之？”吴用道：“新泰为希真所覬觐，莱芜未尝不为天彪所覬觐。我两边策应本是难事，所幸天长山绵亘数十里，足为莱芜保障，可饬史进、李忠守备毋得疏忽，天彪亦不能飞渡。至希真想图我新泰，我不如用先发制人之法攻他蒙阴。休管那厮善用兵，我总去攻攻他看，天命难测，未必那厮定是胜、我们定是败也。”宋江连声称是。只见公孙胜道：“去年兄长攻新柳时，小弟曾用丁甲攻城，却吃那厮破了。刻下小弟将此法加练精熟，又练得吼风、混海、火光三大将法，两法并用，谅可破得希真矣。”宋江甚喜。吴用道：“公孙兄弟既说到此，小弟倒有一必破希真之法。”宋江、公孙胜齐问何法，吴用道：“只消如此如此一法。”宋江、公孙胜齐声称妙。宋江便传令到山寨取樊瑞、项充、李袞前来。

不日，三人到了泰安府，参见了宋江。宋江便议点将兴兵。吴用道：“哥哥须坐镇泰安府，不可轻动，待小弟与公孙兄弟一行。”便点鲁智深、武松、樊瑞、项充、李袞带兵四千名，吴用、公孙胜统领了，辞了宋江，直到新泰，花荣等迎入。吴用正与公孙胜商议发兵偷渡汶河，袭取蒙阴，忽报前面汶河南岸已有召家村兵马屯住。吴用大怒，公孙胜道：“我们且发兵屯住汶河北岸，与他隔河敌住，再相机进取。”吴用道：“所议亦是。”便教花荣守新泰，自己同公孙胜带领新泰头领李逵、黄信、杨林，一万二千人马，随同鲁智深、武松、樊瑞、项充、李袞，并原来四千人马一同到汶河北岸安营立寨，与召村兵马隔河敌住。

且说召忻探得梁山贼兵将到，与高梁、史谷恭领本村乡勇八千名在南岸下寨，将船只尽拘南岸，一面报知希真。希真闻报，

便与祝永清、陈丽卿、栾廷玉、栾廷芳、真大义、王天霸，领景阳镇官员一万名、猿臂寨乡勇一万名星夜赶到蒙阴，直赴汶河北岸下寨。与召忻相见了，便与祝永清亲到河岸巡阅一转，回营对永清道：“我此来为收复新泰也，贼军与我隔河相拒，我不可往，彼不肯来，两边相守，旷日持久，如何是好？”永清道：“且与他拒守数日再看，时届严冬时节，天寒地冻，河冰将合，我可以往，彼可以来，亦未必常相守也。”希真称是，传谕各营并召家村一体严禁防守，并谕蒙阴文武各官小心照应城中事务。

当晚发令讫，河上数万貔貅听遵号令，寂静无声，但见皓月之下，熊旂鸟帜，列伍整齐，一片声画角悲鸣而已。与贼军相拒十余日，两边各无动静。希真与永清商议渡河劫营，永清献计道：“我等且虚设旌旗，堆积烟火，沿河一字长蛇势，连营列栅将上下河边一齐布满。吴用必道我增兵，必然分兵防我。待到月尽夜，天地昏暗，可教上下阵乘黑夜悄悄鼓舟前进，又故意微露破绽令其知觉。那厮必尽力防我左右，我却以全军渡河，直取他的中营。泰山以为何如？”希真道：“甚好。但渡河尚须一层斟酌。可将所拘船只，尽付左右阵为渡河之用。我全军渡河却用慧娘甥女的飞桥，不用船只，又须用雁行阵渡过去。如得利则全师进捣，万一不得利，则退归亦易易也。”永清称妙。当下计议停妥。

至十一月三十日夜，天昏地暗，星斗无光。希真传令，教左阵、右阵各用二百人，每五人驾一只大船，右阵从上流过去，左阵从下流过去。果然被贼人哨探的军士知觉了，急忙报入贼营。吴用日里见希真增兵，本是警心，至夜间闻报，昏黑中不辨虚实，忙传令教左右备御。不多时，希真全军已杀到中营。吴用

忙教军心休乱，齐心应敌。众军急忙登闾，昏黑中望见对阵列炬烛天，照跃出一群猛兽，正是奔雷车模样，吓得贼兵胆碎心落。却不知奔雷车身重，如何渡得过飞桥。这都是希真、永清连日造下的大防牌。吴用也一时辨不真，急忙弃寨而逃。丽卿当先抢寨，希真、王天霸领左翼，永清、真大义领右翼，火光烛天，翻翻滚滚杀上。召忻、高梁亦分两队，随左右翼登岸。丽卿已抢入寨中，忽见寨后狂风大起，满天火球、火团，火光中无数神兵神将身披金甲，手执戈矛，驱着火龙毒兽杀入寨来。丽卿即忙领兵退出，那些鬼兵兽卒，随着狂风烈火一齐杀出寨来，官兵大惊。希真忙传令道：“此贼人妖法也！本帅道法高强，众军休怕！”急忙叠起印诀，念念有词，向前放去，喝声道疾，一道白光冲去，那些鬼兵烈火尽皆退了。众军大喜，重复起鼓前进。

吴用见公孙胜道法被破，忙教众军抵敌。怎当官军势大，抵敌不住，吴用忙传左右营齐来助战，黑夜火光中两阵混杀。公孙胜见丁甲法不能取胜，忙祭起三大将来，摄神兵百万垓前来助战。希真见吴用亦用全军合战，料想劫不得营，便传令按队退回。未及中流，公孙胜神兵已到，大风怒吼，波涛汹涌，彻天彻地都是大火，但见数千万的长人，望身躯何止丈余，统领无数熊黑军隔河杀来，众军胆裂魂飞。希真传令休乱，只管渡河退去，自己替众人断后，捏起真武印诀镇住对岸神兵，只见风平浪静，那些神兵果然纷纷立住对岸，不敢过来。希真兵马已有史谷恭及栾氏弟兄接应登岸，就在南岸一字扎住阵势。那对岸神兵也不住的在北岸边巡行，火势蒸天，只是不敢过来。

看官，那丁甲、三大将并非邪术小法，公孙胜又非等闲之辈，

如何还斗不过希真？只因希真系奉天讨逆，堂皇正大，公孙胜乃是盗贼一边人，那些神将如何肯替他效力，抗违天朝。当时虽迫于符檄不能不到，却只是不敢过来。希真见他们虽不过来，只是不退，心中大怒，便教丽卿快回营去取乾元宝镜来。丽卿骤马回去。这里只听得对岸贼兵不住的呐喊，这边官军、乡勇也一齐呐喊，两边喊声大振。这边只因对岸长人巨兽利害，个个心惊。丽卿已取了宝镜转来，只听得对面起了一个震天动地的霹雳，希真即将罡气布在乾元镜上，金光向对岸射去。忽见那些人、熊黑纷纷都退，却转一群虎豹来，黄烟浓雾在火光中斑斓照耀，径直渡过河来。

希真不住的印诀禁咒，那虎豹竟不退避，从水面直冲过来，南岸军马一齐大惊。希真也不解其意，正想加用禁咒，那群虎豹已扑到南岸，浓烟中杀出一彪蛮牌兵，个个蓝面赤发，杀上岸来，希真兵马大骇溃乱。吴用已统全军杀过河来，樊瑞、项充、李衮领着鬼兵用蛮牌当先掩杀，那群虎豹也各有鬼兵驱策，四边冲突。这边官兵、乡勇个个胆碎心惊，那敢迎敌，都纷纷败下。黄信从左边杀来，杨林从右边杀来。丽卿叫起苦来道：“爹爹，我怎的这般昏了？你那乾元镜上，虎豹兀自毫无影子。爹爹常说，镜子有影的方是神奇鬼怪，这虎豹镜里没影，怕不是假的。”希真猛回头时，天已大明，看那虎豹，正是马上蒙了张皮，那鬼兵也是假扮的，夜间看不清，却着他的道儿。只见那些蛮牌兵、虎豹队都退去了，大队贼兵遮天盖地价杀来。这边兵马大败，召村乡勇尽行沉没，幸亏高梁飞刀利害，标伤了杨林，召忻方与高梁领数十骑逃脱。

祝永清、真大义已识得贼人妖法是假，率众奋勇还斗黄信。不防斜刺里杀出武松一彪人马，驰骤冲突而来。祝永清挡不住，率众败走。真大义已受重伤，厮杀不得。贼兵紧追不舍，正在性命呼吸，忽一彪救兵杀到，乃栾廷玉、栾廷芳，奋勇杀退贼兵。栾廷玉领永清、大义并数千败兵奔黄鹄山，史谷恭接应上山去了。栾廷芳便领一半兵马去接应希真。

且说希真识破贼人假妖法，正欲策众御敌，奈敌人势大，铜墙铁壁价裹来。李逵当先领着步兵，手提两把板斧着地卷来。锐不可挡。丽卿大怒，骤马挺枪迎去。希真待欲收兵，奈贼人逼近，已无可收，便还军去接应丽卿。不防斜刺里杀出鲁智深一彪人马横冲截断。希真正待冲杀，更不防武松、黄信已由黄鹄山转来，邀住希真。希真前后受敌，丽卿已呼应不及没入阵云了。希真只叫得苦，仗着一枝蛇矛，数千败兵，左驰右突，不得冲出。忽见贼军一面人马大乱，喊声大起，希真定睛看时，正是栾廷芳，舞着两刀飞刀滚雪价卷来，贼兵挡不住，被他杀开一条血弄堂进来。希真大喜，领兵杀来。忽听背后贼兵又乱喊，希真回头看时，只见一条笔挝，流星价从贼军里卷进来，正是王天霸。希真愈喜，当时与廷芳、天霸合兵一处共杀贼兵，那武松、黄信都纷纷败下。

只见前面鲁智深一队兵马，喊声震天。希真指着道：“小女陷入此军中，不知性命何如，待我冲杀进去接应他出来。”王天霸道：“主帅不须亲劳，待小将杀进去救小姐出来。”栾廷芳道：“闻贼人正在夺堂阜，主帅须速去策应为要。这里要救小姐，待小将与王将军同去。”希真听罢，便领兵赴堂阜去了。王天霸已倒提铁挝虎吼般向贼军奔去，栾廷芳正待同去，忽栾廷玉一骑飞

到，叫住廷芳道：“玉山郎已守住了黄鹄山，叫我来探听主帅与小姐的，如今主帅、小姐怎样了？”廷芳具说主帅去夺堂阜，小姐陷入阵中，正待去救。廷玉道：“既如此，你助主帅去，我去接应小姐。”廷芳听了，也便领兵赴堂阜去了。栾廷玉提枪挂锤，直奔贼军去救丽卿。

且说丽卿单枪匹马敌住李逵，一马一步，旋风也似的战斗。李逵舞起两板斧，在马前马后、马左马右乱劈个不住。丽卿一枝梨花枪，放出三花大撒顶手段，浑身一片银光，敌住李逵。吴用见了，便挥两翼掩上，裹住丽卿。丽卿大怒，撇了李逵，便骤马直取吴用。吴用大惊。公孙胜忙作法，遣神将来斗丽卿，谁知那些神将经希真一番镇伏，都呼唤不灵了。丽卿马快，已到吴用面前。吴用、公孙胜急忙领兵飞逃，一面用乱箭射来。丽卿正待冲去，忽背后扑到一只疯老虎。丽卿回头一看，正是李逵。丽卿便转身斗李逵。吴用、公孙胜重复驱兵杀转来。武松、黄信斗希真不过，已回到后阵。吴用大喜，忙叫：“武二弟休要歇力，快上前去，协同李兄弟活擒这贱人。”武松便舞动戒刀，直奔丽卿。丽卿正斗李逵，忽见武松杀来，丽卿不慌不忙，一枝枪敌住两人。斗到十余合，丽卿方才叫得苦：分明两只猛虎盘住马前。丽卿抖擞精神，苦战二人。正在性赌命换，忽见前面又杀进一条咆哮大虫。丽卿定睛一看，一枝禅杖卷舞，正是鲁智深。丽卿大惊道：“吾命休矣！”吴用大喜。

喜犹未了，只见前面军马大乱，一员大将一枝笔挺着地打进，随着鲁智深进来，大叫：“姑娘休慌，小将王天霸来也！”吴用、公孙胜一齐大叫：“鲁智深，快转身敌住天霸！”丽卿已架住

李、武二人，偷空走出，扑到鲁智深面前，武松、李逵一齐大吼奔来。丽卿、天霸敌住鲁、武、李，三人大战。吴用本意想生擒丽卿，看到此际，只得设想暗箭之法，却苦得急切没神箭手，恐反伤自己将官。丽卿已跃马跳出圈子，看那王天霸独战三人，便把枪挂了，拈弓搭箭射那三人，只可惜气力已尽，左臂又伤，箭发无力，射不着了。吴用忙传令教前队齐放乱箭。丽卿取枪不及，忙把弓梢来拨，一时措手不及，中箭落马。王天霸大惊，急待还救丽卿，却吃鲁、武、李三人逼紧不得脱身。贼兵一拥而上，来捉丽卿。只听得贼兵又乱喊起来，栾廷玉一马飞到。丽卿飞身上马，撒弓取枪，随着栾廷玉杀出阵云。丽卿道：“可惜王天霸陷入阵中了，待奴家与栾将军再杀进去，救他出来。”廷玉道：“姑娘身受重伤，厮杀不得了，快回黄鹄山，这里待小将进去罢。”丽卿那里肯听，正要同去，行不数武，果然觉得伤重，展手不得。廷玉替丽卿拔下了箭，丽卿弃下那副黄金锁子甲，廷玉撕条战裙替他裹了疮口。

忽见前面枪炮震地，杀出两彪人马。丽卿、廷玉一齐大惊，定睛一看，左边乃是祝永清领猿臂乡勇并蒙阴官兵四千名杀来，右边乃是陈希真领景阳官兵并召村新调乡勇五千名杀来。丽卿、廷玉大喜，一齐奔上，诉说天霸陷阵，须得速去救援。希真、永清急挥军马去掩杀贼兵。原来官兵、贼兵自二更战起，直至未牌时分，两边都人困马乏，惟有蒙阴官兵并召村新调乡勇是生力军，贼军挡不住，纷纷败走。王天霸已由贼军中杀出来，浑身血污，伤痕遍身，一见希真，大叫：“小将王天霸今日绝命了！”言讫大吼一声，口喷鲜血，卧倒于地。希真失声恸哭，忙教数卒异

了尸身回去。栾廷玉已护送丽卿回黄鹄山去了。

希真、永清合兵一处追贼，贼兵退到汶河渡口。吴用传令前队背水死战，鲁智深、武松、李逵三人应命，转身迎敌官军。樊瑞、项充、李袞抢堂阜不得，已领兵回来。吴用教公孙胜督阵，自己同樊瑞等渡河回去。原来吴用自既胜官军之后，原想择地安营占住南岸，奈被丽卿、天霸搅入阵中，不得住手，以致希真、永清领生力军杀来，抵敌不住。吴用懊闷非常，心乱目昏，不觉登舟时失足落水，众人急忙救起。只见北岸一彪军马渡河过来，正是花荣、李俊领军接应。吴用大喜，便叫樊瑞等休退，会齐了花荣、李俊兵马重复杀上南岸。那边希真、永清见贼兵死斗，不敢十分追逼，便领军退回。希真领景阳、召村两枝人马退守堂阜去了，永清领猿臂、蒙阴两枝人马退守黄鹄山去了。原来黄鹄山在蒙阴东北，堂阜在蒙阴西北，两处险要足为蒙阴保障，希真、永清所以用军保守。

那吴用同了花荣、李俊、樊瑞、项充、李袞上了南岸，与公孙胜等屯扎南岸。吴用早已有手下人替他换了湿衣，便与公孙胜升帐，计点军马，查核战功。众将纷纷报上，计杀死官兵、乡勇无数，虽然杨林受伤、黄信中箭，却喜未曾亡失一将，就是兵丁损折也不上千余名，只可惜黄鹄、堂阜两处险要不曾夺得。吴用道：“且就此安营立寨，休养三日再作计较。”当时送黄信、杨林回新泰将息。这里安营造饭，已是酉牌时分了。

看官，这一日一夜的大战，前后关键都交代清楚，惟有吴用的虎豹阵并一彪人马为何从水面上渡得过来？原来军机虽然秘密，日久终成泄漏。记得那年刘慧娘的飞桥利害，吴用在芦川渡

口吃尽苦头。此刻被他探得，他使用此法装载马只，蒙了虎皮、豹皮渡过河来，当时又有公孙胜法术掩盖。希真竟一时看不破，被他杀败。吴用安排此计，取名为聚兽阵，原待十二月初一日夜分应用，不料希真于三十夜里已来劫营，所以不及调度人马，慌忙用过。

当时两边各安兵静守。是夜朔风陡发，天地凛冽，山川树木一色寒威。次日，大风住了，严寒愈甚，点水成冰。那希真已将王天霸盛殓了送回景阳镇，陈丽卿、真大义也送回景阳镇养息。这里希真与永清商议破敌之策。永清道：“那厮力争汶河之渡，其意盖欲取蒙阴也。今我据险要，彼据平地，我无内顾之忧，彼朝晚难保无事。小婿想，不如用后人之法，以待其衰。彼现在之势利在速战，我偏坚守不出，看他来意如何，以定计议。”希真道：“我亦料他必速来求战也，贤婿坚守之法极是。”当时议定，希真、廷芳、召忻、高梁守堂阜，永清、廷玉、史谷恭守黄鹄山。守到七八日，贼军毫无动静。永清道：“奇了，这厮即不肯退，又不肯出，却是何故？”便到堂阜来问希真，希真道：“这厮的意思我也猜不出。且着人持书去催战并责背盟，看他回书如何。”永清道：“吴用那厮最精细，岂肯有破绽被我看出来。小婿因其如此情形，深恐大有诡计，或又是制造甚么器械，不可不为预防之计。”希真道：“此亦当虑。但我守御得法，亦不怕他。总之，我此刻锐气新挫，更兼我手下勇将一死二伤，他那里鲁达、武松等都在，我与他搦战未必得利也。且多发细作四边打听，这里再坚守数日以观动静。”当时众将互相猜疑，都猜不出吴用的主意。永清也回黄鹄山去。慢表。

且说吴用兵马屯在汶河南岸十余日不动，端的有甚主见？哈哈，原来并无主见。只因渡河落水，受了寒气，当日头痛壮热，气粗无汗，浑身拘急，神情恍惚，忙接医士来诊。医士大声道：“此伤寒太阳经症也。”开了一帖麻黄汤。当晚煎好，吴用服了，一面请公孙胜、花荣到床前道：“烦二位贤弟督兵严守。千万不可轻弃这南岸，待我病好了再设计破敌。”说罢拥被而卧。公孙胜、花荣出去弹压事务，一面差人到泰安府报知宋江。是夜五更，吴用竟出大汗，身热退了，气喘亦定，众人皆喜。花荣与公孙胜商议道：“吴军师虽吩咐坚守，但险要尽被敌军占住，我兵背河为阵，不得地利，未必守得。今日吴军师病机已转，不如商议退兵为妙。”公孙胜道：“甚是。”当时二人进了内帐，问候毕，便说起退兵之事。吴用睁起怪目，厉声大喝道：“谁敢言退兵，退兵者立斩！”公孙胜、花荣一齐大惊。只见吴用一片声大骂道：“你们白白的要把新泰送与陈希真，我问你受了陈希真的多少买嘱替他做内间？你不看见，魏辅梁、真大义两颗首级帐下兀自号令着？”说罢，呼的豁开被头，立起身来。众人齐声叫苦道：“却是发狂也，怎好？”公孙胜、花荣一齐退出，吴用已赶出来。鲁智深、武松忙上前劝住，抱他进帐，只听得帐内兀自一片声大骂。花荣看着公孙胜道：“怎好，怎好？”公孙胜道：“此是中邪，待小可用符法镇镇看。”当时公孙胜在帐前布置运气，呵笔书符。众人看那张符，有五个大“虎”字，其余篆文萦带都不识得。众人持去吴用床前挂了，公孙胜又进去念了几遍咒语，吴用果然安静，只是还有些喃喃妄语。花荣已到各营去弹压军心，休得慌乱。

这里已邀集了好几位医生齐来诊视，有的说邪入心包，宜用

牛黄、犀角之属；有的说痰火聚于胆中，乱其神明，宜用竹茹、胆星、菖蒲之属；有的说汗乃心液，汗多而心液亏，宜用归脾定心之剂；有的说谋虑伤肝，志郁不遂，宜用郁金、香附之属；有的说阳明实热，宜用大黄、芒硝之属。议论纷纷不一，各有一方，正不知服何方为妥。此时花荣已回中营，众人说起如此情形，花荣皱眉半晌道：“此事只有速发人到山寨，去请安太医来方好。”公孙胜道：“正是。但此去山寨，回往极快也要十天左右，快发人赶去，今日便动身。”李逵立起身道：“就是我去。”花荣道：“李兄弟休去，这里早晚厮杀，论不定正有用你处。”当时留住了李逵，便差项充飞速到山寨去请安道全。花荣便对公孙胜道：“这里军心慌乱，惟有公孙军师作主，传谕各营退兵为妙。”公孙胜道：“此事我也想过，用了如此大鏖战方才杀过南岸，今若退兵，岂非全功尽弃？不但此也，我若退过北岸，希真那厮亦必随迹杀过北岸，吴军师所谓送他新泰之说，正当深虑。”花荣沉吟不语，公孙胜道：“刻下河冰已合，甚为坚厚，我兵进退极便，不必耽忧。或者日内吴军师病就好，可以定计破敌，便省得退兵也。”花荣点头。

当日众人共议，就那各医所开之方拣择稳当的暂用一帖。吴用吃下了，毫无济事，身子依旧发热，昼夜谵妄^①不息。众头领个个愁眉相向。花荣叹道：“好容易渡到此地，正欲进取，不料天不容我。”樊瑞对公孙胜道：“此事想上天定有谴谪^②，老师何不表天祈禳？或者从此得有转机亦未可知。”公孙胜道：“也

① 谵妄——意识模糊、神经错乱，说胡话，不认识熟人等，因发热引起的症状。

② 谴谪（zhé，音折）——谴责贬罚。

是。”当时在营后设起醮堂，邀集几员道众，公孙胜亲自到坛持法。三日醮事圆满，吴用也一面服了三日不凉不热、不表不里、不轻不重的稳当药，倒也神色渐清。众人皆喜，齐称天佑，纷纷进内帐问候。吴用终吩咐休要退兵，又道：“我此刻心思实在用不起。”众人都道：“军师宽心养息数日，我等遵令严守，断不疏虞。”吴用道：“你们看退兵好否？”花荣道：“退兵亦是。我们只要保得新泰，至于克取蒙阴一着，且从缓图。”吴用道：“兵究竟退不得。”众人诺诺而出。宋江已由泰安遣人来问病。又是数日，众人因吴用神气未曾复元，终是耽忧。又日日盼望安道全，真是心如悬旌。

这日忽闻营外战鼓振天，喊声动地，陈希真领兵杀来也。召忻当先叩营，大叫：“诈称有病、规避战阵的贼，今番定要出来分个输赢！”公孙胜、花荣一齐失色，鲁智深、武松、李逵都咬牙切齿忿怒，齐要迎战。公孙胜忙传令坚守，不许出战。花荣道：“这厮已晓得俺军师有病，断不肯与我干休。我若不退，全军性命难保矣。”说未了，北岸营汛兵丁雪片也似的报过河来道：“祝永清已由上渡口涉冰杀过，抢北岸望蒙山也。现有欧鹏头领把守，诚恐抵挡不住，请令定夺。”众人一齐叫苦。吴用吃此一惊，依然旧病复作，狂言乱语，神情颠悖。花荣道：“此真天亡我也。”咬了牙齿和公孙胜督兵死守，与希真相拒了一日。那边北岸欧鹏也与永清死命敌住，黄信裹疮相助，幸未失守。公孙胜道：“不妙矣，花兄弟快领一枝兵回去扎住北岸，一面先保吴军师回去，一面可以声援欧鹏，一面可以接应我们。”花荣急领兵二千余名，保着吴用退回北岸。先差二百壮兵送吴用入新泰城，

这里二千名在北岸按队扎住。

公孙胜见花荣已过北岸，便统全队弃寨退回，希真已领兵追上。公孙胜兵马方到北岸，希真已领兵过河。公孙胜大怒，传令就冰上迎杀。那知希真并不厮杀，只传令枪炮、弓矢雨点价打击过去。公孙胜兵马纷纷登岸，时已黄昏。月色朦胧，只见岸上飞出无数旌旗，火把影里看得分明，都是猿臂寨、蒙阴县的旗号。花荣大惊，接应公孙胜等一齐退去。希真兵马已杀上北岸，登时北岸上布满了景阳镇、召家村旗号。公孙胜叫花荣道：“快联住欧鹏兄弟，保住望蒙山。不然，敌兵逼临城下矣。”花荣忙与公孙胜领兵赴望蒙山。祝永清兵马正在攻击望蒙山，花荣领鲁、武、李三人与永清混战，公孙胜领樊瑞、李袞偷空上了望蒙山。希真、召忻、高梁已领兵掩来，花荣等也即忙退入望蒙山去了。

原来，那岸上猿臂、蒙阴旗号尽是永清虚设的。花荣不知虚实，是以大惊退去。当时希真、永清合兵一处，攻击望蒙山。公孙胜、花荣极力把守。直至夜半，希真、永清方才收兵屯住北岸。次日，栾廷玉、栾廷芳、史谷恭都领兵渡河过来，与希真等轮替攻望蒙山。接连攻了七日，不能取胜。天气严寒，两边人马冻死无数。希真与永清商议道：“严寒如此，士卒不堪其苦，久役必非所宜。况我背河为营，不得地利，敌人深据险要，我亦难与久持，不如退兵为妙。”永清称是。当时，希真率领景阳、猿臂、蒙阴、召村四路人马退回蒙阴，命召忻、高梁、史谷恭领本部兵回庄休养训练，以备来春剿贼。召忻等领令回去。命蒙阴文武各官坚守蒙阴，希真领景阳兵回景阳镇去了。

公孙胜、花荣见希真兵退，也不敢追击，只带同鲁智深、武

松、李逵、欧鹏、黄信、樊瑞、李袞收兵回新泰。项充同安道全到新泰已有两日了，众人皆喜。项充道：“小弟一到山寨，说起军师之恙，安先生拔步便来。奈河冰坚凝，安先生霜夜坐冰车渡出水泊受了寒气，有些不自在。一路上只得迟起早宿，日子又短，以此到得迟了。且喜安先生诊过军师之脉，说还不妨事。”众人喜问其故。安道全道：“军师之恙乃是内外合邪。一日一夜鏖战，谋虑、忧惊、忿怒兼而有之，五志之动，五火交燃，乃骤焉失足堕水，寒气骤侵，以致阳火骤束，更兼惊气归心，寒水亦伤心。心主血、心伤而血滞矣。是以外呈现太阳之症，内已具蓄血之形。其始治不得法，撤其表而遗其里；其继又误认发狂，而汤剂妄投，药不中病，遂尔貽患。夫军师之狂非真狂也，名曰‘如狂’。如狂乃蓄血之明征也。观其语言皆实事，绝无神灵鬼异之语可见矣。今参脉合症，确宜逐瘀为主。惟心君大伤，复元终须来春，非可旦夕速效也。”众人听了却又喜里带忧，深恐军师未愈，希真先来，大非妙事。这里安道全按方进药，外面众头领吃酒饭。项充说起：“近有新任郓城县知县，亲到俺山寨内口出大言，说要除灭我们。”众人大笑，惟花荣担忧道：“既有此事，恐他认真做出来，倒不可不防。”众人都道：“多大一个郓城县，怕他强到那里！”大众说说笑笑，饭毕而散。

且说吴用日日服安道全之药，果然渐有转机，只是用不起心思。安道全道：“不妨，赶紧调理，自然渐渐复元也。”众人皆喜。这里公孙胜、花荣加紧保守新泰，防备希真。那黄信、杨林二人的伤痕也经安道全治愈，便协同训练防守。一面差人至泰安府，将吴军师病有转机之说报知宋江，宋江亦喜。这里安道全日日诊

视吴用，处方进药。忽一日山寨中报来说：“近来山寨兵马与郓城县官兵交锋一阵，寨兵大败，五虎上将霹雳火秦明阵亡。”众人一齐大惊。

看官也惊问道：“郓城县来了甚么人，这样了得？看官既然性急要问，只好将吴用的病情搁一搁起，下回先交代郓城之事。

第四十九回 徐虎林临训玉麒麟 颜务滋力斩霹雳火

话说山东曹州府郓城县，于重和元年八月间新换一位知县。你道这知县是谁？就是在东京时指使任森、颜务滋收复元阳谷的虎林徐槐。原来徐槐自上京投供之后，不上一二月，适值山东省请拣发知县十员以供委用，吏部即将应选人员内遴选引见。天子挑得十员发往山东，徐槐在内。当时束装起行，任森、颜树德、李宗汤、韦扬隐都愿追随同行，徐槐甚喜，便一同出京。到了山东都省，已是五月天气，刘彬已寿终正寝，贺太岁坐升山东安抚使。当时徐槐参见了贺太平。贺太平一见徐槐，便晓得徐槐才能不凡，便委了一起差使，又委署了一次事，适逢郓城县出缺。当时郓城县系调缺，而通省县官因此地境下大盗盘踞，公务掣肘，人人畏恶此缺，若果要调，都愿告病。上宪^①正在无计，早惊动了这个有作有为的徐虎林，因他也是应补之员，遂禀见上司请补此缺。贺太平颌首许可，惟徐槐系未经实任之员，即补是缺与例稍有未符，因援人地实在相需之例专折奏闻。徐槐退归公馆，任森等闻知此事都有难色。

^① 上宪——上司。

原来梁山泊一区地界乃是三府二州四县交辖之地，其东面是济宁州该管，《前传》施耐庵已交代过。还有正东一面是兖州府汶上县该管。东北是东平州该管。正北是东昌府寿张县该管。西北是范县该管。惟有西、南两面最当冲要，偏落在曹州府郓城县管下。此时曹州府知府张叔夜，因蔡京对头已死，种师道极力保举，已奉旨复还礼部侍郎原秩进京供职，两个儿子伯奋、仲熊也随同进京。金成英升京畿东城兵马指挥使，杨腾蛟升京畿兵马都监，曹州府城中虚无人材。任森因郓城地小，曹府无援，是以惊疑，便劝徐槐不可轻肩此任。徐槐笑道：“吾求此任正为此耳。贼心不忘曹州，其不敢举动者，畏张公也。张公去而贼人肆然无忌矣！从此卷去曹州，南则渡黄河到宁陵，西则剪开州向陈留。云统制、陈总管两路锐师都阻绝在东方，不能呼应。此地若无人出身犯难以作砥柱，东京未可知矣。”任森、颜树德、李宗汤、韦扬隐听了都精神奋发起来，道：“老师既有此志，我等无不效力。”徐槐甚喜。不上一月，朝廷降旨允准贺太平所奏，徐槐着授郓城县知县。时已八月，徐槐稟辞了贺安抚及各上宪，带了任森、颜树德、李宗汤、韦扬隐赴郓城县上任，接理印务。

当案书办滑中正呈送须知各册，并面稟梁山向有免征一项。原来宋江自啸聚以来，各处抢掳，就是本治内如东平、东昌、汶上、范县等处亦无不侵犯，独不来扰累郓城县。你道这是何故？因宋江是郓城生长，这郓城是他父母之乡，所以他约众人勿得侵犯，以存恭敬桑梓之谊。兼且凡有本县到任，送他银子一千两，名曰免征费。得了他这一千两银子，不来催钱粮，并永不捕获示禁，两无干涉。如此多年，习以为常。历任县官听见无不依从，

惟有徐槐一听此言勃然大怒，暗想道：“且慢！我初临此地，本根未曾培固，不宜轻露锋芒。”便严辞正色，对那书办道：“这事休提。本县虽两袖清风，岂肯收此不义之财，你下次休得胡言。”书办不敢再提，诺诺而出。

次日，徐槐带了任森阅视城池，盘查仓库。任森道：“不料此地城郭如此坍坏，钱粮如此匮乏。张嵇仲统属此县不早为之部署，真不解其意。”徐槐道：“张公正是卓识。此地逼近盗乡，修城储粮，无损于盗而反生盗贼觊觎之心。今日我临此地，却不可不振作一番。”任森道：“此事老师放心，门生自能调度。门生家财颇称殷富，若破家以报国，钱粮足而城郭亦可完固矣。”徐槐极口称许，又道：“我看此地民风刁敝，也须得振作起来才好。”任森道：“此事老师亦放心。昔年张嵇仲海州下车，一募而得死士千人，所以然者，人人俱有忠义本心。我以忠义感之，自然响应桴鼓^①。况现有李、韦二兄弟智勇之才左提右契，颜树德勇气迈伦，足为三军倡导。至于训练之法，门生不才，可效微劳。如能赶紧调度，不数月而郅城一区蔚为强国，数万劲旅所向无前矣。”徐槐大喜，便一面照常办理公务，一面派令任森筹画经费，一面倡募义勇。自八月初旬起，至十月底，三个月工程。任森报称：“仓库钱粮、衣甲器械俱已完备，足支三年之用；城郭燉煌修理告竣，义勇军士得五万人，坐作进退无不如法。”李宗汤、韦扬隐都禀称：“似此劲旅，足可踏平梁山。”徐槐甚喜。

到了十一月十五日，徐槐吩咐备马，亲赴梁山。任森不解所

① 响应桴鼓——用鼓槌（桴）打鼓，鼓就响起来。比喻相互应和。

谓，请问其故。徐槐道：“梁山以忠义为名，若不先破其名，虽死有所借口。我初临此地，不可不教而诛，且去面谕一番，使他死而无怨。”任森道：“老师高识，但尚须选一人随护而去。”李宗汤挺身愿往。徐槐许可，便带了李宗汤一同出城。

李宗汤全装披挂，佩了弓箭，提了大斫刀，跨下大宛名马，随从了徐槐，一路上鸣金喝道，军健公差前后簇拥，直到水泊边。此时朱贵已在泰安府，这泊上酒店委石勇兼管。当时遥见官来，便悄悄探问带多少官兵。公差回言：“没有官兵，徐老爷有话面谕你们头领，速即备船。”石勇见这县官不带武备，便一面报上山去，一面备船请官渡了水泊，一路吆喝上去。卢俊义在寨中闻报，寻思道：“这官儿倒也奇了！前番不来要免征费，本来有点古怪，今番亲来，又是何意？大哥、军师又不在这里，我且见他。”便教取冠带来迎接。

不一时，徐槐马到忠义堂，卢俊义上前深深打恭道：“治下梁山泊居士卢俊义，迎接父台宪驾。”徐槐首额，下马进厅，见忠义堂上中设炕坐，徐槐即便上坐，李宗汤扶刀侍立。卢俊义也在下首坐了，众头领都在堂下。徐槐问卢俊义道：“你就是梁山泊里副头领么？”卢俊义道：“治生卢俊义。”徐槐道：“宋江那里去了？”卢俊义道：“到泰安办抚恤去了，有失恭迎，多多有罪。”徐槐道：“尔梁山聚集多人，名称忠义，可晓得忠义二字怎样讲的？”卢俊义道：“伏处草茅，以待朝廷之起用，忠也；会集同志，以公天下之好恶，义也。老父台以为然否？”徐槐道：“焚掠州郡，剪屠生灵，又是何说？”卢俊义道：“贪官污吏，乃朝廷之蠹，故去之；土豪乡猾，乃民物之害，故除之。非敢焚掠剪屠也。”徐

槐道：“如此说来，是尔等心心不忘朝廷也？”卢俊义道：“正是。”徐槐道：“如此，又何故刺杀天使，自毁招安纶綍乎？”卢俊义接口道：“冤哉！陈希真遣其女儿刺杀天使，绝我招安，至今负冤不白。”徐槐道：“且住。姑无论钱吉口供可据，郭盛面貌可凭，万无可妄言称冤。即使有冤，当初何不自行面缚，叩阙陈辞？乃尔饮恨曹州，肆行侵犯。似此行为，分明自实罪状。况犹志不自足，东侵蒙阴，抗拒天兵。以致希真义旗北下，藉手而先取招安。拙何如矣，愚莫甚焉！哀哉！尔等若不顾忠义，将不有于天子，又何有于本县。若其犹顾忠义之名，则宜敬听本县之训。本县初临此地，不忍不教而诛。尔可传谕宋江，即日前来投到。那时本县或可转乞上宪，代达天听，从宽议罪。若再怙恶不悛^①，哈哈，卢俊义，卢俊义，恐你悔之不及了！即据你所说，宋江到泰安抚恤去了。这抚恤二字，足见荒谬绝伦。泰安乃天子地方，抚恤是官长责任，与你可干，轻言抚恤？”

卢俊义道：“父台且缓责备，姑容缕叙下情。当今天子未尝不圣明，而奸臣蔽塞，下情冤抑。父台荣临此地，未察其详，我梁山一百余人，半皆负屈含冤而至。倘父台不嫌琐碎，容俊义等逐一开单，将我辈被官长逼迫之由叙呈原委，恐老父台设身处地，亦当怒发冲冠。缘我等皆刚直性成，愿为天下建奇功，不甘为一人受恶气。是以推而广之，凡闻有不平之处辄拟力挽其非。此心此志，惟可吁苍天而告无罪耳。”徐槐道：“你错极了！天子圣明，官员治事，如尔等奉公守法，岂有不罪而诛？就使偶有微

① 怙恶不悛（quān，音圈）——坚持作恶，不肯悔改。

冤，希图逃避，也不过深山穷谷，敛迹埋名；何敢啸聚匪徒，大张旗鼓，悖伦逆理，何说之辞！大名之百姓何辜？东昌之官员何咎？因一身之小端不白，致数百万生灵之无罪遭殃，良心苟未丧尽，亦当寢寐难安。即如你卢俊义，系出良家，不图上进，愿与吏胥妖贼同处下流。我且问你：万里而遥，千载而下，卢俊义三字能脱离强盗二字之名乎？玷辱祖宗，贻羞子孙，只就你一人而论，清夜自思，恐已羞渐无地矣。尚敢饬词狡辩，殊属厚颜。本县奉天子之命来宰郛城，梁山自我应管，一草一木任我去留。我境下不容犯上之徒，我境下不畜逞凶之辈。遵我者保如赤子，逆我者斩若鲸鲵。自此次面谕后，限尔等十日之内速即自行投首。如敢玩违，尔等立成齑粉矣！卢俊义悚然^①不语。

原来卢俊义原晓得宋江口称忠义，明是权诈笼络，此时当不得身子已落水泊，只得顺着众人，开口忠义，闭口忠义。经此番徐槐诘驳，本是勉强支吾，不期又经徐槐羞辱了一场，心中大为悔闷，十分委决不下。彼时忠义堂下好几个头领轮流观听，交头接耳，个个骇异。燕顺、穆春听得不平，皆欲逞凶行刺，又看李宗汤提刀在旁凛凛威风，有些怯惧。想来者不愚，愚者不来。李应、徐宁都道：“使不得。”众头领目视卢俊义，卢俊义授之以色，似乎不许声张的模样。只见徐槐立起身就叫带马，李宗汤同出厅前。徐槐看见那“替天行道”的大旗，便对李宗汤道：“这个‘替’字荒谬万分，将军为我除之。”李宗汤将刀付与从人，抽弓搭箭，向上飏的一声把那个“替”字对心穿过。堂下各头领人人

① 悚然——同“悚然”，害怕的样子。

咋舌。卢俊义也看呆了，便向徐槐打一躬道：“恭送宪驾。”徐槐上马，张着华盖，鸣金喝道。李宗汤也插弓提刀，上马随从，缓缓的下山去了。渡了水泊，一路上观看形势，回到郓城。慢表。

且说卢俊义自送徐槐去后，各头领一哄而上。忠义堂上七张八嘴议论徐槐之事。也有忿怒这县官，不肯与他干休的；也有笑这县官说大话的；也有说口出大言，必有大事，须得防备一番的。卢俊义只是默默无言。众人见卢俊义无言，便问卢俊义定何主见，卢俊义点头而已。众人各散。

是晚，卢俊义退入卧室，挑灯独坐，叹口气道：“宋公明，宋公明！你把忠义二字误了自己，又误了我卢俊义了，众兄弟兀自睡里梦里哩！算来山泊里干些聚众抗官、杀人夺货的勾当，要把这忠义二字影子占着何用？今日却吃这县官一番斥驳，弄得我没话支吾。当初老老实实自认了不忠不义，岂不省了这番做作之苦。”便看着自己的身子道：“卢俊义，卢俊义，你是个汉子，素来言语爽直，今番为何也弄得格格不吐？”叹了一回，猛然提起一个念头道：“宋公明既不愿受招安，卢俊义料无出头之日。我看今日这位徐县官，虽声色并厉，却中有顾盼之意，我看竟不如一身独自归投了他。他果知我，我就在他身边图个出身也。”想了一想，便自己吩咐自己道：“卢俊义，主意已定，休要更换！”想定片时，忽转一个念头道：“只是舍不得公明哥哥这个情分，况且现前这基业，无故弃舍了亦是可惜。”想到此处，便心中七来八往的辗转了一回，竟定依了后来的主意，便思量对付徐槐之事。

一夜踌躇，窗外早已鸡鸣，卢俊义便上床去略盹了一盹。天

明起来梳洗毕，便出忠义堂，聚集众头领商议事务。卢俊义开言道：“公明哥哥因张叔夜已离曹州，教我简练军马，观看曹州动静。不争这徐官儿坐在郓城当我咽喉，须得先对付了他方好再议别事。”穆春道：“碟子大小的一个郓城，卢兄长顾忌他做甚？”卢俊义道：“非也。月前闻知他修理城池，今番又亲来宣扬威武，此事断非小耍。今日就差人到泰安府，速去通知公明哥哥。这里一面差探子往郓城去探听消息，一面简选起兵马来准备厮杀。”李应道：“兄长所议极是。”当时卢俊义便差人分头而去。不日往郓城去的探子转来回报，道：“郓城县城池燉煌果然修理得十分整齐，钱粮器械也十分充足。那徐官儿身边有三员勇将，好生了得。一个叫做李宗汤，便是方才陪徐官儿亲到我们山寨的；一个叫做韦扬隐，闻说是那年在曹州刺杀董头领的；还有一个叫做颜树德，却不晓他甚么来历。”燕顺听了，接口问道：“这颜树德是不是号叫做务滋的？”探子道：“正是。”燕顺回顾郑天寿道：“这人原来在他身边，倒要当心抵御。”众人齐问燕顺：“原何认识此人？”燕顺道：“小弟原不认识。小弟那年同郑天寿、王英两位兄弟在清风岭时，秦明兄长同来聚义，据秦兄说起，此人是他表兄。秦兄又说此人武艺端的在他之上，有一事为证：秦兄与这颜树德同处家乡时，村上有两铁鼓各重千余斤。秦兄两手擎得起，却不能行走；那树德却高擎两个铁鼓，奔走百余步。那时弟等听得无不骇异。”众人听了各各咋舌，道：“这事倒认真不是小耍也。”卢俊义道：“当时既说得如此，何不早邀他入伙，免得今日贻患。”燕顺道：“早时何尝不邀他，秦兄长差人去邀他，却吃他把以不及了。如今他恰落在那边，秦大哥又不在这里，倒要商量谁人抵

御。”卢俊义道：“可作速差王英、扈三娘往濮州去替回秦明，再定计议。”说罢，便差王英、扈三娘往濮州去替回秦明。

等得秦明转来，一往一返，早已出了十日限期之外。那徐槐在郓城县早已与任森简选了一万人马，派颜树德为先锋、任森为参谋，徐槐亲自统领出城，一路浩浩荡荡杀奔梁山来了。探子报入梁山，并言官军的先锋正是颜树德。秦明一听，便眼里冒烟，鼻端出火，道：“这厮来得正好，俺正要和他理论。”卢俊义道：“贤弟且耐，此去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小可想令表兄如肯受劝，还是劝他来为妙。”秦明点头。当时卢俊义便派秦明为先锋，自己同李应、张魁领中队，燕顺、郑天寿押后军，也点起一万人马，出了山寨。出时天气连日严寒，河冰已坚凝七日，贼军涉过冰泊，迎敌官军。

徐槐兵马已到导龙冈下，前军探报贼人先锋乃是霹雳火秦明。徐槐大喜，对任森道：“霹雳火撞在我手里，管教他坠崖不返了。”便传颜树德进帐授计。树德进来，徐槐道：“务滋此番当心。探得贼军来将正是那霹雳火，人人畏他，惟将军可以制之也”。树德高声道：“恩师放心，小将不才，管取那背君贼子来献麾下。”徐槐道：“将军且慢，须依我言语，管教将军独建奇功。”树德道：“请恩师吩咐。”徐槐道：“我已将这导龙冈形势看阅分明，这冈北面坡势峻削，可速将全军移屯冈顶。好在来将秦明与将军有亲，又有批杀使者之仇，此时一见将军必然冲冈直上。将军且勿与战，可将朝廷顺逆大理凯切晓谕。彼若顺从弭伏，吾又何求；若其不伏，那时我冈上俯击，彼冈下仰攻，本县又有如此如此妙计，必得大胜矣。”任森、颜树德一齐拜服。当时传令，营

外三声炮响，大军一齐登山。

山头爱日当空，冰道微融，流淅涓涓。官兵在冈上列成阵势，旌旗喧赫，戈甲盛明。颜树德挺着大砍刀立马阵前，望见前面大队贼兵已背着朔风来也。须臾到了冈下，当先队里飞出一枝旗号，乃是“天猛星霹雳火”六个大字。树德一见，便大叫：“我那表弟秦明快来听谕！”秦明在队里一听此言，怒从心起，不待布阵便一马飞出，舞着狼牙棒恶狠狠杀上冈来。不防磴道冰滑，马失前蹄，秦明掀下马滚落冈来，官军大笑。秦明大怒，爬起来重复上冈。此时任森亦在阵前高叫：“霹雳火何须性急，缓缓上来何妨。”秦明怒不可遏，舞狼牙棒直取树德。树德正待迎战，任森急忙出马，用枪逼住秦明，回叫树德道：“务滋，你有话向他说，便好先说了。”秦明气忿忿道：“颜表兄，你那年打死我伴当，今日有何话说？”树德把徐槐吩咐的话想了一想，便道：“表弟别来无恙，昨奉手书，藉审眠食安康，伏惟万福。”秦明睁起怪眼，道：“怪哉！我几时有信与你？”任森忙接口道：“是务滋听闻传言。今系军务傍午之时，寒温已毕，速速两下厮杀。”说罢抽枪退出。

树德便轮刀直取秦明，秦明用狼牙棒急架。两个各奋神威，在冈上战了三十余合，端的性斗命扑，毫不相让。那边卢俊义及李应、燕顺等在冈下，看得这番情形都疑惑起来。只见任森在马上大叫：“务滋战得够了。”树德使用刀架住狼牙棒，勒马奔回本阵。秦明那里肯歇，直追进来。这边阵脚乱箭齐发。秦明冲杀不入，只得远远立住了马大叫：“你这厮休用反间计！你快出来，我倒有话向你说。”这边阵上无人答话，只得放箭。

好一歇，方见官军阵里一个号炮，乱箭齐歇，旗门开处，依旧任森、颜树德并马而出。树德高叫道：“秦贤弟，有何见谕？”秦明道：“你休使这等反间计！你如不忘兄弟之谊，且听小弟一言。”树德道：“谨领教。”秦明道：“你这身武艺，跟了这点点知县也不值得。不如同了我去，俺堂堂山寨足可施展骥足，仁兄以为何如？”树德高声道：“谨领教。”任森低声道：“将军请回，今夜三更准来报命。”弄得秦明目瞪口呆。任森道：“将军快回，此等劝降密事岂可军前声张耶？”秦明不知所为，只得勒马下山，一路暗想：“今日这事奇了。我依了卢头领言语劝了这几句话，他竟居然唯唯从命，且看他三更来如何情形。”一路想，一路缓缓的下山去了。那任森、颜树德已收兵回营，就冈顶安营立寨。卢俊义等在冈下接着秦明，心中十分疑惑。只见秦明开言道：“这厮们想用这等反间计来离间我们，真是好笑。方才我劝了他几句，他却唯唯从命，倒是奇事。他说三更准来报命，且看他真假如何。”卢俊义诺诺，心中却十分摇惑不定。当晚各自归帐，卢俊义召李应、张魁入帐。卢俊义道：“今日秦兄弟如此举动，大是可疑。我想他在我山寨多年，情分十分交洽，今日也不到得有此内叛之事。”李应道：“败军之将不可与言勇，亡国大夫不可以图存。小弟自受了魏辅梁、真大义之欺，今日实难参末议。”张魁也凜然变色，道：“近来世上人心难测，不可不深为之虑。”卢俊义口中不说，心内踌躇道：“即如我卢俊义，方才听了这徐官儿的言语也险些心动。今日的秦明岂能保他心肠不变？或者他受了这官儿的密嘱也未可定。只是军师不在这里，无可商量，怎好？”想了一回，便教传燕顺、郑天寿进帐。卢俊义问道：“二位

贤弟今日看这秦兄弟心意何如？”燕顺道：“小弟正在疑虑。他初入伙时，系花荣兄长用计将他衣甲着别人披了，打劫了村庄，以致慕容知府冤他叛逆，杀其妻子，他回去不得，勉强归投我们，实非出于诚心。今日他或者陡然心变，正未可预测。”郑天寿道：“他初来时心中好生不自在，小弟兀自防他发作。但现在他已与公明哥哥投契多年，或者不至于此。”卢俊义道：“他自说三更时分敌人必然潜来，且看他如何布置。”众人称是，各自散去。

次早卢俊义升帐，请秦明进来问道：“秦贤弟，夜来三更之事何如？”秦明道：“那厮竟不来，毫无信息。”卢俊义大惊疑，正待诘问，忽报颜树德单骑到营外，大叫：“请秦贤弟单骑上山叙话。”卢俊义愈加惊疑，便道：“秦兄弟，你休怪我说。我和你巧言不如直道，你夜间三更之事端的何如？”秦明大叫道：“兄长果误信那厮反间计也。三更端的无事，兄长不信，今日他叫我单骑上山，我偏大队上山；他要和我叙话，我便趁他不防，斩了他来，以表秦明今日之心。”卢俊义道：“甚好。”众人一齐称是。遂传令拔营齐起，大队人马随了秦明登山。

颜树德早已回山，与任森并马立在山顶。秦明气忿忿登山，后面大队贼兵潮涌上来。只听得山上一声号炮，官军一齐呐喊，礮木滚石一齐打下，打倒了一半，滑跌了一半，满山但见贼兵尸首，好一似下水的汤圆纷纷的滚落冈下去了。却留出了秦明的一条马路。秦明大惊，急回马奔下冈去。任森急叫道：“秦将军快请转来，你干了这场奇功，无俟反戈杀贼矣！”下面众头领见秦明果叛，一齐大怒，只听得一片声骂：“秦明反贼！”“秦明失心狂贼！”下面骂个不住，上面叫个不住，弄得秦明立在山腰，上

又不得，落又不得。看官，秦明既到此地回去不得，大可趁势归顺，你道他何故不肯？一来石碣有名，分当诛戮；二来朝廷恩德，断敌不过公明哥哥的情分；三来终想斩得颜树德，回去好表明自己心迹。便对山下大叫道：“众位息怒，待我斩得颜树德回来表心。”说罢，舞狼牙棒杀上冈来。

颜树德在冈上望见贼人大骂秦明，满拟秦明必来归顺，忽见秦明杀上，便心中遏不住蓬勃大怒，举刀直斫秦明。两个就在冈上展开兵器大斗。任森大叫：“二位少住！”树德大叫道：“住甚么！这种透心糊涂的贼，留他何用！”秦明亦大怒道：“你行这毒计害我，我怎肯与你干休！”树德圆睁怒目，轮大砍刀直攻秦明；秦明直竖飞眉，舞狼牙棒转斗树德。两个在导龙冈上，官军阵前，大展神威，横飞杀气，一来一往、一去一还，酣斗了六十余合。冈上冈下，两边阵上都看得呆了。卢俊义已看出秦明无他意，只见树德刀光挥霍，刀量纵横，深恐秦明失手，大叫道：“秦贤弟请回，小可错疑你也，快回来从长计较！”秦明那里肯歇，但见冈上四条铁臂盘旋，八盏银蹄翻越，早已酣战到百三十余合。

秦明把棒逼住树德道：“且慢，我的马乏了。”言未毕，树德大喝道：“就同你下马步战。”将刀指着秦明，翻身跳下马来，秦明亦跳下马。两马都跑回本阵去了。这里刀来棒往，棒去刀迎，约莫将到二百余合，兀自转战不衰。任森看那霹雳火杀气腾腾，颜务滋力量却尽够压得住。卢俊义等深恐礮木滚石利害，不敢上冈来帮，只叫得苦。看看已斗到二百四十余合，贼军阵上不住叫免战，两人只是不肯住手。此时任森亦出阵前，看那颜树德一片神威，愈战愈奋；那秦明气焰已有些平挫，只是怒气未息，狠命

厮杀。卢俊义、李应、张魁等在冈下只叫得苦，看那秦明渐渐不是树德的对手了。到得四百合头上，任森长啸一声，骤马冲出，神枪飞到，镇住了秦明上三部。秦明措手不及，树德的刀已从下三部卷进。只听得官军阵里欢天喜地的一声呐喊，贼军一齐失惊，霹雳火早已咯碌碌直滚下山麓去脑浆迸裂了。冈上官军摇旗擂鼓，大呼杀下。贼兵无心恋战，纷纷败走。颜树德奋勇当先，一口大刀奔雷掣电价杀下。贼兵个个心碎胆落，那敢迎敌。任森挥两翼精兵一齐掩上，杀得贼兵僵尸遍野，流血成冰。卢俊义身受重伤，李应、张魁死命保住，燕顺、郑天寿领败残兵渡过冰泊，踉跄逃入山寨，张清等接应上山去了。

官军直追到岸边方才收住，计斩贼人上将一员，杀死贼兵五千余名，生擒贼兵一千余名，夺得器械马匹不计其数，大获全胜。众人无不钦佩本县徐相公韬略神妙，三军欢呼动地。原来颜树德当力战秦明之时，徐槐左右都深恐树德失手，齐请徐槐传令免战，徐槐不准。及战到二百余合时，左右又苦请免战。徐槐大喝：“无知小厮，安识颜将军本领！”厉声叱退。左右看那树德苦战不休，都料要受伤，暗暗叫苦，再向徐槐说。徐槐大怒，传令：“有敢言免战者立斩！”果然秦明授首，树德成功。左右方晓得徐相公眼力过人，深深佩服。当时徐槐传令，在水泊上发了九炮，整齐部伍，大吹大擂，掌得胜鼓回归县城。防御使莫知人出城迎接。

原来莫知人见树德莽撞，任森迂重，深恐徐槐此去不能取胜，谁知居然大捷，心中十分惊异。徐槐、任森、颜树德领兵进城，发放人马，一面申报曹州本府，一面通详都省，并将秦明首

级一颗及生擒贼徒一千余名，派得力将弁督兵护送解去。这里郛城县文武各官都来贺徐槐战胜之喜，大开庆贺筵宴，众人无不称羨徐槐韬略。徐槐笑道：“未可恃也。”众人请问其故，徐槐不慌不忙说出一番话来，有分教：

郛城县里，重添两位女英雄；

宛子城中，破却几重深险阻。

正是：

巨盗生腹心之患，苍生凭保障之功。

毕竟徐槐说出甚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徐青娘随叔探亲 汪恭人献图定策

却说徐槐席间对众官员道：“本县此番克贼，其故有三：一者盗魁宋江远在泰安，所有勇将雄兵尽离本寨；二者吴用病困新泰，贼军主谋无人；三者梁山群贼藐视我们，以为无害。故我军一出，得以大获全胜。但贼人根本未动，经此一跌，必然空群而来。更防吴用病愈，必转来对付我们。即宋江闻报，亦必盛怒前来以报其仇。那时贼人势大，区区郓城未易轻撓其锋也。”众人听了都担起忧来，道：“怎好？”徐槐道：“诸君不必担忧，本县自有调度。”大众无言，酒阑而散。

徐槐对任森道：“近日天气严寒异常，人畜冻死无数，贼兵亦是血肉身躯，未必熬得寒气，涉冰如飞。况闻贼魁卢俊义已受重伤，养病不暇，亦何暇与我拚命为争乎？惟来年春暖，贼人武怒而来，那时梁山全队当我前面，又有嘉祥、濮州两路夹攻，绝非小耍，所当预思良策。”任森踌躇良久道：“此地邻县钜野有一位隐君子，具知人之识，人人乐为之用，也与老师同姓，表字溶夫。”任森词未毕，徐槐点头道：“是吾族兄也。现在高平之麓，我却忘了。若我去请他，谅不我却，须差何人去走一遭？”只见颜务滋上前道：“恩师要请溶夫先生，小将愿去，这溶夫最知

我的。恩师何不写起信来，待小将星夜前去，包管一请就来。”徐槐大喜，当时修起一封书札，次日交与颜树德。树德佩了宝刀，跨了乌骓马，一路冲风破寒向高平山而去。

你道颜树德为何认识徐溶夫？原来徐溶夫有个侄女，小字青娘，是嫁在颜家的。丈夫名唤颜厘，即树德之堂叔也。颜厘幼小聪明，读书成诵，过目不忘。稍长便通诸子百家，更兼举止娴雅，处事精详，父老见者无不许为少年英器。惜乎天不永年而夭，族中无不惜之。树德无赖使酒，诸事逞性，不务正业，族中无不恶之。惟青娘深知树德日后必成大器，颜厘在日时常欢颜厘好生看觑这侄儿，树德因此常感戴这位婶娘。日举一事为证：

那颜氏族中有一个名唤颜之厚的，较树德长一辈。有个儿子叫做颜赤如，性情极其暴躁，胆子却极懦弱。颜之厚因其性躁，深恐其学了他哥子树德的坏样，因此禁止树德不许上门。又延请了一位先生，姓黄名涟，在家中日日教赤如读书，又兼教赤如举止须要谨慎，凡事须要忍耐等语。这黄先生教法极严，板子、界方^①不少贷。赤如忍气吞声，胆子越小，烦恨越深，想想左右终是一打，索性瞒着父师，三瓦四舍无不游荡。也是合当有事，那年颜氏移居钜野，钜野县内有一家姓井的，住居泥水弄。赤如不合一时慷慨，私借与他十两小货银子。那井家探知赤如父师严紧，料此事必不敢声张，便赖了他。赤如去讨过数次，那井家只是不还。

赤如深畏声张，忍了气不敢发话，想了一想，猛记一个父辈

① 界方——界尺。

朋友来。那个朋友姓何，双名见机，极会商量方法的。赤如想到了，便径去寻他。原来那何见机也与树德相认识，当时一见赤如进来，各相施礼。何见机开言问道：“赤兄有何见谕？”赤如将井家的事情说了，并求妙策。何见机叹道：“我往常常说令尊家教太严。吾兄质地本是醇谨，大宜开拓胸襟，畅展怀抱。不期令师黄先生只知一味拘束，弄得神气萧索，人人都生戏侮。我也向令尊前说过多次，令尊总说足下性情暴躁，不可不禁，我看足下何尝暴躁哉？如今此事，只有央令兄务滋同去。令兄一貌堂堂，声如巨雷，那井家必然怕他，此去定可集事。”赤如道：“家父得罪了他，恐他未必肯来。”何见机道：“令兄义气深重，况足下又与他手足至亲，我料他断不膜视。”赤如领教，当下辞了何见机，去寻着了树德。

赤如拖住树德道：“哥哥，闲常我家少礼貌，总看祖宗面上，休要介意。”树德道：“贤弟，你说那里话来！”今日你有甚事求我？”赤如将井家的事说了。还未说到求助的话，只见树德双眉剔起道：“我家兄弟直被外人如此欺侮！贤弟休走，我同你去和他理会。”当时同赤如直奔井家。井家一见树德早已吓杀，树德一把揪住，问道：“你这厮欠我赤如兄弟十两银子，是真的么？”井家道：“是、是、是有的。”树德道：“既有的，今日便还。”井家不敢不依，只得先还了五两，说：“那五两，求恳缓到明日再行奉上。”树德教赤如收了五两银子，方才放手与赤如去了。那井家不服气，直去告诉颜之厚，说：“赤如通同树德到我家来逞强，勒掯了五两银子去。”之厚一听“赤如通同树德”六字，怒从心上起，便夺那赤如的五两银子还了井家，将赤如交与黄先生

结实打。赤如一口气回不转，竟登时殒命。黄涟大惊，一溜烟逃走不知去向。

之厚见儿子死了，恨树德入骨，竟将树德赚到书房一索捆了。做了一张呈子，称树德殴死堂弟赤如，买嘱几个家人作见证，竟直送到钜野县去。徐青娘在颜氏别宅，一闻此事，便柳眉对锁，疑了半晌道：“树德，树德，我看你性虽刚勇，却断断不是逞性杀人的野蛮子。况且你与赤如无仇，何故杀他！之厚叔有深恨于你，你今日这起案定有奇冤。况且你这身本事从此埋没了，岂不可惜。只可叹我丈夫已故，我是一个女流，如何能救得你？”想了一想道：“有了。”便吩咐乘轿子，径到高平山徐溶夫家来。

徐和一见便道：“贤侄女许久不见了，你婶娘兀自常常记挂你。”青娘道：“正是，一向不来请叔叔、婶娘的安，两位兄弟都好？”当时徐和的娘子并长生、伟生都相见了，到后轩坐地。青娘开言道：“今日有件要紧事来求叔叔。”徐和道：“甚事？”青娘道：“寒族颜树德，想叔叔素常也晓得的，今日遭了不白之冤。”徐和惊道：“这颜务滋，我素常闻知他是位英雄，只因我深山修养，懒于应酬，不曾见他。他今日端的遭了甚么冤事？青娘便将上项事说了一遍，便道：“赤如怎样死的不晓得他，但侄女看来断断不是树德打杀的。如今他身在囹圄，性命难保，叔叔可有方法救得他？此人如果冤杀，真是可惜。”徐和道：“贤才遭难，岂容不救！只是此事非钱不行，可恨我现在瓶无储粟，家徒四壁，如何做得？至于当道官吏，我素常又懒于往为，今日有事却无门路可寻。”青娘道：“如此说来，这树德竟救不得了，又沉没了一

位英雄。侄女想，如要用钱，侄女典鬻^①些簪珥可以凑得。至于如何设法之处，还望叔叔费心。”徐和道：“侄女休着急。我想只是买上告下，挖寻门路一法，弄得极好，只落得务滋免得死罪，脊杖刺配，终受了恶名。今我须定个主见，竟要令务滋洗脱冤枉，释然无事方好。”沉吟了好一歇，道：“有了。此去邻县郅城中，有一家姓汪的，系是世家大族，当道大为契重，我也有认识，且去寻寻他看。只是他族中与我最亲近的一个，名唤汪往然，为人却模楞无主见，此事他未必耽承得。”只见青娘笑逐颜开道：“这汪家原来叔叔认识的，妙极矣。不瞒叔叔说，这汪家与我颜家也是好几门亲，所以他家的人侄女都晓得。叔叔所说的汪往然，他有个亲叔是戊子科举人，现在曹州府里办刑名，府尊最契重他，且喜是钜野县顶头上司衙门。他为人最有义气，叔叔去托他无不成功。”徐和道：“既如此，事不宜迟，便作速写起书札，到郅城去先投汪往然，托其转恳。”只见伟生立起身道：“此去先到郅城，再到曹州，曹州又到钜野，路途迂回，须得星夜持书赶去为妙，孩儿愿去。”徐和道：“甚好。”当将书信交与伟生。

伟生持到郅城县面交汪往然，又再三恳托。汪往然当即差人赍书到曹州府里去求他的叔子。他叔子一见，便将冤枉情由诉与本府。本府当即修起一封书信，投递到钜野县。等得伟生转来，钜野县已将颜树德一案昭雪；颜树德无罪释放；颜之厚依诬告人死罪反坐律，未决，减一等拟罪；井家被审出赖债诬陷等情，亦依律拟罪；何见机原案株连，因树德无罪，亦不追究；黄连现在

① 鬻（yù，音预）——卖。

逃避，俟获日另结。青娘谢了徐和，仍回夫家。树德出了重罪，过了数日方才晓得是溶夫与他的婢娘救他的。感恩涕泣，叩谢了青娘；又直奔到高平山，向徐和叩谢。徐和一见树德，果然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于闻名，当时大喜，留饮叙谈。自此树德常到徐和家来。徐和家有事，树德常为出力，徐和因此称树德为“我家御侮之臣”。这都是十余年前的话。其后树德远游四海，惟徐青娘常来转望徐和。

原来徐和得了本师陈念义先生的真传，深晓火候还丹之术，只是累着一个贫字，衣食操劳，以故下手不得，闲时且参究内典禅乘。青娘见了也殷勤动问，徐和便与说些四果的修证，便道：“这是中、小两乘的工夫，再上去还有大乘工夫，最上乘工夫，古人面壁十年，方能顿悟，从此直超无生法忍。我辈根浅智薄，如何攀得上。所以我佛无量慈悲，特于三乘之外开一异胜方便法门：因凡夫不能无念，而命之曰念佛。不能无生，而命之曰往生。又示以胜妙光明之境界，名之曰极乐国土，又曰净土。使之系心一缘，直抵净境，及至诞登彼岸，方恍然悟念佛之本无念，往生之本无生也。此法无智无愚，无闲无忙，皆可行得。智者以圆悟而速证，愚者亦以纯一而竟成；闲者以积功而徐至，忙者亦但以念切而直前。世人不信，哀哉！贤侄女如有意求脱生死，愚叔书架上有天台智者《十疑论》、永明禅师《宗镜录》、天如祖师《或问》、飞锡禅师《宝王论》、龙舒居士《净土文》、莲池大师《弥陀疏钞》以及近士所辑之《净土归源》、《净土辑要》、《莲宗辑录》、《净土圣贤论》等书，都是发明净土妙义的，贤侄女俱可参阅。”青娘听了大喜，从此不时到徐和家转往，听授净土妙义。那

徐娘子性地质直慈祥，时常听徐和讲些净土，早已深信行持，又得了青娘为道侣，彼此互相谈论，大为精进。徐和亦甚喜，又教青娘行持观佛之法。青娘一一领悟，从此年年岁岁神游于琉璃宝地、七宝行树间也。

一日，徐和正与青娘谈说妙道，时已将晚，只见长生自外入报道：“颜务滋来了。”言未毕，颜务滋已大踏步进来，一见徐和纳头便拜。徐和急忙扶起看时，大喜道：“奇了，务滋从哪里来？”树德道：“恩公容禀。”徐和道：“且慢，且请坐了说话。”树德又拜了青娘。青娘道：“久不闻你消息，真忧得你苦也。”树德在末下一位坐了。伟生道：“颜大哥远客，请上坐。”溶夫道：“务滋最爽利，由他自坐适意，不要同他客气。”便对长生道：“你母亲在厨房，你向他说，端正一个火锅，随便添些荤菜，请颜大哥在此吃便饭。你再去烫一壶酒来。”只见青娘道：“我进去向婢娘说罢。”便立起身来，又向树德道：“你先将那年去后情形告知你外祖，我进去了就来。”说罢进内去了。

树德便取出书信来道：“虎林相公有信呈上，恩公请看，我去带马进来。”徐和道：“马我教伟儿去着叠，你只管坐坐。”便一面看信，看毕便向树德道：“原来你在虎林处，好极了。任森又在那里，甚好，甚好。务滋，务滋，你好好的听虎林相公驱策，料不负你一身名望。”树德道：“刻下虎林相公诚恐梁山利害，因请恩公前去，恩公万不可辞。”徐和道：“我去亦可，但亦何必我去。”

正在谈说，只听里面青娘叫：“伟弟进来。”伟生进去，须臾搬出一个大火锅来。长生自外面提了一大壶酒来，伟生又安排了

杯箸。徐和自己首坐，树德也随便坐了，长生、伟生也坐了同吃。树德道：“虎林相公专等恩公，恩公若不去，树德亦不回。”徐和微笑道：“我去，我去。”遂顾二子道：“虎林叔要我去，我去去就来。”二子唯唯。酒阑饭毕，务滋在外房安歇。

徐和进内，娘子问道：“闻相公要出门，到底何事？”徐和道：“就是那虎林叔做了郢城知县，要灭梁山大盗。此刻贼人势分，自有可乘之机。但据我的意见，尚须迟一步为妙。如今他既性急要做，又要我去，我也只得去一遭。”青娘在旁道：“虎林叔叔原来就在这里做郢城县，树德是在他手下么？倒也不枉了。今溶叔叔既要到虎叔叔处去，侄女愿同去，一则望望叔叔、婶娘，二则虎叔叔向谈韬略，侄女借此看看，庶使才归实际。”徐和点头。次日，青娘回到钜野县里夫家去，收拾些行装，禀告了尊长。第二日重复转高平山来。

下午，溶夫、务滋两马，青娘一轿，几担行装，一同起行。不日到了郢城县署，徐槐接见大喜，又见青娘同来，便喜问道：“想是吾兄特地邀他同来也？”徐和笑道：“他自己要来看看你，说你到底有多大的本领。”徐槐大笑。青娘拜了徐槐，便进内署去了。任森、李宗汤、韦扬隐都来拜谒徐和，徐和各道契阔^①，原来这三人徐和都认识的。徐槐命备酒为徐和洗尘。席间，徐和开言道：“吾弟勇敢过人，此举端的常人所不能为。但以愚兄观之，似乎嫌太早些了。”徐槐道：“弟非不知，所以鹘莽而先为之者，正是有见张公解曹州任，曹州虚无人焉，贼人眈眈虎视。若使曹

① 契阔——离合、聚散。

州再失，贼人长驱直捣，驶不可御，为患大非浅鲜。惜乎我秩止县官，是以仅乞得区区一郛城，以与虎狼相驰逐。杯土弹丸，聊为东京保障。其济，则君之灵；不济，则微臣陨首以报国耳。人谁不死，有司死职守，乃分所宜也。”徐和叹服，满座皆动色。徐和道：“今日为吾弟决策有二：一曰守，一曰战。郛城一邑，经任人衔修理完备，若以议守，足可与贼人久持。但贼若偏师围郛城，仍可大队以卷曹州，非策也。必议战而后可，战则必须捣贼人巢穴而后可，吾弟于梁山图形，能审悉其曲折否？”徐槐道：“吾所踌躇，正为此耳。”徐和道：“此中就里，吾弟当于手下六部中细求之。”徐槐领悟，想是须知册原分六部，明日当传六房书吏访察。

当下酒饭毕，又谈说些事务，任森等各退去。徐和与徐槐入内，与徐槐眷属相见了，又问些安好，谈些家中度日景况。徐槐道：“不料吾兄情形如此拮据，如有须弟相助处，无不效劳。”徐和称谢，道：“若论逐日度日，倒也天赐其缘，无有欠缺。特心中所歉然者，诸亲友恩钱义债，一承慨挪^①，辄^②永无还期耳。兄尝有句曰‘贫穷只觉负人多’，正谓此也。”说说谈谈，又说到梁山事务。徐槐道：“吾所虑者不仅在舆图。此地贼人形势，梁山、嘉祥、濮州鼎足而立，蕞尔^③一郛城孤立其中，环应三面，大非易事。”徐和道：“此三面中，有一面吾弟不必担忧。兄于路上曾与青娘侄女谈过，刘总管虎踞兗州，精兵勇将正压嘉祥东

① 慨挪——慷慨地借给。

② 辄(zhé, 音辙)——就。

③ 蕞(zuì, 音最)迤——形容极小的地区。

境。彼嘉祥之贼除是不动，动则刘总管雄兵直下矣，故曰此一面吾弟不必担忧。”青娘道：“此地距濮州，中间有无险阻地利？”徐槐道：“濮州在魏河之北，魏河南岸有一座截林山，那年金成英恢复曹州时，就于此处置设疑兵阻截刘唐。端的绵亘百余里，山崖峻险。”青娘道：“如此说来，这一面吾叔又不必担忧了。只消五千精兵，扼住此路，贼人虽有数万雄师不能飞渡。叔叔如果乏人，侄女愿去。”徐槐喜形于色。当时一番谈说，早已漏下三更，大家各自安歇。

次日，徐槐传集各书办谕话，问及梁山地利情形。那滑中正上禀道：“梁山地图曾经于原册内呈阅。如须洞明此中曲折，只有城中汪学士藏有秘图。可惜其家现惟妇女，不知此图存否，相公须往访之，或有玄妙。”徐槐道：“我就即刻亲访何妨。”便命滑书办传谕号房汪府住址，立时往拜。原来那汪家世代书香，名门旧族。这汪学士便是方才说过的戊子科举人、曹州府游幕的，端的是个不凡之辈。后来家遭颠沛，有学问者尽不永年，剩了一班无赖子弟，专门嫖赌吃喝，偏偏永远不死。汪学士已故，遗下少年妻室便叫做汪恭人。这汪恭人也是名门淑女，不幸青年早寡，矢志守节，端的有胆有识，才德兼全。自从丈夫亡故之后，大遭这班无赖之扰，汪恭人却从从容容，因人布置，无不得宜。

若要问他这地图从何而来，这事却久远了。原来这梁山，宋江未至之前先有晁盖，晁盖未到之时乃有王伦。王伦未来之日，这梁山原是一片清平世界，熙皞^①乾坤。里面说不尽那清泉碧涧，

① 熙皞——光明、朗朗。

怪石奇峰，暮靄朝云，春光秋色，端的一座好山水。那汪学士在日，素有山水癖，时常纵游梁山。又请了一位有名丹青先生，画了数十幅，裱成册页藏在家中。但有一层，凡画家写山水，每要就自己的布置，虽复尽态极妙，却与真地形大同小异。况且汪学士所图不过择其丘壑最好的画了些，也不是梁山全图。那滑书办所晓得的就是此图。若将此图献与徐槐，只好持去拓大了张屏挂壁，何补实用？反不如须知册中地图，还有三分真形。看官不要心慌，却好那汪学士有个朋友，与汪学士最知己，又同有山水癖，他却将梁山景致用西洋画法画出。原来这西洋画法写山水最得真形，一草一木，一坡一塘，尺寸远近分毫不爽。更兼这个朋友最高兴画山水，竟将梁山泊前后、左右、里外、正面、背面、侧面，一一画出，共计图六百三十余幅。汪学士也爱他的图，借来观看。不料借来不上半年，那朋友亡故了。汪学士想请工临摹好再将原图还他的儿子，不料因循耽搁了一年有余，他儿子又死了。那家无人，此图无从归还。又未几而汪学士亦故，此图落在汪恭人手里。此时王伦已据水泊，汪恭人晓得此图大有用处，便什袭^①珍藏。那班无赖子弟弄得嫖赌精空，起心此图，想赚去卖了陶成^②几个嫖赌本钱，向汪恭人来聒噪，汪恭人只说已还了那友家了。无赖晓得恭人收藏，又诈称那友家有人来取，汪恭人只托故不与。后来纠缠不清，吃汪恭人结实发挥了一顿，从此无人敢来问了。年复一年，此图依然无恙。

这日恭人闲坐内室，忽见苍头进来报道：“本县徐太爷亲自

① 什袭——把物品层层叠叠地包裹起来。

② 陶成——换成。

到门拜望。”汪恭人道：“奇了，我家虽是乡绅，现已无人做官，久不与当道来往。既如此，且去挡驾，改日差人谢步罢。”苍头出去禀覆讫。徐槐回署，见徐和道：“汪宅惟内眷，宜其不见。但我此次往拜，亦明知其不见，不过我先尽敬贤之礼。我想青娘侄女颇有才智，可教他去往见罢。”徐和称是。徐槐进内与青娘说了。青娘领诺，并道：“这汪家原与我有亲。叔叔所说这位汪恭人，侄女深知他才智过人。侄女此去，不但求图，兼可与他面商一切也。”徐槐甚喜。到了次日，青娘乘舆径往汪府。苍头报入里面道：“今日徐小姐来拜会也。”汪恭人想了一想，点头会意，便教请进来。青娘进来，汪恭人出堂迎接，一见青娘便道：“我道是那位徐小姐，原来就是颜大娘，一向久别了。”青娘道：“正是，少来奉候。”当时邀进内室，逊坐叙茶。

汪恭人道：“寒家自先夫去世，祚^①薄门衰，既无叔伯，终鲜兄弟，又乏子嗣，是以当路贵人久不来往。乃荷^②令叔大人玉趾降临，寒家托在治下，只好求父师官长俯恕失礼之罪。”青娘道：“何敢！家叔前次造^③府，一则仰慕家声，二则亦有所求。”汪恭人道：“令叔征讨狂贼，威震人寰，虽深闺亦有所闻。今日小姐亲来，愿请其详。”青娘遂将临训卢俊义、斩秦明的话一一说了，并道：“这斩秦明是颜树德便是舍侄。那年身罹^④冤屈，深赖汪大兄出力救援，今日果真不负知己。”汪恭人道：“小姐眼

① 祚 (zuò, 音作) —— 福。

② 荷 —— 承蒙。

③ 造 —— 前往。

④ 罹 (lí, 音厘) —— 遭受。

力亦端的不差。那年令叔溶夫信到时，先夫见吾嫂求救此人如此其急，便料到此公必是大器，所以有当于小姐青睐也。如今令叔父台荣临此地，首斩巨寇，威名震动。但贼人根本未拔，经此一跌必然盛怒而来，想父台必有备御之奇策。公遇妇人之见，似宜乘此直捣巢穴方为上策。”青娘道：“家叔奉访，正为此也。欲捣贼巢，必须先明地利，闻府上有梁山极准舆图，故来求赐一观。”汪恭人微笑道：“寒家却有舆图，只是用时尚须斟酌。令叔既是当道英雄，此图当以奉献。”

言谈间，仆妇摆上酒饭。恭人逊坐道：“千里远亲，便膳相留，殊嫌简慢。”青娘谦谢就坐。坐间，汪恭人问青娘道：“镇抚将军贾夫人，贤嫂可晓得否？”青娘道：“不错。这贾夫人便是张将军的夫人。这张将军那年做袁州总管时，其少君有病，曾请家叔溶夫去诊视。据家叔转来说起，他少君之症系是虚弱，家叔用三钱人参，这张将军畏惧不敢用，家叔亦见机辞退。家叔又言，这位将军懦弱偷安，恐非将才。又说闻知他的夫人贤明才智，却是个女中丈夫。今恭人晓得他端的何如？”汪恭人道：“这贾夫人便是我的表姐。幼时与他同居盘桓，端的见识非常，他母家童仆使令不下百余人，他一见便辨贤奸，日后无不应验。自从嫁了这张将军，却似凤凰配燕雀。如今张将军渐有羸^①病，即使不病亦无能为。这贾夫人掌握兵权，凡有兵将调遣尽出其手。今日我所以提及此者，为令叔献条愚策也。”青娘喜问何策，汪恭人道：“此刻贼人吃令叔斩其上将，来春必然倾寨报仇，其锐不可当。愚

① 羸（léi，音雷）——瘦弱。

意欲修书致贾夫人，托其提兵坐镇梁山后路，贼人自不敢轻动了。”青娘大喜，称谢道：“得恭人如此设策，家叔尚有何忧。”当下谈说十分投契。青娘道：“恭人惜与我等同系女流，不然岂非国家柱石。”酒膳毕，又谈说些事务，青娘便请舆图一看。恭人应诺，又道：“舍间图有两本，一本乃画家山水，无补实用，我将那西洋画图取出来。”说罢进内室去。

良久，同仆妇捧出一个锦包放在当厅桌上，打开来与青娘看，乃是六本册页。青娘翻开看时，果是西洋画式的山水。青娘看了一回，心中踌躇起来，暗忖道：“此图有一层不合用。”便问道：“恭人，此图地形虽细，却是太平时山水之形，无贼人盘踞之状。如此山中刻下未知设关隘否？彼山中刻下未知设炮台否？图中皆无之，恐于攻取情形未合，怎好？”汪恭人道：“这却不难，只须令叔大人捉几名小贼，赦其不死，诱之以恩，胁之以威，令其将山寨中现设之关隘就图中一一指出。又须分作两三贼各开指认，如彼此稍有不符，即便斩首。如此，则贼人盘踞之真形势了如指掌矣。”青娘大喜道：“恭人真高见也。”当时将册页叠好，锦袱包了，放在上首琴桌上。又坐了谈说一回，青娘起来道扰谢教，携图告辞。汪恭人送出中庭，青娘又拜托：“致贾夫人之信，望作速为妙。”汪恭人应诺，青娘升舆而去。

不说汪恭人仍回内室，且说徐青娘回署入内，徐槐问何如。青娘一面说，一面将图呈上，徐和亦入内共看。看了一回，只见徐槐忽皱眉道：“此图尚有一层不合用。”青娘道：“叔叔敢是为图中没有关隘守备情形，这却不难。”便将汪恭人捉贼指认的话说了。徐槐道：“不但为此，这图中并不注明道里丈尺，更兼他

是洋画，远近阔狭大有伸缩，又不可用方格硬取，如何是好？”徐和亦沉吟了一回，道：“有了。长儿知勾股之法，可作速写信到高平山去叫他来，他定算得出。”青娘道：“正是，不错。”徐和当时便写起信来。尚未写完，忽报长生自高平山来也。徐和诧异道：“他来何事？”徐槐叫请进来。长生入内，一一拜见了，命坐。长生开言道：“前日陈通一太夫子来家，说为父亲选得一个修道的大机缘，择于下月可行。因父亲不在家，太夫子便去了，说再过半个月又来，故此孩儿特来告知。”徐和道：“这却失候了。”便对徐槐道：“既如此，愚兄明日告辞回家，静候老师。”长生道：“父亲何须汲汲，太夫子说过半个月再来，此刻缓缓动身回去，足够哩。”徐和点头，便对长生道：“你恰来得凑巧，替虎叔叔效一微劳。”长生问何事，徐槐将梁山舆图须算道里的话说了，并道：“正欲写信来邀贤侄，贤侄恰自来，真天赐其便也。”长生请看图，徐槐便将那册页交他看了。长生道：“这事容易，小侄可效微劳。”徐槐甚喜，当日款留酒饭，不必细表。

次日，长生将那洋画中道里远近一一算明了。徐槐便命就监中取出那审别胁从未曾斩决的贼，叫上来指认画图。不日将那梁山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所有关门营寨、炮台燧煌一一指出，竟将宋江严密盘踞之所显而登之几案之上。众人皆喜，徐和道：“吾弟得此真图，破贼必矣。家中老师旬日将来，兄深恐又致失候，就此告辞。”徐槐知留不住，遂命治酒相饯，又谈说了一夜，并厚赠金银以助修道之资。次早，徐和别了虎林、夫人及青娘，又辞别了任森、颜树德诸人，率同长生起行回高平山。徐和遇着了陈通一，受了妙诀，安插了家眷，便同陈通一入山去了。

且说徐槐送别了徐和，回署来接到朝廷恩旨：徐槐着超升曹州府知府，加总管衔，得调动全曹兵马，仍驻扎郓城。任森、颜树德均授游击。原来徐槐破贼事，贺安抚奏入朝廷。张叔夜在朝一见此奏，便力保徐槐宜付重任，故有此旨。徐槐奉旨谢恩，对任森等喜色道：“这遭贼人无奈我何了！曹州兵马经张公训练极精，今番归我调用，是我又添劲旅数万也，何敌不克，何攻不破。”任森、颜树德、韦扬隐、李宗汤皆大喜。徐槐接曹州知府印，委推官代行事务，自己驻扎郓城，便日日操演人马。按下慢表。

且说卢俊义自导龙冈败回，身中六箭，流血满身，众头领保着了，率领败兵逃回山寨，口里不住的说道：“不料这点点知县，有如此利害！秦明兄弟又吃坏了，怎好，怎好？”侍从人上来拔箭卸甲。众头领都要兴兵报仇，卢俊义道：“目今天气严寒，我又伤重，动弹不得，且等来春，定当倾寨之兵对付那厮。”说未了，那去泰安的差人持了宋江回文转来。原来宋江还不晓得徐太爷的利害。所以信内只说“区区县官有何伎俩，卢兄弟太把细了。目下曹州情形何如，可图则速图之。贤弟如顾忌郓城，不防遣将先围郓城，大军直趋曹州。”云云。卢俊义看罢叹道：“公明哥哥兀自不尝着酸辣哩。刻下这郓城不知怎生对付，还想甚么曹州！”便教萧让写起一封告败文书，差人赍送到泰安去。忽报：“神行太保戴院长到了。”只因这一来，有分教：

湖泊填平，惊倒堂堂头领；

雄关击破，追回赫赫军师。

毕竟戴宗到来说甚么话，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六六队大攻水泊 三三阵迅扫头关

却说戴宗一到山寨，闻知郢城利害、寨兵大败之事，吃了一惊，进来见卢俊义。卢俊义已重伤卧病，戴宗忙问缘由，众人将徐知县亲到山寨发话，及导龙冈交锋大败，秦明阵亡的话说了。戴宗道：“怎好？我自奉公明哥哥将令，由濮州起身，一路去开州、东明、考城、陈留，细细打听了一月有余，端的将弱兵微，大有可图。不争被这郢城从中作梗，大事不成，怎好？”卢俊义道：“戴兄弟所说且权搁一搁起，待我病体养好，来春必去报仇，终等除灭了郢城再说。”戴宗道：“小弟想此刻不如去泰安，飞速请公明哥哥回来。”卢俊义道：“不必。此刻天寒地冻，开兵不得，公明哥哥回来亦是徒然。况且公明哥哥此刻亦离不得泰安。公明哥哥托我本寨重任，我今番经此一跌，自己不图振奋，便去惊他贵体跋涉，亦大非所宜。只是吴军师抱恙新泰，未识痊愈否，我却记挂得紧，院长消停数日去探看一遭。”戴宗应诺。卢俊义道：“此刻寨中军务紧急，贤弟可留山寨走报消息，不必回濮州去了。”戴宗领命而退。

卢俊义在床养伤，吩咐各头领当心守备。不数日，戴宗从泰安、新泰两处都走转回了，说公明哥哥闻报兀自心惊，只因自己

不敢离泰安，教卢俊义哥哥调治身体，来春力图报复，吴军师病未痊愈等话。戴宗一冬在外，抛风冒霜，亦觉疲乏。

日子最快，不觉又是一年春暖，卢俊义病体早已痊愈，正在聚集众头领商议报仇之举。只见石勇领着数十名喽啰，气急败坏奔上山来，报称：“曹州阖府属官兵杀到水泊也！”众人皆惊。卢俊义兀自心中震惧，且定定心对众人道：“诸位兄弟休怕，我这湖泊里港汊最多，路径甚杂。他道来过一次便深知地利，大胆进来，真是可笑。卢某不才，施条小计，教他只船不返。”说罢，便传令童威、童猛领六千水军当港抵御。石勇忙禀道：“探得官军来者约莫有六七万人马，这里只拨六千水军，怎够抵御？”卢俊义道：“你不晓得，那年晁天王哥哥初到水泊时，只得刘、阮等兄弟七个人杀败官兵一千名，原因地利险阻深可依仗，所以得胜。如今我因这徐官儿利害，所以加派六千名水军，不然正不消得。”李应道：“兄长固是高见，然亦不可大意，望添派水军，更须点陆军接应为妙。”卢俊义道：“也说得是。”便再派六千名水军，连前共一万二千名水军，教童威、童猛率领了，受了密计，到各港去排好了抵御官军。二童领令，登时点起八员头目，乃是归福、余禄、俞寿、毕喜、罗富、彭贵、秋安、单康。原来这八人都是二张、三阮的徒弟，端的水法精熟，武艺高强，领了二童的谕都分头去干事了。

再说卢俊义在山寨中对众人道：“我今得一计较在此：他既倾城而来，内地必然虚空。我意这里也倾寨出去，却只用四万人马接应二童兄弟，另拨四万人马去抄袭他的郢城。”张清道：“兄长真是妙计。”当下卢俊义领徐宁、燕青、燕顺、郑天寿，四万

人去接应二童；命李应、张清、朱富、李云，领四万人马由西路小港抄出去袭郛城。分派已毕，大众领军出寨。忽后山小校飞报前来道：“后面无数官兵，打着镇抚将军旗号隔水泊杀来也！”卢俊义失惊道：“他原来先有准备，我后面无人，深恐失利。”忙收回抄袭郛城之令，教李应、张清、朱富、李云领本部四万人去守后山。李应等领令忙赴后山去了。

原来贾夫人在镇抚署内，得了汪恭人托兴兵牵制贼人的信，便请张继发兵。张继怕起来了，夫人言：“不必将军亲去，又无须打仗，只须虚张声势。”张继方才放心，点起八万人马，差一员兵马都监率领了直攻梁山后泊。旌旗遍野，烟灶连绵，望去竟不止十余万人马。李应不识虚实，心中大惧，只得督众坚守而已。这边卢俊义等四万人马到了金沙滩北岸，徐槐兵马已在南边水口。

原来徐槐自升了曹州府加总管衔之后，便将属下各县水陆军马一一校阅，端的步伐整齐，队伍严肃。徐槐甚喜。到了正月中旬，便与诸将议剿梁山，留颜树德守郛城，并教如有事务可与汪恭人商议；教任森领曹州兵五千去守截林山，听徐青娘调度。按地图，攻梁山惟石碣村为进兵之路，自石碣村达梁山两边有二十四条汉港。徐槐便点起曹州府、菏泽县、郛城县、定陶县、曹县、城武县、钜野县、单县、满家营九路水陆人马，分为三十六队：第一队郛城县中营水路官军，第二队郛城县中营陆路官军，第三队郛城县北村水路乡勇，第四队郛城县北村陆路乡勇；这四队人马为前军向导，所以特用郛城土著，每队各二千人，合计得八千人，驾小船五十只。第五队菏泽县水路官军，第六队菏泽县

陆路官军，第七队定陶县水路官军，第八队定陶县陆路官军，第九队曹县水路官军，第十队曹县陆路官军：这六队人马，沿途堵守各港，以截贼兵进退之路，每队各二千人，合计得一万二千人，驾小船六十只。第十一队曹州府左标水路官军，第十二队曹州府左标陆路官军，第十三队曹州府右标水路官军，第十四队曹州府右标陆路官军，第十五队曹州府忠武水村乡勇，第十六队曹州府义顺旱村乡勇，第十七队曹州府曹南山水路乡勇，第十八队曹州府曹南山陆路乡勇，第十九队曹州游击府水路官军，第二十七队曹州府陆路官军：这十二队人马沿途策应，直攻梁山，每队各二千人马，合计得二万四千人马，驾大船二百四十只。第二十三队城武县水路官军，第二十四队城武县陆路官军，第二十五队钜野县水路官军，第二十六队钜野县陆路官军，第二十七队单县水路官军，第二十队曹州游击府陆路官军，第二十一队曹州府中营水路官军，第二十八队单县陆路官军，第二十九队满家营水路官军，第三十队满家营陆路官军：这八队人马随着曹州兵前进，沿途把截内港，以与菏泽、定陶、曹县兵马轮替攻守，每队各二千人，合计得一万六千人，驾小船一百只。第三十一队郓城县左营水路官军，第三十二队郓城县左营陆路官军，第三十三队郓城县右营水路官军，第三十四队郓城县右营陆路官军，第三十五队郓城县南村水路乡勇，第三十六队郓城县南村陆路乡勇：这六队人马随着曹州大军进攻梁山，以作后军接应，每队各二千人，合计得一万二千人，驾大船一百二十只。统共一府七县一营，水陆官军乡勇计七万二千人，大小船只计五百七十号。每单数队内尽是水军，备一应火攻器械命韦扬隐统领指挥；每双数队内尽是陆

军，备一应挑土驾梁的器械，命李宗汤统领指挥。

安排停妥，择于正月十八日兵宝吉期，徐槐统领全军征剿梁山，浩浩荡荡，向石碣村进发。三声号炮，三通鼓角，三十六队大军震天震地的一声呐喊，五百七十号兵船一字儿摆列南港。中军船后一声炮响，七万二千貔貅寂静无声。只听得对面西大港芦苇里，远远地呜呜咽咽画角之声，徐槐笑道：“又是诱何涛、黄安之故智也。”^①

原来这西大港向西北进去，北岸有头港、二港、三港，南岸有分叉港，再过去便是断头沟，何涛失陷于此。那二港、三港、分叉港都是绝港。当时徐槐临训山泊是从头港进去，转东进黄云西港，过黄云荡，出北口转闹鱼湾，直北进十字渡，到金沙渡上岸。那头港最隐狭难认。进了头港还有笋尖港、鼠尾港两条绝港，与黄云西港蒙混。卢俊义料徐槐必从此地进来，所以教童威领归福、余禄诱徐槐进港，教童猛领俞寿、毕喜埋伏黄云西港，只待诱进二、三港，便出头港截杀。这两处都是重兵。其余派罗富、彭贵、秋安、单康分头巡绰。安排早定。

当时童威、归福、余禄依计，驾小船三只从西大港出来。这边官军第一队旗号招贴，鼓角齐鸣，韦扬隐横枪船头而出。童威等三只船渐渐出离港口，官军第一队船里一声号炮，呐喊追去。三只船唿哨一声，一齐便回，钻入芦苇里去了。韦扬隐道：“呸！你躲在铜墙铁壁内，俺也要取你性命，如今不过依仗这点点芦苇，待要怎的！”吩咐举火，十余号兵船一齐答应，火箭如流星

① 又是诱何涛、黄安之故智也——此句故事见《水浒传》。

掣电价齐发。韦扬隐提着一面白旗，指东烧东、指西烧西，霎时间对岸一带芦苇齐着，李宗汤领第二队已出。韦扬隐船上一个号炮，第三队水军乡勇飞出。韦扬隐旗向西指，第三队飞也似追入西大港去了。对岸烟焰障天，刮杂杂烈火怒发。李宗汤也燃起号炮，招动第四队陆军乡勇随着第三队由西大港杀进去了。此时号炮响亮，旗带招动，各队都纷纷得令。第五队呐喊投东，截银鱼港放火，第六队随着第五队登银鱼岸去了。号炮又响，第七队投西，杀入西小港，第八队随着第七队去了。号炮再响，第九队投直西去抢斜港，第十队随着第九队去了。韦扬隐、李宗汤见各队俱动，便率第一队直取东港。李宗汤领第二队随进东港登岸，进东北烧陈家港。此时各港火势齐发，满泊通红。韦扬隐第一队进得东港，前面李家港已烧成白地，只见第六队早由银鱼港抄在前面接应，第五队已抄在桃花港口了。水上第一队、第五队，岸上第二队、第六队，从火光中雁行鱼贯而进，一齐会集陈家港口。后面第十一、十二两队，已分水陆两路由东港口进来。一路旌旗浩渺，静荡荡不见一个贼兵，但见四边浓烟烈火，刮杂杂满泊怒发，陈家港已变成火弄。

那童猛、俞寿、毕喜，在黄云西港望见陈家港火起，大惊道：“不好了，官军从东路杀进来了！”原来东港最是僻路，向东北一路左弯右曲进到陈家港，转港向西，过来又是许多湾曲方接着黄云东港。俞寿道：“怎么这条僻路被他寻着？”毕喜道：“官军若杀进黄云荡，我们全泊地利都失。为今之计，也等不得卢头领将令，快去截住黄云东港。”童猛道：“不妙，他若从陈家港分出五圣港，就不进这黄云荡，也好过闹鱼湾抄我山寨。为今之计，

还须得我去截住闹鱼湾方好。”说罢，便领三千水军赴闹鱼湾去，俞寿也领三千水军赴黄云东港云，一面差人飞报卢头领。这黄云西港只留毕喜一人领二千兵把守。不防这里西大港口炮火连声，第十三队官军由头港杀进黄云西港也。

此时岸上芦苇烧尽，头港一湾一曲无不显出。第十三队水军呐喊杀进，毕喜慌忙应敌。第十五队水军也到，两下喊斗。毕喜正在勉力相拒，不防岸上又飞出两队，正是第十四队、第十六队。岸上、水中一齐攻杀，贼兵大败，毕喜死于乱箭之下。童威、归福、余禄在断头沟内，被三、四两队堵住二港，冲杀不出。童猛在闹鱼湾闻毕喜阵亡，大惊，急抽身转来复截黄云西港。那边韦扬隐、李宗汤大队水陆军马已由五圣港整渡闹鱼湾。童猛一手按不得两处，叫苦不迭。

忽见俞寿奔来，道：“黄云东港被官军挑土塞断，小人想他既塞断港口，自己亦必不过来，这一路不必防了，所以抽军转来。”童猛道：“你来得正好，快替我堵截这里西港。我仍去黄云北口，杀出闹鱼湾截击官军。”俞寿领诺。童猛便领兵赴闹鱼湾，方到得黄云北口，叫一声苦，原来第十八队官军也到了，夹两岸枪炮矢石齐下。童猛即忙退转，又叫声苦，原来第十七队官军决开黄云西港土堤杀进黄云荡也，正邀住了童猛。童猛手下兵卒早已杀尽，童猛转头，单身冲冒矢石，仍出黄云北口抢闹鱼湾，正撞着李宗汤迎住战斗。不数合，李宗汤刀起，斩童猛于水中。韦扬隐已进了十字渡。这里黄云西港枪炮动地，呐喊震天，须臾间，一队战船杀进黄云荡，风飘旗号，正是第十九队官军，那俞寿并三千水军都了结在笋尖港口。第二十队也由笋尖港登岸进黄云

荡。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共十六队水陆军马都陆续向闹鱼湾进发。此时。黄云荡以外一片茫茫新烧白地，大港、小港、长港、断港一一清出，一望都是官军旗号。第二十三队，第二十四队守住东港内陈家港，第二十五队、第二十六队守住西大港内二港、分叉港，第二十七队、第二十八队已陆续进东港口，第二十九队、第三十队也衔接进了西大港。其余诸队亦纷纷拔动，黄云荡外贼人已尽。李宗汤也到了十字渡。

正值卢俊义率领徐宁、燕青、燕顺、郑天寿四万人马，在十字渡与韦扬隐大队兵马就水上交锋大战，崩雷骇电，震海翻江，一片喊杀之声，天摇地动。李宗汤兵到，就岸上枪炮助战。但见洪涛中，两边战船摆列，旗帜飞扬，枪炮矢石织梭，船来往喊呼不绝。岸上李宗汤督率大队陆军，一片大炮、鸟枪、佛狼机、子母炮，乒乒乓乓，卷着浓烟黑雾齐向战船轰打。足足战了两个时辰，不分胜负。火器已飞，长枪接战。韦扬隐挺枪在船头，与卢俊义切近厮杀。徐宁挥两路水军杀出。乃是罗富、彭贵。原来这二人是守闹鱼湾的，官军进湾时兵势浩大，将他冲退，所以在徐宁队里。当时领着水军直抄在官军前面夹击，十分勇锐。韦扬隐左旁飞出第十一队队长，乃是曹州府左标提辖，邀住罗富；右旁飞出第十三队队长，乃是曹州府右标提辖，邀住彭贵，各各奋勇大斗。李宗汤正在岸上督战，忽见了罗富，便挂了刀，抽弓搭箭，飏的射去，喝一声“着”，罗富贯项而倒。贼人皆惊。卢俊义蓦然记起李宗汤弓箭利害，不觉一个寒噤，险些被韦扬隐一枪刺

着。燕青大惊，急来相助。贼兵早已大乱，卢俊义连忙押齐各船，不许乱伍，徐徐向后而退。

韦扬隐正待追逐，只听得背后扑通通九个号炮。韦扬隐晓得本官令到，便领所属水军呐喊一声，进左边藏龙港杀向天王渡、长枪埠去了。背后一队大军杀到，坐船上一枝大纛，写着“钦加总管衔曹州府正堂徐”十一个大字，正是第二十一队曹州府中营水路官军。飞起一个号炮，李宗汤率领所属陆军呐喊一声，向右边伏雷港沿岸进去。徐宁大惊，忙教彭贵领三十号战船去追截。李宗汤大怒，率众在岸上尽力打击。李宗汤霍的跳到彭贵船上，一刀砍彭贵于水中。官兵一齐登船，杀尽贼兵，就把那船搭作浮桥，渡到对岸小王港，填塞蘑菇港，杀向大刀坪去了。卢俊义大惊道：“不好了！”忙令燕顺领八千人去堵御长枪埠，郑天寿领八千人去堵御大刀坪。

二人领令，分头而去。卢俊义对众人道：“这里既是这徐官儿亲到，我与众兄弟协力进去擒他来。好在他两员勇将自己遣开了，这个机会是天与我。”众人一齐答应，呐喊追去。只见对面官军掌起号筒，纷纷退后，贼军奋呼前追。岸上一个号炮，第二十二队官军一字排齐，枪炮齐下，卢俊义忙收住了前军。只见官军一声号炮，第三十一队水军杀出，贼军慌忙迎敌。第三十三队水军也到，两队官军一齐迎敌。忽听阵后鸣金，两队都退了。卢俊义又率众追进，只见左岸排列第三十二队、右岸排列第三十四队，枪炮一齐卷下。原来卢俊义人马虽多，俱已战乏，怎当这几队生力军。当时策众努力前攻，忽水上又杀到第三十五队，岸上又杀到第三十六队。卢俊义失惊道：“这官儿人马共三十六队，此

地不见到齐，莫非是留着几队去抢我别路也？”说未了，忽报燕顺已大败也。

原来韦扬隐到了长枪埠，迎着燕顺厮杀。这燕顺本敌不过韦扬隐，正在死命相争，不防二十七、二十八两队兵马由桃花港掘通了藕梢港，领着二十三、二十四两队，上东滩头抄转背后。韦扬隐领众登岸，奋勇前杀，前后夹攻，是以燕顺大败。卢俊义闻报大惊，惊犹未了，忽报郑天寿又大败也。

原来郑天寿截大刀坪，正悉力对付李宗汤，忽得燕顺败信，军心大乱。李宗汤乘势掩杀，是以郑天寿又大败。卢俊义、徐宁、燕青一齐大惊，率众急忙退回。徐槐策众军追上，连环枪卷进。卢俊义等逃到金沙渡，纷纷弃舟登岸。徐槐兵马已夺岸杀上，直杀得贼兵尸横遍野。卢俊义、徐宁、燕青率领败残人马，会着燕顺、郑天寿，逃回山寨去了。

徐槐大队登岸，韦扬隐、李宗汤都来率众献功。徐槐传令安营立寨，只见第七队、第八队自西小港到来；第九队、第十队自斜港到来。那第八队的队长提着秋安首级献上，禀称：“小将奉令抄西小港，遇着贼人当路。小将一面放火烧珊瑚港，一面乱箭射贼。这秋安用青狐皮挡箭，吃小将一箭射透狐皮，贯脑而死，因此取得首级。”第七队的队长捧上血淋淋的手指一大捧献上，禀称：“小将杀入珊瑚港时，贼人从水中扳船，小将喝令众军乱刀砍去，因此砍得许多手指。”第九队的队长提着一条人手臂献上，禀称：“小将奉令由斜港抄入鹿角港，正欲登岸，不防水里伸出一手来扯小将左腿，小将急抽刀砍下，因此砍得一臂。”第十队的队长提着单康首级献上，禀称：“小将率众登岸，遇这单

康在岸上提着一个锄头，十分凶猛。这边军汉，吃他一锄头一个打死了七个，众人都怕。经小将督领众人一齐上前，乱枪搠死，因此取得首级。”众军士亦各有首级献上。徐槐一一尉劳记功。只见第二十五队、第二十六队、第二十九队、第三十队的队长，共差人来飞禀道：“小将等守扼二港、分叉港，斩贼无数。惟贼将童威委实凶猛，又有归福、余禄为羽翼，小将进逼断头沟，该贼将潜入水中。小将等在岸上水口团团围住，驱水军入水擒捉，均被杀死。现在无人敢入，只得将断头沟外水口拥土守定，深恐该贼逃走，请令定夺。”徐槐听了，问：“谁去斩这贼来？”韦扬隐道：“小将愿去。”徐槐许可。

韦扬隐便飞也似到了断头沟，先看了一看情形，便吩咐岸水。众军答应，一齐车戽。须臾水干贼现，童威、归福、余禄一齐大惊。原来人怕虎，虎怕人。当时童威潜躲水中，本是惧怕官军；今吃官军戽水觅出，无从回避，只得大呼杀出。韦扬隐挺枪迎住，大斗七八合。韦扬隐长枪卷舞，童威一口短刀如何抵敌，一个破绽，吃韦扬隐一枪刺腹而死。归福大惊，退入泥中，众水军一齐上前搠死。余禄逃向西岸，吃西岸上第二十六队、第三十队两队的队长邀住战斗，不上六七合，两矛并下而死。韦扬隐收聚四队人马齐回金沙渡，到徐槐前献功，徐槐大喜。

当时水泊尽行夺得，三十六队人马齐到金沙滩北岸，按队列寨，次序严明，齐候徐槐号令。徐槐检点军士，连死带伤共计不上千名，计斩贼人首级得八千余颗，生擒四千余名，夺器械、船只、马匹不计其数，大获全胜。众人皆喜。徐槐吩咐众军造饭饱餐，一面差人到都省及曹州报捷。这里便与韦扬隐、李宗汤议攻

山寨。韦扬隐道：“我军新得胜仗，锐气正旺，不如乘此大队进剿。”徐槐道：“甚是。但我按此地图，梁山头关峻险异常，尚须想一善攻之策。”李宗汤道：“他那半山上断金亭子，地当四山道路之交，我先用全军占住了他，以便四面策应。”徐槐道：“亦是。但本帅得一计在此。当时初临郛城，一见那须知册内地图便早定这主见，今看了汪恭人所藏地图，此计愈决。”李宗汤、韦扬隐齐问何计，徐槐道：“我按地图，此处有一条坎离谷进通梁山内地。但一路乱峰怪石，上无跬步可容；叠莽丛榛^①下无只身可过，贼不能守而我亦不能入。我曾将此地情形问过那几个贼囚，据他们借称：这坎离谷谷上一无守兵，惟内面北口却有一枝军马屯守。众口一词，谅必不错。我想此路既不可入，何必内守？现在他既内守，必有可攻之道。不过攻法极难，然大丈夫为其难者。”

说到此际，韦扬隐眉飞目舞，立起身来道：“待小将去探看一遭，再定计议。”徐槐许可。韦扬隐奉了将令，带了十几个伴当、各色登山行头到那坎离谷去。在山脚下阅视一转，果然峻峰峭壁，怪石嵯峨^②无路可登。韦扬隐看了半晌，但见半壁已上枯松倒挂、藤萝纠蔓而已。韦扬隐忽吩咐取一把钩镰枪来，伴当献上钩镰枪，又吩咐取条长绳系在枪底。韦扬隐便把那枪向半壁里直标上去，只见那枝枪冲上四十余丈，枪钩恰搭在一株枯松根上。众人无不称奇。韦扬隐便叫伴当内一个身躯轻小的缘绳先上。那个伴当上了半壁，便将那枪钩拔出了松根。下面众人便将

① 叠莽丛榛——草木丛生。

② 嵯峨——山势高峻。

一条巨纆^①系在绳端，那半壁上的伴当便收上这根巨纆，把那巨纆紧紧的吊在松树上。韦扬隐便向众人一齐缘纆而上。上了半壁，或缘藤、或系绳，顷刻到了山顶。韦扬隐一见道：“呸！我道甚么奇险，你们不看这一片绿茸茸芳草地，屯着二三千军马也不见得挨挤，怎么说跬步不容？可笑这班贼人，久居此山，未曾探到此处也。”便命众人向前寻下山的路，只见暮色苍苍，浓雾已起。众伴当禀称：“天色已晚，昏暗难辨，不如明日再来。”韦扬隐道：“也是。”便与众人转来，重复缘纆下山，径到大营来，将这番情形禀报徐槐。

徐槐甚喜，当晚传令，把军马分为九队。所有水军共计三万五千余人：曹州府水军一万余人为一队，守水泊南面；菏泽、曹县、城武、定陶四县共七千余人为一队，守水泊东面；郓城、单县、钜野三县及满家营共一万五千余人为一队，守水泊西面。这后军三队守住水泊，以防贼人乘间偷袭。又教他一面相机填港筑堤。计陆军队内，郓城县九千余人，每三千余人为一队：中队乃是郓城中营官军，带南北村乡勇各一千名；左队乃是郓城左营官军，兼北村乡勇；右队及是郓城右营官军，带南村乡勇，交韦扬隐、李宗汤二将率领。曹州府陆军一万余人为一队，菏泽、曹县、定陶三县陆军共五千余人为一队、城武、单县、钜野三县及满家营陆军共七千余人为一队；这三队徐槐亲自率领。陆军六队都屯在金沙岸上，所有起先三十六队旗号尽插在曹州队内。众人遵令。

① 纆（gěng，音耿）——汲水用的绳。

次日黎明，徐槐教韦扬隐仍去探看坎离谷那面下山之路。只见李宗汤躬身道：“这番何不委小将前去？”徐槐道：“也可。”便命李宗汤前去。李宗汤领了十数名伴当直到坎离谷，缘绳而上，到了山顶便四边寻觅下山之路。望下去尽是悬崖陡壁，无路可下，又无些毫树根可坠绳索。李宗汤转辗寻觅，数内伴当寻着一个洞口，便道：“这洞不知通不通下面的。”李宗汤看时，只见一座危崖，下放着四五顶桌面大小的一个大洞，里面黑沉沉，其深无底。李宗汤道：“休管他通不通下面，且寻将下去。”众人依命，敲火秉炬而入。里面曲曲折折，转了好几个弯，忽然一派亮光透入，众人叫声惭愧，果然通下面的。李宗汤一看，却又是悬崖陡壁。众人道：“无路可下怎好？”李宗汤细看道：“兀的不是一条石梁！”便命众人系了一条巨索，李宗汤与众人缘绳而下。到了平地，李宗汤定睛细看，道：“呀，这里原来就是图中所画的幽洞天！”只见远远地一带旌旗，乃是关内夹道摆列之兵；又回头望见远远一队旌旗，乃是坎离谷北口守备之兵。众人都个个心骇色变。李宗汤面不改色，按着佩刀闲闲地四边观看，将四周路径阔狭转折，两旁有无陂塘泥淖，一一细看，一一紧记，却不撞见一个贼人。

李宗汤将情形看得十分仔细，便与众人缘绳而上，转落山头，直回大营，报知徐槐。徐槐大喜道：“仗二位将军探得此路，今番破关必矣。那厮只防我从谷下入，不防我从谷上进也。我看地图内，从幽洞天通关内夹道最易。韦将军可将郢城左右两队从此路下去，多带枪炮火药，轰击那厮夹道后面。”韦扬隐领令。徐槐又道：“李将军可将郢城中队也从此路下去，多带火箭芦荻，截

守那厮夹道中路，见有营房粮草即便放火。”李宗汤领令。徐槐又道：“二位将军可检点本部人马，有昨夜力战困乏的，拣出另为一队，就教他在那山上举火呐喊，以疑乱贼人。这是安耽差使，留与他们疲乏的做罢。”二将应诺。

徐槐便传众将进帐，告以袭关之计，并道：“一俟韦、李二将得手，仰诸位将军率领曹州、菏泽等三队努力攻关。”只见众都监都凛然变色，一齐跪禀道：“此计太险。两位勇将一齐深陷重地，恐非所宜，望主帅三思。”徐槐笑道：“诸位将军休怕。凡用兵之道，有者求之，无者求之；虚者责之，实者责之。今幽洞天下情形既已虚隙可乘，更兼吴用病困新泰未归，山寨贼内无人，不乘此出奇制胜，迁延坐误，后悔无及矣。”只见韦扬隐、李宗汤一齐开言：“主帅若要攻关，还是叫颜树德来。斩关夺隘断非此人不可。”徐槐道：“正是。”便传令飞速到郛城召颜树德来。这里安排兵马，只等颜树德一到便要攻关。

且说卢俊义从金沙渡败回，众人都面面相觑道：“水泊被他夺占了怎好？”卢俊义道：“快点兵严守关口再说。”便点起三万人马守住头关。一面对戴宗说道：“戴兄弟，这番只好快去泰安请公明哥哥回来也。”戴宗应命，作起神行法从山旁小路出去，飞速到泰安去了。

这里众头领抖擞精神，把住头关。卢俊义又传令，教后山李应等严紧把守，休教失利。李应等闻知水泊已失，也惊得呆了。这边卢俊义乃众头领端的吓得把卵立在肩头，紧紧保守头关，那里还敢放松。只见官军两日不动静，卢俊义心中十分狐疑，不知这徐官儿又有甚么法儿来制度他，却又没处捉摸。猛想起吴军师

置兵守坎离谷口之举，当时颇笑其迂，今日想起，莫非认真此路不可疏虞。便伤饬坎离谷北口兵丁当心防备，又加派一千名精兵协同相助。这关上，卢梭义及众头领轮替巡绰，昼夜络绎不绝，只是不见官军动静。不知徐槐只等颜树德到来，便要举事。

次早，颜树德到了军中，徐槐与他说了攻关之事，树德大喜。徐槐吩咐待夜分举行，所以本日又按兵不动。直待申牌时分，韦扬隐、李宗汤率郢城部众陆续动身。徐槐也传令拔营齐进，三声炮响，鼓角齐鸣，曹州府、菏泽县、曹县、定陶县、城武县、单县、钜野县、满家营兵马按队而出，颜树德倒提大砍刀，勒马在前，徐徐前进。卢梭义在关上，望见官军队里三十六队旗号历历分明。卢梭义道：“那厮原来养了三日气力，用全队前来攻关也，众兄弟与我努力守关。”又将头关内兵丁尽点上关，枪炮矢石摆得密麻也似，严紧守住。只见官军已到半山，摆列队伍，明整旗号，只是踌躇不进。卢梭义那敢疏忽，只是提心督率严守。看看时已傍晚，官军只是按队不动，卢梭义心中越慌，眼不落放的照顾四面。到了三更时分，瞥见坎离谷上火把乱明，声声呐喊，大惊道：“敌兵果然杀进坎离谷也！”忙传令教谷口兵丁当心备御。说未了，只听得关内枪炮之声，乒乒乓乓，一片震天动地价响亮，人声乱喊，粮房营房一齐大火怒发。关外官军一声号炮，潮涌船杀上关来，火把丛中，颜树德一手提刀，一手高擎着那“钦加总管衔曹州府正堂徐”的一枝大灯矗，已由云梯奔上关也。官军、乡勇见大矗登城，便一齐呐喊奔上。

两边山上贼兵见了，急放礮石滚木，官军、乡勇吃打坏了许多。怎当得颜树德奋勇倡先，正是一夫善射，百夫决拾，都个个

拚死忘身，一齐登关。关上徐宁、燕青、燕顺、郑天寿还想抵御，卢俊义忙叫：“不必了，快回去保二关要紧！”说罢，急与四人逃下关门，向夹道直奔二关。不料两旁乱箭齐发，李宗汤横刀迎住。五人拚命死拚，卢俊义奋力架住李宗汤，那四人并力冲开官军逃走，卢俊义也抽身飞奔。只听得四边枪炮动地，呐喊震天，前面韦扬隐已在攻击二关也。卢俊义等五人拚命冲入，韦扬隐转身邀住大斗。卢俊义等如何敢战，架住韦扬隐，一抹地逃入二关疾忙登关守备。外面徐槐大队尽入头关。

天色未明，头关已破。徐槐在头关，收集关内、关外并坎离谷上人马，大奏凯歌。众将兵丁都纷纷上来献功，斩首一万三千余级，擒获五千余名，三军欢呼动地。徐槐传令就关内安营立寨，一面记功录簿。天已大明，徐槐吩咐叠起文书，差人到都省及曹州各路报捷。这场大功业，端的惊动了山东、河北，无不闻名。这里徐槐吩咐三军休养数日，再议攻取二关之策。

那卢俊义逃入二关，骇得目瞪口呆道：“这、这、这官儿真有神出鬼没之机，这枝兵从那里杀进的？”众人都面面相觑，不能做声。卢俊义道：“今日头关已破，只有力守二关。等待公明哥哥回来再守计议，更须得请军师同来方好。”众人都惶急无计，只得打起精神点兵守住二关。

且说宋江在泰安，自闻知秦明阵亡之后，识得徐槐利害，本是日夜挂心。这日忽见戴宗奔来，报称水泊已被徐槐夺去，还未知失头关之事，宋江早已惊得一身冷汗，瞪着只眼道：“怎么，怎么，怎么？”戴宗道：“卢兄长说，快请兄长同去计议。”宋江定了定神，看着天叹一口气，便教传令到新泰，请公孙胜、鲁智深、

武松、樊瑞、项充、李袞前来保守泰安。即日起身，改扮了轻衣小帽，同戴宗飞速奔回山寨。回到寨时，小路进山。卢俊义等迎入，伏地请罪，方知头关失陷之事，宋江惊得跌倒在地，众人急前扶起。宋江定神片晌，向众人细问了一番情由，便道：“甚么官儿，竟有如此利害？现在吴军师病体新愈，正商议攻取蒙阴，不料这里弄出如此心腹大患！我看没奈何，只得烦戴兄弟飞速去请他来，退了这里方好再议别事。”众人称是。当时便命戴宗飞速赴新泰去请吴用回来。只因这一去，有分教：

多谋足智军师，终作瓮中之鳖；

称忠道义头领，竟成油里之鳅。

不知吴用回寨时事情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吴用智御郓城兵 宋江奔命泰安府

却说上年冬季，吴用因病困在新泰城内，得安道全医治，渐有转机。适接到山寨中徐槐临训之信，彼时吴用神识尚昏，此话传入耳中倒也不十分着急，只说些不怕他、不关紧要的话；又说些必须防备、不可大意的话。到了次日，却早已忘了。安道全议方进药，吴用渐渐神识清了，恰又接到秦明阵亡之信。安道全一听见，忙出来关会众人道：“此信千万不可嚷入军师耳中了。军师心疾暂得平安，若一闻此报，忧惊齐至，神明再被扰乱，为害不小。”众人称是。大家约会了，瞒得实腾腾地。一面安道全赶紧处方调理，吴用无事扰心，倒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所以服药帖帖得益。众人倒替他日夜提心，深恐又有甚么警报扰乱了他的心思。且喜连冬过春，徐槐一边久无消息，更喜云、陈两处亦无动静，一路顺风，无些毫打叉之事，以是吴用渐渐向愈。安道全已开了一张补心养神的方，说道：“此方即有加减，亦不过一二味而已。服此方三十剂可以全愈。”众人皆喜。

不料骤然起了一桩大打叉的事，你道是甚事？原来安道全系好色之徒，肾元素亏，更兼上年冬季星夜渡冰，受了寒气。《内经》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温。”

安道全既不藏精而又伤于寒，寒邪乘虚袭入少阴，深藏不出，日久蕴酿成热，至春时少阳气升，再经外感一召，内邪勃发。那日安道全诊视吴用毕，出来觉得有些困倦，便上床去躺了一躺。天晚起来觉得身子发热，次日便口渴咽痛，神思不清。众人忙来问候。安道全提心诊了自己的脉，便道：“不好了，此名春温症，来势不轻。”众人都担起忧来。安道全自己开了一张药方，众人看时，乃是薄荷、杏仁、桔梗、枳壳、淡豆豉、牛蒡子之类，方味极轻，众人不解。当日，安道全还扶病出来，到吴用房里诊视吴用，说道：“原方不必改易，仍可守服。”吴用劝安先生归房养息。安道全退出，到了自己卧房，上床便睡。侍从人将他自己开的药方配药煎好，与他吃了。当夜无话。第三日病方渐渐沉重，觉得指头蠕蠕微动，眩晕惊悸，腰膝痠软，齿燥唇焦，口渴不解。安道全道：“不好了，此肾虚亡阴，将成痉阙之候也。”此时已起床不得，便叫旁人书方，用生地黄、麦门冬、元参、知母、炙甘草、龟板、鳖甲。众人都进来看望，看那药方分量太重，又不解其故，只是问候数语而已。安道全道：“小可贱恙，竟大是险症。可惜两个小妾都远在山寨中，此处无贴身服侍之人。”原来安道全这两妾都有羞花闭月之貌，是山寨中抢掳来的，当时安道全看得中意，向宋公明讨了来，此时病急，还记挂这两个宝贝。众人都道：“这事容易，今日便差人到山寨去迎取两位如嫂夫人来。”道全点首，众人退出。

是日吴用守服安道全原方，闻知安道全病重，也兀自记挂，亲自扶病出来探看安道全一次。安道全上午服了药，至下午病势不少衰。安道全便吩咐用熟地黄、生地黄、芍药、石斛、麦门冬、

五味子、元参、阿胶、炙甘草、其生、熟地分量竟用出二三两以外。众人看了，尽皆骇然，道：“怎么外感症，好吃这种大补药？看来快刀不削自己的柄，一准是他昏了，开错的，须接位高明先生来评评看。”须臾请到泰安城内一位极行时的先生，叫做过仙桥，前来诊视，众人求他直言。

那过先生诊了安道全的病，出来看了安道全的方儿，拍案道：“安先生误矣！此症内外邪气充塞，岂可服此滋腻收敛之药？此药如果下咽，必然内陷。他起初这张方原是不差，不知何故忽然更改。”说罢，便就他起初的原方，加了柴胡、葛根、钩藤、黄芩、连翘，并批了几句慎防内陷疮厥等语，用了茶，拱手升舆而去。安道全索看那医之方，便道：“杀我者必此人也！众位休睬他，只顾煎了我那个方药来。”众人诺诺而出，主见难定。吴用亦踌躇无计。只见旁边一个小厮禀道：“此地东门头大王庙大王菩萨最为灵验，庙内设有药签，何不去求帖神药来吃？”花荣喝道：“你省得甚么，却来多嘴！”吴用道：“也是。但我想天道远，人道迩。药签不必求，可将那过先生与安先生的药方写了阄儿，就神前拈卜罢了。”众人依言，即忙做了两阄，备副香烛，花荣亲去，到了大王庙里，拜祷拈阄。

也是梁山一班魔君业缘将尽，理当收伏，安道全本在地煞数内，如何免得，当时偏偏拈着那过先生的方。花荣转来，众人主见遂定，也不去问安道全，便将那过先生的方配药煎了。时已掌灯，安道全病势大重，已催药好几次。众人忙将那药煎好递进去。原来那两张方气味判然不同，安道全上嘴呷了一口，便叫苦道：“你们果听那庸医之言来杀我也！”推开药盏，叫：“快煎我那方

剂救我！恐怕不及了！”语言已觉蹇涩^①。众人听此言语，急迫无计，便将他方剂减取三分之一，说道：“且试试看。如不错，明日依他原剂不迟。”岂知时不待人，当夜煎好与他服了，到了天明，安道全已舌卷囊缩，四肢抽搐，不能言语。急请了过先生并几位名医齐来诊视，吃药不瞒郎中，竟将昨夜安道全不肯服过先生的药，先服自己的药等话说了。过先生道：“果然补坏内陷了，我说何如！”当时众人共议了一张药方，无非羚羊、犀角、柴胡、钩藤之属，灌了一剂，全然无效。吴用此时虽守服安道全原方，然因安道全病危，心中连日着急，也觉得病重了些。那安道全竟不言不语地卧了一日。次日众医竞至，过先生已辞不开方，还有几个不知死活的在那里开方议药，所有药味也记他不得这许多。不上三日，竟把一个神圣工巧的地灵星神医安道全送入黄泉。当时盛殓好了，送回山寨。

吴用的病，正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骤然失却良医，莫能措手，不免也请那班过先生之流来酌议方药。可怜那班先生还不敢十分改易安道全的原方，不过略略增减了几味，吴用服下便觉乖张。众人都惶急起来，吴用道：“我想安先生病急时曾说此方可以守服。如今安先生已故，又无人能增减，只好老守他这张方吃过去。”众人称是。吴用仍服安道全原方，日复一日，不必细表。

吴用觉得精神复旧，这日正在商议攻取之策，忽报宋江差人来请公孙胜、鲁达、武松、樊瑞、项充、李衮同守泰安，并报知

① 蹇涩——言辞不顺利。

徐槐攻入水泊之信。吴用大惊道：“这话从何而来？”公孙胜便将上年冬季徐槐亲到水泊，又导龙冈交锋，秦明阵亡等话说了，并道：“那年因军师贵恙沉重，所以厮瞒。”吴用道：“原来先有这一事，当初何不早为防备？”花荣道：“那时小弟一闻此信便禀知公明哥哥，知会卢兄长，饬嘉祥、濮州夹攻郓城。那时因寒冻开兵不得，今已春暖，他们不知为何按兵不动。”说至此时，吴用凜然变色道：“濮州可动，嘉祥万不可动。缘刘广在兗州虎视眈眈，倘呼延兄弟偶一离开，必遭毒手。就是濮州林兄弟进兵也须相机施行，不可卤莽，我料这徐官儿必有备防。只是现在水泊已失，大非所宜。但愿保得头关，方可无事。公孙兄弟此去，便将我这番言语致意公明哥哥为妙。如今我病体新愈，难以道途跋涉，这徐官儿未必一时退得。俟数日后，我稍可行动即便拔步而来。”

公孙胜应诺，即辞了吴用诸人，领鲁达、武松、樊瑞、项充、李衮赴泰安去了。吴用对花荣道：“不料又遭了意外之虞。看来此处剪除云、陈之举只好暂搁一搁起，我歇数日必须亲往。”花荣道：“我们山寨头关地形峻险，料想那徐官儿未必一时破得。他不是头关，也不能常守水泊。”吴用道：“贤弟之见固是，然我终心内记挂得紧，必须亲去走遭。”二人因此时时忧虑。

不数日，忽报戴院长到。吴用大惊，急问戴宗：“甚么急务？”戴宗报称头关已失，并具言官兵从坎离谷上面杀入，以致失利，“现在公明哥哥急遽无计，速请军师回山，商议退敌之策。”吴用惊得几乎跌倒，众人尽皆失色。吴用道：“这官儿真有神出鬼没之奇！这坎离谷上乱峰怪石，跬步不容，他却如何进来？现在事

已如此，我只得速去也。”花荣便命欧鹏点五千兵护送。吴用忙叫：“不可，不可！此去路过衮州，刘广在彼，我虽有五千名兵，如何敌得？却反打草惊蛇。我想不如青衣小帽，同戴院长偷渡过去为稳。”花荣道：“军师贵体新痊，岂可如此奔劳？”吴用道：“也说得。”便教侍从人打起包袱，众人送行，尽皆凄咽无色。吴用对花荣道：“花兄弟善守新泰，并知会泰安公孙兄弟、莱芜朱兄弟，三处联络把守，千万不可失利。我回去退了这徐官儿再来。”说罢，与众人别了。同戴宗拔步上路。

不说花荣等送别吴用，自回新泰，与公孙胜、朱武联络保守。且说吴用同了戴宗回山，一路晓行夜宿，不日到了衮州地界。时已昏黑，寻个客店安身。不防刘广早已料他要来，十余日前已差荀桓在境上严行查察。这日吴用方到境上，荀桓早已访着，便飭兵役直到店中来拿吴用。幸亏吴用机警，早一时先已觉得，忙与戴宗拴上甲马，星夜皇遽遁逃，神行法快，荀桓追不着而返。吴用、戴宗一口气奔驰，脚不暂停，一日一夜逃出衮州西境。吴用已觉得喘乏眩晕，缓缓地到得梁山，只见前面水泊尽筑了堤岸土闾，一带旌旗戈甲，严紧守备。吴用叫苦道：“他这意分明要永远和我厮拼也。”便绕转梁山东西寻入山的路。戴宗叫苦道：“方才小弟出来是走这条路的，此刻又被他用兵堵住了，我们归去不得，怎好？”吴用道：“后山何如？”戴宗道：“后山有镇抚将军兵马堵住，难以进出。”吴用道：“在水泊以外否？”戴宗道：“在却在水泊以外。”吴用道：“这却不妨事。这路兵马一准是徐官儿邀他来虚张声势的，我可以设法偷渡进去。”当时吴用、戴宗从东泊曲曲弯弯，左回右避，渡到后山，果然不被官兵所觉，直到后

关。关上李应见了吴用，急忙开门迎入，一面差人报知宋江。宋江闻吴用到了，急忙迎见。宋江、卢俊义一齐诉说徐槐利害：“此刻他将头关上筑了土闳，悉力攻我二关。他手下三员勇将，骁勇异常，无人近得，怎好？”吴用道：“且守住了二关再说。小弟走了这番急路，兀自有些头眩心悸。”说未完，宋江忙道：“我正忘了，军师贵体何如？”吴用道：“旬日前贱躯竟已精神复旧，叵耐此番回来，兖州境上吃刘广那厮搜根剔齿价寻来，不是小弟先机逃走，性命几伤他手。现因与戴院长连走了两夜一日，兀自疲乏得紧，打熬不得了。”宋江及众头领听了，都咬牙切齿价忿怒起来，道：“誓必生擒这厮们来碎割，出口恶气！”宋江道：“既如此，军师且请安睡养息，改日再议。”吴用便进房去睡了。宋江、卢俊义及众头领登二关守备。

且说徐槐自渡过水泊攻破头关之后，贺太平本章奏入，天子大悦，便加徐槐壮武将军衔，特赐紫罗伞盖，金爵玉带；李宗汤、韦扬隐、任森、颜树德均加都监衔。张叔夜又奏：“徐槐此番深入梁山，窃恐兵力不足，请敕山东镇抚将军酌拨全省兵马前去协助，并赖山东安抚使酌拨钱粮。”天子准奏，便传旨往山东去。徐槐奉旨谢恩，感激奋勉，不等各路兵马到来，便与韦扬隐、李宗汤安派人马，将军分为二队，韦扬隐、李宗汤分领了兵轮替攻打二关，昼夜不息。颜树德兼领二队先锋，勇锐冲突。宋江、卢俊义饬众人死命把守，那里还敢松手，只等吴用养息好了商议退敌之策。吴用却足足卧病了三日。幸亏安道全原方将根本培足了，所以不致败坏。三日之后，渐渐养转，便请宋江到床前来议军务。

宋江到了床前，先问候了几句。吴用便开言问道：“坎离谷

上官兵到底怎样杀进的？”宋江道：“我前日方才探得，那厮实从幽洞天悬绳而下。”吴用变色道：“这里原来有如此老大破绽，我当初兀是防到谷下，却不防到这谷上也。兄长快派精细头目四面巡察，现在二关内并四面隘道山谷再有没有这样漏洞？”宋江道：“卢兄弟已巡察过一遍，小弟回山时也巡察了一遍，却没有甚么漏洞看得出。”吴用道：“虽如此说，宁可再寻寻看，倘或有之，不惟我可预防，并且乘那厮不知，就可从此处出奇制胜。”宋江称是，便传令帐下各头目仍去分头巡看。吴用又道：“兄长，你后山如许防堵重兵设他做甚？”宋江道：“军师，你不看见后山现有镇抚将军兵马十万压境立阵，此处岂可疏虞？”吴用笑道：“十万便如此怕他，若百万压境待怎地？兄长可晓得，镇抚将军张继有甚伎俩，这枝兵马怕不是这徐官儿邀他来虚张声势，牵制我们的？我们用重兵把守，岂不是正受其欺？”宋江恍然悟道：“军师真是高见，如今依军师调度将如何？”吴用道：“他既虚张声势，我亦何妨虚作备御。如今前面既如此紧急，我们且丢开后面假局，尽倾寨内之兵对付前面。这徐官儿一面要正觑我山寨，又要兼顾嘉祥、濮州，我料他兵力必然不足。如今我以全寨之力对付他，何患不胜！”宋江喜道：“得军师此策，吾无忧矣。军师且请安息，我去如法调度。”说罢，便出厅传令，教后泊旱寨、水寨各各虚插旌旗，只留少许兵丁把守，这里将寨内所有兵将尽数点齐，杀向二关。

徐槐正在攻关，宋江传令开关杀出，韦扬隐、李宗汤督兵备勇迎战。徐槐见贼兵势大，便传令先约后队退入头关。宋江督率众头领与韦、李二人拚命大战。徐槐传令，教韦、李二人左右呼应，徐徐退回头关。宋江领众紧紧逼上，韦、李二人领兵先后按

队进了头关土闾。宋江后马直逼土闾，那土闾上枪炮矢石已密麻也似守住。宋江大怒，顾众兄弟道：“我兵马四倍于他，若三日之内破不得这土闾，我宋江也无颜立于山寨了。”众兄弟受这番激动的话，端的督率众兵，舍死忘生，亲冒矢石攻打土闾。

攻到第二日，忽报后山水泊各港火发，官兵已杀入水寨。宋江大惊。原来徐槐数日前探知吴用回寨，便差人到郛城教徐青娘与汪恭人商议。汪恭人道：“不妨。吴用虽然多智，并不是上界天神，令叔但当心抵御，尽够敌得，未见定是他胜我败。只有一着，山后镇抚兵马本是虚张声势，他既来了，必然料破此计；被他料破，他必倾寨而来。那时令叔寡不敌众，却是老大费手了。”青娘沉吟道：“他既料我那面是假，必然不设防备，我何妨叫他弄假成真！”汪恭人笑道：“你也这样想。那贾夫人才智超群，他的兵马训练有方，尽可用得。那年金成英突起草野，只借他八千名兵便能迅扫强敌，成效彰彰可睹。如今我便屈他亲身下场显点手段，有何不可。”青娘听了甚喜，道：“既如此，烦恭人作速写起书札，我回署去即将梁山后面舆图携来一并寄去，以便贾夫人相势进攻。”汪恭人称妙。青娘当即回署取了梁山后面舆图，复到汪府来，汪恭人已将书信写好。当时看毕封好，即差人赍送到镇抚署内去。青娘辞别回署。

那贾夫人接到汪恭人书信并梁山地图，暗想道：“此事却难，我从未亲临戎行，今日骤然用兵，我与将士不曾相习，深恐呼应不便。但此番系国家大事，我家世受皇恩，未有涓埃^①报答，今日汪恭人大义劝我，我怎好不去！”想了一回，便与张继说了，请了令箭、兵符，大摆镇抚将军仪仗，装束起行。不日到了营中，

^① 涓埃——比喻微小。

大小将士一齐接见。贾夫人升中军帐坐了，便先将皇朝恩德、现在情势剴切宣谕了一番，众将齐听命。贾夫人接地图水泊各港道路，将战守兵丁一一派定。次日传令一齐进攻，八万人马力势浩大，火攻水战，枪炮卷电般打进水泊。

吴用闻报大惊，急差人报与宋江道：“今番只好撤回军马，不然头关未得，后关先失了。”宋江便传令退兵。来人忙禀道：“军师尚有一言：退兵须要舒徐，切不可露出急遽之态。若吃那厮拼力追来，深恐后关未保，二关又失了。”宋江依言，便将军马分作数队，陆续退入二关。宋江一退入关，就即教卢俊义同了张清、燕青、张魁保守二关，自己带同李应、徐宁、燕顺、郑天寿，率领后半人马同吴用飞速去策应后关。镇抚兵马已登北岸。吴用教宋江且守后关，待军心稍安再定计议。守了一日，贾夫人探得宋江已到后关，便收兵退去了。徐槐已在那边力攻二关。宋江对吴用道：“如此怎好？”吴用皱眉不语，半晌道：“且两边都坚守了，过几日再看机会。”宋江、吴用当日在后关看守了一日。次日教李应等当心防御，宋江便同吴用到二关。官兵力攻，贼兵力守，两下拒住。

且说林冲在濮州，上年冬季奉到卢俊义夹攻郛城之令，等到本年春暖，便差邓飞、马麟领兵一万二千名，偷渡魏河袭击郛城。邓飞、马麟领令前去。到了魏河，邓飞与马麟商议，马麟领兵一半先渡魏河，邓飞在后策应。商议停当，马麟先渡。渡得河时，正想择地安营，忽听得对面截林山一个号炮飞入九天，四边林子内，大炮、鸟枪、佛狼机、子母炮，乒乒乓乓，潮涌般卷进来。马麟大惊，率众飞逃，却不见一个官兵追来。马麟大怒，重复杀转来。邓飞在对岸望见马麟兵败，大怒，领兵尽数渡河，与马麟

合兵一处，只不见一个官兵。邓飞、马麟大怒，催兵杀进，三番冲突，都被林子内枪炮打退。贼兵死伤无数，锐气已坠，只得领兵渡河回去。方才过得一半，只听后面又是一个号炮，大队官兵杀来，贼兵此时已无心恋战。任森一马当先，挥众杀贼，南岸贼兵飞死，邓飞、马麟领着北岸败兵逃回濮州去了。

任森派兵守住截林山，自己领百余骑到郢城报捷。徐青娘在署正与汪恭人接谈，忽接到任森报捷，汪恭人称贺道：“小姐以五千兵胜贼兵一万二千，真妙才也。”任森道：“小将现在仍派那五千兵丁守截林山，深恐贼人经此一跌，盛怒而来，这边兵少，抵挡不住，所以特来与恭人、小姐商议。”青娘未及开言，汪恭人道：“任将军所见甚是，今可速禀徐相公，调定陶、曹县兵马守住魏河，西连截林山兵马，东连水泊土闾兵马，隔河与郢城、范县又相呼应，贼兵自不能飞渡也。”青娘笑道：“恭人全不顾嘉祥一面耶？真是大胆。”汪恭人亦笑。当时任森将魏河捷音，并汪恭人之议，报与徐槐。徐槐闻报甚喜，答书慰任森，并教依汪恭人之议安排各路。

任森得信，便传徐知府令檄调各路人马，安排去讫。忽报嘉祥贼兵杀来，任森差人往探，乃是韩滔、彭玘领三千兵到来。任森报与汪、涂二夫人。汪恭人道：“今番又有三千颗首级请任将军建功也。”任森传令军士各处坚守。众将道：“濮州贼兵一万二千，主将尚欲迎战，今嘉祥贼兵只得三千，主将何故反要坚守？”任森道：“诸君未知其故。濮州贼兵一万二千，其气甚锐，若不先破其锐气，使他全力逼近攻围，何时得解？今嘉祥贼兵只得三千，其气甚馁，必不能与我久持。我但坚守以俟其退，退而击之，必得大胜。今日不消得性急也。”众将皆称是，遵令各处严守，拒

住贼兵。

原来呼延灼在嘉祥本欲夹攻郛城，自接到宋江教他防备刘广不可轻动之谕，便不敢兴兵。这日闻得徐槐杀入水泊，破了头关，林冲兵马又败，大为骇异，便集宣赞、郝思文、韩滔、彭玘商议，只得违了公明将令发兵攻郛城，却又心下难决，只遣韩滔、彭玘带领三千名出去。那韩滔、彭玘攻郛城攻了五日，官军坚守不出，毫无便宜。呼延灼见刘广一边毫无动静，便教宣赞、郝思文守嘉祥，自己领兵一万去接应韩滔、彭玘。

谁知那兖州的刘广，自闻徐槐攻梁山，又得徐溶夫转致牵制嘉祥之信，便教苟桓日日差人探听嘉祥信息。这日探得呼延灼大队出境，刘广便与苟桓、刘麒、刘麟点起兵马四万即刻起身，攻击嘉祥，一日即到城下。呼延灼闻报大惊，即忙转来，与刘广兵马遇着。刘广、苟桓的兵马本是训练有素，呼延灼被他牵制奔劳，如何敌得。当时交锋一阵，贼兵大败。刘广等四人率众奋勇厮杀，斩获无数，大掌得胜鼓回兖州。韩滔、彭玘闻报大惊，忙抽军回救嘉祥。任森见了，便驱大队锐骑掩杀出来，韩滔、彭玘大败。任森挥军痛杀，杀得贼兵全军败覆，韩滔、彭玘领百数残骑逃回嘉祥。任森收集人马，仍与汪恭人、徐青娘商议守备之法，差人报捷于徐槐。

徐槐闻报大喜，便策众力攻二关。宋江、卢俊义同吴用费尽心机协力守备，徐槐兵马在二关下毫不相让。自春历夏，此攻彼守，相拒四月有余。中间彼此各有小胜小负，徐槐只是不退。此时徐槐已陆续收齐镇抚将军调拨的人马，又得贺安抚接运的钱粮，势力愈大，便将军马调作十余拨，匀派劳逸，轮替相代，竟将梁山四面合围。

宋江、吴用在围城中百计守御，十分焦急。宋江道：“这徐官儿兵势愈大，竟与我永远相持，怎好？此刻我寨内兵粮尚不见缺乏，但日久攻围不解，终属不妙。”吴用道：“不但此也，他三、四月间还用力攻打，此刻他竟按兵四守，坐困我们，此其意不可测。我被四面合围，弄得一人进出不得，外面消息竟无从探听，如何是好？”宋江愁急万分，不上几时，头发白了许多茎数。吴用仍教头目喽啰们去寻四边的避路。

忽一头目禀称寻着一洞，在后关外北山下。宋江、吴用皆喜，忙问怎样的。那头目道：“小人见这山下榛棘中好像有洞，便扫除了榛棘进去，果然是洞。小人随即进洞细探，果然通外面的。”吴用道：“外面通甚路？”头目道：“只有一条崎岖狭隘小路，直到运河。”宋江道：“运河寸寸节节都有坝闸，对岸密麻的都是东平州营汛燉煌，如何用得来兵？”吴用道：“用兵虽用不得，但有些一路可以探听消息，亦是天赐其便也。”便差戴宗出去，先往东京打听，转来便往泰安、新泰、莱芜、嘉祥、濮州各处都打听些消息，速即回报。戴宗领命，即日由后山洞偷出飞速往东京去了。

原来种师道自征辽奏凯回京之后，天子本要就命他征讨梁山。那时蔡京尚未正法，一心要替梁山出力，便奏称：“边庭重地不可无人，仍请命种师道去镇守。”天子竟准其奏。吴用也闻知此事，所以一向不以东京为虎。自蔡京正法之后，种师道仍出镇边关，因力保张叔夜可当征讨梁山之任。天子准奏，便召张叔夜内用。适因高俅奉差误事，辜恩溺职，天子便将高俅贬了三级，削去太尉之职，便命张叔夜升授太尉。因与叔夜议证讨梁山之事，便命兵部先行检点军马。戴宗一闻此信，惊出一身大汗，急

回头便走，也无暇往泰安等处，便取路急回梁山。正走到东平地界运河岸边，忽回头见一人徘徊岸上，戴宗认得是公孙军师的心腹，吃了一惊，悄问其故。那人悄答道：公孙军师有紧急文书差我投递，如今我到了此地，无路可入，怎好？”戴宗便邀他同取后山小洞，到了大寨。

宋江得闻张嵇仲将放经略之说，吓得魂不附体，看着吴用道：“怎好，怎好？”吴用道：“且慢。事至于此，已危急万分，兄长急坏无益，待小可想一法来。”宋江只顾自己口里嘈道：“可惜蔡京已死，不然求他斡旋最好。”吴用正在低头沉思，一闻宋江此言，便顾宋江微笑道：“既失大龟，盍^①求小子？”宋江恍然大悟，便教萧让赶紧修起一封求童贯的信来。萧让领命退去。那随戴宗同来的差人便呈上公孙胜的文书，宋江拆开看时，只见上写着：

云天彪率领大队人马来攻泰安，小弟策众守备，幸未疏虞。因探知陈希真女儿伤已平复，希真日日操演人马，想不久亦便要来滋事矣。小弟两边策应，深恐疏失，特请兄长与吴军师教之。

宋江见了，又添一重焦急。吴用道：“这泰安三城本是紧要所在，我此来，本欲速退了这徐官儿便去策应那边。如今本寨兵围不解，泰安又军报紧急，为今之计，只有兄长亲赴泰安助公孙兄弟协同保守方好。”宋江听罢沉吟。吴用道：“泰安三城乃紧要所在，若使此处疏失了，云、陈两处兵马无阻无碍，直达本寨，为害不小。小弟因公孙兄弟未必支得，所以请兄长前去。这里山寨，小

① 盍(hé, 音何)——何不。

弟同卢兄长在此协力保守，力想一法破这徐官儿，兄长勿忧。”宋江点头依允。只见萧让将信稿呈上，宋江、吴用一看，都称甚好。便命萧让即速誊清，又命即速办齐贿赂。次日便命戴宗带了书信、贿赂，飞速往东京求童贯去了。戴宗已去，宋江也随即起身，带了几个伴当由后山洞出去。

不说吴用与卢俊义守山寨，且说宋江出了后山，不数日到了泰安。公孙胜等迎入城中，诉说：“云天彪全队在秦封山下攻打已有五十余日，十分利害。弟等百计守御，幸未失守。现在探得陈希真兵马已起，小弟已急救花荣赶紧备御。但如此两路受敌，如何是好？”宋江道：“吴军师筹画此处，三城联络呼应，四面险要各设重兵，本是尽善之法。今日叵耐山寨被徐官儿所困，以致如此紧促。为今之计，只有各处严守，谅此地尽云、陈二人之力未必一时拔得。我但求保守得定，统俟山寨围解之后再定计议。”公孙胜称是，便一面传知新泰花荣、莱芜朱武，这里请宋江同往秦封山督守。忽报官兵已尽行退去。宋江、公孙胜都大为诧异，亲赴秦封山去，差人再去探看，果然去远了。宋江不解其故，又不敢追击，只得督令加修寨栅，训练兵丁。忽报：“陈希真差上将领兵一万直奔新泰，花荣在望蒙山协力堵守，闻得后面还有官兵，希真父女亲自要来，为此特来请令。”宋江大忧，先差人去教花荣且自严守。

这里日日去探天彪兵马，果然尽行归镇了，宋江方委公孙胜督众保守泰安、秦封，自己领鲁达、武松并泰安兵五千名星夜趲程赶到新泰，直趋望蒙山。只见花荣远远迎来，并无官军。宋江见了花荣，便问道：“官军何在？”花荣道：“连日攻望蒙山，昨日小弟还与栾廷玉厮杀一阵。收兵后，三更时分他营里尚是火光

烛天，渐渐渐灭。及黎明后，探得尽剩空寨，所有人马一齐遁去。”宋江大怒，便传令追击。花荣忙谏道：“我们今日只求没事罢了。追上去，万一中其奸计，悔不可及。”宋江只得依言。领军马进了新泰城住了十余日，忽报云天彪攻莱芜紧急。宋江忙令花荣紧守新泰，自己领兵往救莱芜。及到莱芜，说也不信，竟又是新泰的老戏法。宋江怒极，领兵追去，果然中伏，大败而归。天彪也不追转，只顾领兵退去了。看官，你道这是何故？原来天彪起初攻泰安时，本想一鼓而下，不料贼人守御得法，攻了一月有余只是不动。天彪便遣人与希真商议。希真想贼人三城联络，四面险要，一时本难猝拔。为今之计，不如用春秋伍子胥^①疲楚之法，各将兵马派匀，轮替攻击，令其无一日之安；又不择东南西北，随处攻击，令其茫然不知我所图者在何处。待其疲乏厌怠，然后突用大军拼力进剿一路，必得大胜。当时想停当了，便修书答报天彪。天彪大喜，便依计施行。宋江大受其困，半年之间奔命九次，明知天彪、希真用计困他，亦叫做无可如何，只得恨恨而已。后事按下慢表。

且说徐槐围梁山，自二月至六月，围得梁山十分危急，又接到张嵇仲书信，言不久便有天兵征讨，劝其守待天兵，万勿疏虞。徐槐得信大喜，众将皆喜。徐槐传谕各营严禁守备，静候天兵。不料自六月至八月，日日盼望天兵，只是不来，徐槐大疑这一事，不知为何助逆弃顺，真叫做无巧非书。有分教：

群盗残魂苟续，留须盈贯^②之诛；

① 伍子胥——春秋楚人，其父兄为楚平王杀害，奔吴，与孙武佐吴伐楚。

② 盈贯——恶贯满盈。

真仙大愿渐成，终著精忠之望。
毕竟天兵不到是甚缘故，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东京城贺太平诛佞 青州府毕应元荐贤

话说徐槐接到张嵇仲书信，静候天兵，眼睁睁望了几个月，只不见天兵到来。徐槐正在疑惑，忽一日接阅京报，方知睦州方腊造反，贼势浩大，童贯奏请将征剿梁山之师改征方腊，奏稿剴切详明，申言梁山现有勇干大员进剿，不日可除，似可无庸专伐。其奏词内有云“陈希真才冠三军，云天彪威扬全省；刘广统强兵以压盗境，徐槐率劲旅以捣贼巢。小丑就擒，指日可待”等语。天子动听，朱批：“所奏甚是。”即命张叔夜为经略大将军，统领二十万人马赴睦州去征剿方腊。

张叔夜明知童贯中有诡诈，只因方腊势力猖獗，征讨亦不容缓，今日已奉简命，不能不去。当日受命谢恩，回府沉思道：“童贯奸贼默右^①梁山，其意叵测。我今奉旨远征，独留此种奸佞在朝秉政，将来为害不浅，如何是好？”又想了一回道：“有了，古人有荐贤自代之法，今山东贺安抚，其人深能辨别贤奸，外貌虽委蛇随俗，而内却深藏风力。若使此人在朝，必能调护诸贤，潜销奸党，我明日便在官家前力保此人内用罢了。”次日，叔夜入朝，便请召贺太平内用。天子允许，即日便传旨加升贺太平为

① 右——同“佑”

吏部尚书兼理太尉事务，来京供职。叔夜谢恩。待到天子所命的出师吉日，便率领张伯奋、张仲熊、金成英、杨腾蛟、邓宗弼、辛从忠、张应雷、陶震霆，统领天兵，辞朝出征。

原来这邓、辛、张、陶四将于上年秋冬、本年春初陆续调京内用，四人恰做了四城兵马司总管。张叔夜见四人才勇超群，此番出征必须此等上将方可成功，便奏准了天子，调拨四人一同协征。当时天子御钱叔夜。叔夜领旨，率诸将天兵进趋睦州。途中伯奋请道：“睦州路远，军情事重，防有紧急事务，父亲尚须遴选专事往来差官一员为妙。”张公沉吟点头道：“有了。我记得种经略处有一人，姓康名捷，为种公驱驰多年，甚是得力。我今日不防备文移调，谅种公必不我却。”说罢，便缮起一角文书，差人赍到种公处去。这里一面督兵起程。果然行至中途，康捷奉命而至，一同向睦州进发。讨平方腊，这是另一起公案，不涉水浒之事，不必细表。

且说一件事来，也是国运兴隆，合当除奸削佞。这件事却是衅启闺帏，功归廊庙。原来童贯因蔡京引进了梁山路头，近来因宋江事急相求，又得了宋江的油水不少。童贯实是老奸，一点不露形迹，即如阻张公征讨梁山之师，反以攻方腊为词，又极力赞扬云、陈诸人，外面看来岂非一片公道，不知从中包藏奸宄^①，误国卖权，实实罪无可逭^②。当时圣明天子以及在朝诸臣，一时都看他不出。谁知天道昭彰，自古无不破之奸凶，那童贯百般诡秘，却不知不觉弄出一件事来。

① 奸宄（guǐ，音鬼）——坏人。

② 逭（huàn，音宦）——逃；避。

原来童贯自富贵之后，变童^①、季女^②充室盈房，虽不能举行实事。但意淫目构，倍胜于人。就中有个最钟爱的小子名唤珠儿，年纪十有七八，生得曲眉丰颊，俊俏异常，又能粗通文墨，作事乖觉，童贯派在内书房管理一切书札。至于上房姬妾虽多，也只有一个极宠爱的，本是童府里乳娘带来的女儿，小字阿绣。后来长得十分标致，性情又极伶俐，童老便消受了，合家便称为绣姨。童贯在他身上真是百般优待，千样温存。谁知那绣姨因徒受虚声，都无实惠，未免心内有些不自在处。童贯全然不觉得，只是日日照常过去。那珠儿素常掌管笔墨，递送书札，有时童贯在绣姨房内时，珠儿便进房内投递，童贯宠爱他，也不呵斥，也日日照常过去。

从此人不知，鬼不觉，那珠儿同绣姨竟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相交易了。起初时把个童老头儿瞒得实腾腾地，困在鼓里撒播。日后也渐渐有些刮到他耳朵里，因想这阿绣终不是真妻室，且装个假聋，由他们去；忽念无故弄出个当龟的名声，心中大为不悦，便一心要处治他们。也叫做天网恢恢，合当有事。往常童贯回府必先由外通报，内外大小各守职以待。这一日，童贯回来绝无消息，一脚直奔到阿绣房中，只见阿绣斜靠妆台，珠儿在后为其整理簪珥。童贯蓦地一惊，放下那张不好看的面孔来。珠儿见颜色不善，丢开了手往外一跑。童贯在屏门前见他跑出，便对着珠儿粪门两靴脚踢去，珠儿只顾一溜烟的跑出去了。阿绣也立起身，红着两只俏眼，低声作泣道：“珠儿害我，他无缘无

① 变童——旧进被侮辱的美男。

② 季女——少女。

故走进来。”此时童贯又气又爱，倒弄得毫无主张，进房坐下道：“你们这般不要好！”阿绣道：“珠儿害我，我不要做人的了。但这回并不曾同他怎的。我今晚死了，还要求你好好地收殓我。”说罢，呜呜咽咽地啼哭起来。

看官，这番情形如何骗得过老奸巨猾的童贯？只因童贯十分钟爱这阿绣，又恐怕这事声张出去弄得名声不好听，便堆下好面色来道：“你也不用哭，下次不可就是了。”阿绣还要哭个不住，童贯又抚惜了几句，方才无事。童贯便在阿绣房中同吃了午饭，方才出去，便到书房，只见珠儿也红着两眼，见了童贯只是抖个不住，似乎打的模样。童贯道：“不必装腔，下次不许进出罢了。”珠儿又赔了许多小心。童贯便吩咐老苍头、老仆妇，以上房石环门为界，男妇毋许混行出入，立了章程。那知童贯章程虽立，珠儿进出依然。日复一日，又有些刮到他耳朵里来。童贯无可如何，也只得大度包容，只求不声张出去而已。那珠儿和阿绣因为童贯上回一番发作，又立了这样章程，弄得进进出出十分碍手，真所谓畏首畏尾，身其余几。所以两人当情酣意浓之时，或闻人声、或闻狗叫，必惕然惊起，苦不可言。两人时常相对愁叹，也叫无法。

话中单表珠儿，每当府中无事之时，常常上街闲行，戏馆、茶坊，寻些快乐。众人因他是个相府亲随，仪表又好，谁不想结识他？所以珠儿到处，有人夺会酒钞、会茶钞。珠儿少年高兴，也喜欢结识些朋友。正是天假奇缘，奸臣数当伏法。那贺太平奉旨升任吏部尚书，将要进京，适值当家管总的一个老仆因病亡故，无人堪任此职。此时盖天锡已升东昌府知府，与贺太平本来最为投契，闻得贺府少一得力家人，遂荐一个姓高名鉴的。这高

鉴是盖天锡亲信的人，为人有才识、有智量，生性朴忠，又最和气。贺太平一见便极欢喜，当时收用了，一同进京。原来贺太平生得面皮黄皱，须发苍白，腰背微佝，举步安详，声音幽静。童贯辈素来叫他做“贺鼻涕”，所以此番进京内用，那些奸党竟没有人来畏忌他。那家人高鉴，在府中也不过掌管些家常事务，分忠勤谨而已。

一日，那高鉴出来闲行，忽被那珠儿看见了。珠儿便叫声：“高二伯伯！”原来珠儿本是山东人，他的老子曾与高鉴同事过的，所以认得。当时高鉴也回叫了一声，两人便相邀茶店叙坐，彼此各问了原由。那珠儿本来欢喜拉扯，又见高鉴是父辈朋友，更兼高鉴也是相府仆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便邀高鉴到酒馆里去。那高鉴本来和气，又与珠儿多年不见，今日珠儿又邀得亲热，不忍拂他的意，便随了珠儿同去。当时酒馆中两下谈说，倒觉知己。次日高鉴也回请珠儿，数日后珠儿又回请高鉴。由是彼此盘桓，往来月余，便觉得十分亲热起来了。

一日同游承天寺，静室闲谈，不觉谈及主人的知遇看承。高鉴便将贺相公如何听信他，如何委任他的话说了一遍。珠儿蓦地记起童贯踢打之耻，便道：“老伯福气好，遇着这样精忠主人，得展才猷^①。”高鉴全然不觉，便道：“贵上人身居相位，国家柱石。吾弟协理公务，亦是勤劳王事。”珠儿沉吟半晌，道：“老伯真所谓但知其一，不知其二。”高鉴听到此际，心中大疑，便问道：“此话何来？”珠儿道：“咳，说他做甚！”高鉴不好逼问下去，遂将此话放在肚里，那口里却说向别处去了，当下闲谈一番。

① 猷（yóu，音游）——计划，鸿图。

高鉴肚中寻思道：“我时常闻得旧主人盖相公说，童贯那厮是个奸臣，只是访他不着真凭实据。今日我听这珠儿口中的话大有蹊跷，莫非这奸人合当天败？休管他，待我嫌他一下。”便对珠儿道：“贤弟今日有没有公事？”珠儿道：“没有公事。”高鉴道：“既如此，何不请到舍间一叙。”珠儿应诺。当时二人出了寺门，高鉴竟邀珠儿到了自己家中。高鉴道：“今日屈驾来舍，一因贵务闲暇，可便长谈；二因家有薄酿，聊申微意。”珠儿称谢叙坐。高鉴吩咐家里治酒。须臾间，里面搬托出来，主客谦逊就坐。果然好酒，珠儿称赞不绝，高鉴不住地劝侑^①。酒后话多，扯东拉西地已说了一大片。

高鉴乘势又提起那主人知遇和话头，那珠儿口里终不提及自己主人。高鉴已瞧科到七八分，便道：“贵上人童郡王精忠报国，中外咸^②仰。吾弟在他手下真个不枉。”珠儿听到此际，本不肯说出童贯阴谋，奈因一来酒后，二来年轻，三因高鉴打伙之情，四因童贯阻奸之隙，便开言道：“老伯，你兀自道他忠臣哩！我同老伯情分不比别人，但说何防。”便将童贯怎样怎样私通梁山的话，从头至尾细细说了。高鉴故作愕然道：“贵主人有这等举动？”珠儿道：“梁山书信常常往来。”高鉴道：“噫，那书信怎样写法的？”珠儿道：“明日拿来与你看看便知。”高鉴道：“倒要瞻仰瞻仰。”说到这里，又另谈别项事了。当时两人畅饮而别。临别时，珠儿相邀，明日酒楼上回请。高鉴领诺。

到了次日下午，高鉴果不失信，直到童府来寻珠儿。珠儿甚

① 侑(yòu，音又)——劝人(吃喝)。

② 咸——都。

喜，便一同出去，到一所酒楼上去。酒至数转，珠儿笑嘻嘻的向怀中取出那封梁山寄与童贯的书信来。原来是珠儿同阿绣商同了，向内室去偷出来的。高鉴一接此信，心中倒蓦地诧异起来，暗想道：“这封书来得直如此容易！”便收了那信，立起身来附着珠儿的耳朵道：“这里人多，此信不便开看。”一面说一面便将那信揣在自己的怀里了。方将坐下，忽贺府中一个亲随气急败坏进来，一见高鉴便道：“高二爷果然在此，老爷有件要事，等你已久，快去，快去！”高鉴一听，便立起身对珠儿道：“敝主人既有要事，只好改日再会了。”说罢，便同那亲随离了酒楼，一直奔到贺府。见了贺大人，完结了那件事。高鉴便请屏退左右，将那封书信呈上，并禀说如此如此得来。贺太平听了，并将那信从头至尾细看了一遍，又看那信内接到日期，确是童贯亲笔标写，勃然大怒道：“我说童贼大有蹊跷，原来如此。”便教高鉴退去。吩咐备马。原来贺太平作事凡样迂徐^①，惟有涉到举贤、除奸两桩事上便刻不停留。当时怀了这封书信，直达宫前叩阁请见。

时已酉牌，天子正在内宫，黄门官报入，天子急忙召见。贺吏部进前，便将出童贯书信，面奏童贯奸愚误国。天子听了贺太平所奏，又见了童贯亲笔，不觉大怒道：“怪道这厮时常谏阻征讨梁山！”便立刻传旨，召童贯当面。天子一见童贯，也不说话，只将宋江之信掷与童贯。童贯一看，吓得魂不附体，俯伏金阶，一言不发。天子便命拿交刑部。可怜一个位极人臣的童贯，早上还烜赫^②朝中，晚间已拘囚狱底了。京中臣民，骇异之声不绝于

① 迂徐——迟缓。

② 烜（xuǎn，音选）赫——声势很盛。

耳。那珠儿方自酒楼回来，闻得童老已吃拿了，喜出望外，便同了阿绣，卷了细软见机而作，腾云价不知去向了。

次早，圣上传旨将童贯家私尽行抄没。第三日，三法司汇奏童贯罪状，天子便传旨将童贯绑赴市曹正法。童贯临刑之时，方晓得此案系贺太平所奏，浩然叹道：“我素常笑他是个鼻涕，不料今日死死于鼻涕之手！”须臾间，一道灵魂往业镜^①台去了。士民无不称快。天子便命贺太平供枢密院使之职。贺太平因高鉴举事敏捷，得除大奸，甚为欢喜，便重赏了高鉴，从此大为重用。又深服盖天锡知人之明，便在天子前密保盖天锡。天子也深知盖天锡才能可用，山东检讨使缺出，天子便命盖天锡特升山东检讨使，传旨山东去讫。

按下朝中之事，且说盖天锡奉旨升任山东检讨使，端的秉公率事，去佞举贤，政声愈著。其时济南府推官毕应元，就是那年在曹州府做押狱的，因其才能强干，深得贺太平器重，一力提拔，直做到这个位分。今又值盖天锡做检讨使，毕应元本是旧属中之知己，此刻上下相孚，更为莫逆。因青州知府缺出，盖天锡特保毕应元升任。真个是人地相宜，才能称职。

时值初夏，毕应元收拾了行李，禀辞了盖天锡，由济南赴青州。当时出了济南城东门，一路车仗马匹，平坦道路，到了接龙山，按站歇宿。次日行抵集凤村，弃岸登舟，由沉電港一路直抵章丘县南境梦熊河。时已傍晚，到了站头，泊舟堤下。毕应元吩咐仆人造饭，自己负手出篷四边闲看。只见群舟停泊，一片灯光与水光相映，大小桅墙密麻也似的排列堤下。那堤岸高二三丈，

① 业镜——佛教指冥界照映众生善恶业的镜子。

连云屹峙。毕应元看了一回，走进舱来，吃了夜饭，就在灯下观书。

夜分已深，方将就寝，忽听得人声喧嚷，群舟纷纷解缆，十分忙乱。毕应元急忙出问甚事。舟子道：“老爷快请舱内安坐，这里堤岸将倒，小人们解缆急避也。”说未了，群舟已纷纷离岸。不多时，只听得天崩地蹋的一声响亮，那条长堤已坍倒了四十余丈。幸喜各舟回避很快，未曾打坏一只，只听一片声叫运气，叫个不绝。毕应元问舟子道：“这堤岸我方才看他好好的，为何忽地崩坏？你们为何预先晓得？”舟子道：“老爷有所不知，这河里有个猪婆龙^①作怪。这猪婆龙最喜攻决堤岸，方才小人们听得堤下水声异常，便晓得这孽畜作怪也。”应元道：“原来如此。这倒是一方巨害，理合速行设法驱除。”舟子道：“数日前这里地方上共想一个钓他的法儿，原要明日举行，不料今夜他先作怪了。”应元道：“今夜他既如此，想明日一发要捉他了。”舟子道：“正是。”应元道：“这猪婆龙怎样捉法，我明日且看他们捉了再去。”当夜无话。

次早舟子进来禀道：“老爷要看捉猪婆龙，他们此刻来也。”毕应元甚喜，便叫推开船窗。应元凭窗看时，只见一只小艇，五六个渔人，载了钓具，到了江心，便将那棍子粗细的一根钓索，钩了香饵，投下江去。众人都静悄无言。不移时，只见数内一人叫道：“有了！”众人急收绳索，却叫声苦，原来这猪婆龙力气倍常，众人收索子时他心力往后一退，这船上五六个人险些都被他拖下水去。众人急忙将索子吊在船上，那只船已被猪婆龙拽得飞

① 猪婆龙——鼉（túo，音驮）的通称，也称鼉龙或扬子鳄。

也似去了。众人皆惊。只见那船随了水中的猪婆龙到了一处岸边，那船汨的往水里一沉，吓得众人面如土色。幸喜那船却不认真沉下，渐渐在水面浮定了。众人将船拢岸，大家都上了岸，就岸打了个桩，将索子头在桩上系牢了。毕应元暗想道：“这猪婆龙真个大力。方才这船在水上一沉，分明是他寻着了石骨，忽的钻入水底去据石骨之故。他在水底一钻，这船自然在水上一沉了。但他已据了石骨，一时倒难取他，且看他们如何设法。”

只见众人在岸上略歇了一歇力，便再邀几个帮手，在岸上一齐拿了索头，一声打号众力齐举。只见那条巨索好像水底下生牢的一般，休想拽动分毫。众人拽了好歇，力气已尽。岸上看的人已团箕般立拢来。数内有几个人不服气，便一哄哄起了三十多人再来协力共拉。只见呼喊连天，烟尘陆乱，拉了好半歇，那根索子动也不动。那三十多人一半还拉住索子，一半已丢了手，喘呼呼地看着水里，束手无计。

毕应元在船里也看得呆了，替他们想不出法儿，那对岸看的人也如围墙般立着。正想渡过河来帮他们，忽见这岸人丛中有一个老翁，须发苍白，精神矍铄，臂长腰挺，面赤耳长，挨近岸旁扬声道：“你们做甚？”连问数声。一个壮汉道：“你问他做甚！我们拉龙，你可来帮帮么？”那老人冷笑道：“甚么叫做拉龙？只怕你们这样拉式，就拉蛆也拉不起来！”内中有几个不服道：“你这老儿不懂人事！我们多少人拉不动，你有多大本领，来说风凉话！”那老人道：“噫，原来如此，我倒不信了。”那群壮汉呼的将绳索递与老人道：“你不信，便是你拉。”毕应元在船内暗点头道：“这人倒有些古坚。”

只见那老人不慌不忙，接绳在手，却并不拽动，反将岸上一

大概绳索放入江内。约有半时之久，旁人冷言微笑半多不解，忽听得水中砢然一声，众人都吃一惊。只见那老人迅手拽起绝大一件东西提到岸上，两岸齐声喝采。众人急忙上前乱钩乱搭，竟是一个大大的猪婆龙。只见那猪婆龙左爪已断。原来猪婆龙的前两爪深据沙中，最为有力，所以任凭牵扯，只是不动。待老人将绳索放松片时，他却拔松了一爪去挖上颚的钓钩，吃老人猛然一拽，应手上来。但一爪据沙，力已非常，若非老人大力，亦断不能拔断其左臂也。

毕应元见了大为惊异，忙令亲随上岸，请那老人登舟相见。那老人笑道：“致谢相公，老夫现有要事，容日再当稟见罢。”毕应元在舟中又打发第二次人上岸道：“请老先生少留，容主人登岸亲见。”应元一面便出舟登岸。那老人见其至诚，便随着应元同到舟中。应元逊坐道：“适见老先生神力异常，不胜钦佩，敢问尊姓大名，仙乡何处，高寿何年，愿领大教。”老人深深长揖答道：“老夫姓庞名毅，小字致果。祖贯泰安人氏，现在暂居此地章丘县界。虚度七十三春。自幼不成一艺。”应元恭敬道：“先生武技绝伦，词论高雅，必有一番著绩。敢问幼壮年间曾有若何功业？”庞毅道：“长官谬赞了。老夫乃汉臣士元^①之裔，业儒数世。老夫幼年也曾攻读诗书，暇时习练些武艺。记得那年嵇仲张公做甘肃兰州录事参军时，老夫正做兰州提辖。那时年富力强，正值张公平定西羌，老夫备员行列，效得微劳，因迁团练，升授防御。后张公内用，老夫仍在兰州。只以性情刚戾，与上司不相投合，以致沉滞多年，后闻张公为蔡京所害，贬谪西安，老

① 士元——指蜀汉军师庞统（字士元）。

夫闻信之下，愤惋不食者数日。又因自身现在地位亦毫无功业可建，便辞退原职，告休回家了。回家之后无所事事，少年狂态未除，聊以入山采猎为戏。当世英雄中，老夫素所称许者乃是蒲州大刀关胜，窃以为此人忠勇轶伦^①。续闻那厮竟降于贼，诧异不绝者累月。因叹世上人心难测如此，遂不敢出而问世了。家居多年，倒也躁释矜平^②。那年云将军攻讨清真山，老夫在泰安，正是咫尺之地，颇有人劝老夫投军。老夫因想，年纪老迈，还有何用？况且云将军手下谋士如雨，勇将如云，也不少我庞毅一人，因此俄延不出。今日闲游过此，偶见孽鬣害人，未免又使少年豪兴。适被长官见之，窃恐为长官所笑。”应元道：“先生说那里话来！眼见得文武高才，老当益壮，定是笑傲当世，不屑于荣禄者。如不见弃，愿订金兰。”庞毅道：“承长官过爱，只是老夫痴长，未免妄僭了。”当时在舟中便焚香证盟，订为异姓昆仲。毕应元便吩咐舟中治筵席。庞毅道：“既承仁弟不弃，一见如故，可以无须如此客套。舍下离此不远，愿请行旌小住一日，未知可否。”应元欣然应诺。

庞毅家在章丘县东境，应元此去正是顺路，遂命舟解缆前行。只听得岸上那班人还在那里哄哄的讲说猪婆龙的利害、老头儿的本领，毕、庞二人自在舟中畅谈。不多时，同到了庞氏草庐。庞毅请毕应元登岸，只见三间矮屋，斜临江口。庞毅指着对应元道：“这就是愚兄舍下也。”相邀一同进去，里面院子极其空阔，廊下排列些弓矢刀枪、叉钯棍锐。只见面前三间平屋，左首窗前

① 轶伦——绝伦，超群。

② 躁释矜平——不急不躁，谨慎平和。

倚着一把厚背薄刃截头大斫马。毕应元近前看时，约重六十余斤。应元道：“想是老兄军器也。”庞毅点头道：“正是。”当时逊应元进内坐地。只见有十余人供奉驱策，内外肃清。

少顷，摆上酒肴，庞毅逊了坐。应元见他珍羞^①百味不同于人，异样品类，异样烹饪。应无一一问了，庞毅一一答道：

“这是豹肝，这是虎脑，这是狼臂，这是豺髓。”诸如此类，真是尝所未尝，应元极口称许。庞毅道：“山肴野味，不足供君子之餐。今仁弟既是通家，勿嫌褻渎。”应元谦谢。

席间，应元问起：“老兄贵贯泰安，何年迁居此地？”庞毅道：“说起来倒也一大段缘由。愚兄自兰州退归之后，泰安境下伏处多年，舍间就在秦封山内，这山外面峻险异常，入内蹊径弯杂，所以那年三山闹青州时，各处村坊均被扰害，独有此山安然无事。后来梁山巨贼每犯青州，必经秦封，却因地势险阻，从未敢来。愚兄生性怀安，也因循不迁。上年忽闻泰安来了一位姓寇的总管，懦弱凡庸，愚兄看到此际，深恐不好，便挈眷避居在此。谁知迁避不上半年，泰安已陷，愚兄真深惭天幸也。”应元佩服其先见，便动问秦封山形势。庞毅道：“此是愚兄朝夕进出之所，岂有不知。”便将山前山后、山左山右的形势细说了一遍。又道：“那时愚兄因贼兵新到，情形未必熟悉，愚兄原想募集乡勇，杀退强贼，恢复此山。但因经费烦多，难以召募。即使募得几名，不加训练亦未必可用，为此观望中止。况且云将军现在节制青、莱，雄兵十万，韬略如神。料理泰安不久亦当恢复，正不必草野愚夫多此一事也。”应元听到此际，暗暗点头道：“天诱其衷，应元得遇此公，想云统制合当添一臂也。”当时与庞毅谈起云统制

① 珍羞——珍奇贵重的食物。

智勇双全，才能出众，手下一无弱将，制胜万里，真是朝廷柱石之臣。你谈我说，兴会淋漓。庞毅又深羨毕应元际此名将属下，真可大展才猷。毕应元又说些当此群贤际遇之时，理当少竭愚才，报效王国，便说到大丈夫乘时建业，休错过机会，因劝：“庞兄奋建暮年功业，追迹鹰扬。”庞毅奋髯而起，慨然而诺。

当上一番畅谈，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看看夕阳在山，两人俱不觉颓然醉倒。夜间，毕应元就在庞宅安歇。次早起来，应元因上任程期迫促，只得告辞，相订一月之内庞毅到青州府盘桓，恋恋不舍而别。毕应元即由章丘东境起岸，不日到了青州，接理青州知府印务，谒见了云天彪。天彪见应元仪表非俗，十分敬重，接谈之下，异常投合。应元连日进见，一日忽论及泰安之事，天彪道：“总须申明秦封山形势，然后进兵，方为上策。”毕应元便特表庞毅深悉秦封形势兼且武艺超群，提及路上如何得遇，如何捉猪婆龙之事。天彪亦甚惊喜，便教毕应元写起一封书札，差一心腹官，赍了聘仪，持了书信，径到章丘县去聘请庞毅。

不数日，庞毅携眷同了差官来到青州。差官去统制署中销了差。庞毅先到知府署内见了毕应元。应元甚喜，欢谈一回，便与庞毅同去见天彪。天彪接见庞毅，叙礼逊坐。接谈数语，天彪大悦，吩咐内厅治筵相待，邀毕应元相陪。三人聚谈，甚为投契。酒毕，天彪命送广宅安置庞毅，又送衣服器具之类，甚为周备。数日后，天彪请庞毅进署，细问秦封山形势。庞毅一一具对，了如指掌。天彪大喜，便聚集众将商议攻取泰安之策。忽闯入传进江南家报到来，天彪慌忙拆看。看得未及数行，只见云统制“阿呀”一声，往后便倒。吓得众人目定口呆。不知为甚缘故，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汶河渡三战黑旋风 望蒙山连破及时雨

却说云天彪接到江南家报，拆看数行，立时晕倒。大众不知家中有何祸事。毕应元便即携书一看，知是云老太公于七月初七日仙逝之信。一时众人齐集上前，唤醒天彪。云龙在内闻报，飞速出来，一看书信也即放声恸哭。天彪苏醒转来，大叫道：“生不能奉事，殓不能凭棺，云天彪万死莫赎了？”大众齐声劝慰。天彪号痛一番，饮泣一番，神气稍定，与云龙同取家报重复从头至尾细阅，方知子仪太公因年高颓熟，歿前三日神情微觉不适，忽传集家人面谕道：“我梦不祥，去期将至，后事应得如何如何办理，毋违丧制。我有遗训一通，可寄至青州毋失。”天彪阅至此处，忙索信后，果有太公亲笔一纸。天彪持训号哭，匍匐于地，泣血看视。云龙亦随在后面，俯伏地上，拭泪同看。只见上写着：

嘱天彪大儿知悉：人谁不死？我年老矣，死固其所。况一生上不愧于国，下不愧于家，我死亦无遗憾。愿为我子孙者。居家则孝，为官则忠，勿隳家声，毋坠我志。至于毁身哀瘠，徒自伤怀，于九泉何益哉？况汝致身事国，此身乃国家驱驰奔走之身，若令哀毁废没，则上负乃^①君之知遇，即下负乃父之属望也。戒之！陈道子

① 乃——你的。

颇知自爱，是我之所最爱企者，为我道辞。七月初五日，子仪特谕。

天彪看毕，同云龙一齐起来，又痛泣一番。大众又劝其仰承遗嘱，不可过哀。天彪即时将兵符印信交与总管傅玉护理，一面叠起讣状报知各镇，惟陈希真处附寄一封专信，提及遗嘱道辞之意。这里就都统制署内设座守孝，开丧致客。各官员赠赙吊奠，络绎不绝。风会在清真营接到讣信，不惊，即时备下仪物，亲来吊奠。想起风云庄聚首之情，不禁悲从中来，就灵前恸哭一番。又慰劝天彪一番，仍回职守。天彪开丧事毕，择日率领云龙，刘慧娘及众眷奔丧回江南风云庄去了。

且说陈希真自那年汶河渡战败之后，回镇休养训练。待至春和，陈丽卿养伤亦愈，惟真大义伤未痊可。希真见自己兵马精足，而新泰等处守御得法，因与云天彪商议亟肆多方之法。年余以来，云、陈两处钱粮不费，兵甲不顿，又且小有斩获，宋江早已被他溜得奔走疲乏。这日，希真在署内后堂，祝永清、祝万年都在。希真正议致书与天彪夹攻新泰，忽接到云太公讣信，并知遗嘱后提及道辞，不觉失声恸哭道：“子仪叔，自那年风云庄一别，不料竟成永诀了！”万年、永清也都悲泣起来。丽卿追想到风云庄一番厚待情节，放声恸哭。因此父女二人索性想到逃难时的苦楚，不觉血泪并流。希真道：“我为职守所羁，不能往吊，速备厚实礼仪，写下恳切祭文，差人前去。”丽卿道：“这个自然。但我处先须设位祭奠。”希真称是。当即遥向江南风云庄供立云太公神位，三牲五鼎，虔备香烛，父女二人泣叩祭奠，真所谓如丧考妣^①。

① 如丧考妣（bǐ，音比）——像死了父母一样的悲伤。

事毕，希真复集诸将商议道：“本帅初意，欲与云统制夹攻新泰。不料事出意外，云统制丁艰^①回籍，我处失一帮手。现在贼人盘踞新泰等处已有年所，若不速行剿灭，必至养痍貽患^②。看来此处只有我们独任其事了。”众将称是。当时便传谕各营将弁检点军士马匹、一应粮草器械。

令方下，忽报护理都统制傅玉差人投信，希真即时拆看。原来傅玉诚恐智谋不及天彪，与众将商议，此番如欲兴兵征讨，究当请教老将，因此专信前来。希真见信，便默想了一回，令来差且暂休息。次早给与回文，信内言：“贼人泰安、新泰、莱芜三处联络相守，势难猝^③拔。为今之计，请傅统制领重兵扼住秦封山、天长山等处，以便景阳兵攻取新泰。如新泰收复之后，泰安、莱芜势孤，攻取自易也。”差人领回文去讫，傅玉自然奉教而行。

这里希真点齐景阳、沂州、猿臂、青云四处大小兵将，乃是祝永清、陈丽卿、栾延玉、栾廷芳、祝万年、唐猛、谢德、娄熊八员大将，四万人马。又移文至兖州镇刘广处，调真祥麟、范成龙二人，率领二千人马来助战。择日起行。真大义上前禀道：“上年主帅屡次兴兵，因系设计诱疲贼人，不是真厮杀，所以小将不从戎马。今主帅此番兴兵，志在吞灭贼人，小将也愿同去。”希真道：“闻将军伤未平复，如何去得。”真大义道：“休管他，且去去看。”希真踌躇一回道：“将军卧病年余，未曾一试臂力，今日何不且试试看。”真大义欣然请令。希真命取十六力硬弓交与真大义。直大义接弓在手，尽平生气力开得大半，觉右臂痠痛异

① 丁艰——旧时称遭父母之丧。

② 养痍貽患——比喻姑息坏人，结果受到祸害。

③ 猝(cù，音醋)——很快地，一下子。

常，支持不得，撒弓在地，大叹道：“大丈夫生于圣世，不能报知遇之恩，惭愧已极。”

原来真大义那年在汶河渡与武松鏖战之际，因急闪不迭，右肩受伤，百般调治，创口虽合，筋骨已损，竟不可用。希真劝慰道：“那年恢复兗州，全出将军之力，将军也不为无功于国了。如今事已如此，也叫做无可如何，休要烦恼。”真大义叹了口气道：“罢了，魏先生与我同事，他功劳才智十倍于我，尚且退居山林，不乐仕进，我想望甚么。”遂就希真前告退了原职。后来希真替他表奏朝廷，给予都监半俸，养其终身。真大义自此叩别了希真，拜辞了各将，竟奔九仙山与魏辅梁隐居去了。希真厚厚赠了资粮，洒泪而别。

言归正传。且说陈希真统领诸将兵马由景阳镇浩浩荡荡向新泰进发。起程了一日，正欲安营栖宿，忽报检讨使盖天锡递到通行文书一角。希真即忙拆看，只见内开：“奉枢密院面奉圣谕，嗣后所有梁山盗，就擒之日，讯系盗中头目，一概随地监禁，统俟巨魁获到之日，以备献俘”等谕。这角文书是通行各镇、各地方衙门的，自然一体遵照。陈希真领了此谕，便吩咐众将努力擒贼，以副圣心。次早拔寨起行，不日到了蒙阴。早有喽啰探了信息，飞奔泰安，报知宋江。

宋江自上年屡次奔命以来，这番闻希真又来，竟猜不出来意，只得飞速传谕花荣，率领李逵、杨林、黄信先行拒住汶河，自己领鲁达、王良、火万城星夜奔命，到了汶河。希真兵马已在汶河南岸，又檄调召家村召忻、高梁、史谷恭、花貂、金庄率领乡勇齐来下寨。西岸寨栅连云，旌旗蔽日，夹河相拒。足足拒了三日，并不开战。李逵大肆咆哮，对宋江道：“他不过来，我不

过去，等到几时？谁肯耐这股鸟气！万一等了几日，这厮们又鸟躲了去，我们又吃他哄了，实在不甘心。趁今日一直杀将过去，活捉那厮们来下酒！”宋江道：“你休乱说，陈希真那厮不是好惹的！此刻他对岸列阵，三日不见动静，不知又是甚么诡计。我今番只有静守，若直奔过去必中其计。”李逵不敢再说，忍了一肚皮气快快而退。

再说希真在营中与祝永清商议道：“我与贼兵如此相拒，胜负难分，总须设计渡河决战，方可成事。”永清道：“昨晚卿姐想得一法，倒也用得。”希真问是何计。永清道：“他说请岳父在此严守，小婿分兵暗地抄到渡尾，由颛^① 舆岭袭望蒙山。”希真点头微笑道：“若使吴用在彼，此计断难行得。如今彼军幸无吴用，且差精细探子去汶河渡尾探看形迹，再定计议。”永清称是。当时发探子去。不一时，探子转来回报，那里毫无贼兵。永清倒疑惑起来，道：“宋江智谋虽不及吴用，然何至疏虞如此，莫非另有诡计？”希真笑道：“贤婿休用心过头，反高看了这厮。这厮不守此路之故我晓得了：他被我多方所误，待欲分兵四守，又恐我乘其力薄用全力专攻一处，他却抵御不住，因此不敢兼管这路也。总而言之，吴用不在营中，此路进去必无妨碍。”永清点头。当时希真派永清、丽卿、真祥麟、范成龙、花貂、金庄领兵一半，悄悄前去。丽卿得令，闻知竟用其计，大喜，便欲飞速进去。永清忙止住道：“不可。”当晚部署了人马，三更时分，掩旗息鼓直到渡尾，抄过颛舆岭，约计行了数十里，果然无人知觉，渐渐到了望蒙山。只见望蒙山灯烛辉煌，却有贼兵把守。

① 颛 (zhuān, 音砖。)

原来宋江守汶河，花荣深恐望蒙山有失，便请了令，带了鲁达、王良、火万城去守望蒙山。祝永清见了，心生一计，便令军马火速进去，直逼山下，枪炮、弓矢一齐骤发，仰山攻打。花荣大惊，急忙督兵抵御。祝永清便差百余名兵丁诈作败兵，直奔宋江营前，报称望蒙山已失。宋江闻报大惊，急令后队改作前队，令杨林先行，黄信护中军，李逵断后，飞速赴望蒙山救援。又吩咐李逵道：“你后队且慢动，使对岸不露消息。若敌军晓得我退，必然全师过渡，一时难御了。”李逵道：“哥哥不要管他，我在后边，只管放一百二十个心。他若敢追来，包管你来一千死一万，出出李伯伯的鸟气。”宋江再三叮嘱休得卤莽而去。

且说陈希真自遣永清等去后，约计永清兵马将到望蒙山，料得宋江必然退军，密令水军探子偷渡彼岸探看形迹，晓得贼军业已拔动，惟留后队缓行。希真便率领祝万年、栾廷玉、栾廷芳、谢德、娄熊、唐猛、召忻、高梁、史谷恭，人马齐到岸边，呐喊露天，只是不杀过河。李逵见官军不过来，便想道：“这厮一定见我走得慢了，所以不敢来追。如今鸟耐烦和他等过去，不如我走得快些，让他赶来便好恶斗一场。”便传令速退。退不到数里，果见官军飞流竞渡，霎时间兵马盈岸。李逵大喜，急转身狠命来战。此时天已大明，陈希真见是李逵，便教唐猛、召忻、高梁道：“你们三人快去盘住这黑贼。须依本帅之计，如此如此，今番定可生擒也。但须先去其手中板斧，方可集事。”三人领令前去。希真便率领众将豁地分为两路，从李逵左右两边抄去。李逵不省事机，只顾虎吼般迎杀唐猛、召忻、高梁三人。希真兵马已抄出背后。此时宋江先行一步，与李逵中间脱节。希真急令军马从中截断。宋江见希真兵马已到，明知李逵失陷，不敢还救，便一直向

望蒙山去了。

且说唐猛、召忻、高梁奉希真将令敌住李逵。召忻一马当先，先与李逵厮杀，那唐猛、高梁都退去了。李逵见对面只得一人，便抖擞精神，抡动双斧，直劈召忻，召忻举镗相迎。两个就在衰草地上，一步一马，一来一往，一去一还，斗了六十余合。这金镗使展开来如一片黄云，那板斧耍圆过去如两团白雪。狼斗多时，不分胜负。召忻便诈作力乏，虚晃一镗，回马而走。李逵见他去了，略略站定，把上身衣服卸去，脱得赤条条的，提起两柄板斧，如飞也似的赶上去。只转得一个林子，召忻早已不见。急得李逵暴躁如雷，大叫道：“鸟贼那里去了！”言未毕，只见背后一人狂笑道：“黑贼休急，俺等久也。”李逵急回头看时，正是唐猛。李逵更不答话，劈面就是一斧。不防唐猛一面铜刘早已卷到肋下，李逵急忙跳离数丈。唐猛见李逵闪开，便舞动那面铜刘旋风也似卷进去。李逵大怒，抡起手中双斧，直上直下，挥霍撩乱的砍过来。唐猛毫不怯惧，耍开那面铜刘，浑身上下化作一轮满月，将李逵双斧敌住。气得李逵舞着双斧，急切没砍处。须臾间，那两柄板斧盘旋左右，也化两条闪电。此时斧光、刘光早已熔成一片银光，不辨人影，但闻喊呼之声震天动地。

只见后面一员女将，舞动双刀飞也似杀来，须臾冲到面前。唐猛见是高梁，便将刘一闪，跳出圈子，让高梁去战李逵。高梁抡着双刀直取李逵，李逵双斧、高梁双刀扭合便斗。斗到三十余合，只见一片刀斧之光，飞腾穿插，变作四条杀气。正在狠命相扑，急见召忻跃马舞镗而来，大叫：“黑贼，你也好少息了！你那兵马已被咱们杀完，你还要恋战做甚？”李逵大怒，翻身又斗召忻。召忻舞镗敌住。那高梁更不住手，助召忻同战李逵。李逵

战了几合，托地跳出圈子，大叫道：“我也识得你们这班鸟贼，用车轮战的法儿想弄杀我！我如今也不要命了，你们也休想好好的回去！”说罢，舞动双斧又杀入来。只见唐猛从右边卷舞铜刘，飞也似杀到。唐、李二员步将劲敌相逢，作个正战。召忻、高梁两马盘住李逵的左右，策应唐猛。李逵一人敌住三员上将，力气虽乏，还能勉力招架。

高梁见他如此，想道：“此时若要伤他，却也不难，只是主帅务要生擒这厮，如何下手？”便把双刀一晃，纵马而出。召忻、唐猛盘住李逵。李逵见少了一个对头，略略放心，正在备身鏖战，不防着唰的一响，一飞刀正中右手背上。李逵“阿呀”一声，丢了右手板斧。唐猛便乘势旋转一刘，卷过李逵后三路。李逵急忙转身，单只左手一斧招架唐猛。不防召忻一镔已卷进左肋，李逵急闪不迭，早吃那镔割开左腕，赤膊身上腕筋割断。李逵狂叫一声，左手斧也掣去了。唐猛撇了铜刘，忙将两手叉住李逵后颈掀倒在地。不防李逵飞起右腿，正中唐猛膝盖。唐猛急闪，把手一松，几乎放起李逵。召忻即忙下马，撇了军器，抱住李逵两脚。高梁也飞马来助。任李逵万夫不当，到此也难为力，军士们蜂拥而前，把李逵同野猪也似捆绑牢紧，抬了去了。召忻、高梁、唐猛各收了自己军器，统领本部人马，押了李逵正身并群贼首级，缓缓地随了大军去见希真。

且说希真自将兵马截住宋江之后，宋江明知后队有失，不敢转来，只得直趋望蒙山袭击祝永清。陈希真见了，即令祝万年、栾廷玉、栾廷芳去追击宋江。此时陈希真前面是宋江的兵马；宋江前面是祝永清的兵马；祝永清前面是望蒙山上花荣的兵马；四队军马，五花三层价间错着。就中最吃苦的是宋江，夹在中层，

左冲右突，厮杀不出。这边万年及栾氏弟兄纵兵掩杀，杨林、黄信二人一面迎敌，一面要保宋江，危急万分。陈希真已遣谢德从左边杀来，娄熊从右边杀来，希真同史谷恭分头指挥，众军大呼冲杀。

花荣在望蒙山上正策众力拒永清，急望见宋江被围，大惊，急令鲁达、火万城领兵杀下山来。祝永清急与陈丽卿、真祥麟、范成龙奋勇迎住，又令花貂、金庄去抢望蒙山。花荣与王良将望蒙山死命守住。鲁达、火万城在永清官军队里乱冲乱突。宋江在后面望见，便叫杨林、黄信奋力向永清一边冲去，与鲁达、火万城会着了，一同奔望蒙山，花荣、王良接应上山去了。

当宋江冲突之时，祝永清见贼兵舍命死闯，忙命军马分开，让出一条走路，放宋江过去。宋江已过，便合兵追击一阵，斩获无数。即将花貂、金庄收回本阵，与后面希真军马合在一处，就望蒙山下安营立寨。唐猛、召忻、高梁押解了李逵献上，希真大喜，当时升帐计功。这一战，夺过汶河，擒获贼人上将一名，斩首二千余级，擒获贼徒一千余名，夺器械马匹不计其数。虽望蒙山未能夺得，贼人军马未能全覆，然此场战功已非小可。希真记功录簿，慰劳三军，一面将李逵钉入陷车，差营弁押解到沂州寄收府监，严行拘禁。这里三军安营造饭，商议攻取望蒙山之策，慢表。

且说宋江上了望蒙山，方知望蒙山并不曾失，乃是为敌人所误，又知李逵遭擒，大怒，叫：“众兄弟儿郎休要息力，尽杀下山，决一死战，夺这汶河北岸！”花荣忙谏道：“陈希真诡计绝人，未可轻敌。况我军锐气新挫，惟有坚守数日，再行设计报复。”宋江那里肯听。花荣再三苦谏，宋江只得忍了气依从了。当时查点

死伤，补缉队伍，将望蒙山严行守住。次早，陈希真果统大队来攻望蒙山，宋江听花荣之劝坚守不出。希真攻了一日，毫无破绽，只得收兵。次日又攻，宋江只是不出。接连攻了五日，不能取胜。

希真与永清商议道：“这厮坚守不战，如休是好？”永清道：“我去攻他，他死守，我为其难；他来攻我，我力战，我为其易。须得诱他来击，方为上计。”希真点头道：“甚是。但诱他的法，总不出于大激其怒而已。贤婿可想得一激他的法么？”永清沉吟道：“宋贼此刻恨我已极，但用其深仇之人以激之，必然盛怒而来。”希真道：“我亦想得一法。昨晚接到青州傅总管军报，知青州、马陞等处兵马已出。我们这里不如遣人辱骂他一场，却诈作退兵，使他又疑我是亟肆多方之法，必然盛怒而来。”永清称妙。希真便叫丽卿进帐授了密计，吩咐如此如此。丽卿道：“孩儿理会的得。”当时带了五百名精兵，骤马直到望蒙山来，高叫：“宋江瞎贼，出来说话！”

宋江大怒，即刻点起三百名亲兵，护送出营，大骂：“贱人来此何干？”丽卿在马上大笑道：“瞎强盗，你还不曾死么？上年新泰、莱芜奔得好有趣，如今我们又要去了，特来通报你一声，快回去守泰安去，这个地方冬季一定再来。”宋江不听则已，一听此言，不觉三尸神炸，六窍生烟，大喝道：“小贼人安得胡言！你老头子如果好汉，不要再走，好歹大战一场。如再躲来躲去，便比狗彘不知。”丽卿大笑道：“瞎贼，不要夸口了！我还未曾动手，我这里一员上将李逵已经献上来。若再战一战，连你瞎贼的性命也难保得了。我老实通知你，这番我是特来诱你出来。我若害怕，不敢出来，便吃我白骂一顿，我就要走了。”说罢，带转马头便走。

宋江气得脑门几乎炸破，叫道：“我怕你不是人！”便将望蒙山上兵马尽数点齐，恶狠狠杀下山来。丽卿回头见贼兵已潮涌般下来，晓得锐不可当，便不敢使性邀击，飞速奔回大营。希真已将兵马拨退，丽卿也随同走了。宋江兵马杀到营前，见希真营前一无人马，只是闾上旌旗插满，静荡荡声息全无。宋江便传令杀进营去。花荣忙谏：“深恐有诈，不可逞忿中计。”宋江那里肯听，三军一齐呐喊，杀进营内，竟是空营，贼军一齐吃惊。宋江忙令四边探看，不见一个伏兵。只见中军帐前悬着一匹白布，上有大字数行道：

陈希真谨奉劝宋公明：贵寨被困有年矣。本根重地，心腹大患，何故弃而不顾，尚恋恋于此数邑之地耶？希真不忍乘人于危，劝公明大宜慨然割爱此地，速救本源。若犹忍而不舍，大祸必至，数万雄师尽折于外，毫无补救于本寨，亦非计之得矣。

宋江看罢，倒也怦然动念，忽想起丽卿辱骂情形，重复大怒，便催军马杀出营后追击希真，道：“休教那厮白手^①走了，好歹要与他混杀一场。”三军得令齐起，杀出后营，又追上十余里。希真军马已在岸边背水布阵。只见希真军马分为三队：希真横矛立马亲押中军，丽卿当先为前部先锋，谢德、娄熊二将分护左右，一字儿尽是红旗；左军乃是栾廷玉率领，栾廷芳为副将，一字儿尽是青旗；右军乃是召忻统领，高梁为副将，一字儿尽是白旗。端的旌旗严整，盔甲鲜明。军中大将个个全装披挂，佩带军器，立在阵前，威风凛凛，等待厮杀。

① 白手——空手。

宋江见了这样军容，方知他志在厮杀，并非退兵，心中暗地叫苦道：“这番我又中他计也。”既已到此，不得不战，便将军马也分为三队：宋江、鲁达领中队，黄信领左队，杨林领右队。布阵毕，将要出战。宋江叫花荣密议道：“我不合逞一时之忿，不听贤弟之谏，以至于此也。我看这贼道诡计，必是又去夺望蒙山。我此刻若即速分兵去保望蒙山，必然疑乱军心，弄得人人顾后，厮杀不力，大非所宜。若不救望蒙山，我进退无路了怎好？”花荣道：“不妨，小弟分兵一半回去，只说去抄袭敌人右路，却令军士不知不觉忽到望蒙山罢了。”宋江称是，急令花荣、王良、火万城带兵一半去了。这里宋江传令三军，奋勇开战。三军得令，呐喊齐出。

希真见宋江踌躇良久，然后出战，便晓得其气已馁，即将此意宣谕三军，一齐出阵迎战。丽卿当先搦战，鲁达飞禅杖出来敌住丽卿。二人大奋神威，狠斗六十余合。谢德、娄熊两骑飞马骤出，不助丽卿，直取宋江。宋江大惊。鲁达急忙撇了丽卿转救宋江，转身敌住谢德、娄熊。丽卿见了，便骤马直取宋江。杨林在右队，急忙来救。栾廷玉骤马飞出，一锤过去，杨林闪个不及，头颅上正着，脑浆迸裂，死于马下。贼军大惊。栾廷芳已驱左军掩杀贼人右军，召忻、高梁也驱右军掩杀贼人左军，贼人大乱。宋江急得面如土色，幸喜鲁达一枝禅杖，一面敌住丽卿，一面兼战谢、娄。杀气影中，禅杖一闪，谢德翻身落马，娄熊惊退，官军亦稍却。宋江方得收集军马，急忙飞逃。希真已约全军追来。宋江急逃，希真急追，追上十数里，直到望蒙山下。只见花荣已与祝永青、祝万年等兵马大呼厮杀。宋江见了，便急忙迎下去。

原来花荣方到望蒙山时，祝永清兵马也正到望蒙山下。花荣

忙令王良领兵先去占住山顶，谁知永清一见花荣，便也速令唐猛领兵去占山顶。当时王良与唐猛在山顶上厮杀，花荣、火万城与永清等在山脚下厮杀，山上山下苦斗不解。花荣正在惶急，忽见宋江到来，便与宋江合兵一处，急忙上山去会王良。永清见了，也即便招呼希真，一同上山去接应唐猛。官军、贼军一齐都在山上。宋江兵马已大半带伤，厮杀不得，花荣也独力难支，只得一齐从望蒙山北面奔落山下去了。希真、永清合兵一处，占住了望蒙山，就在山上安营立寨。原来望蒙山在新泰城东南，离城四里，山高五里，实为新泰保障。希真夺了此山，心中大喜。当日三军在山上休息，无话。

那宋江同花荣等逃过了望蒙山，到了新泰城下，李俊、欧鹏、穆洪出来迎接。宋江喘息方定，收集败残人马，正要入城，猛想此城保障已失，如何守得，便对花荣道：“我今番要与陈希真拚命了，今日可将受伤力乏的军士挑开，另选精锐的补数，明日就攻望蒙山。若夺不转望蒙山，誓不为人！”花荣道：“哥哥请从长计较。”宋江道：“此番非我愎谏^①，这望蒙山既被希真夺去，新泰如何可保？今城中粮草器械虽然备足，但保障已失，那厮旷日持久与我攻围，大非妙事。如今我也急切无计较处，只有乘这厮新得此山，安排未定，我便尽力攻之。我细细想来，竟无别法，贤弟如有妙计，小可不乐从。”花荣无话可答，宋江主意遂定。

到了黎明，宋江部署人马，领了花荣、欧鹏、王良、火万城四筹好汉，一万人马，直到望蒙山下。宋江叫军士一齐辱骂，叫希真下来厮拼。永清对希真道：“瞎贼此来，必因我夺了他险要，

① 愎(bì, 音毕)谏——一意孤行，不听规劝。

他晓得退守必至坐困，所以情急求战也。但拚命而来，其气甚锐，我们且坚守以避之。”希真称是。当下便传令坚守，不许出战。宋江攻了一日，希真不出，宋江忿忿而返。到了次日，宋江又来讨战，希真只是不出。

第三日，宋江怒气填胸，一定要大厮杀一场，又来山下讨战。希真笑着对永清道：“这瞎贼叫骂了三日，可怜喉咙都干了，今日准了他罢。我今日与他厮杀一场，若是我胜，便可直逼城下；若我不胜，便退保此山，左右无妨害也。”永清称是，便道：“请泰山保守此山，俟小婿下山去，与他小耍一阵罢了。”希真依言，便命祝永清、陈丽卿、祝万年、栾廷玉四员大将，领兵一万，杀下山去。永清到了半山，见宋江军马逼近山脚，便大叫：“宋公明，你太不晓事，既要我下来厮杀，为何不放片战场与我？”宋江一听此言，便扬眉答道：“你要下来，我便让你。你若欺人，便不是人。”永清笑道：“我值得欺你！”宋江便将军马约退。永清等四人领兵下山，就在山下扎住阵脚。

两阵对圆，鼓角齐鸣，一声呐喊，祝永清倒提方天画戟拍马先出，高叫：“对阵谁人出马？”花荣挺枪而出。两人更不叙话，举器便斗，战场上—戟—枪，来来往往，斗到四十余合。丽卿挺着梨花枪出来，直取花荣，替回永清。丽卿与花荣两马盘旋，两枪卷舞，战够多时。欧鹏见花荣不能取胜，便拍马挺枪来助花荣。丽卿不慌不忙，一枝枪敌住花荣、欧鹏。这边栾廷玉见了，也提枪跃马去助丽卿。战场上四条枪神出鬼没，虬^①舞龙飞，化作一团杀气。两阵都暗暗喝采。那边王良看够多时，更耐不得，便托

① 虬 (qiú, 音求) —— 虬龙，古代传说中有角的小龙。

戟在手，骤马奔来，替回花荣。宋江见了，便叫火万城也去替回欧鹏。火万城挺戟便出，两戟两枪，飞花滚雪价往来厮拼。丽卿统计前后已战经二百余合，生恐马乏，便抽身回阵。栾廷玉一枝枪敌住火、王两戟，转战不衰。两阵战鼓震天，喊声动地。

宋江见栾廷玉枪法神明变化，火、王两个敌他一个，兀自遮拦多攻取少，正想再着人去帮，只见对阵祝万年已横戟跃马而来。栾廷玉见火、王二人本领不见甚高，便抽身而出，让万年且去厮拼几合再看。万年便挺戟向前，敌住火、王二戟，大呼厮杀。万年摆开那枝画戟，忽左忽右，迎敌火、王；火、王二人各奋一戟，左旋右转，攒刺万年。战到二十余合，那三枝画戟上的金钱豹尾幡忽然搅作一处，各人都要家伙使用，急切挣拆不开。对阵小李广花荣却看得亲切，连忙将枪挂了，拈弓搭箭，拍马向前，拽满雕弓，觑定万年咽喉颡的一箭射去，喝声“着”。看官须也识得花荣弓箭不比寻常，今射万年咽喉，又复觑得亲切，岂有不着之理。当时那枝箭去万年咽喉也只不过一尺光景，前回陈丽卿射宋江时幸有黄信在旁救护，今日万年却并无那个救护他。然则万年性命怎好，且待下回交代。